武俠世界

深山愛火（民初山貓王森故事）　王一龍・著

一個美麗的姑娘，參加密友的婚禮，忽然飛來橫禍，被流寇捉上深山。却又與流寇頭子發生了一段感人的愛情，最後改變了流寇們的命運。

本篇依然保持這個故事集的風格，再加上一段浪漫的愛情，心理描寫細膩，用文藝手法寫流行小說，是新特式。



$4.00

第27年
12

編者話 王一龍今期的山貓王森故事：「深山愛火」，除了保持其故事集原有的風格外，再加上一段浪漫的愛情，描寫細膩，扣人心弦，作者並用文藝小說筆法撰述，精采非常。故事敘述一個嬌生慣養的姑娘，參加密友的婚禮，詎料飛來橫禍，被流寇捉上深山，她雙親力圖贖回，不得要領，後來她竟與流寇頭子發生了一段感人的愛情，做了押寨夫人！最後還改變了所屬流寇們命運，重入正途……過程曲折，感人肺腑，值得一讀。

*　　*　　*

西門丁繼「經的秘密」後，今期以中篇連載刋出雙鷹神捕故事後傳「囊中秘」，故事內容講述一個幫會的帮主死後所發生之連串變故，並涉及許多武林恩怨，更涉及一個家庭倫理和上一代的秘密……敬請先睹爲快，請參閱65頁。

*　　*　　*

東門白下期又有新作貢獻，是部恩仇錄故事「魅影仇踪」，描寫一個鑄劍名家所鑄之寶匕被奪且被襲身亡後，其子忍辱負重四出訪尋仇家，最後又發覺他的女友正邪莫辨，眞相如何？下期揭曉。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深山愛火（山貓王森傳奇故事）
一個美麗的姑娘前往參加密友的婚禮，被流寇馮京作馬凉地捉上深山，後來，她竟與流寇頭子發生了一段感人的……………王一龍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南極的火焰（美蘇武器爭霸戰）……………勞力士　43
文　王（封神榜故事之五）◀三▶………關趙于　55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金釵令（俠情中篇故事）
二女獲准留紅樓　紅樓處處透神秘……………卧龍生　59
囊中秘（雙鷹神捕故事後傳）◀一▶
無頭屍質疑　派人查踪跡……………西門丁　65
易水寒（四大名捕故事）
損兵折將　狼狽不堪……………溫凉玉　73
奪命書生（民初遊俠傳）
鎖喉奪命指　慘害魏家人……………冷如霜　81
岳小玉傳（「虬龍倚馬錄」故事）
菊痴傳消息　恩師困邪峽……………龍乘風　89
天壤一劍（中篇俠情故事）
魔女施巧計　少俠落陷阱……………東方玉　95
寶　球（奇俠司馬洛故事）
說謊藏球　奸徒中計……………馮　嘉　103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珠緣佛劫龍鳳配（新派武俠長篇）
找神醫續臂　說謊言脫身……………武陵客　111
鬼谷天魔（新派武俠長篇）
遵遺囑行事　謎語止干戈……………藍田玉　119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14.00
一年港幣$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35.00
一年港幣$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武俠世界
第27年
第12期
（總號135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民初山貓王森傳奇故事　王一龍·文

可飛·圖

深山愛火

響馬打刦　擄走嬌女

仙石屯的村長齊天壽吃飽午飯，正倚在書房裏的躺椅上看書。旁邊几上放着一管水烟筒，一盅濃茶，飯後一盅茶一口烟，這是齊天壽多年來的習慣，烟茶齊下，再看一陣子書，對他來說，那是最高的享受。

正是盛夏天時，窻外驕陽似火，連蟬兒也被晒啞了聲，齊天壽敞開上衣，一手拿書，一手拿着紙扇兒，不斷地撥着。

看的正是昨天剛向街角的蔡老頭書攤買來的古本金瓶梅。正看到精采處，他左手紙扇停了下來，滿頭大汗，由額頭頂淌到嘴角，猶無所覺，連門被人推開也不知道。

「爹！你在看什麼？」

齊天壽好像被人螫了一刀似的，全身一震，幾乎連書也拿不穩，抬頭一望，見女兒閃着一對大眼睛瞪着自己，連忙將書收起來。

「爹，那是什麼好書，看得連女兒進來也不知道，快借給女兒看看！」

齊天壽老臉發熱，忙將書放在屁股下面，他閨女齊珍姑今年已經十七歲，生得像株出水芙蓉般，三頭兩天都有媒人上門提親，證明女兒已屆出嫁之年，齊天壽自然不能讓她知道自己看的是什麼書，否則大失父親的尊嚴！

當下他扳下臉，斥道：「珍兒，你年紀也不小啦，怎地還沒規沒矩的，不知道要先敲門嗎？沒一絲禮貌！」

齊珍姑嘛着小嘴，撒嬌道：「爹又不是外人，那來的這許多禮貌！」

「這是家敎，他日你出嫁後，人家要笑話爹沒好好敎導你！十七歲啦，還像十歲的小孩！出去出去，別打擾爹！」

齊天壽家財豐厚，田地又多，雖然唸過書，一來不出色，二來少到大城市去跑，求功名是沒有希望的了，至于錢財嗎，仙石屯不是富村，像他現在這身家，也已差不多了，所以只有在女人身上花心思，讓日子不致太清閑，生活海洋也有點波浪，免得未老先衰。

年青時，齊天壽還眞風流過一陣子，也許附近沒什麼「好花」可採，也可能是浪子回頭，他在討了第二房小妾之後，便絕跡花街柳巷，說眞的，一個男人要應付三個女人，可也不是一件輕鬆的事，何況他現在已不年輕。

齊天壽數代單傳，自小便有點「雄心」，希望打破這個傳統，讓齊家能開枝散葉，香火鼎盛，所以他成親不久，就納小妾，也顯得理直氣壯了。

老天爺是公道的，你齊天壽萬事如意，想要什麼有什麼，若連這個也遂他心願，豈非不公平？所以不管齊天壽如何辛勤「播種」，甚至到處尋求「仙丹靈藥」，還是沒法超越前人，只由妻子產下一子一女。

齊天壽的兒子齊福海今年二十出頭，已經娶了妻子，妻子過門兩年，到現在才夢熊有兆，於是齊天壽便將希望寄託在兒子身上，希望兒子能秉承父志，打破單傳的厄運。

剩下來的這個女兒，他倒不急，女兒自出生之後，便生得可愛伶俐，招人喜愛，齊天壽四夫婦更是視如掌上明珠，他也不想讓女兒太早出門，反正女兒是周圍出了名的美人，加上自己的財勢，還會怕找不到一頭好婆家嗎？

珍姑自小便被寵壞了，父親發怒，並不很害怕，仍然笑嘻嘻地道：「爹，你別生氣，女兒聽人說，經常發火的人，容易衰老！」

齊天壽仍然寒着臉道：「你鬼鬼祟祟的跑進來幹什麼的？」

「誰說人家鬼鬼祟祟？女兒是有事要跟你商量！」

「是要買花布還是胭脂？」

「女兒想跟大嫂，早兩天去她娘家，珍姐跟女兒談得來，她要出嫁，我該多陪她幾天！」

「這倒應該，不過你大哥可不能跟你們去，店裏的生意不能不做！」

「誰說大哥要跟咱們去？我叫周伯送咱們就行！」

齊天壽正看到精采之處，也不知書中的西門慶是否能將李瓶兒弄上手，恨不得女兒早點出去，連忙揮手道：「好好，都依你，你走吧，別來煩你爹！」

齊珍姑還待撒嬌，已被齊天壽攆了出去，一手將門鎖上。她朝房門扮了個鬼臉，便走進內堂向大嫂報喜去。

她大嫂李玉珠正在房裏收拾替換的衣服，見到珍姑便問：「爹答應了沒有？」

齊珍姑驕傲地道：「爹幾時會敗小妹的興？」

「珍妹，那你還不快收拾一下？」

齊珍姑翻身出去，到母親房裏，她母親董氏叮嚀她。「閨女，你到人家那裏，可不比在家裏，不可放肆使野，叫人笑話呀！」

「得啦，女兒又不是三歲小孩！」

「你大嫂腹中已有咱們齊家的骨肉，行動不便，你可要照顧她，哎，還是我親自去叮嚀她！」

齊珍姑立即喜孜孜地去找老管工周伯，不久周伯便僱了兩頂小轎來，把姑嫂抬上路去。

×　　×　　×

李玉珠的娘家，是在仙石屯七里外的石橋屯，她爹李百畝雖然不是村長，但也是石橋屯的富戶，跟齊家結成親家，也堪稱是門當戶對。

李百畝年紀比齊天壽略大，家裏一個

妻子，生了三男兩女，李玉珠排行第三，最小的么女李玉珍在六月廿二日便要出嫁去黃厤鎮了。

未來的女婿是黃厤鎮鎮長王振的外甥孫南旺，孫南旺家境雖只小康，但他是位大學生，而且還有個當鎮長的舅舅，有頭有名，所以李家上下都十分緊張，不想出一點紕漏，讓人看扁了。

距離出嫁還有三天，李百畝正在廳裏詢問大兒子李培德的籌備情況，忽聽僕人報稱小姐回家，連忙通知家人收拾房間。

齊珍姑扶大嫂下轎，李玉珍已聞報出來，道：「珍妹，想不到你會今日到！」

大概年紀相若，兩人的名字又都有個珍字，所以自從結成親戚之後，她跟齊珍姑便一見如故，情如姐妹。

齊珍姑道：「我怕你過門之後，只掛着夫婿，忘記了我這個妹妹，所以早兩天來跟你聚聚！」

「死丫頭，你再亂嚼舌根，可別怪姐姐撕破你的小嘴！」

齊珍姑笑嘻嘻地道：「你心中一定在說：哎唷，你又不是姐姐腹中的蛔虫，怎會知道我的心事！」

李玉珍撲前扯着她的袖子，作狀要撕齊珍姑的嘴，齊珍姑急忙將她推開，兩人一見面便扭作一團。

李百畝含笑喝道：「丫頭，還不帶齊家妹子到房裏歇息去！你瞧，你姐姐回來，也不跟她打個招呼！」

李玉珠性子比較嫻淑沉靜，笑道：「爹你莫怪她，妹子是喜昏了頭！」

李玉珍嗔道：「姐姐嫁到齊家，嘴就磨利了，爹你快教訓她！」

李百畝喝道：「別鬧，都給老夫到裏面去，免丟你爹的臉！」三個女人便嘻嘻哈哈地進內向母親請安去了。

李百畝聽了兒子的滙報，雖然大部份都巳籌備妥當，但他還不滿意，督促兒子加緊籌備。他有點得意地道：「齊天壽認爲我家女兒嫁給他兒子，是高攀，哼！他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村長罷了，比得上黃厤鎮的鎮長嗎？他齊家的男人不中用，反怪媳婦肚皮不爭氣！要是珍兒嫁到孫家，替孫家生幾個白胖小子，我便有話說！」

李百畝爲人比較勢利刻薄，對錢財斤斤計較，背後的聲名不太好，齊天壽是有點瞧不起他，不過李百畝也常拿生兒子的事來暗諷齊天壽。兩人表面上還客客氣氣，但肚子裏都不高興！

× × ×

眨眼間巳是六月廿一日，李家張燈結綵，好不熱鬧，來帮忙的人，不斷出出入入，一片忙碌，雖說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但黃花閨女臨出門前，心情總是十分複雜，越接近出嫁的日子，李玉珍臉上的笑容就越少，到廿一日更是坐立不安。

齊珍姑也受她感染，只好安慰她：「珍姐，明日便是你的好日子，小妹先恭喜你了！嗯，一過門便給孫家添個丁！」

她以爲李玉珍聽後一定會跟她鬧着玩，那知道她呆呆地坐在床緣。齊珍姑忙問：「珍姐，你有什麼心事？」

「珍妹，你有所不知了，他是個大學生，我只唸過兩年書，我怕……」

「你怕他會看不起你？女子無才便是德，他高興還來不及呢！」

「我聽人說他爲人很精明能幹……」

「這有什麼不好？難道你喜歡個傻小子？」

「傻小子老實，可以跟你廝守一生，但是……唉，珍妹，我現在沒辦法跟你說清楚我的心情，到你也要出嫁時就會知道了！」

「明天夠你忙的了，還是早點上床吧！諸葛千慮都有一失，別杞人憂天，你以後一定會比現在更加幸福！」

李玉珍嘆了一口氣，正要去吹燈，忽然李玉珠來敲門。「妹子到姐姐房裏去一下。」

李玉珍道：「姐姐有話不能在這裏說嗎？」

「傻丫頭，你明天就要做人妻子了，你懂得服伺丈夫嗎？有些話珍妹還不能聽的！」

那時候，女子臨出嫁之前，都會由母親或者姐姐教授性知識，這種情況齊珍姑聽人提過，立時紅着臉道：「你們快去，免得污了我的耳朵！」

她吹熄了燈，躺在床上，想起李玉珍的話，頓時了無睡意，心中暗問自己：「我將來的丈夫，會是怎麼樣子的？最好他的眼睛像九記雜貨店那個叫阿三的小夥計，鼻子像賣貨郎小唐，個子像炸油條的阿田哥，嗯，要像朱老師那樣溫文雅爾……還有，他也要念過大學……哎唷，我怎地想到那麼遠來？眞不害羞！」

她雖然警告自己，可是腦子裏仍徘徊着這件事。「不知爹什麼時候要將我嫁出門去？要是條件差的，我可不嫁……」正在胡思亂想，忽然聽見外面人聲沸騰，不知發生什麼事，齊珍姑便披衣跑出去。

× × ×

石橋屯在沂山之南，沂山上有幾股响馬流寇，而石橋屯一來是個大村，二來距離沂山較遠，受流寇騷擾的程度並不太嚴重。

山上有股流寇，號稱「天馬」，匪首湯三斤，據說此人未足月出生，一下娘胎時只有三斤多重，因此爲名。湯三斤也不知什麼原因，後來長得又高又胖，又拉了一伙弟兄，做其山皇帝。他當上匪首之後，人人都不叫他三斤，改稱山君。

山君就是老虎嘛，論湯三斤的行事作風，的確像頭老虎！

石橋屯是富村，村裏也組織了個保安團，有十多二十根槍，很多小股的流寇，都不敢輕易去捅這一黃蜂窩，但湯三斤偏要去碰它一碰。

爲了避免正面跟保安團接觸，他們在日間便化裝三三兩兩先後進村，借着李百畝嫁女的良機，或扮叫化子，或扮小販挑夫，匿在村內。

農村裏的人，一般在晚上八九點鐘便上床，而通常流寇都在下半夜才出動，換而言之，晚上九點至十一點這兩個鐘頭，是村裏防衞最鬆懈的時候。

「天馬」能夠縱橫沂山，自然有些能人，他們經過商議，便在這個時候動手！

下手的對象自然是李百畝家，可是李百畝一向十分謹愼多慮，早怕有人會乘機來搶刼，所以僱了幾個人到家裏值夜。

「天馬」以爲可以順利得手，那知道他們剛翻進後牆，銅鑼就「砰砰」地叫响起來了！

湯三斤下面有個叫郭茂的瘦老頭，一向詭計多端，「天馬」的匪徒都稱他軍師，當下郭茂忙叫湯三斤：「老大，快撤退吧！」

湯三斤不甘心空手入寶山，斥道：「放屁！好歹也得扛他幾件嫁粧，要不老子這張臉往那裏擱去？」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提槍便向鑼聲處連發幾彈，鑼聲啞了之後，他大聲叫道：「弟兄們，裏面有許多好東西，快進去搬啊！」

這陣鑼聲和槍聲，驚醒了屋子裏的人，紛紛出來探看，女人跟小孩更是尖呼喲哭起來，湯三斤叫道：「你們聽着，乖乖窩在房裏，要不莫怪咱們無情！」

李百畝嚇得在被窩裏打顫，李培德胆子較大，忙道：「你們要什麼東西？千萬不要傷及性命！」

湯三斤哈哈笑道：「算你知機，問咱們要什麼東西！當然要值錢的！乖乖的獻出來，省得老子脾氣不好，槍管生火！」

李培德道：「好好，你們等一等！」

郭茂忽然輕聲對湯三斤道：「老大，你可有聽到外面還有鑼聲嗎！不要中了人家的緩兵之計，到時候就算拿到錢，也難以走出村口！」

湯三斤忙道：「照呀！老子幾乎中了他們的奸計！弟兄們，快進房去！」那些徒匪立即衝進房去，見東西便搶，見女人便摸，剎時間，女人的尖叫聲此起彼伏。

就在這時候，外面巳傳來一片人聲，郭茂叫道：「老大，他們來了，快！」

湯三斤罵道：「他媽的，這麼大的人，胆子比老鼠還小，怕什麼？難道他們比咱們還不怕死？」

湯三斤有個義子，叫田東明，是位孤兒，自小替地主看牛，因一頭牛患病死了，地主怪罪下來，被打個半死，回去柴房裏，恰好湯三斤帶人去洗刦，把他帶上山，因爲湯三斤沒有老婆，便收他爲義子。

田東明今年才二十出頭，但氣力、武功、胆量却令人刮目相看，他向天開了一槍，喝道：「外面的人聽着，誰敢進來的，咱們便將屋子裏的人殺光！」

外面有人應道：「你們如果殺人，咱們就跟你們拚命！」

湯三斤哈哈笑道：「要拚命難道咱們害怕？」語音剛落，忽然「砰」的一聲槍响，湯三斤身子一抖，左手搭住胸膛，鮮血自他指隙中汩汩淌下。

原來屋子裏有個李百畝僱來值夜的青年，手上有柄土槍，心想外面巳有村民包圍，只要殺死湯三斤，這些烏合之衆，沒了頭領，還不是要乖乖投降？反正村民對流寇都十分痛恨，有這個好機會，自然不能放過，因此瞄準湯三斤放了一槍！

湯三斤立即扣動食指，一梭子彈射進房裏，只聽裏面傳來一個慘叫聲，接着幾個有槍的青年，也立即開槍反擊！

這個變化大出雙方的意料，尤其是「天馬」流寇，待老大開槍之後，才紛紛反擊！

郭茂知道要遭，忙對田東明道：「東明，快把李百畝抓來！」

田東明一個箭步，撞開李百畝的寢室，但李百畝早巳開窗爬了出去，他找不到人，返身出房，剛巧齊珍姑自李玉珍房裏走出來，被他撞見！

「天馬」出發之前，早巳先探清楚了李家的一切，田東明想道：「抓不到老的，抓個小的也好！」當下標前一步，一把抓住齊珍姑，槍管一抵在她腦門上，將她扭了出去。

齊珍姑幾曾經歷過這種場面，只嚇得一顆心怦怦亂跳，嬌軀直打抖索，那裏還說得出話來？田東明大叫道：「李玉珍在咱們手中，誰敢開槍老子便先斃了她！」

郭茂道：「東明！快走，再躭誤，老大可支持不了！」

田東明喝道：「弟兄們快退！」他首先推着齊珍姑踢開後門出去。

大興問罪之師

李玉珍跟姐姐在房裏說話，事情發生之後，兩人嚇得手足無措，半晌，李玉珠才拉着妹妹躲在床底下，心中一個勁求老天爺保佑。

田東明的叫聲傳到她倆的耳裏，李玉珍微微一怔，輕聲道：「姐姐，他們在騙外面的人……」

李玉珠一把捂住她的嘴巴，道：「別作聲！」忽然一個念頭翻上她心頭，她驚叫一聲：「莫非……莫非是珍妹被他們抓去？」

李玉珍「啊」地叫了一聲：「姐姐，咱們怎辦？」

「我……我也不知道……」李玉珠手脚冰冷，那裏還有主意，唯一的辦法便是求菩薩保佑珍姑。

× × ×

田東明把齊珍姑推出後門，暗處巳經有村民伏着，田東明道：「誰敢開槍，老子便斃了這妞兒，看李百畝怎樣向孫家交代！」

村民發現被他扭住的人並不是李玉珍，忙詢問李百畝。李百畝一聽不是自己的女兒，恍如放下一塊心頭大石，忙道：「讓他們走，不要開槍！」

一個年紀較大的道：「她好像是齊珍姑，日後你要怎向親家交代？」

李百畝心想：「管他娘的，一開槍又不知要生出多少事端來，說不定迫他們返回屋內把玉珍抓去！」當下急道：「你們一開槍，反要連累了她一條生命，到時候我更加難以向齊天壽交代！只要她小命還在，還怕沒有機會救她嗎？」

村民們都覺得有理，是以有人道：「咱們不開槍，你們放下人吧！」

田東明冷笑道：「老子又不是三歲小孩，咱們到了安全地方自然會放她回來！」他連推帶拖把齊珍姑扯到村口。

這時候，齊珍姑才驚魂稍定，知道一離開村子，自己這一生便是完了，立時胆氣一壯，叫道：「快放下我，我不是李玉珍！」

「管你是李玉珍還是李玉珠，咱們都不會放你的，你還是聰明一點，省得多吃苦！」

湯三斤由兩個流寇攙扶着，跟在後面

，喘着氣道：「他媽的，他們居然暗算老子，這娘兒絕對不能放！」

齊珍姑哭了起來：「我不是李玉珍，也不是李玉珠，我叫齊珍姑……快放我回去吧，我求求你們……」

田東明揮手摑了她一巴掌，罵道：「再哭，老子便斃了你！」一行人一腳高一腳低的，在黑暗中奔跑，齊珍姑平日嬌生慣養，只跑了一陣，已經不動了，如果不是田東明抓住她的手臂，早已撲倒地上。

田東明十分不耐煩，叫兩個手下來，道：「你們兩個架着她上路，小心，如果讓她跑掉，便要你們兩個的命！」

那兩個匪徒一人一邊，架起齊珍姑急跑，田東明走到湯三斤面前，問道：「義父，你覺得怎麼樣？」

「他媽的，血流不止……」湯三斤氣喘如牛。

田東明忙道：「停下來，先包紮傷口再走！」幾個人七手八脚用腰帶紮住湯三斤胸膛上的傷口，又匆匆上路，天朦朦亮時，已進入沂山，衆匪才鬆了一口氣。

湯三斤失血很多，一張臉變得雪白，咬着牙，有氣無力地道：「他媽的，想不到這趟賠了夫人又折兵，這口氣老子怎咽得下！東明，乾爹如果有什麼三長兩短，無論如何，你要替我報仇！」

「乾爹，你是鐵打的漢子，死不了的！您放心，休養一段日子，又可縱橫齊魯了！」田東明往後面叫道：「郭軍師，請您們兩個人去找個大夫來！」

旁邊一個叫何清的匪徒接道：「那有大夫肯上山……」

話音剛落，田東明已喝道：「飯桶！在槍口下，他敢不來嗎？他不來便將他縛上山，記得帶他的藥箱，這件事就交給你去辦！」他本來就有點威信，加上是湯三斤的義子，「天馬」的匪徒們都暗中當他是老二，他的話就是命令，何清連忙帶了個人下山去。

×　×　×

石橋屯被「天馬」一攪，大家都下床探消息，李百畝家燈火通明，上上下下都坐在廳裏議論紛紛。李玉珠姐妹哭着對父親道：「爹，你一定要想個辦法，將珍妹救回來，要不咱們怎樣向齊家交代？」

李百畝道：「你們兩個丫頭說什麼話？又不是父親叫流寇來抓她的！誰會想到在這骨節眼上，會發生這種事！」

李玉珍哭道：「爹，但珍妹是代女兒受罪的……」

「荒謬！誰代你受罪？你犯了什麼事，要人代你受罪？這只能怪她自己命生得不好。」

李玉珠道：「爹，珍妹是我家翁的命根子，天亮後他不見珍妹，一定會大發雷霆！」

李百畝悻悻然地道：「死丫頭，難道你要爹去找他們拚老命？就算齊天壽鬧上來，我也沒辦法，這裏的村民都可以做證人，爹可沒叫他們把珍姑抓去！」

李百畝的妻子到現在還驚魂未定，在旁插腔道：「你倆都去睡吧，這件事怪不得任何人，你爹心情也煩得很，別再吵他，讓他慢慢想個解決之道。」

李百畝拍桌道：「婦人之見！要解決這件事，唯一辦法是報官府，叫官府派人上山圍剿！嘿嘿，就算官府將流寇蕩清，也未必保得住那丫頭的一條小命！」

「唏，你別說了，還是早點上床吧，天亮之後，人家便要來迎娶！」

李百畝何嘗不想睡一陣？但那裏合得上眼？鬧了一陣，天已亮了，賓客也逐漸上門，女兒出嫁，家裏少不免要弄幾席酒菜，欵待親戚，因此李家內外又忙碌起來，大家都怕犯禁忌，臉上拚命堆下笑容，可是心中的疙瘩，却沒法消散，還有那被子彈射穿的牆壁，一時間也修補不了。

才九點半多一點，齊天壽四夫婦已帶着大兒子來了，李百畝堆着笑臉在大門口迎接。「齊兄跟親家母大駕光臨，眞是蓬蓽生輝呀！」

齊天壽說道：「李兄不必客氣，大家是親戚，你女兒出閣，難道咱們能够不來嗎？」

李培德道：「請姻伯及姻伯母進廳喝茶！」賓主坐下，下人送上茶來，李百畝不知怎樣開口，不斷地捏着衣角。

齊天壽道：「李兄，孫家花轎預訂幾點鐘到？」

「說是午時前，大概快到了。」

董氏道：「親家翁眞是好命，膝下子女成家的成家，出閣的出閣，眞叫愚夫婦羨慕！將來咱們那野丫頭，也不知道有沒有人要？那像你們玉珍！」

李百畝苦笑道：「親家母客氣，珍姑又聰明又漂亮，怎會沒人要？」

「哦！對了，那野丫頭呢？父母來了也該出來一下！這幾天親家一定給她煩死了！」

「那裏那裏……她……咳咳……」

齊天壽見他吞吞吐吐，訝然問道：「李兄，小女不是得罪您吧？如果是的話，小弟回去一定不饒她！」

李百畝向兒子打了個眼色，李培德笑道：「姻伯父，趁孫家的花轎未到，咱們先跟你實說了吧！昨天晚上忽然來了一股流寇，將珍妹抓去了，咱們担心得一夜都沒睡！」

「什麼？」董氏叫了起來：「姻侄不是跟咱們開玩笑吧？」

李百畝苦笑道：「這是什麼事，今日又是什麼日子，犬子怎敢開玩笑？」

齊天壽霍地站起來，道：「李百畝！老夫只有這麼一個女兒，你可是知道的，怎會叫人將她抓去？你怎樣解釋？」

李百畝忙道：「齊兄莫衝動，這種事誰也不希望發生……咳咳，德兒，你將經過說一說！」

李培德將昨晚的事說了一遍，自然隱去李百畝爬窗逃走的事。「開槍打湯三斤的叫徐黃牛，他魯莽……可是他也被湯三斤一槍打死了！千不該萬不該，珍妹不該從房中冒出來！」

他這幾句說，聽在齊天壽夫婦耳中，恍如火上加油，都抖下臉來，齊天壽大聲道：「豈有此理！你們現在反怪我女兒來了？」

李培德急道：「小侄不是這個意思……不過這又不是咱們叫『天馬』來的，又能怪得了誰？」

董氏冷笑一聲：「誰知道你們是不是

跟天馬那些殺千刀的勾結！」

齊天壽道：「不怪你們，難道要怪咱們自己？」

李百畝急忙道：「齊兄，這種話怎可亂說？當時的情況有很多人看見，他們都可以作證！」

董氏道：「你找來的證人，都得到你的好處，他們還會說實話嗎？」

齊天壽的小妻洪氏道：「大姐說得是，珍兒既然跟她女兒同房而眠，爲何她不出來，珍兒却出去了？」

齊天壽大妾柯氏問道：「三妹，那是啥道理？」

「一定是流寇要抓李玉珍。李玉珍却將咱們女兒推出房去冒充她！」

齊天壽一拍桌子，道：「一定是這樣，有其父必有其女，李百畝爲人狡猾，她女兒怎會是好東西？」

李百畝也火了，大聲道：「齊天壽，你不要含血噴人！」

「我含血噴人也不及你坑人黃花閨女的心狠！」

李百畝道：「當時我女兒根本沒在房內！」

董氏道：「你現在倒自己招供了，你們如果不是一早跟湯三斤勾結，你女兒怎會避開？天呀，你的心怎會這麼黑！」

李培德大聲道：「別吵！這件事由玉珠來解釋最好，快叫玉珠跟玉珍出來。」

董氏道：「那賤人早就該出來了，到現在還不出來，分明心中有鬼！」

李百畝道：「玉珠可是你們齊家的媳婦！」

「但是她是你這黑心鬼的女兒！」

「你們不講理，我也沒話好說！」

齊天壽道：「你還有什麼話可說？」

「那你們想怎辦？」

「賠老夫一個女兒來！」

「笑話！人又不是我李家抓去的，怎樣賠，又不是老夫叫她一早來的，怪得了誰？」

齊天壽呆了一呆，半晌才道：「我女兒如果少了一根頭髮，也要唯你是問！」

李玉珠跟李玉珍出廳來，兩人還未說話便先哭了，董氏道：「貓哭老鼠假慈悲，免了吧！」

李玉珠跪在家姑面前，抽抽泣泣地把經過說出來。「奶奶不要誤會，爹一向疼珍妹，又怎會去害她？」

「你要吃內扒外，老娘還有什麼話好說？」

「媳婦已是齊家的人，而且肚子裏還有齊家的骨肉，怎會……」

一提起齊家骨肉，齊天壽忙叫兒子扶起媳婦，道：「我自會跟你爹算賬，不怪你！」

就在這時候，有人來報：「李老爺，花轎已到村口了！」喜娘立即將李玉珍拉進房去。

李百畝道：「齊兄，這件事暫且放下，等花轎出了門後，再找人評理吧！」

「找人評理？好好，這眞是個好主意呀！」

李家的人見齊家的人不吵了，却暗中鬆了一口氣，忙着迎接女婿，不一會兒，孫家花轎果然抬了進門，孫南旺穿着一件嶄新的中山裝，掛着大紅花，親自來接新娘。

李百畝夫婦雖然心情煩燥，也都堆下笑容迎嬌客。廳裏已擺了一張小桌，專門伺候新姑爺，門外傳來震耳的鞭炮聲。

齊天壽忽然走了過去，道：「聽說新郎官是位大學生，老夫有一件事要請敎一下！」

「不敢。」孫南旺站了起來：「老先生是哪位？」

李百畝心知齊天壽又要生事，但又不敢不作介紹。「齊兄是李家的親家。」

「原來是姻伯父，失敬！」孫南旺也不知是知書識禮，還是心情愉快，笑容可掬的。

「你是位大學生，自然明理，我想請你評個理……」

李百畝沉聲道：「齊兄，你這不是要拆我的台嗎？」

孫南旺含笑道：「岳父大人不用緊張，聽姻伯說說又何妨？」

齊天壽夫婦七嘴八舌地把女兒被湯三斤抓去的事說了一遍，然後問道：「請問世兄，這件事李家該不該負責？」

孫南旺臉上的笑容頓時不見了，半晌才道：「姻伯父是明理人，這件事怎怪得了敝岳父，我岳父跟天馬勾結，有什麼好處？」

「哦，照你這樣說，我女兒是該白讓人糟踏了？」

「小侄沒有這個意思，現在爭這些事，可解決不了問題，最大的問題是把姻妹救回來才是上策，姻伯認爲小侄說得有沒有道理？」

齊天壽氣呼呼地道：「有道理之至，你有辦法救小女回來嗎？」

李百畝道：「賢婿不要跟他說，他這人不明理，越說越糾纒不清！」

齊天壽大叫一聲：「好，咱們走着瞧，以後你也別指望跟咱們來往了。」他拉着老婆便往外走。

齊福海忙問：「爹，那玉珠呢？」

「大丈夫何患無妻，等你妹子回來，再讓她進門吧！」

孫南旺橫跨一步，攔在他身前，問道：「姻伯要去那裏？」

齊天壽冷冷地道：「你們既然不負責任，難道老夫任得女兒身陷虎穴嗎？」

「姻伯要親自去救姻妹？」

齊天壽臉色鐵青。「老夫沒這個本事，可也懂得報官！」

「不可，你一報官，局子裏的人一上山，天馬如果將姻妹殺害，豈不是救她反而害了她？」

齊天壽臉色又是一變。「難道……要老夫……」

「你在家裏靜候消息吧，天馬抓走了姻妹，以小侄淺見，不外乎是要錢而已，假如能夠用錢將姻妹贖回來，這不是更好嗎？」

李百畝忙說道：「這倒是有理，望齊兄三思！」

齊天壽道：「既然你也這樣說，贖金你們李家出一半，否則媳婦別想再進我齊家大門一步，咱們走！」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拉着老婆兒子便走了。

勒索一萬大洋

湯三斤回到山窩裏，血雖然巳經止住，但人也巳迷迷糊糊起來，躺在草蓆上，說着囈語。

田東明見乾爹這般辛苦，心如刀割，忍不住道：「乾爹，等孩兒去打那丫頭一頓，給你出出氣！」

湯三斤巳不能答話，田東明轉身出去，却讓郭茂扭住，一把扯到一旁去，田東明道：「郭軍師，你待怎地？」

「你要去打那丫頭？」

「有什麼大不了？惹火了我，便一刀送她上西天！」

郭茂道：「老大受傷不是她幹的，打她算得了報仇嗎，別衝動！」

田東明叫了起來：「依你這樣說，俺還要好好欵待她哩！」

郭茂一本正經地道：「正該如此，俺剛才巳問過，這丫頭原來是仙石屯的村長齊天壽的寶貝千金……」

田東明快口道：「就是是帝的女兒，老子也要揍她一揍！」

郭茂冷笑一聲：「要是老大清醒，一定也會反對你這樣做，你知道嗎？她是一棵搖錢樹。」

田東明有點明白，一對眼睛睜得銅鈴般大，郭茂接道：「齊天壽是仙石屯首富，他女兒在咱們手中，只要咱們信一到，他還不乖乖拿錢來交換，這樣咱們這趟也不致空手而回，老大的血也不會白流！」

田東明拍拍自己的腦袋道：「俺怎地沒想到這一層？幾乎誤了大事，軍師你有什麼辦法？」

郭茂說道：「咱們先寫封信要他交一萬個大洋，要鈔票不要銅板，訂個地方交易！」

「他肯出這麼高價嗎？」

郭茂狡猾地一笑：「他當然不肯，但打個四折，也有四千個大洋，足夠咱們快樂逍遙一段時日！」

田東明咬牙道：「乾爹給他們害得這麼慘，四千個大洋，老子才不放人，軍師，我現在心情煩得很，這件事便交給你辦吧！」

郭茂拍拍胸膛，道：「你放心，包你袋袋平安！」他叫人炊熱兩個白麵饅頭，弄了碟豆腐干炒山鷄肉絲，一碗蛋花湯，放在竹籃裏，提着去見齊珍姑。

齊珍姑被關在一棟竹舍裏，背後靠着山壁，天氣雖熱，却甚陰涼，郭茂心思仔細，還着人送一盆水進去，給她洗臉。

齊珍姑被抓上山後，來一直以淚洗面，幾番想撞山壁自盡，一便缺勇氣，二來兩個粗壯的女人又看得緊，山上有五六個女人，是徒匪的母親，在山上替匪徒們煮飯洗衣。

齊珍姑上山之後便沒匪徒來看她。心想被女人看守，總是比男人好，那知道那兩個看守她的女人也不是善類，見她哭個不停，污言穢語之外，還施以拳打脚踢。

就在這時候，郭茂進來，沉着臉喝道：「銀娘，瑛姑，你們兩人吃了豹子胆，誰叫你們打齊小姐？」

那兩個蠢貨如何知道他的心思，還快口道：「這臭貨不知好歹，整日哭哭啼啼的！」

「她是千金小姐，來咱們這裏當然不習慣，不哭才奇怪！都給我出去吧！」郭茂關上門，道：「齊小姐，你不用驚怕，以後再無人會動你一根眉毛了！」

齊珍姑未知世途險惡，只道郭茂眞的是個好人，便慢慢收淚。郭茂道：「瞧你一張花朶似的臉蛋，髒得不成樣子，你先洗個臉吧！洗了臉吃飯。」

「我……不餓。」

「傻丫頭，這是什麼時候？不會不餓的？餓壞了身子，還能下山跟你爹娘團聚嗎？」

齊珍姑心頭大喜，驀地抬起頭來，顫着聲問：「大叔，你肯讓我下山？」

郭茂笑道：「不讓你下山，難道要大叔養你一生一世？你先洗了個臉再說！」

齊珍姑雖然天眞，可也隱隱覺得事情不會這般順利，當下眞的扭了毛巾洗臉，郭茂把饅頭拿了出來，放在桌上，道：「山上一切不方便，也沒有什麼好東西，你將就一點吧，吃飽了咱們再慢慢說話！」

齊珍姑福至心靈，抓起一個饅頭，把另一個推到郭茂面前。「大叔我吃一個巳夠，你也吃吧！」

郭茂老實不客氣，抓起饅頭，咬下一角，醮着菜汁往嘴裏塞去。「小姐知道我們怎會上山做强盜嗎？」他見她搖頭，又道：「你可知道我本來是個知書識禮的夫子嗎？」

「你是教書先生？」齊珍姑大感意外的問。

「不錯！你以爲俺天生賊骨嗎？俺在程溝教了幾年書，因爲老婆病重，向程剝皮預支薪金，他不肯……嗯，程剝皮兩個兒子十分頑皮，所以，在放學後，還到他家當家庭教師。咳，當時程剝皮撵俺出去，後來他家不見了一批藥材，便懷疑是俺偷的，把俺毒打了一頓，事後再將俺趕走，他的話誰敢不聽，從此俺便失業了，最後只好走上這條路。」

齊珍姑很同情他，問道：「你妻子的病……」

「她沒錢醫病，當然活不成！」

「我也聽人說過，程剝皮很刻薄。」

「我們這裏的人，絕大部份都是被迫上梁山的，就請齊小姐可憐可憐！」

齊珍姑一怔，用疑惑的目光瞪着他，心想我可憐你們又有什麼用處？郭茂說道：「只要齊小姐肯同情咱們，咱們以後一定洗手不幹，重新做人！」

「你要我怎樣同情你們？」

「眞人面前不說假話，我們想請你寫封信給你父親。請他送些錢來，讓咱們作安家費。你爹的錢一到，咱們便放你回來，而你也算做了一場功德！」

齊珍姑尚在沉吟，郭茂又道：「你父親交錢的時候，咱們會帶你下山，一手交人一手交錢！」

「你們要多少錢？」

「不多，一千個大洋而巳。」

齊珍姑心想一千個大洋爹肯定拿得出來，而且看來非此沒法脫離魔掌，所以點頭答應，郭茂連連作揖：「姑娘眞是咱們的再生父母，咱們一生都會感激你，願你

長命百歲！」

齊珍姑聽後有點飄飄然，郭茂看在眼裏，喜在心頭，連忙着人送紙筆進來，道：「齊小姐，你最好言詞寫得懇切一點，咱們善待你，你也得照實寫。免得令尊令堂担心！俺出去等你，你寫好後，喚一聲就行！」

齊珍姑想了一下，提筆醮墨，飛快地寫滿了一張紙。郭茂看後十分滿意，大聲吩咐銀娘跟瑛姑善待齊小姐。

齊珍姑這時候才放下心來，倦意襲上心頭，躺下便睡。

郭茂把信拿給田東明看。「你瞧，這小妮子不是中計了？」

田東明道：「哼！一千個大洋有個屁用？」

郭茂提筆在一字上面加了一豎，道：「這不變成十千了？小馬，快來！」

一個長得精伶的小夥子走了進來，郭茂又寫了一張字條，然後把信交給小馬。「立即送去仙石屯給齊天壽，你最好不要親自交給他！」

小馬笑道：「俺如果連這個也不懂還能混嗎？」

× × ×

小馬是假借一個叫化子的手，將信交給齊天壽的，齊天壽急忙將信拆開，一入目便認得是女兒的字跡。

「父親大人膝下，不孝女兒令大人受驚了，閒言不必多說，女兒上山之後，他們對女兒照顧周到，絲毫未損，請雙親大人勿念，女兒在山上得悉，所謂流寇者都是被迫上山的，而他們都有悔意，亟欲重新爲人，却苦無安家費，是以請大人交出十千大洋，則不但是女兒可平安回家與雙親團聚，且大人亦做了一件功德，使百餘個流寇可重新做人，地方百姓有幸，女兒在山上翹首而望，請大人速辦，筆紙難盡心底言，見面再作詳述，不孝女兒齊珍姑叩。」

旁邊還有一行小字，用筆圈住：切切勿誤，莫誤了女兒一生。

齊天壽看後大叫一聲：「好個不孝女，十千個大洋，不是要了我的老命！」他連忙再看字條，那字條的字跡截然不同，蒼勁許多：齊先生台鑒：啓者，令嫒在山上享有一切自由，然敝等急需一筆安家費，令嫒巾幗不讓鬚眉，巳答應襄助，先生不爲敝等也該爲自己女兒着想，三日後聽你回音，請將信放在貴村外石碑下面是盼，逾日不復，莫怪敝等要得罪令嫒，「天馬一湯三斤頓首。

「反了！反了！這不是要老夫的命了嗎？」

齊天壽的叫聲，驚動了內堂的妻子妾侍，都一齊出來詢問，齊天壽把信唸給女人聽，罵道：「這逆女勾結賊人勒索父親，簡直豈有此理！」

董氏道：「老爺，你氣糊塗啦？千萬不要害了珍兒一條小命！我只有這麼一個女兒，她如果有什麼不測，我也不想再活了！」

齊天壽道：「一萬個燒餅也不容易籌辦，何况是大洋？你叫我去那裏拿一萬大洋來贖她？罷了罷了，就算沒生她吧！」

董氏嗔道：「沒良心的東西，你有能力再生一個嗎？」

齊天壽跳了起來：「依你說，又該怎樣？」

董氏沉吟道：「一萬大洋的確太多，那丫頭不知天高地厚……你去找李百畝商量吧！女兒是在他家丟的，他多少有點責任！」

齊天壽冷哼一聲：「女兒是咱們的，他才不緊張，何况這人一向吝嗇，要他拿錢，跟要他的命一樣！」

「咱們有女兒，他也有女兒，他不負責任，咱們也不要他女兒！哼……叫海兒再討一房，說不定，明年便可生個胖小子了！」

齊天壽想想也有幾分把握，當下便換衣服，備轎、帶了那封信去石橋屯。

× × ×

李百畝見齊天壽氣冲冲而來，心頭一沉，堆着笑臉說道：「齊兄，還未吃午飯吧？」

「別忙着吃飯，這封信你先看看！」

李百畝看後，呵呵笑道：「想不到珍姑這丫頭有菩薩般的心腸！」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她不爲自己着想，却担心流寇的出處，齊兄你現在可不能再說我與『天馬』勾結了吧？」李百畝哈哈大笑。

「難道你看不出這是小女被迫而寫的嗎？」

「小弟愚昧，的確看不出來！」

齊天壽沉住氣道：「我不管你怎樣個想法，總之我女兒在你家不見的，你也有責任，一人負担一半！」

李百畝叫了起來，好像胸膛挨了一刀。「你，你放什麼屁？你女兒不見了，要我負担一半，天下間可沒這等事！」

齊天壽道：「你照顧不周，怎說不關你的事？」

「嘿嘿，說不定令嫒跟流寇勾結，故意來敲詐老夫的！再說你女兒也不值十千個大洋，也許人家只要三千個，我給你五千個，你不是反而賺了？」

齊天壽沉住氣道：「你準備怎樣解決這件事？」

「錢是免說了！」

齊天壽只好施出最後一度板斧。「你不肯出錢，老夫便不要媳婦了！」

「笑話，我女兒犯了什麼七出之條，你要退婚？」

「哼！不照顧小姑，串通娘家勾結流寇！」

「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李百畝想了一下，道：「好吧，我負担一千個大洋，你把媳婦帶回去，以後這件事，便與李家無關！」

「十分之一？嘿嘿，老夫不幹！」

「不幹便拉倒！你到官府告我吧！」

李百畝道：「虧你還是個生意人，人家出價，你可以還價，眞要給你一萬大洋呀？你也算白活了！依我看，你就出價二千大洋吧，他們要錢，不會要你女兒的命！」

齊天壽想了一下，心想要告到官裏去，自己也不可能勝訴，還得上下打點，便說道：「媳婦我可以帶回去，但假如對方堅持的數目超過五千大洋，我可還得來找你！」

「找我也沒用，依我看你還是去找我女婿，叫他帶你去見王鎮長，跟他商量才是上策！」

齊天壽不得要領，只好領着媳婦回去，半路上，李玉珠道：「爹！我有一件事不得不對你說，你自己拿主意吧！」

齊天壽訝然問道：「是什麼事，你還不快說？」

「那……那天晚上媳婦受了驚嚇，腹中的……」

「吓，你流產啦？嘿！難怪你爹肯拿一千個大洋來！他算盤打得好精明！」

李玉珠垂淚道：「那你還要不要媳婦？」齊天壽嘆一口氣，仍帶她回家，須知媳婦沒犯七出之條，他要退婚也不容易。

齊天壽回家之後，立即寫了一封信，叫人送到村口的石碑下面，專等「天馬」的回覆。

交換

何清果然找到一個西醫生到山上，那醫生神態又狼狽又驚恐，一望便知是被迫的，這時候巳是六月廿三日上午，也就是齊天壽收到郭茂的信的同時。

田東明一見到何清便罵道：「他媽的，你到現在才來，幸虧乾爹身子棒，要不還等得及嗎？」

何清道：「咱們找了很久才找　這位外科大夫！」

田東明一把扯住醫生，說道：「告訴你，假如你治不好我乾爹的傷，便別想回去！」

醫生驚恐萬分地道：「我……我只能盡力而爲，可沒包醫這回……」

「你有種的便再說一遍！」

「我還未看病人，怎知能不能醫？」

郭茂在旁說：「快讓他過去，別再躭誤！」

田東明帶醫生到湯三斤的居所，湯三斤迷迷糊糊，不知世事，醫生伸手摸一摸額頭，嚇了一跳，說道：「他燒得好厲害！」

「不厲害還去找你嗎？別廢話，快動手！」

醫生解開傷口的繃帶一看，暗暗叫苦不迭，原來傷口受了細菌感染，巳經化膿，周圍腫起一片。醫生忙道：「老實說，我現在沒有把握，你們就算打死我，我也不能保證！」

郭茂問道：「爲什麼？」

「有幾個原因，第一，這裏根本不適合做手術，第二，我帶來的儀器和藥物不足；第三，他現在感染的細菌很多，清洗之後，也未必有效……而且如果染上傷風菌的話，誰也沒有辦法！因爲抗傷風菌藥物，斷市了好幾個月！」

田東明道：「你盡力而爲，咱們自然不會爲難你！」

「有什麼需要咱們協助的嗎？」郭茂道：「請大夫吩咐！醫者父母心，你不會故意弄點手腳吧！」

「我怎敢？你們放心！」醫生胆戰心驚地道：「請你們拿些冷開水來，留兩個人協助我，其他人請出去！」

田東明問道：「爲什麼要出去？」

「因爲每個人的衣服都有細菌，我沒有那麼多消毒藥水！」

郭茂將田東明拉了出去，只留下銀娘和瑛姑，大約過了個多鐘頭，門才打開，只見屋子裏的人，全都滿頭大汗，郭茂問道：「大夫，情況還好嗎？」

「一切都巳盡力，彈頭也巳取　來了，但他現在還未渡過危險期。」

田東明快口問道：「要多久才知道結果？」

「過得了今晚，就沒事！」

郭茂向田東明打了個眼色，把醫生拉出去。「大夫，您累了，請先去吃點東西，休息一下吧！」

田東明見義父尚未醒來，心中十分担憂，山上有座破廟，供奉的是山神，自從沂山來了流寇，附近獵戶巳不敢來，是以山神廟因失修而倒塌了大半。

田東明跑了十餘里路，跑到山神廟裏禱告，希望能保佑義父一條生命。當他回去時，天巳黑了，郭茂告訴他湯三斤醒過來又睡了，田東明稍稍放心，連飯也不吃便上床。

自由石橋屯回來之後，田東明便沒睡過一覺好覺，吃過一頓好飯，他心頭一放鬆，便呼呼入睡，也不知過了多久，忽然被人推醒！

田東明一跳下床，巳是陽光滿窗台，原來天巳亮了。他劈頭第一句便問：「乾爹醒來了沒有？」

那匪徒苦着臉道：「大夫叫您去，說老夫好像……不行了！」

田東明大叫一聲，一掌將他推開，像頭受傷的豹子，向湯三斤居所跑去。「乾爹，乾爹！」他推開門，只見郭茂和大夫正圍着湯三斤。

田東明跪在床前，湯三斤聲音微弱地道：「東明……天馬就……交給你……」

一句話未說畢，雙腳一伸，巳經斷氣！

田東明一把扯住醫生，道：「你爲什麼不救他？拿你的命來還！」

醫生嚇得直打哆嗦，哀求道：「我巳盡了力……請你放了我……」

郭茂道：「東明，大夫的確巳盡力，他昨晚一夜未合過眼，因爲藥物不足，也是天意！」

田東明放下醫生，撲在湯三斤身上大哭。郭茂對何清道：「送大夫下山，順便請大夫，替咱們辦些藥物，山上有用！」

醫生聽見自己可得自由，大喜過望，一個勁地道：「我一定替你們辦！」

郭茂又吩咐手下下山去購買棺材，湯三斤雖然脾氣不好，但他也有個好處，很有義氣，而且處罰分明，他死了之後，「天馬」成員都十分悲哀，也有人担心「天馬」的前途。

郭茂道：「大家放心，老大巳經把位子交給東明，以後東明便是咱們的老大，大家一定要聽他的命令！」一呼百諾，郭茂也想不到田東明有這樣高的威信。

當下衆匪都冲到田東明的房外，跪在門口，大聲叫道：「拜見大哥！」

田東明在房內聽見叫聲，連忙把門打開，見外面跪了一地的人，急忙道：「大家起來，有話慢慢說！」

郭茂道：「東明你不答應他們，他們不會起來！」

「誰說我不答應？快起來！」一個頭目叫楊集成的道：「大哥，什麼時候上香正式接位？」

「等報了乾爹的仇再說！」

忽然小馬跑了過來，把信遞給田東明。「齊天壽回信了！」

田東明撕開信封，看了幾眼，把信塞給郭茂，「豈有此理，二千個大洋，倒不如操了她女兒！」

郭茂道：「別衝動！女人何處沒有？他這是討價還價，咱們可以再跟他談！」

田東明道：「俺沒這個心情跟他磨！寫信告訴他，最後一個價錢七千個大洋，少一個也不行！請軍師安排接收的地點！限他們七日之內交錢！」

× × ×

齊天壽再接到了「天馬」的信，見對方語氣這般硬，而且交了齊珍姑的耳墜，心頭着慌，忙與董氏商量，董氏道：「咱們家裏能不能籌六千大洋？」

「六千大洋給他之後，咱們也面臨破產了！如果李百畝肯多付一點，就可以解決！」

「老爺，我看你還是去跟王振鎮長商量一下！」

齊天壽立即着人備轎，直趕黃厤鎮。他跟王振的交情不深，所以便先去找孫南旺。

孫南旺剛成親不久，還留在家裏享受溫柔。李玉珍聽見齊天壽來了，也吵着要出去見他。孫南旺帶妻子到廳裏，笑道：「未知姻伯大駕光臨，請恕罪！」

齊天壽忙道：「世兄客氣，我今日是專誠來請教你的！」

李玉珍忙道：「姻伯，珍妹回了家沒有？」

「就是爲了那丫頭！」齊天壽把「天馬」兩次勒索信拿給孫南旺看。「世兄是位大學生，可有什麼辦法？」

孫南旺看了信，反問：「姻伯要問小侄什麼事？」

「我早沒了主意，請世兄替我拿個主意。」

孫南旺道：「小侄年輕識淺，胡亂說話，姻伯聽聽就好，可別作準！小侄認爲最安全的辦法，便是將七千個大洋交給他們！」

「七千大洋可不是小數目。」

「那只有回信再求他們減價了！」

「但他們信中寫得明白，這是最後一次通信！要不就要我女兒的生命！」

孫南旺微微一笑：「那最後一個辦法便是報官！」

「報官？」齊天壽不斷在廳裏踱步，「但他們寫明一報官，便……咳咳　不行的！」

孫南旺笑着說道：「他們爲啥這樣寫？證明他們害怕官府！姻伯放心，如果在山上，他們好像魚兒在水中，官府就像在岸上，他交錢的地點，是在山南五里，這就像魚兒離了水一般，官兵不會束手無策的！」

「萬一抓不到他們，反要累了我女兒一條生命！」

「小侄沒有第四個辦法了！不如我請我舅舅來，你們一齊商量吧，假如他沒有信心的話，那就交錢吧！」

齊天壽還是捨不得六千大洋，便答應見王振。

王振聽了齊天壽的話後，笑道：「齊村長，你眞以爲你交了錢，他們就一定會放人嗎？」

齊天壽一怔，道：「他們只要錢而巳，爲啥還不放人？」

「你女兒在他手中，他可以再勒索你第二筆錢，到時候，你賣田賣地也要聽他的命令！」

齊天壽急得腸子都扭在一起。「那鎮長有何高見？」

「你先回去準備，三日後，我會派人給你答覆！」

× × ×

三日後，齊天壽果然收到王振的信，並依言回了封信給「天馬」。

田東明看了信後，道：「軍師，你看他們會不會報官？」

「應該不會，不過爲防萬一，咱們可以多帶幾個人上路！」

田東明道：「對！我要親自押那丫頭去！」

「信怎樣回覆？」

「日期照舊，時間改在黃昏，地點也改一改，今天是六月廿七日，叫他們准七月初一交錢！人手方面我會自己挑選！」

郭茂道：「我準備好後，再通知你！東明，老大巳死了幾天了，你如果還想替他報仇的，就得吃飯，睡覺！弟兄們往後都靠你了，你身子可不能垮掉！」

田東明點點頭，道：「俺會好好休息！記住，要齊天壽立即答覆！」

× × ×

跑腿的差事又落在小馬身上，六月廿八日下午小馬回來報告：「那老頭嚇得要死，俺說什麼他都答應，就差點沒跪在地上！」

羣匪都哄笑起來，田東明問道：「他有什麼話說？」

「他說一切依大哥，但請你不要難爲他女兒！俺說咱們一手交錢一手交人，如果你敢報官的，小心日後咱們找你算賬！他說他不敢吃豹子胆，請大哥們放心！」

匪徒們聽後都樂了。「他奶奶的，七千大洋到手，咱們可以好好樂一樂了！」

「老宋，你欠俺三個大洋的賭債，可以還了吧！」

田東明連忙止住他們。「大家先別高興，等錢到了手再說吧，大家可要小心一點！」

× × ×

王振一切都替齊天壽安排好了，爲了逞功，他沒向上報，把附近的鄉屯的保安團拉走了幾十個人和槍，還派人去交贖金的地點守候，專等「天馬」來送死。

孫南旺怕幾十個人不夠，王振却道：「貴精不貴多嘛，沒有好槍，再多些人也沒用！你舅舅這次要親自出馬，消滅了這股流寇，你等着舅舅升到市委裏去吧！」

他又派人通知齊天壽。

齊天壽不敢親自去，叫兒子代他去，一面又派人把大洋換成紙幣。

七月初一，王振便親自到齊家，齊天壽對他自然伺候周到。

王振喝了兩盞之後，伸手在齊天壽的肩上拍了拍，說道：「村長放心，一切有我！」

齊天壽道：「齊家只有一條根，萬一開了火，請鎭長多多照顧犬子！」說着把一袋大洋獻給王振。「這幾天要鎭長來回奔波，一定花了不少路費，咱們可不能讓你白花錢，一點小意思，請笑納！」

王振想了一下，把錢收下，道：「這倒是眞的，路費之外，到處拉人還得做人情哩！」

齊天壽聽弦歌而知雅意，又給了他一袋大洋。王振謝也不謝一聲便收起錢，拉着齊福海走了，齊天壽不放心，追到門口說道：「海兒，槍聲一响，你也別管你妹子了，往後面跑吧！齊家只有你這麼一條根哪！」

× × ×

沂山方面有座小山坡，因爲不宜耕種，早變成亂葬崗。「天馬」便約定齊天壽在亂葬崗交換。

王振和保安團都匿在遠處，齊福海跟一位長工自下午五點鐘開始，便站在那裏等候，一等便等了兩個鐘頭，這時候，已經暮色四合，歸鳥在頭頂上盤旋，「啁啾」地叫着。

齊福海望一望旁邊的土墳，一股寒氣自脚底冒上後背，他站得雙脚發軟，這時候再也忍不住，一屁股坐下，屁股一觸地又跳起來，看清楚那是塊石頭，不是墳堆才放下心。

「他媽的，他們不會不來吧？」

長工道：「少爺請不要東張西望，俺看他們是怕咱們帶人來，故意拖延，看看咱們有沒有動靜。如果沒有猜錯的話，等下他們一定會來！」

齊福海自包袱裏拿出一個饅頭，張嘴就啃，可是他一直都很緊張，喉頭乾澀，才嚥了半口便嗆咳起來。長工忽然道：「少爺，他們來了！」

齊福海連忙拋掉手上的饅頭，站了起來。只見山下來了幾個漢子，帶頭的那個正是何清。他上得山來，道：「你們倒準時啊！錢呢？」

齊福海緊張得說不出話來，只揚一揚手中的袋子，長工道：「咱們小姐呢？」

何清撮唇一哨，只見遠處樹叢，有個人推着齊珍姑出來。何清道：「看見嗎？錢到手，咱們就放人！」

長工道：「如果你們後悔，咱們豈不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何清指着齊福海的鼻子道：「他媽的，你以爲咱們不知道你們帶人來嗎？哼哼！咱們可不是好玩耍的，把錢拿來，咱們到安全的地方，自然會放人！」

齊福海一張臉全變了色，何清伸手去搶，長工一把將他攔着：「慢來！俺拿錢跟你們下山交換！」

何清想不到他會來這一招，因爲郭茂也估計不到會有個不畏死的長工強出頭，可沒教他應付的辦法。他沉吟了一下，喝道：「搶錢！」

長工攔着他們，把齊福海一推：「少爺快跑！」回身道：「你們不顧信義，說明一手交人，一手交貨的！」

何清覺得對方也有理由，正想答應，料不到齊福海怕得要死，只道何清會追來，大聲叫道：「王鎭長快救我！」

「天馬」事先只發現兩個地方有人，仗着人多槍衆，依然赴約，却不知道更多的人埋伏在山坡上的墳堆後面！

當下何清大吃一驚，因爲爲了表示沒有惡意，他們都沒帶槍上山坡。「弟兄們，快跑！」

王振聽齊福海這樣一叫，暗罵道：「他媽的！齊家的人眞的沒種，難怪不旺丁！」他知道就算現在不現身，以後也十分難辦，是以舉槍向天，連發三响！

這當然是暗號，通知伏在四周的保安團立即發動攻勢！

槍聲一响，田東明就知道事敗，連忙道：「準備突圍！他媽的，原來齊天壽把錢看得比人命還重。」

話音剛落，附近也响起幾道冷槍，子彈擦肩而過，田東明一手抓着齊珍姑，一手提槍反擊！

郭茂跑了過來，氣喘吁吁地道：「東明！咱們快被包圍了，現在跑還來得及！」

田東明咒駡了一句，推着齊珍姑往林後跑去。天已幾乎黑齊，槍聲自四面傳來，「天馬」匪徒盲目地回擊。

郭茂駡道：「他媽的，都是飯桶，人家來了這許多人，居然不知道，現在只能希望山上的弟兄聽見槍聲來救援！」

田東明道：「來不及了！山坡上那股人一來，咱們這三十多個便完了！衝！」他拉着齊珍姑，由這塊石，跑到另一塊石後，其他匪徒也紛紛效尤。

子彈實在太密，這麼跑了幾步，已丟了兩條生命，田東明喘着氣，大聲叫道：「不許開槍，要不咱們便殺了齊珍姑！」

槍聲疏了，王振在遠處叫道：「你們聽着，咱們已將你們包圍了，趕快把人質交出來！」

田東明叫道：「齊天壽不要他女兒的命了？」

「齊村長有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精神！你們交出人質投降，老夫會替你們求情不判死罪！」

齊珍姑大叫道：「我不相信爹會不要我！」

王振道：「那要怪他們要求太高，如果是二三千大洋，你爹就會來贖你！」

「什麼？」齊珍姑手脚冰冷，道：「我信上寫明是一千大洋！」

田東明低聲道：「沒有這這麼便宜的事，老郭，你先帶人衝過去，我引他們說話！」

「東明，這樣太危險了！」

田東明道：「如果我連這一點險都不肯冒，俺還能當他們的大哥嗎？快走！」

郭茂立即帶着人趁黑慢慢前進，田東明說道：「王鎭長，我們投降有什麼好處？不判死刑有什麼用？要將俺囚上一生一世？」

王振道：「一定不會這麼長，但你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條！」

「俺相信咱們也可以幹掉你們十個八個，你們家裏都有大有小的，這樣劃得來嗎？」

「劃得來，咱們十個人換你們三十條

命……」

王振的話還未說畢，郭茂的行動已經被發現。「鎭長，他們在溜！」

「開槍！」

田東明吃了一驚，因爲估計郭茂他們正在一片開闊地上，沒處遮掩，田東明忽然大聲叫道：「天馬的老大跟齊家小姐在這裏！」

齊珍姑一直哭着，田東明一直大叫着，忽然抱起齊珍姑，向另一個方向奔去。

齊福海大叫道：「俺妹子在那邊，不要開槍！」

王振道：「手電筒！快追！」

田東明之字形跑動，引開對方的注意力，減輕郭茂那邊的壓力，他一口氣跑到山下，剛停下來喘氣，又聽到脚步聲，原來他抱着一個人，跑來自然較慢，尚未擺脫保安團的糾纏。

田東明往林深處跑去，忽覺背後有光柱晃動，他猛地拔槍轉身，「砰」的一聲响，那管手電筒，登時熄滅了！田東明不敢稍停，見路就跑，慢慢擺脫了糾纏！

辣手摧花

田東明再跑了一陣，實在也跑不動了，倚着一棵大樹喘氣，齊珍姑輕聲道：「放我下來吧，我……我不會逃跑！」也不知爲什麼，她竟然不害怕了，也收了淚。

田東明放了她下來，冷冷地道：「你害了咱們幾條命，還敢逃跑，老子活活把你打死！」

齊珍姑嬌軀下意識地一縮，囁嚅地道：「我……我不會害人……」

「總之是因爲你，今晚咱們才會栽跟斗！」

「假如你不是把我抓來的，又怎會發生這種事？」

「你還敢怪我？是你們先打死我義父的！」

「如果你們不去搶劫，你義父又怎會死？瓦罐不離井口破，將軍難免陣上亡，怪得了人嗎？」

田東明直喘着大氣：「他媽的，你們有錢人，連牙齒也比人利！」

齊珍姑聽他說得凶狠，心頭忐忑，聲如蚊吶地道：「我……是跟你說道理！」

田東明只哼了一聲，齊珍姑鼓起勇氣道：「你們把我抓來，不過是要我父親的錢而已，現在他不肯付贖金，你……你不如放了我吧……」

田東明嘿嘿冷笑：「放了你，我有什麼好處？」

齊珍姑實在天眞，道：「損人又不利己的事，你……你放人是應該的，我會感激你一生一世……」

「笑話，你感激我，老子身上會多長幾兩肉嗎？損人不利己，哼，我留着你，多少也有點好處！」

齊珍姑怯生生地問道：「你有什麼好處？」

「拿你當老婆，這不是好處嗎？」

「你……這不行的……我還是黃花閨女……」

田東明見她害怕，更加得意，說道：「如果你不是黃花閨女，老子也不會要你做老婆，何不索性將你賣落妓寨，還可賺點錢！」

齊珍姑吃驚起來：「你怎可以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

「傷天害理？這是老天爺迫的，誰讓我自小便沒父母，吃盡人間苦頭，人家還不放過我，難道他們便不是傷天害理？」

「是誰害你的？」

「當然是你們那些有錢的人！」

「有錢人也有好人，沒錢的人，也有壞人，怎可一概而論？」

「呵呵，你還會說道理，你告訴我，老子是好人還是壞人？」

齊珍姑心想，你是個响馬，當然不是好人，可是這種事終究不能說出口，田東明大聲道：「你說不說，你不說我就不客氣了！」

齊珍姑想了一會，才道：「你以前是好人……後來就不是好人了……」

「什麼時候不是好人的？」

齊珍姑不知爲什麼現在對他又不那麼害怕了，鼓起勇氣道：「你當了响馬之後，就不是好人！」

田東明聲音更是嚴厲：「那麼在當响馬之前，爲什麼老是受人欺侮？好人就該受人欺侮嗎？」

齊珍姑想了一下才道：「那是你遇到壞人……」

「那些有錢人是壞人？嘿嘿，他們不是保甲便是村長，有錢有勢，誰敢說他們是壞人？」

這個問題太過複雜，齊珍姑那裏答得出來，田東明道：「你答不出來了吧？你不答，我也有辦法叫你答！」

齊珍姑怕他動粗，急忙道：「我不懂得答，難道你懂得答？」

田東明冷冷地道：「老子當然懂得答，因爲這世界根本沒有好人和壞人，有錢有勢的人便是好人，這就是成者爲王，敗者爲寇！」

齊珍姑天眞純樸，自然不同意他的見解，不過她入世未深，一時間又沒法舉例來反駁他。忽然頭頂上「轟隆」一聲响，震得田東明也被嚇了一跳！

齊珍姑更是花容失色，尖呼出聲，半晌才道：「是雷聲！」

田東明一拳擊在樹幹上，駡道：「你看這老天爺也跟我作對！」

齊珍姑道：「老天爺是神，你不要駡祂！」

田東明微微一怔，問道：「老子爲什麼駡不得！」

「因爲……因爲會有報應的！」

田東明又是一怔，忖道：「老子受到報應，不是更加遂你心願嗎？」不知爲何，心中忽然閃過一絲微妙之感。除了他義父之外，一直都沒人關心過他，因此問道：「你害怕我遭到報應？」

齊珍姑臉上一熱，訕訕地答不出話來，就在此刻，樹葉沙沙地响着，雨水傾盆瀉下，電光雷聲交作，齊珍姑驚得嬌軀直發抖。

地上很快便有了積水，田東明耳朵十分靈，忽然聽到一個脚步聲，他心頭一跳，知道王振的人追上來了，倏地彎腰抱起齊珍姑，拔腿便跑，輕聲說道：「不許聲

張！」

背後忽然响起槍聲，有人叫道：「那死賊在這裏！」

齊珍姑只覺他身子一個踉蹌，幾乎跌倒，但他直起腰後，跑得更快了，風雨之聲，將背後的人聲阻隔，寂靜的樹林，只有田東明的喘息聲和脚步聲。

雨水打在田東明的身上，再流落懷中的齊珍姑身上。沾到嘴唇，只覺得鹹鹹的，也不知是滲了汗水還是血水！

齊珍姑的臉龐貼着田東明的腹部，但覺田東明腹部不斷起伏着，衣衫盡濕，但他腹子裏似有一股熱氣，還有一陣教人分辨不出是什麼味道的氣息，薰得她醉酡酡的！

剛才她也被田東明抱着奔跑，却沒有什麼感覺，但現在兩人衣衫盡濕，夏天衣服又單薄，幾乎是肌膚相貼，再想起田東明要她做老婆，齊珍姑又驚又羞，一顆心幾乎要從口腔裏跳出來。

田東明一脚深一脚淺地跑着，喘息聲越來越响，齊珍姑在黑暗中看不到他的表情，但心底却升起一股憐憫之情，忍不住張口道：「他們追不上，你先歇一歇吧！」她一張口，雨水便灌了進來，以致聲音十分混沌。

田東明冷哼道：「閉嘴！」

齊珍姑覺得十分委屈，心頭一酸，兩行清淚奪眶而出，可是淚水一出眶，便被雨水沖散。

天氣本來燠熱，但雨水冰涼，可是齊珍姑却覺得身體越來越熱。

忽然田東明一個踉蹌，向下撲倒，齊珍姑失聲尖叫。這樣跌下去，田東明一定會壓在她身上，後果不堪設想！

千鈞一髮之際，忽覺身子一橫一旋，接着便落地了！齊珍姑自覺必有劇痛，可是着地時，只覺睡在一個人身上，原來田東明擰腰以自己的背着地，齊珍姑反而倒在他身上！

地上沒有石頭，只有泥濘和野草，田東明只咳了幾聲，便沒事了，他仍讓齊珍姑壓着自己，呼吸忽然急促起來，覺得自己胸膛起伏間都觸及兩團溫暖飽滿的軟肉，他自然知道那是什麼，熱血隨之沸騰。

齊珍姑的臉龐貼着田東明的頸，只覺他鼻孔噴出來的氣，吹在臉上又熱又癢，忍不住抬起頭來，由於田東明雙臂仍然環住她的腰，這樣一抬，胸脯壓在田東明胸膛上更加緊密。

她忽然發覺田東明有異，兩股奇異的眼光，在黑暗中閃閃發光，她雖然未經人事，但也知道現在這態勢十分不雅，何況衣衫貼肉，與不着寸縷差不多！

「放開我！」她忽然大聲叫着。

田東明道：「你別做夢！」他忽然一骨碌爬了起來，繼續奔跑，雷聲巳不復聞，但雨仍未歇，這次只跑了一陣，田東明便停了下來了。

齊珍姑覺得有異，問道：「這是什麼地方？」

「這是一個山洞！」田東明將她放在地上，又奔了出去。「不要出來！」

齊珍姑有點害怕，便問道：「你去那裏？」

田東明沒有答她，過了一陣他又回來，齊珍姑只聽見「蓬」地一聲响，洞裏似乎震動了一下，她又囁嚅地問道：「什麼事？」

「搬塊石頭擋住洞口！」田東明脫下上衣盡力扭乾水，接着又脫下外褲扭水。

在黑暗中，齊珍姑不知道他在幹什麼，幽幽地說道：「如果你不是响馬，又怎會……」

田東明大聲道：「住口！我們當响馬的，比很多所謂正人君子都好！」

齊珍姑大聲道：「殺人放火也好？」

田東明答不出話來，齊珍姑又說道：「你小時候受人欺侮，有沒有想到今日你打死別人，人家的孩子也會無依無靠？還有……」

田東明冷冷地道：「還有我把你抓來，會令你父母担心，是不是？他如果不報官，乖乖的交出贖金來，你現在早可以回家了！」

「他爲什麼要交贖金給你們？我們一家根本沒有得罪過你！」齊珍姑不禁飲泣起來。

田東明冷冷地道：「這是你命運不好，你就認命吧！」

「都是你！如果不是你們這些狗强盗，我又怎會落到這個地步，現在你也折磨夠了嗎？應該放我回去！」

「齊天壽居然敢報官，俺這口氣怎麼嚥得下？放你走？你別作夢。」

齊珍姑忽然衝了過去，田東明伸手一抱，便摟住了她，齊珍姑極力掙扎，雙拳不斷擂在田東明的身上，田東明現在只穿一條內袴，摟着一個動人的女人，慾火登時升了起來，心想錢拿不到手，好歹也得睡她一覺，當下用力扯住齊珍姑的上衣一撕！

他力大無窮，齊珍姑上衣立即裂開，齊珍姑立即叫道：「你，你要幹什麼？」

田東明將她壓在地上，道：「我要幹什麼，你不會不知道吧？」

「救命呀！」齊珍姑忽然尖叫起來。

「他媽的，再叫老子便揍你。」

齊珍姑這時候一心只顧保住貞操，又瘋狂地尖叫着，田東明生怕將王振引來，揮起一拳，擊在齊珍姑的腦門上，齊珍姑「嚶嚀」一聲，便暈死過去。

田東明慾火焚身，立即扯下齊珍姑的褲子和自己的內袴，湊了上去……

也不知過了多久，齊珍姑才醒來，只覺胯下疼痛欲裂，心知自己苦守十七年的貞操，已毁於一旦，悲上心頭，不由哭了出來。

田東明的聲音自黑暗中飄來：「哭什麼？遲早都要一次。」

「你這惡鬼，狗强盗，採花賊！」

田東明嘿嘿笑道：「你罵吧，老子雖然睡過好幾個女人，但還是頭遭爲黃花閨女破瓜，心情好得很，錯過今日，老子便不客氣了！」

他不提猶自好，一提之下，齊珍姑又羞又怒，只覺了無生趣，突然爬了起來，低頭向牆壁撞去，忽然後腰一緊，又被田東明拉了回去！

「你想幹什麼？」

齊珍姑瘋狂似地道：「快放手！我不想活了！」

「既然不想活了，爲什麼不讓老子多樂幾天！」田東明雙臂微微用力，齊珍姑全身便貼住他，這時候她才知道自己與田東明仍然全身赤裸！

她呆了一呆，雙頰都羞紅了，忽覺一張嘴凑了下來，她下意識地將頭別扭，那火熱的嘴唇却印在她耳下，一陣酥痳的感覺傳遍全身，刹那間，全身的氣力都消失殆盡！

田東明頷下的鬍鬚茬子，在她臉上脖子上亂刺，他火熱的嘴唇終於找到那櫻桃小嘴，同時空出一手來，在她身上摩挲。

齊珍姑只覺他身上越來越熱，像要將自己溶化，芳心如小鹿亂撞，田東明那雙粗糙的手掌，按在她胸脯上，像一道電，令她瞿然一醒，忽然張口在田東明嘴上咬了一口，接着用力掙扎起來。

「你這禽獸！」

田東明喘着氣，道：「臭丫頭，你不想活了嗎？」

「你打死我吧，我不想活了！」

田東明忽然鬆開手，道：「你試試看，老子要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你，你爲什麼要折磨我，我跟你無寃無仇！」齊珍姑縮在牆角飲泣。

「老子幾時折磨你？」

「還說沒有？你剛才……」

「哈哈，我剛才怎樣？」田東明把衣褲穿上，道：「天快亮了，我出去看看就回來！」他推開大石走了。

齊珍姑見他離開，一顆心才稍稍定下來，可是一想起自己失身與他，又禁不住飲泣起來。

哭了一陣，天巳亮了。雨停止了，雨後空氣特別清新，也有點凉意。齊珍姑這才醒覺自己還未穿衣服，可是找遍山洞，却找不到自己的衣服。

她吃了一驚，探頭出洞，外面是座樹林，靜悄悄的沒一個人，這本是個逃脫的好機會，但她那裏有胆量，光着身子跑出去？

「禽獸不如的東西！」她咒罵了一句，重新縮進洞裏。雖然羞憤，但不知爲什麼，現在竟沒想到死。

過了一陣，田東明才回來，齊珍姑把自己的臉龐埋在雙掌之中。田東明見到她，也呆了一呆。他雖然巳得到她的身子，但在黑暗中倉卒行事，加上自抓到齊珍姑後，他在白日根本未曾好好看過她，他顯然料不到齊珍姑是個美人兒！

「你，你這禽獸……」齊珍姑的聲音自指隙中透出來。「你把我的衣服拿去那裏……」

田東明把衣服向她抛去，道：「快吹乾了，穿上吧！」原來他拿衣服出去，讓山風吹乾。

齊珍姑接住衣褲，入手雖然仍濕，但巳可以穿了，她實在沒有勇氣站起來。「你出去吧……」

田東明轉過身去，耳際聽到一陣悉悉索索的聲音，半晌問道：「好了嗎？」

齊珍姑道：「你巳佔盡了便宜，該放我回去了吧？」

田東明道：「沒這麼容易！」他伸手抓住齊珍姑的手臂，道：「走吧！」

田東明手腕一翻，又將她抓住，齊珍姑用力掙之不開，被田東明拉出山洞。林裏鳥鳴啾啾，好像在慶祝雨過天晴，但齊珍姑聽在耳中，更覺煩躁，站住脚道：「去那裏？」

田東明冷冷地道：「俺去那裏，你便去那裏！你放心，你巳是我的女人，不會把你賣掉！」

齊珍姑哭着道：「誰要嫁給你這狗强盗！」

「嫁不嫁隨便你，總之你巳是我的人！說不定你現在肚子裏巳有我這死强盗的種子——一個小强盗！」田東明哈哈大笑起來。

「你別再做夢！我死也不會讓你如願的！」

田東明把臉一沉，道：「但現在却由不得你！」他連推帶拉，扯着她走出樹林。田東明辨別了一下方向，向西行去。

山路不好走，每到難走的地方，田東明便扶她走去，甚至抱着她走，齊珍姑腦海裏一片空白，就像傀儡一般，任由他擺佈。

走了約莫半個鐘頭，又到另一座樹林，田東明道：「你要吃什麼果子？我上去替你摘！」

齊珍姑低頭不作聲，田東明迅速爬上一棵樹，摘了果子，抛給齊珍姑。一顆青青的野果滚落在齊珍姑脚下，提醒了她，她突然抽脚拚命向前跑去，只盼跑得越遠越好，就算跑不到家裏去，也得離開那魔鬼！

跑了一陣，齊珍姑回頭一望，不見田東明的影子，心頭一鬆，一屁股坐在地上喘氣，忽然她聽到前頭樹後有個聲响，忍不住問道：「是……王鎭長？」

一個人自樹後轉了出來，臉上掛着得意之色，嘴裏啃着野果，可不正是那萬惡的田東明！

齊珍姑腦海裏「嗡」地一响，幾乎暈厥，她尖叫：「臭强盗，快滚開！」

「慢慢走，何必跑得那麼快？再過去便是咱們『天馬』的窩了！」田東明笑嘻嘻地走過來，用衣角揩乾淨野果，塞在她手中。「吃一個吧！」

齊珍姑將野果向他抛去，野果抛中他胸膛，再滚落地，田東明俯身拾了起來，道：「這果子很好吃，不要暴殄天物！你們有錢子弟怎知道食物的珍貴！」他又將野果塞在她懷裏。

齊珍姑站了起來，哭道：「你爲什麼不殺死我？」

「你巳是我的人了，俺怎會殺你？」

齊珍姑忽然用力向他一推，拔腿便跑，田東明出其不意，被她一跤推倒，他一邊爬上來，一邊道：「小心，前面有個水潭！」

齊珍姑那裏聽得進耳，跑到樹後一望，下面果然有個水潭。兩股山溪自上流下，而往下流的出口只有一道，所以潭水很深，還打着漩。齊珍姑閉起雙眼，往下一跳，叫道：「爹娘，不孝女兒來生再報答你們吧！」

身子懸空，一顆心幾乎要跳出來，但聞「蓬」的一聲，下身一凉，身子便往下沉去，只覺冰冷的潭水往她口、鼻直往肚子灌，很快便失去知覺了……

惡魔

也不知過了多久，齊珍姑又醒來了，她睜開迷糊的眼睛，便又見到田東明，只見他正用奇異的眼光瞪着自己。她身子剛一動，田東明已伸手將她抱住，道：「小心，咱們還在潭邊！」

齊珍姑嘶聲道：「惡魔，我要死，你爲何不讓我死！」她一激動，牽動腸子，肚裏的水湧出來，噴得田東明一頭一臉。

田東明道：「你幾次都死不了，還不認命？」

齊珍姑見他臉上的水往下淌，心中倏地升起一個奇特微妙的感覺，田東明忽然道：「彎下腰來！」

齊珍姑道：「幹什麼？」

田東明粗暴地將她身子按下去，另一隻手却用力箍住她小腹，齊珍姑只覺肚子裏一陣難過，又吐了幾口水來。田東明走過去，在潭邊洗臉，接着解下上衣，在潭水裏撥動。

齊珍姑見他全身濕漉漉的，才知道是他跳進潭裏救自己的。

田東明洗了上衣又洗外褲，齊珍姑轉過身去不敢看他。田東明把衣服掛在樹枝上吹風。「珍姑，你把衣服脫下來吧！」

齊珍姑像受驚的兎子般跳了起來。田東明道：「你這樣很容易着凉！」

齊珍姑雙手繞在胸前，田東明走到她身前，道：「你脫不脫？」

「你這惡魔，快讓開……」齊珍姑又哭起來。

田東明粗暴地扳開她雙臂，道：「你不鬆開，老子就把你身上衣服全扯爛！」

齊珍姑放棄了抵抗，閉起雙眼，任由田東明把她的衣服剝開，忽聞他聲音發顫，用讚嘆的語氣道：「眞好看，像是天上的仙女……」

齊珍姑身子顫慄，她一向嬌生慣養，連父親也怕她三分，從來沒有人敢勉强她，田東明却全不賣她的帳，可是這刹那，她又覺得另有一種滋味。她的感覺全痲木了，雙耳只聽到嘩嘩的洗衣聲音。

「還有幾個野果，你吃吧！」

齊珍姑如石像般坐在石上，往日歡樂的情景，忽然如圖畫般，一幅幅在她腦海裏掠過……十日前，她做夢也想不到自己會有這個遭遇！以致到現在她還以爲自己在做夢。

忽然嘴上多了一個東西，她睜開雙眼，才知道田東明把一顆野果塞進自己的嘴巴。她目光觸及他那寬闊堅實的胸膛，一股羞澀泛上心頭，忙亂間咬下一口野果。

野果入口苦澀，但咀嚼幾下，反苦回甘，喉底生津，果然好吃。她覺得自己的命運却跟野果相反；先甜後苦，也不知這種日子，要到什麼時候才能結束。

下午他們來到「天馬」的窩旁，田東明本來興高采烈的，但忽然把齊珍姑拉低，道：「有人！」

他將齊珍姑拉到一個小山洞裏。對她道：「你在這裏等我，不要出去！」田東明說罷將槍抽了出來，又弓着腰出去。

× × ×

郭茂他們一股人，被殲滅了一半，十餘個人在山裏如喪家之犬般，亂闖亂跑，背後的保安團不斷追趕。

總算他們仗着地利，擺脫了保安團的糾纏，安全返回窩裏。等了兩個鐘頭，天已亮了，還沒有田東明的消息，大家都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忽然有人來報：「軍師，保安團的人已搜了過來！」

「他們有多少個人？」

「數十個人，但人人均有槍！」

楊集成道：「他們居然敢送上門來，咱們便給點顏色他們看看，不要辜負人家一片盛情！」

郭茂道：「不要輕舉妄動，咱們先避一避，以後再找機會報仇未遲！」

楊集成道：「咱們離開之後，田大哥回來之後又怎辦？」

「留下字給他！」郭茂叫人在牆上四處寫着：老祖宗。山上的流寇都稱山神爲老祖宗，田東明見字之後，當然會在山神廟聯絡。於是「天馬」便偷偷撤退了。

保安團發現山上有竹舍茅屋，知道是「天馬」的窩，一片緊張，以爲免不了一場激戰，那知天馬擺下空城計。

由於王振去追捕田東明，這邊的便由仙石屯保安隊長齊營爲首，他大聲問：「大家知道老祖宗是什麼意思嗎？」

一個年紀較大的道：「這可能是通知他們的弟兄！聽說湯三斤死後，由田東明繼任，也許田東明還未回來！」

齊營喜道：「這可眞的是天助我也！咱們便埋伏在這裏，等他自投羅網！」於是保安隊的人都找地方匿起來。

平日附近都有人放哨，這樣一來，反而引起田東明的思疑，他悄悄摸了出去，見竹舍內外沒一個人，不知凶吉，未敢魯莽。

他匿在土墩下好一陣，都不見動靜，便拔槍向天開了一响！

「砰！」清脆的槍聲，在山裏迴震着，田東明忽見竹舍裏有人探出來，他目光一及，便吃了一驚，急忙縮回頭去。

有人說道：「槍聲好像是從那邊傳來的！」

齊營道：「一定是姓田的回來了，快追！」

田東明忙不迭後退，忽然有人叫道：「在這裏！」田東明隨手向那邊開了一槍，轉身便跑！

「快追！那小子往那邊跑去了！」

田東明不敢跑回山洞，而是向另一個方向飛奔，齊營帶人在後面追趕，槍聲不斷地响着……

× × ×

齊珍姑完全想不到，保安隊的人會來到深山，只道是另一股流寇，聽見槍聲，更加不敢出去。槍聲終於聽不見，齊珍姑忍不住探出頭窺望，外面靜悄悄的不見一人。她不敢走出去，縮回洞中，不知爲何，她竟然担心起田東明的安危，心中暗道：「他去了這許久，爲什麼還不回來？」

時間逐漸流逝，已近黃昏，田東明還未回來，她担憂之情更盛！倚在洞壁旁，心中仍然想着田東明，他那得意又可惡的笑容，青慘慘的鬍鬚茬子，寬闊的胸膛，還有那……

她忽然瞿然一醒，暗罵自己：「那惡魔壞了我的貞操，我，我還想他作甚？眞是……眞是賤……」可是過了一陣，田東明那張可惡的臉龐又升上心頭。

「那惡魔，我……恨不得砍他一刀……我……」

「你想砍誰一刀？」一個聲音忽然傳來，齊珍姑抬頭望見田東明狼狽地走進來，心情十分複雜。田東明見她仍留在洞裏等自己，十分高興，接着她走出洞。

齊珍姑道：「你要帶我去那裏？」

田東明道：「你等我回來，還管我帶你去那裏？」

齊珍姑低着頭道：「我不走！」

「你不走，等下保安隊會再來！」

「什麼？剛才是保安隊……」

田東明有點失望。「原來你不知道，我還以爲你留下來等我。」

「誰等你？我恨不得砍你一刀……」

田東明忽然一把將她抱起，齊珍姑大聲叫道：「快放我下來！救命呀！」

田東明大聲道：「住口！你再叫會將他們引來的！」

齊珍姑繼續叫，田東明急忙鑽入樹林，背後忽然响起槍聲，田東明跑得更快，邊叫道：「你們不怕誤傷了珍姑嗎？」

話音剛落，一顆子彈擦肩而過，田東明「哎唷」叫了一聲，一個踉蹌幾乎跌倒！可是他仍然不斷地跑着，天已黑齊，他仗着地形熟，很快又擺脫了後面的追兵。

槍聲一响之後，齊珍姑便不再呼叫，，忽然一股熱流淌在她臉上，她伸手一摸黏乎乎的，忍不住道：「你受傷了？」

「不要緊，別再說話！咱們還未脫離危險！」

齊珍姑忽然道：「你放我下來吧！」

「不，你嬌生慣養，跑不動，而且天黑不好走！」田東明將她抱得更緊。

齊珍姑心頭又泛起一陣難言的感覺。再跑了一陣，田東明實在跑不動，才將齊珍姑放了下來。齊珍姑默默地站着，半响，忽有火光亮起，原來田東明點燃了一根枯枝，探頭四望。

火光一起，齊珍姑便吃驚地道：「血，你流了很多血！」

田東明把枯枝交給她，撕下布條要綑紮，可是傷在肩上，難以縛紮。齊珍姑默默接過布條，將枯枝交給他，田東明忽然伸手到肩上用力按動，痛得他額上的汗珠都沁出來。

齊珍姑訝然問道：「你……你，你幹什麼？」

田東明喘着氣道：「幸好子彈沒留在裏面！大力一點，要不，止不了血！」

齊珍姑看見那些猩紅的血，手脚都軟，弄了好一陣才總算將布帶紮好。田東明望着她：「你現在很高興了吧？有人替你報仇，用不着你自己揮刀砍我！」

「我……我是我，他們是他們……」

田東明道：「想不到你這般漂亮，也想不到我田東明有這個艷福！」

齊珍姑轉過身去，恨恨地道：「癩蛤蟆想吃天鵝肉！」

田東明嘿嘿怪笑着：「你說錯了，不是想吃，而是已經吃了！」齊珍姑悲從中來，又低聲飲泣起來。田東明輕輕扳動她的肩頭，齊珍姑忽然向前跑去。

田東明冷冷地道：「你能夠跑出去，算你有本領！」他把火枝插在地上，望着齊珍姑的後背。

齊珍姑跑了一陣，四周黑沉沉的，她好幾次都撞到樹幹。林裏的夜梟被她驚醒，撲翅飛起，「呱呱」地叫着，把齊珍姑嚇了一大跳。遠處也有怪叫聲，也不知是什麼動物？

齊珍姑未出過夜門，不由心底發毛，雙脚發軟，再也不敢走動，待到溜到樹後，又怕有東西撲出來，她忍不住又哭起來，要想走出去，一來怕吃田東明恥笑，二來這次不走只怕以後再無機會離開他！

可是只過了一陣，她心底便泛上一個念頭，暗道：「他……那惡魔爲什麼不來找我？」

心念未了，她忽然聽見一個沙沙的聲音，一顆心似墜落萬丈深淵，尖叫一聲：「誰？你莫過來！」沙沙的聲音越來越近，齊珍姑脫口叫道：「田東明！」

黑暗中有人應她：「就是我！」一個黑影飛快而至，一對强而有力的胳臂，緊緊摟着她，齊珍姑忽然伏在他懷中哭了，連她自己也不知道爲什麼會在他懷中痛哭的。

田東明沒有動彈，一直等她哭得聲音都沙了，他才輕聲道：「咱們走吧，林裏很多蛇，我抱你！」

齊珍姑一聽見有蛇，整個人都縮在他懷中，田東明抱起她走了。齊珍姑經過一天兩夜的折磨，飢渴疲乏一齊襲上心頭，竟然在他懷中睡着了。

到她睡醒時，發現自己躺在一塊石上，身上還蓋着田東明的上衣，她爬起來，不見田東明，有點奇怪。旁邊有道流水，自上而下，潺潺而流，清澈見底。她彎腰掬了一把水洗了個臉，喝了一口，只覺入口清冽香甜，不由又喝了幾口。

她坐在石上，脫下鞋子，把脚浸在水中，這才發覺自己的脚添了幾道紅痕，連脚底的皮也磨破了。她難以想像自己如何下山。

齊珍姑四處張望，不見田東明，這本是最佳的逃跑機會，但空山寂寂，又使她產生一種難言恐懼。

良久，田東明才回來，但神色頗憔悴，看來他昨晚沒睡，但神情却十分興奮，手上還提着一隻滿身浴血的兎子，道：「我找了好久，才找到這麼一隻瘦兎！」

齊珍姑把頭別開，田東明用七首割開兎子的肚皮，將內臟全抛掉，洗乾淨之後，用泥封好，生了一堆火，再將兎子放在火堆裏面。

他不斷往火堆裏添火，問道：「你肚子餓不餓？」

齊珍姑反問：「你什麼時候才肯放我回家？」

「昨天晚上妳有機會，今早你也有機會，你自己不走反怪我？我又沒有用繩子拴住你！」

齊珍姑咬着唇不語，田東明說道：「你別再動心思了，剛才那些保安隊已經走了。」

齊珍姑心頭又是一沉，田東明不斷逗她說話，她都不理。過了半晌，兎子已經

熟了，上面那些泥巴已龜裂，田東明掃掉泥巴，香氣四溢，他撕下兩條腿拿給齊珍姑，齊珍姑不拿。田東明笑道：「你不吃東西，還有氣力逃跑嗎？」

齊珍姑心裏不想吃，奈何她已一天一夜未吃過東西，實在抵受不住兎子的香味，結果還是把那兩隻兎腿啃得乾乾淨淨。

田東明拉着她上路，走了一陣，來到一座山神廟，他道：「咱們進去叩個頭吧！」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扯着她進去，齊珍姑跪在地上暗中禱告：「山神爺爺保佑信女早日脫離魔掌，日後必來重修廟宇。」

耳旁却聽到田東明道：「請山神爺爺保佑弟子田東明，今生可娶齊珍姑爲妻，平平安安，快快樂樂過一生！」

齊珍姑嬌軀一震，斜乜過去，只見田東明正用奇特的眼光望着自己。她連忙閉上雙眼，忽然背後有人歡聲叫道：「大哥，咱們找得你好苦！」

田東明回過頭來，便見到何清，問道：「你們去那裏？」

「軍師說你不在，不可跟他們正面衝突，所以咱們拉到後山！現在保安隊過去了，咱們也回去了！」

田東明拉起齊珍姑，道：「何清，她腳皮破了，你揹她！」

齊珍姑像只有軀殼，呆呆地讓何清揹着走，走了個多鐘頭，又返回天馬的窩裏，齊珍姑覺得好像發了一場夢！

田東明吩咐女僕弄幾個好菜，還弄了些酒，然後請了郭茂和楊集成到他竹舍裏。郭茂道：「齊姑娘，你眞好福氣，田大哥不再把你當作人質，而娶你做老婆，咱們敬你們一碗，祝你們白頭到老！」

齊珍姑把頭轉了過去，楊集成道：「大嫂別害羞呀，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再說你們兩個眞是男才女貌，天造地設呀！」

齊珍姑道：「田東明，你不叫他們滾，我便死在你面前！」

郭茂道：「你喝一碗，咱們就走！」

田東明道：「珍姑，你就喝一口吧，省得他們囉嗦！」他把酒塞到她手中，只道她會推掉，那知齊珍姑一仰脖，把那酒喝乾，喝得乾乾淨淨。

她將碗掉在地上，喝聲道：「滾！」

田東明連連打眼色，郭茂和楊集成知機，急忙溜出去，田東明把門關上，齊珍姑道：「你也滾！」

田東明坐在桌前吃東西，冷冷地道：「你何必跟自己的肚子過不去？你看，你臉都紅了，快吃點東西壓壓酒！」他把齊珍姑按下，齊珍姑只吃了幾口菜才醉倒。

× × ×

半夜，齊珍姑忽然驚醒，覺得有人壓在自己的身體上，她知道發生什麼事，要將他推開，但酒意未退，使不出力來，一會兒，田東明滾下來，她也睡着了。

過了一陣，她再度醒來，耳畔聽到一個鼻鼾聲，知道田東明睡着了。她跳下床，摸索着將桌上的蠟燭點亮

蠟燭火光，刺得她雙眼睜不開來，她揉揉雙眼，便見到桌上放着一柄槍！她不假思索抓起槍來，指着床上的田東明！

田東明臉上掛着滿足的笑意，齊珍姑更是惱恨，忖道：「你做夢還笑得出來！今日叫你死在夢中！」

忽然田東明發着囈語：「山神爺，我今日下午漏說了一句話，你要保佑珍姑明年替我養個白胖的小子，繼承我田家的香燈！」

齊珍姑胸膛如遭巨木所撞，腦海裏「嗡」的一聲響，雙手發軟，手槍「卜」的一聲掉在地上。

田東明像豹子般自床上滾起來，他看了呆若木鷄的齊珍姑一眼，恍然大悟，拾起槍來，仍將槍抛在桌上，道：「你要謀殺親夫！」

「親……你這惡魔！」

田東明笑嘻嘻地道：「別叫，你看看你，等下如果有人進來，俺可會呷醋！」

齊珍姑下意識低頭一望，這才知道自己一絲不掛，一股羞意襲上心頭，她一頭鑽進被裏，田東明一把將她抱住。「你還不認命？」

齊珍姑雙拳在他身上亂打，田東明沒有動，半晌才問道：「你鬧夠了沒有？」

「你這惡魔，我恨透了你！」

「你自個想想，這件事由頭到尾，都好像是上天安排的！如果你那天不睡在李玉珍房裏，或者你不走出房的話，我會找上你嗎？又假如我一早知道你不是李玉珍，也不會抓你！再假如你爹爹不報官府，乖乖交出贖金，也不會發生這件事！我都認了，你還不認？」

齊珍姑一口咬着他胸膛，田東明忍着痛道：「你捨得咬下去嗎？你咬吧！假如咬了之後，你就肯乖乖跟着我，你可以多咬一口！」

齊珍姑忽然坐了起來，赤裸裸地對着田東明，道：「除非你答應我的條件。」

田東明問道：「什麼條件？」

「兩個條件任你選一條！第一，你先放我回去，再跟我正式拜堂！第二，你改過自新，重新做人！」

田東明想了一下道：「除非官府肯特赦咱們，否則第二條路，根本走不通！」

齊珍姑呆了一呆，道：「你肯放我回家？」

田東明道：「你敢回去，我爲什麼不敢放你？何況老婆回娘家，平常得緊！而且我對我自己很有信心，對你也有信心，你今生除了我之外不會嫁給別的男人！」

齊珍姑嬌軀忽然顫抖起來，田東明拉過被子披在她身上。「過兩天我便送你回娘家！」

後悔

王振帶着疲乏的步伐，到仙石屯找齊天壽，齊福海早已跟家裏的長工溜回家，他已知道女兒換不回來，幸而那些贖金，一個也不少地返回他庫房。

王振一至，齊天壽立即吩咐家人備酒菜，還遞上香烟。「鎭長辛苦了！」

王振抽了一口烟，道：「老齊，我看你還是死了心吧！」

齊天壽道：「可惜老漢只有這麼一個女兒！」

「咱們本來已將他們團團圍住，但想不到還是被他們逃逸，齊營他們直搗黃龍，也找不到人！他們都已經拚了命啦，深入虎穴，很容易……咳咳！」

「老漢知道鎭長已經盡了力，老漢必有所報，過兩天便到府上拜訪你！」

「哈哈，你知道老夫一向秉公行事，爲百姓做事，死而後已！」

齊天壽聞弦歌而知雅意，忙道：「咱們一定支持鎭長留任！」

齊天壽送走王振回房跟妻子商量，董氏道：「老爺，不管如何，好歹也得把女兒找回來！」

齊天壽冷笑一聲：「說得容易，怎樣找？你跟我上山去找？」

董氏道：「你到省裏求助呀！」

齊天壽嘆了一口氣：「等省裏派人上山圍剿，女兒已經沒命啦！」

董氏垂淚說道：「就算女兒死了，也得把她屍首找回來！你忍心讓她曝屍荒野嗎？」

齊天壽懊惱地道：「別哭，老夫煩死了！那些流寇這麼猖狂，誰肯白白替咱們賣命？像這次，花了不少錢，送了不少禮，還是瞎子點燈——白費蜡（啦）！」

「他們吃公飯的，難道只會叫百姓納糧交稅嗎？」

「唉！眞是婦人之見！」齊天壽嘆了一口氣：「現在唯一的希望是他們提條件跟咱們交換，但這次超過三千大洋，老子便不答應！」

董氏登時又哭起來，齊天壽罵道：「別哭，快替我想想，要送甚麼禮物給王鎭長！」

× × ×

齊珍姑又在「天馬」的窩裏過了兩夜，這兩夜田東明果然沒有侵犯她，而且聽她的話，睡在地上。

第三天，齊珍姑道：「你不會忘記你的諾言吧？」

田東明抓住她的手，道：「你眞的要回去啦？」

「我提出兩個條件讓你挑，你自己……」齊珍姑說道：「我自然想回家，但也希望你別再幹這營生……這樣下去，一定不會有好結果的，難道你沒有別的條路可走？」

「現在已騎上虎背，我想不幹，別人也不會放過我，你懂得嗎？」

「其實你可以跑到外地去的……總之離開山東，便沒有人知道你……」

「說來容易，我可以放下那百餘個兄弟不管，自己跑去享福嗎？弟兄們看得起我，推我做老大，我既然答應了他們！便要負責任！」

齊珍姑低着頭問道：「你有甚麼打算？要做一生響馬？」

田東明噓了一口氣，道：「我自己也不知道……咳咳，如果有其他出路，我也會考慮……」

「甚麼出路？」

「比喻……很多軍閥招兵買馬，假如條件好的話，便當兵去。」

「如果不是要開仗，他們怎會招響馬？那很危險的！」

「反正我這條命又不值錢……到時候再說吧！珍姑，我送你下山。」田東明挽着她的手走出去。

郭茂在外面看見，忙問：「東明，我派人在後面保護你！」

何清道：「大哥，我跟你一齊去！」

田東明道：「不！你們的好意我心領了，我不會有事的！」

離開「天馬」大營，田東明揹齊珍姑下山，齊珍姑聞到他身上那股氣息，竟然有點依依不捨，覺得他雖然粗暴，但也有溫柔的一面，而且很有男子氣槪。

田東明問道：「珍姑，你準備回去多久？」

齊珍姑沒有作聲，她心中當然不想回山，那是魔窟，能夠離開已是萬幸，誰會希望再回去？

「你怎樣不答話？」

「我……跟你又沒有名份，爲甚麼要跟着你！」

「說得也是，你是好人家的女兒，婚姻大事自然不能草草了事！」田東明道：「你放心，我一定會去跟你拜堂，然後再帶你走！快則半個月，慢則三個月，假如過了三個月，還不見我，便一定是我死了，你就嫁給別人吧！」

齊珍姑泛起了一絲異樣的感覺，怔怔地說不出話來。半晌，才吶吶道：「你……眞的要去？你不害怕？我爹一定不會答應的！」

田東明哈哈笑道：「如果我害怕的話，便不會讓你回去，也不會當響馬！你爹最後一定會答應！不過你不要告訴他，我會再來！」

說着已下了山，田東明放下她走路，走了一程，齊珍姑道：「這好像不是去我家裏的！」

「當然不是，我先帶你買點東西。」

「買甚麼東西？」

田東明道：「你衣服破了，我買一套成衣給你！」說着已到了一個小集。田東明拉着她走進一家成衣店，替齊珍姑買了一套花衣，還借了地方換上衣服，梳好頭髮。

「你喜歡甚麼樣子的戒指，我買一個送給你。」

齊珍姑道：「不，我不要！」

田東明想了一下，道：「不要也好，省得你父母看見問東問西。」他僱了一輛馬車，扶她進車廂，他自己也鑽進去，叫車夫去仙石屯。

馬車「滴滴答答」地在路上走着，齊珍姑心情十分複雜，既想早點回家，又覺得現在的情況也很不錯。車廂裏一陣沉默。忽然她覺得田東明的嘴凑上來，連忙側一側身。

田東明輕聲道：「珍姑，我眞捨不得離開你，我從未試過像今天這樣三魂不見了六魄……腸子都好像扭在一起……」

齊珍姑一張臉漲得通紅，心裏也有點甜滋滋的。田東明抓住她的手，按在他胸膛上，道：「你摸摸看，强盜跟普通人一樣，他的心也是熱的！」

齊珍姑心亂如草，任由他抓住自己的手。「珍姑，你走了，我的魂魄一定會跟着你，我不想讓你回去，但我一向重信諾，言出如山……你放心，我不會抓你回去……珍姑，你會想我嗎？」

齊珍姑只覺芳心一震，兩顆眼淚奪眶而出，田東明好像拾到一錠大元寶般，手舞足蹈地道：「原來你也捨不得我！我早

知道你會對我好！」

齊珍姑嗔道：「你胡叫甚麼？」

田東明可不管甚麼，手臂一用力，將她拉了過來，低頭在她嘴上亂吻，額上、眼睛、鼻子、面頰，全部吻遍。

齊珍姑讓他輕薄了一陣才掙扎起來，田東明傻乎乎地道：「幸好我是响馬，要不怎會得到你？現在叫我死，我也心甘情願！」

齊珍姑芳心又是一震，這句話充滿感情，而且說的也是實情。如果田東明不是把齊珍姑搶去，憑他的相貌人材，這輩子休想得到她！

煞風景的事來了。車夫道：「大爺，仙石屯到了，停在屯口還是進入莊內？」

齊珍姑忙道：「就停在屯口！」馬車夫拉住馬，她便急不及待地跳下去。

田東明在後面叫道：「珍姑，我一定去找你！」

齊珍姑拔腿向屯裏跑去，跑了一陣，回頭過來，見馬車還停着，田東明探頭出來，眼睜睜地望着自己，她不由也呆了一呆。忽然聽到一個叫聲：「咦，這不是珍姑姪女嗎？」齊珍姑定一定神，急忙轉身向田東明揮手，叫他快走，她也不知道為甚麼會這般關心他，馬車轉了過來，慢慢走了，但田東明的頭却沒縮回去！

× × ×

齊珍姑回來的消息，霎時間傳遍全屯。屯裏的人都來問長問短，齊珍姑心亂如麻，只會哭。董氏忙替她擋駕。「我閨女累了，你們請改天再來吧！珍兒，娘帶妳進房休息！」

董氏也有很多話要問她，但齊珍姑却道：「娘，你先讓女兒休息一下吧！」

「好好，娘叫人煑點心給你吃。」

一回，齊天壽剛送禮回來，聽見這個消息，又喜又驚詫，問道：「孩子他娘，可是眞的？」

「瞧你，這種事也能開玩笑嗎？」董氏說：「女兒在房裏休息，你等下去看她吧！」

齊天壽在廳裏有點坐立不安，點心煮好之後，便親自捧着點心去敲門。

齊珍姑未回家前，恨不得背生雙翼，早點回來，但不知怎樣回來之後，竟有點陌生的感覺，一切都好像跟以前不同了！

她和衣躺在床上胡思亂想，淚水像泉水流個不停，這些天來，流淚對她來說巳經麻木了。「砰砰」的敲門聲，把她驚醒，她懶洋洋地下床開門，一見到父親的臉，她心頭忽然一冷，輕聲喚爹，像做錯事的孩子般站在一旁。

「珍兒，你回來爹就高興了！來來，快吃點心！」

「女兒不餓，爹您吃吧！」

「哎，你回到家裏還客氣甚麼？這些天你一定吃了不少苦頭。」齊天壽把點心放在桌上，轉身拉着女兒手臂，道：「來，讓爹看看你！唉，瘦多了，那些狗强盜眞不是人，天罸他們斷子絕孫！」

齊珍姑默默地站着，齊天壽覺得出奇，問道：「珍兒，你有甚麼事？咦，你那天可不是穿這套衣服的呀！啊……莫非……莫非……你快說！他們為甚麼不要贖金，放你回來？」

齊珍姑「哇」地一聲哭了出來，齊天壽用力搖着她。「快說呀，他們為甚麼放你回來？」

齊珍姑那裏答得出來，齊天壽怒道：「賤人，敢是你跟他們……哼哼，我齊家的聲響都讓你丟盡了！」

董氏聽見他的罵聲，連忙跑進來，問道：「老爺，女兒平安回來，你還發甚麼火？」

「哼，眞是婦人之見！那些狗强盜的首領湯三斤被打死，他們會讓你平安回來？你瞧瞧她身上這套花衣！他媽的，寧願她被强盜一槍打死！」

董氏忙道：「你別胡說，讓人聽見笑話！女兒吃盡苦頭，心中委屈，有甚麼事，過幾天再說吧！」

齊天壽拂袖道：「你問清楚你這寶貝女兒吧！」

董氏說道：「就算有甚麼過失，也怪不得女兒，你不會替她想想嗎？肉在砧板上！」

齊天壽怒氣沖沖地走了，董氏關上門，輕輕拍齊珍姑的肩頭。「閨女，別怪你爹，他這些天來，為你担盡憂心，還受了許多委屈。」

齊珍姑伏在床上痛哭，董氏急道：「你有甚麼心事，說給娘聽！」

「娘，我沒事，你先出去，讓我好好睡一覺行嗎？」

董氏道：「好，好，我叫你大嫂來陪你……」

「不，我要一個人！」

「你看開一點，千萬不要做出甚麼傻事來！」

「娘放心，女兒要做傻事的，便不會回來！」

董氏一聽，心中也暗覺不妙，退了回去，把門關上。齊珍姑哭了一陣，淚也流乾了！忽然覺得腦海是一片空白，她忽然後悔自己回來。很多事她以前一點都沒有想到的，回來之後才要面對！

自己失身給强盜，就算不說，人家猜也猜得到！給强盜沒得到便宜，會放她回來嗎？往後自己如何見人？單看父親剛才的臉孔，便巳難受！

想着想着，她覺得活在世上再無意思，眞想解下褲帶上吊，一了百了。可是這個念頭剛閃過，腦海中立即浮上田東明的臉龐來！臉上仍然掛着那可惡的笑容，但她心頭却生出暖意，打消自殺的念頭。

老狐狸

齊珍姑昏昏沉沉地睡了一覺，醒來時巳是華燈初上。一回丫頭送水進來，替她梳洗。齊珍姑吩咐她備熱湯洗澡。

待她打扮完畢，李玉珠捧着食盤進來。「珍妹，愚嫂今晚跟你一塊兒吃！」

齊珍姑跟大嫂感情素來不惡，沒有拒絕，李玉珠替她盛飯，道：「珍妹，咱們巳經很久沒一起吃飯了，愚嫂特別弄了幾個你平日喜歡吃的菜。」

「謝謝你。」

李玉珠道：「珍妹你跟我生份了，自家人還客氣什麼？」

「嫂嫂身子可好？」

「肚裏的孩子沒了，爹還發了一場脾氣！」

「怎會這般不小心？」

「這是天意，唉，老天爺要怎樣，咱們還能不聽安排！世間上的一切都好像是註定的！」

這句話正說到齊珍姑的心坎裏去，她心頭一酸，又滾下兩顆眼淚。

李玉珠道：「珍妹你哭吧，哭了之後，反會較好過。」

齊珍姑含淚扒了一口飯，嗚咽地說道：「我的眼淚早巳流乾了，還有什麼好哭的？」

「誰沒有受過委屈？尤其是咱們女人！不過你千萬別做傻事，就拿愚嫂來說，你以為我很好受嗎？」

齊珍姑有點奇怪，她以前可沒發覺大嫂有什麼難受的地方，是以睜大眼睛望着她，李玉珠嘆了一口氣。「人人都說我能進你們齊家是我的福氣……唉，福氣這兩字眞難說！」

齊珍姑忍不住問道：「大哥待你不好嗎？」

「三頭兩天便嫌我肚皮不爭氣，老是威脅我，再不替他齊家添丁的話，便要再討房小的！生孩子的事，可不單是咱們女人的事！你們齊家數代單傳，每一代都討了好幾個老婆，又不見得有起色，不怪自己沒本事，也許是他齊家風水不好！」

齊珍姑道：「大哥只是說說而巳，他不一定會討房小的！」

「我有時眞的想偷一下漢子，證明是我肚皮不爭氣，還是他沒本事！」

齊珍姑吃了一驚，她實在料不到大嫂會說這種話。李玉珠道：「這世界好不公平啊！男人可以討自己中意的女人，有幾個女人可以嫁給自己的心中人？」

齊珍姑忍不住問道：「大嫂，你以前有……」

李玉珠黯然一笑。「巳是過去的事了，也別提了。阿珍，我跟你說，你以後嫁人也不要挑有錢的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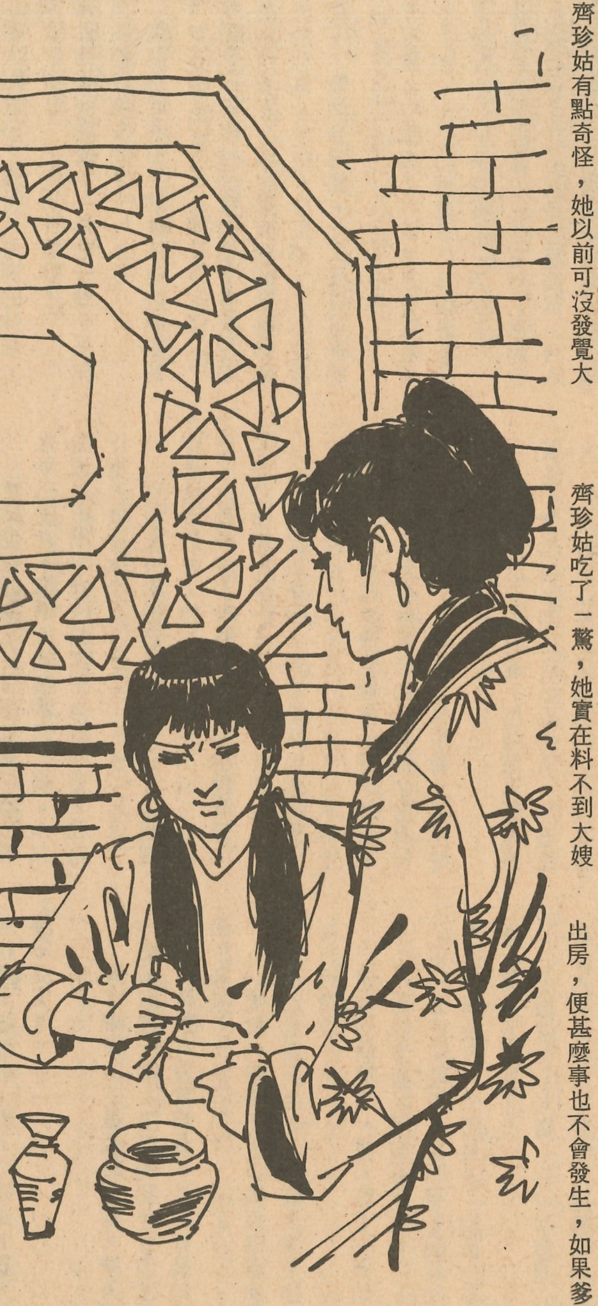
齊珍姑嘆了一口氣。「我還能嫁人嗎？就算有人要我，也絕對不會是有錢人家的子弟！」

李玉珠吃驚地問道：「阿珍，你……你……」

「不錯，小妹是個苦命人！」

「都怪愚嫂，那天如果不是我……」

「這與你無關，他說得好，如果我不出房，便甚麼事也不會發生，如果爹不報官，也不會發生後來的事！」齊珍姑忽然痴痴地笑了起來：「你說對，這是命，好像老天爺一早便安排好了的。」



李玉珠與齊珍姑二人正在互訴心聲。

「他是誰？」

「湯三斤的義子田東明，現在是天馬的頭兒！」

「他怎肯放你回來？」

「是我求他的……」齊珍姑苦笑一聲：「他對自己很有信心。」

李玉珠一怔，問道：「他這是什麼意思？」

「不談了，吃飯吧！大嫂，這件事你不要告訴別人。要不，小妹的命可就更苦了。」

「你放心，就算爹問起，我只說你什麼也沒提過。」

× × ×

齊天壽對女兒約態度，跟以前截然不同，更嚴禁她出內堂，而屯裏約人也開始有閒話了，齊珍姑雖然聽不到，但單從下人的眼光和神態也可看到一點。

過了幾天，孫南旺和李玉珍忽然造訪，原來新娘子回娘家，聽到齊珍姑回了家，兩口子便乘轎來「慰問」了。孫南旺自然有齊天壽陪他說話，李玉珍跟姐姐說了幾句話之後，便進房找齊珍姑。

齊珍姑强作歡笑。「新娘子更漂亮了，小妹還怕你忘記我了！」

「什麼話？我一聽到消息便趕來了，」李玉珍把齊珍姑拉到床上坐下。「聽說你身子被田東明那臭强盜汚了……」

齊珍姑臉色大變，急問：「你從那裏聽來的？」

「是大姐說的！哎呀，可憐的妹妹，都怪我！」

齊珍姑淡淡地道：「怪你什麼？是你叫田東明把我抓去的？」

「這個當然不是！珍妹，你想到那裏去了？」

齊珍姑以前跟她感情頗佳，但現在却覺得她虛情假意，而且還有股因爲嫁得個好丈夫的盛氣，心中十分反感，忍不住再加一句：「既然是這樣，你又怪自己什麼呢？」

李玉珍心中想道：「珍姑怎會這般不知好歹！哼，你平日恃着自己有幾分姿色，嫌東嫌西的，陪强盜睡覺，活該！」

齊珍姑不爲已甚。「這是命，你的命好，小妹的命不好，就是這麼簡單，我不怪任何人，珍姐，我還未恭喜你，祝你婚姻幸福，與孫姐夫白首到老。」

「多謝珍妹！妹妹，那狗强盜肯放你回來，已是萬幸，你千萬要看開一點！有機會我會叫南旺勸王鎭長再派人上山圍剿，替你報仇！」

「千萬不可，萬一反讓响馬傷着誰的，小妹罪過！」

「我有點奇怪，新婚時期，男人都是恨不得一口把女人吞下肚去的，爲什麼他肯放你回家？哎呀，說不定他還有什麼詭計！」

齊珍姑十分不耐。「珍姐，小妹精神不好，想睡一下。」

李玉珍心中暗道：「做了婊子還端什麼臭架子！」臉上却笑道：「那姐姐走了，日後有空再來看望你！」

齊珍姑躺在床上，胡思亂想，她的淚水早已流乾，這兩天都沒淌過一滴。她忽然想起田東明的一句話：你敢回去，我爲什麼不敢放你？

到現在她才知道「你敢回去」這四個字包含的意思，她心中忍不住罵道：「惡魔，你爲什麼不說清楚？假如他說清楚，也許我會留在山上！」

一想起田東明，齊珍姑便思潮起伏，心情沒法靜止：「他眞的會來？他不怕死嗎？我……我還想這惡魔做什麼？如果不是他，我又怎會淪落至如此田地？他有什麼好？一個臭……响馬！又粗暴，又不好看……」

她迫自己不去想他，但腦海裏還是想着他，想起他臨別跟自己說的話，多麼疼人，教人想起心裏便甜絲絲的。他面孔雖然不好看，但高鼻、闊額，厚唇，滿腮的鬍鬚茬子，還有那寬闊結實的胸膛，都充滿男子氣概。

想着想着，她鼻端又好像嗅到他那股濃烈的氣息，教人手脚發軟，心頭怦怦亂跳。

那幾天在山上的情景，像夢境，又像圖畫那般清晰，在她腦海中翻過。風雨中，他抱自己狼狽奔跑，跌倒時，寧願自己受傷以背觸地……他强迫自己脫下外衣給他洗，是的，這世間只有他一個人，可以强迫自己做不願意做的事。

忽然，竹舍裏半夜裏的那一幕也泛了上來，他火熱的嘴唇，印在自己的嘴上、頰上；鬍鬚茬子在自己柔軟細薄的胸脯上亂刺……刹那間，齊珍姑一張臉紅得像顆西紅柿，她暗啐一聲：「賤貨！我再想他便不是人！」

× × ×

過了幾天，王振忽然來訪，齊天壽連忙把他迎進大廳，王振神秘兮兮地道：「屯長，你家有沒有靜室，老夫有幾句話要跟你商量。」

「那就到書房吧！」齊天壽心頭忐忑，將他迎進書房裏。「鎭長大駕光臨，不知有何指教？」

王振嘿嘿笑了一番，點了一根烟，問道：「聽說令嬡已經安全回來。」

「是的，老漢正想明早上鎭通知你，想不到鎭長大人反而來了。鎭長一心爲百姓，眞令人欽佩！」

王振道：「老齊，你可有想過，天馬那些人都是殺人不眨眼，見錢便搶的賊胚，爲什麼今天大發慈悲乖乖將你女兒送回來？」

「這個……咳咳……」齊天壽也吸着水烟，「老漢也是百思不得其解！」

「你沒問令嬡？」

「別提那丫頭了，她什麼都不知道，鎭長有什麼高見？」

「請恕老夫大胆問一句，令嬡是不是已經失身給天馬的匪首田東明？」

齊天壽臉色一沉，說道：「沒聽小女提過，大概是外人捕風捉影，鎭長不可深信！」

王振冷笑一聲。「恐怕不是捕風捉影吧！所謂空穴來風，必有原因！何况上次他們要七千大洋，如今一個子也不要反而送了一套衣服給你女兒，又花錢僱馬車送她回來，如果沒有特殊原因，便是那些狗强盜都變成知書識禮的謙謙君子。」

王振眞是一頭老狐狸啊！齊天壽還有什麼話可說呢？王振查顏辨色，連忙又道：「有些事不用當事人說，也可以推敲出來！」

齊天壽聲音仍然十分乾澀。「鎭長認定必是如此？」

「不錯！令嬡是出名的美人，可不是母夜叉，那些人是强盜，不是柳下惠！試想想半夜下雨，抱着令嬡逃奔，會沒『火』氣？」

「鎭長今日來，就是要告訴老漢這件事！」

「老齊呀，你腦袋怎地這般不靈光？老夫已經點了題，你還不明白？」

「最好請鎭長大人說清楚！」

王振又點上一根香烟，道：「七月初一他們提出交換人質，七月初六令嬡便回來，這之前，我估計令嬡還是清白的，換言之，令嬡失身在山上，最多只有五個晚上，像令嬡那鮮花似的美人，莫說五晚，五十天也不會生厭，田東明爲什麼肯放她回來？他才二十多歲哩！一晚一伐還嫌少呢！你想想你自己就可以知道……」

齊天壽忙道：「鎭長，你還是說正事吧！」

「這就是正事啊！在這種情況下放她回來，一定有詭計！」

齊天壽心頭有活動，忙問：「鎭長認爲他有什麼詭計？」

「請恕老夫大胆，你女兒年紀也不小了，也懂得男女之愛，說不定她已愛上田

東明……」

王振還未說畢，齊天壽便說：「荒謬，這是不可能的，眞的這樣，她還回來幹什麼？」

「她來做內應呀！田東明那小子所欠的只是錢而已，如果有錢，他可不比別人差！」王振吐出一陣淫笑：「他身體棒，勁頭足，說到幹那回事，可比咱們這樣『好人』本錢足。」

齊天壽心裏極不舒服，照王振所說，自己的女兒可是個淫婦，但碍着他是鎭長，他還是耐着性子道：「我女兒自小知書識禮，不會幹出毀壞門風的事！」

「她是年輕識淺啊！如果老夫沒估計錯誤的話，姓田的那小子，一定會再來找她！」

齊天壽跳了起來：「他敢踏進我齊家一步，老夫便打斷他的狗腿！」

王振冷冷地說道：「哼！只怕沒這般容易，人家有槍哩！你有財有勢，一家大小的，他只有一條不值錢的命，你能跟他拚？」

齊天壽臉色一變，頓時跌坐回椅上，半晌才說道：「鎭長，那你……有什麼妙計？」

「首先，你要不動聲息，而且表面上要對令嬡關懷備至，消除她的戒心，然後……」王振附耳輕聲說了幾句話，齊天壽不斷點着頭，「我來造訪你的事，不可讓人知道！老夫先走了！」

「老漢送你出去！」

兩人走出走廊，却讓李玉珠看見，她想了一陣，便去找齊珍姑。

載譽而歸

齊珍姑正坐在床上發怔，房門被拍响，外面傳來李玉珠的聲音：「珍妹，是愚嫂，快開門！」

這幾天，齊珍姑只跟李玉珠交談，所以便開門，道：「大嫂什麼事這般急？」

李玉珠將門關上，道：「剛才我看見王振那老狐狸來找爹，跟爹在書房說了好一陣話，神秘兮兮的，不知有什麼事！」

齊珍姑微微一笑。「有什麼事，也與小妹無關！」

「他九成九是爲你而來的！怎會無關呢！」

「哦，爲小妹什麼事？」

李玉珠把她拉上床，道：「珍妹，你老實告訴我，田東明爲何會放你回來？」

「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用馬車送你來的？」

「這有什麼關係？」

「證明他對你還依戀，既然如此，他又怎會送你回來？你告訴我，他是不是會來找你？」

齊珍姑心頭怦怦亂跳，道：「他是這樣說過，但我看他不一定有這個胆子！」

「難說！哼，王振一定是跟爹商量捕捉田東明的事！」

「這……這如何是好？」

「愚嫂也不知道，珍妹，我看你對他有一份感情……是不是？」

「大嫂你胡說……我怎會……」

「大嫂又不是取笑你，如果不是你又怎會這般着急？」李玉珠的眼睛就像看穿她的心事般，齊珍姑一張臉登時漲紅了。

「假如他對你好的話，你就不應該回來！」

「大嫂，你……爲什麼會這樣說？」

齊珍姑無言可答，半晌才道：「他說他要來跟我拜堂，然後再帶我離開！」

「他好大的胆子！」李玉珠也沒了主意。「爹如果問你什麼，你千萬別說！」

「大嫂，不如你替我想個辦法，送封信給他，叫他不要來！」

李玉珠搖搖頭。「你別傻，叫誰送信？只怕信未送出去，已到爹手中！而且，他假如對你有情義的，看了信之後，也會來……」她忽然壓低聲音：「有人來了！」接着又大聲道：「珍妹，大嫂的裁剪工藝差得很，不過如果你想解悶的話，愚嫂倒可以厚着臉皮教你！」

齊珍姑道：「小妹回來之後，爹娘都不理我了，不做點事，怎樣過日子？」

話音剛落，外面傳來齊天壽的咳嗽聲：「玉珠，你出來一下！」

李玉珠看了齊珍姑一眼，應了一聲，開門出去。「爹，你有事要我服侍！」

齊天壽示意她到一旁去，低聲問道：「玉珠，你要老實告訴我，珍兒近日來可有什麼不對？」

「爹指的是什麼？」

「她吃飯時可有作嘔？」

「沒有這回事，爹您放心，一切很正常！」

「好，你不要告訴她！」齊天壽示意她離開，便進女兒的房。「珍兒，近來精神好一點了吧？」

「多謝爹關懷，好多了！」

「你沒事就好，爹那幾天心情不好，說話沒分寸，你莫怪！」

齊珍姑心中奇怪，却道：「女兒是爹生的，怎會怪您？」

「這就好！其實你娘說得對，任何人到山上，都只能任人魚肉，所謂人在屋簷下，不能不低頭嘛，爹是怪錯了您！嗯，你喜歡什麼東西？爹買給你！」

「家裏什麼都有，女兒沒有什麼需要的！」

「有什麼事可跟爹商量，如果悶了，就到外面走走吧！」

「女兒會的！」

齊天壽道：「你沒事，爹很高興，我已吩咐宋嫂治了一席酒菜，今晚你出去跟爹娘吃飯吧，算是慶祝你平安回來，你不會拒絕吧？你回來之後，還未跟父母享受天倫之樂！」

「女兒一定出去！」

齊天壽回去時，目光一及，見女兒穿回家的那套花衣服，摺得好好的放在櫃上，心頭登時一沉！

齊珍姑覺得父親態度轉變得很快，想起大嫂的話來，一顆心登時如十五個吊桶般，七上八落，暗暗禱告，希望田東明不來找自己！可是當她剛禱告完，又生了一股失落感！

× × ×

濟南市治安總部，興高采烈，因爲王森休假半年多，在江蘇省破了幾宗大案，

出盡風頭，全國報章都有報導，連帶山東省治安人員，也臉上有光，他載譽歸來，還能不熱烈歡迎嗎？

王森一踏上總局大門，只見裏面排了兩行人，不由怔了一怔，小虎子大聲叫道：「歡迎王隊長載譽歸來！」

數十個人立即鼓起掌來，掌聲在甬道裏迴響着，更增聲勢，王森忙道：「小虎子，你鬧什麼玩兒？」

小虎子走前一步，向他敬了一禮，道：「報告大隊長，這是弟兄們衷心敬仰的表現！」

「胡鬧！」王森心中有點高興，却仍板着臉揮手。「散了吧！」他兒手下却仍然站得畢直，不由大聲道：「你們都沒工作嗎？」

楊鎮道：「報告隊長，這是今天的工作之一！」

「誰說的！」

「是我吩咐的！」只見裏面也走出一行人來，走在前面那位，正是總局長周而勇，王森登時作聲不得。

王森立即雙腳一碰，敬禮道：「報告總局長，緝偵大隊長王森休假回來，向你報到！」

周而勇伸手在他肩上拍了一拍，說道：「小王，眞有你的，你看，我沒看錯人吧？」

行動處長丁一彪笑着道：「何止是你，咱們也沒有看錯人！小王啊，您這次替咱們山東治安部門上下人員，掙了個面子啊！」

王森見這歡迎儀式雖然簡單，却十分隆重，而上級又對自己讚譽有加，有點惶恐地道：「局長跟處長過譽了，我只是盡了我的責任而已！」

周而勇故意板起臉道：「告訴你，太過謙虛，有時是對別人的一種諷刺！南京有家報紙，說你是神探第一號，雖然有點過譽，但假如你自認是第一千號，那麼你叫別人排到第幾號？」

王森忙說道：「如果王森今日有點成績的話，也與平時首長敎導的功勞分不開的！」

調配處長岳華山笑道：「局長，這小子出去了一趟，連牙齒也磨尖了，咱們投降吧！」

周而勇道：「到會議室坐吧！你們散了吧！」小虎子他們還有點依依不捨，但王森却被丁一彪拉了進去。

會議室裏只有九個人，周而勇拋了一根烟給王森，問道：「怎麼？休息過後，精力過剩吧？」

王森道：「最初還有點事做，後來幾個月都到處跑，悶得發慌！」

丁一彪道：「聽說各處都安排你到有關部門參觀和交流經驗，收獲不錯吧？」

「收獲豐富，各有各的特式，也各有各的優點！」

周而勇道：「省委決定你暫時不用工作……」

王森跳了起來：「什麼？他們不是要撤我的職吧？」

丁一彪笑道：「像你這種人才，上面重視得很呢，怎會撤你的職？他們要你詳細寫份報告，總結各地的經驗，讓本省借鏡！」

王森苦笑道：「要我拿筆，可比拿槍困難！」

岳華山道：「局長，也許可以安排個報告會，這樣小王便不會……」

他還未說畢，王森又叫起來：「如果要我在大會上講話，我寧願寫了……」

周而勇等人都笑了起來，說道：「今天晚上，偵緝隊的弟兄湊錢請你，說是請你，其實是大家高興一下，咱們也都會出席！」

「後天晚上省裏有個嘉獎會，你一定要出席，因爲是爲了你開的！」岳華山道：「順便透露一點消息給你，你的崗位將會調動。」

王森立即緊張地問道：「調到那個部門？」

周而勇道：「後天你便知道，不過你將來的工作，跟以前有密切的關係，在座的人以後還會跟你緊密合作，這樣你可以放心了吧？」

王森點點頭，問道：「局長，今天我有什麼事做？」

「你的工作剛才已經說過了，就是寫報告！你可以在這裏寫，也可以回宿舍去寫！」

王森打開背包，從裏面拿出一些東西來，他送給周而勇的是烟斗和烟絲，周而勇哈哈大笑道：「你可不怕我太太會罵你嗎？」

王森笑道：「最多我以後少點去！」

丁一彪哈哈笑道：「人家的女兒可不放過你！」

王森把一塊呢布料推到丁一彪面前。「處長，我記得你說過想做一條灰色的呢褲子！」

丁一彪連聲多謝，王森送給岳華山的是一件西式開胸羊毛衣。岳華山道：「你送給咱們的禮，比送給局長的重，這怎麼行？」

丁一彪道：「老岳，你這就不明白啦，人家晚上親自送到未來泰山家哩！」

王森一張臉登時紅了，周而勇道：「別鬧了！小王，你可有給小虎子他們帶禮物來嗎？」

「都有一點。」

「好，散會！」

王森走出去大廳，小虎子他們都圍了上來，王森自背包裏拿出幾包糖果，幾條洋烟，道：「路上不方便，不能多帶，請大家原諒！」

胡平原道：「你上次已託小朱帶來了糖果禮物了！其實咱們能跟你在一起便已很高興，還要什麼禮物？」

王森拍拍他的肩頭，問道：「我走了之後，你們工作順利嗎？」

林五嶺道：「您放心，咱們沒有損了你的名頭！」

「他媽的，討打！」

朱國明緊張地問：「隊長，聽說你要調職，不知調到什麼部門？」

「局長不說我也不知道，但他說還會跟你們一起工作！」

衆人都叫了起來，黃成道：「隊長這次回來一定升官，但咱們這部門可沒有什麼職位……」

王森瞪了他一眼，道：「我自己都不緊張，你們緊張什麼？好啦，我要回去寫報告，今晚見！」他匆匆返回宿舍，可不是爲了寫報告，而是要到周而勇家送禮！

王森跟周而勇的女兒周小紅，已認識了好幾年，但兩人的感情十分奇怪，他倆很少一起出去，但偏偏一個又有非君不嫁之勢，另一個又似認定對方一定會嫁給自己般，任得周而勇和她太太明催暗促，兩人的關係都沒法再進一步！到後來，周而勇兩夫婦只好不聞不問了。

王森從來沒有嫌周小紅什麼，但他對她始終沒法「熱」起來，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原因，反正他從未對周小紅示過愛，所以想通之後，也沒有什麼思想負担。

他買了布料，鞋子糖果還有一些江蘇土產給周而勇太太和周小紅。周而勇太太葉君兒見到王森登時眉開眼笑：「小王，你去了半年多，怎樣才寫一封信回來？」

「師娘知道我一向很怕提筆！」王森一直都稱局長夫人做師娘，因爲周而勇既是他們上司，也是他半個師父。

周而勇的小女兒周小英在房裏跑了出來，問道：「森哥，你送什麼給我？」

王森塞了一盒糖果給她，周小英不高興地道：「人家已長大，你還送糖果。」

周小紅斥道：「別這樣無禮貌！」

「姐姐，你老是帮着他，但人家却不領情哩！」

王森和周小紅的臉都紅了起來，葉君兒斥了小女兒幾句，道：「小王，禮拜天是我生日，你一定要來！」

王森長身道：「一定，師娘，局長叫我回宿舍寫報告，我禮拜天再來吧！」

「怎麼一來就要回去？」

周小紅道：「我送你回去！」這是從來未有的，王森登時慌了手脚。

葉君兒笑道：「小王，你不是說很怕提筆嗎？小紅一向喜歡塗鴉，就讓她協助你吧！」王森一來不好推辭，二來又覺有些需要，便答應了。

周家離王森住的宿舍很近，大約走十分鐘便到了。王森跟小虎子住一個房，他去外地，小虎子像脫了韁的野馬，東西亂丟，弄得一團糟。

周小紅道：「你寫吧，我先替你收拾一下！」

「不好意思吧？」

周小紅紅着臉，低頭掃地，她把房子收拾好，又去燒水泡茶，王森有幾個字不懂得寫，都請周小紅指點。

周小紅把茶杯放在桌上，拉了一張椅子坐在他旁邊，王森登時覺得坐立不安，周小紅忽然鼓起勇氣道：「妹妹，快要訂婚了……」

「哦，對象是不是那個歐陽匡正？這般快？什麼時候？」

「她今年已經十九歲了，年紀倒很適合的……」周小紅臉上的紅潮一直沒有退，「訂婚的日子還有沒決定，因爲……因爲……」

王森見她提的與自己無關，態度比較自然。「是男家還未決定？」

「不是，是爹……他要等你回來。」

王森吃了一驚。「哦？等我回來才決定？」

周小紅垂着頭，聲音更小：「小英是妹妹，不能趕在……姐姐的前面……」

王森「啊」地叫了一聲，這才明白她的意思，周小紅忙又道：「我……可不是求你要我……不過禮拜天爹一定會問你，你自己想辦法應付吧！」她羞得實在厲害，轉過身去，以背對着王森。

王森手上的筆「啪」的一聲，跌落地上，周小紅聲音發顫：「你如果再以事業未有成就做藉口……我聽爹說，你就快升處長了，是頂丁叔叔的位！」

「那丁處長呢？」

「聽說莫副局長退休，要提拔他做副總局長……」周小紅道：「你年紀其實也不小了……到底有什麼打算，你總得表示一下啊！你不會不知道我的心意吧？」

「我……你對我好，我很感激……」

周小紅忽然轉過身來，面對着王森，也許她已克服了心理障碍，最難開口的話已說了，反而大方起來。「這是兩個人的事，感情不能用感激代替……」

「你……很好，我沒話說……但老實說，我從未好好想過這件事，你可以給我一段時間考慮嗎？」

「你辦事一向乾脆，想不到面對人生大事，反而拖拖拉拉，你既然一早知道我的心意，就該表示態度，免得誤人誤己！」

「我……」

「這算是甚麼？」

「我說這些話，只想指出你的錯誤，絕不是求你可憐我，你可別誤會！我希望好好考慮一下，免得後悔，其實我現在也要重新考慮！」周小紅說罷，像一陣風般冲了出去。

「砰！」房門被她用力拉上，王森腦海一片空白，他覺得周小紅今日的態度和表示，跟以前完全不同，幾句話說得王森反駁不得，忽然他似乎聽到門外有飲泣的聲音，王森心頭一沉，後背冷汗涔涔。

冒死見紅顏

八月已屆，秋老虎雖還在發威，但晚上天氣已較涼，一踏入八月份，人們便開始準備迎接中秋節，齊家自然也不例外。

齊天壽還特地叫女兒帮她娘糊花燈，齊珍姑表面上一切已正常，但心中疙瘩未消，她覺得自己跟田東明的關係尚未解決，很想再見他一面，可是又怕他一到，便會落在父親和王振設下的陷阱中。

每至晚上，齊珍姑很自然便想起他，雖然他是強盜，而且一手替自己製造不幸，但他到底是自己的第一個男人！

齊天壽夫婦對齊珍姑的態度跟她剛回來時的情況大不相同，甚至比以前還要好，這使齊珍姑更加担憂。

轉眼間，已是八月十五，齊家上下都忙着張燈結彩，齊天壽還在後花園設下一席酒，吃餅賞月。

夜空，萬里無雲，輪盤般大小的月亮，高高掛在天上，月至中秋分外明，大地一片銀光。

齊天壽四夫婦，齊福海夫婦和齊珍姑在後花園吃晚飯，飯後喝茶吃餅賞月，齊家的長工在附近的都回家團聚去了，留在齊家的，也在另一邊飲酒作樂，中秋是大

節，主人家通常在節前都有賞賜，是以下人們猜枚喝酒賭錢，亦鬧得一場糊塗。

看看已將近九點鐘，齊珍姑再也坐不下去，起身道：「爹，娘，女兒累了，我想早點上床。」

齊天壽道：「難得佳節，再陪爹喝兩盅茶才睡吧！」

董氏推一推丈夫，「女兒這幾天辛苦了，她累了就讓她早點休息吧！」齊天壽只好同意。

齊珍姑回房，關上門也不點燈，便坐在床上，冷不防後腰一緊，被人抱住，她猛吃一驚，張口欲叫，一手已伸過來，捂住她的嘴巴，接着一副火熱的嘴唇印在她左頰上。「珍姑，是我，別叫！」

齊珍姑拉開田東明的手，低聲道：「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來我家！」

田東明道：「珍姑……我天天都在想念你……今天是中秋節我更不能不來！而且我答應過你的 絕對不能食言！」

「你知道我爹準備抓你嗎？」

田東明微微一驚，道：「我進來時，可沒有什麼人防守！」

「有沒有人看見你進屯？」

「應該沒有，我故意挑選今天來是有意思，一來中秋是團圓節，二來今晚大家都忙着賞月，屯裏的防備一定較鬆懈！」

齊珍姑說道：「你快走吧，王振跟爹商量過，他們一定在外面埋伏了人要抓你的！」

「你跟不跟我走？」

齊珍姑嗚咽地道：「你憑什麼叫我跟你走？」

「我知道我配不起你，可是我對你可是眞的！我一定盡一切力量使你快樂！」

「我已經沒有快樂了，自從那件事發生之後，我再不敢奢望。」

「你爹娘對你好不好？他們有沒有怪你？」

齊珍姑再也忍不住，感情的堤岸在這刹那間完全崩潰了，忍不住伏在他身上哭起來，田東明輕聲一嘆：「我早巳料到，不過假如我不讓你回家，你一定不肯眞心跟着我！」

「我……我好恨你！」

「是我對不起你……那天晚上在山洞裏……咳咳，如果我在日間好好看看你，就不會幹出那種糊塗事！」

齊珍姑微微一怔，含淚問道：「爲什麼？」

「假如我看過你，我就知道我會愛上你，那我就不會傷害你！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珍姑，你跟我走吧！我一定要負責任！」

「你當我是什麼人？是花街柳巷的女人，可以隨便跟男人走的嗎？」

田東明揣摸她的話中之意，道：「那好，你在這裏等我，我去找你爹！」

齊珍姑一把將他拉住，道：「你要幹什麼？」

「你放心，我只不過要他答應我，讓你嫁給我！」

「他不會答應的，你別妄想了！」

「我自然有辦法，但你放心，我絕對不會傷害他！」

齊珍姑仍不放心。「他在後花園，那裏還有許多人，很危險！」

田東明高興地道：「原來你還是關心我的！那我再等一下吧！」

忽然外面傳來一陣脚步聲，齊珍姑要把田東明推出窗去，田東明却閃到門後，外面傳來李玉珠的聲音：「珍妹，你睡着了沒有？」

「大嫂，有什麼事？」

「爹叫愚嫂通知你，說明早娘要帶你去觀音廟還神！」

田東明向齊珍姑打手勢，齊珍姑問道：「爹還未睡嗎？」

「他回房了。」

「到那位母親房裏？」

「是大娘房裏，珍妹，你什麼事？」

「沒有，咱明早再見吧！」

「那你早點休息吧！」李玉珠說罷便走了。

田東明走過來，摟住齊珍姑，低聲在她耳旁問道：「珍姑，如果你爹答應了，你是否肯跟我走？我要你明確答覆我！」

「如果……寃家，我還有別條路可走嗎？」

「好，你收拾一下，我這就去！」田東明推開房門閃了出去，他事先早巳派人了解過齊家的內內外外，所以很快便來到董氏的房外，他見走廊上沒人，便把耳朵貼在門板上。

房裏有一男一女的聲音，看來齊天壽果然在裏面，他抬頭一望，上面有個氣窗，便輕輕一跳，雙脚撐住兩邊的牆壁，手足並用爬了上去。

房裏沒燈，氣窗却開着，田東明毫不困難便爬進氣窗，輕輕跳下，可是雙脚落地時，發出一陣响聲，齊天壽揭開帳子，問道：「什麼事？」

田東明連忙冲過去，黑暗中踢到一張椅子，發出「蓬」的一聲，齊天壽知道不妙，叫道：「有賊！」

田東明再一步巳到床前，一手扯住齊天壽，沉聲道：「我是天馬的田東明，不許張叫，要不槍下無情！」

董氏嚇得一身肥肉簌簌亂抖。「大王，你，你千萬不要動粗，你要多少錢……，你開個價！」

田東明道：「你們錯了，我不要錢，我只要你們女兒！」

齊天壽咆吼地道：「我女兒不會嫁給强盜！」

田東明道：「她的身子我巳經耍了，不嫁給我，嫁給誰？你讓她嫁給別人，她會幸福嗎？」

齊天壽氣呼呼地道：「難道嫁給你就有幸福？你別妄想了！」

田東明道：「我看在珍姑的份上，才對你客客氣氣，你不要不知好歹！」

就在這時候，外面傳來齊福海的聲音：「爹，您沒事吧！」

董氏道：「沒……沒有，你快回房睡覺吧！」她把兒子的性命可看得比丈夫的重。

齊福海可不傻，聽出母親聲音異常，再問道：「娘，你們眞的沒事嗎？請開開門！」

田東明說道：「大舅子，我是田東明，你爹娘在我手中，我是來跟你妹妹拜堂

的，你趕快去廳裏佈置一下，準備紅蠟燭吧！」

齊福海聽了一驚，連連應是，田東明又大聲叫道：「聽着，不許你們動珍姑一根毛，要不俺就跴洗齊家！」他扯着齊天壽開門出去，一直來到齊珍姑的房外，叫開了門。「珍姑，點燈。」

齊珍姑手脚發顫，打了好久的火，才將燈點亮。一見到父親，便道：「東明，不許你傷害我爹！」

「他答應做我岳父，我不但不傷害他，而且還會向他叩頭！」

齊天壽知道兒子一定會去通知外面的人，是以故意拖延。「這要看我女兒自己的意思！」

齊珍姑也學聰明了，道：「婚姻大事，當然由父母主意，女兒沒有意見！」

齊天壽心中暗罵一聲：「好個賤人，眞不要臉！」

田東明槍管在他胸膛上捅了一捅，道：「你表示一下！」

「老夫還能不答應嗎？田老虎來搶親嘛！但婚姻乃人生大事，豈能草率，等天亮再找人擇個吉日吧！」

「不用了！俗語說得好，擇日不如撞日，而且今日是中秋，正是好日子！信物我也帶來！」田東明身上摸出一個紅紙包。「珍姑，快解開！」

齊珍姑雙手發顫，解開紅包，只見裏面是一叠鈔票、一對玉鈪、一條金鍊子、一個金戒指、一對金耳環。田東明道：「聘金雖然薄一點，但我田東明不會要你齊家一分一毫！珍姑，你帶兩件衣服，咱們出大廳拜個堂就走，以後有機會再來！」

田東明推着齊天壽出去，齊珍姑騎虎難下，只好抓起包袱默默跟在後面。

廳裏果然巳點了一對大紅燭，中間還放着四張椅子，打點一切的居然是李玉珠。田東明道：「請岳母大人出來，快！我再說一遍，在未拜堂之前，我可不當齊天壽是丈人！」

齊福海在一旁忙道：「梅香，快請夫人立即出來！」

不久齊天壽的三個妻妾都出來了，田東明道：「委屈大舅子當個堂倌！」他收起槍，把齊天壽推到中間那張椅上。

齊福海用發顫的聲音道：「新郎新娘交拜天地！」

田東明解下腰帶，讓齊珍姑抓住另一端，道：「珍姑，委屈你一下，日後咱們有機會再補辦一次！」

兩人拜了天地，又拜了父母，外面巳傳來一陣人聲。田東明大聲道：「誰敢進來，齊老爺就沒命了！」

齊福海忙向幾個長工打眼色。田東明道：「大舅子，繼續！」

「一對新人互相交拜……禮成！」齊福海連聲音都變了。

田東明紮好腰帶，問道：「岳父岳母叫人來抓小婿，是打算讓你們女兒當寡婦嗎？」他說着巳拔出槍來。

齊福海忙道：「田……妹夫，現在大家巳是一家人，你千萬不要……」

齊珍姑也道：「東明，你答應過我的事不能違背，要不這婚約便要取消了！」

田東明用槍一指，喝退廳裏的下人，他回身向天井連開三槍！天面有人道：「不好，他開槍了，快衝進去！」

田東明一手拉着齊珍姑一手提着槍，指着齊天壽道：「請丈人送小婿一程。」

「你……這成何體統？」

「這是你迫出來的，請原諒！」

董氏道：「老爺，你就送他一程吧，難道你要女兒守一輩子寡嗎？」

齊天壽沒奈何，只好叫道：「諸位鄉親，請你們退開吧！」

「請大舅子開門！」田東明回頭道：「三位岳母後會有期！」

齊珍姑想起這一去，料無機會回來，心頭一酸，不由哭了出來，掙脫了田東明的手臂，跪在地上，哭道：「娘，不孝女兒去了！」

董氏也淚流滿面：「心肝，你要好好保重，有機會給娘捎個信回來！」

田東明十分緊張，一手拉起珍姑，道：「珍姑，現在可不能婆婆媽媽！岳父大人請開路！」

齊天壽慢慢走出大門，董氏哭道：「心肝，妳等等，娘給妳一點錢！」

田東明道：「不用，我養得活她！」

就在此刻，齊天壽忽然轉過身來，用力抓住田東明持槍的手臂，大聲叫道：「快開槍打死他！」

田東明用力掙脫，道：「快放手，要不可不客氣了！」

齊珍姑大聲叫道：「東明，不要傷害我爹！」這句話給齊天壽壯了胆，雙手更加死力抓住，這時候槍口對着齊天壽的胸膛，本來田東明只須食指一扣，便可解決，可是齊珍姑的話，他不敢不聽，只好用力去拿開齊天壽的手。

「砰！」一顆子彈射了出來，田東明身子抖了一抖，齊天壽吃了一驚也鬆了手，田東明左肩受傷，但他反應很快，標前一步，抓住他的手臂，將他拉了過來。

齊天壽叫道：「快抓住珍姑！」

槍聲卜卜，形勢十分危急，田東明雙眼盡赤，倐地鬆開齊天壽，拉住齊珍姑的手，道：「快走！」

齊天壽雙臂張開，拉住齊珍姑的後腰，死命叫道：「快開槍！」

田東明喝道：「你不要命嗎？」

齊珍姑嚇得放聲大哭，屋子裏的女人也哭起一片，田東明向齊天壽身旁放了一槍！齊天壽鬆了手，田東明立即拉着齊珍姑向對面跑去！

可是旁邊又飛來一顆子彈，只見田東明身子又抖了一抖，一個踉蹌幾乎跌倒！他咬牙忍痛，回身連發數槍，依然拉着珍姑向前跑！這時候，齊珍姑也發現了。「東明，你……受傷？」

「不要緊，別怕，我一定要帶你離開這裏！」

齊珍姑又哭了起來：「都是我不好，才累你受傷的！」

田東明拉着齊珍姑衝進一棟破屋，裏面堆了好些稻草，原來是間柴房，田東明關上門，直喘大氣。齊珍姑要撕布替田東明包紮，田東明道：「不必，沒用！」

外面人聲沸騰，有人道：「王鎭長來了！」一回外面又傳來王振的聲音：「把他圍住，困也把他困死！」

田東明回身抱住齊珍姑。「珍姑，你害怕嗎？」

齊珍姑搖搖頭，眼眶中的淚花亂轉。

田東明道：「我跟你拜過堂，心願已了，你出去，他們不會爲難你！」

齊珍姑抓住他的手道：「你……你這是什麼意思？剛跟我拜過堂，就不要我？」

田東明淚垂下來。「我怕連累妳！」

「我既然已是你的人，便不會離開你，你死我就跟你死！」

這幾句話充滿感情，田東明忍不住將她抱得更緊。田東明完全是爲了實行他的諾言才會受傷，假如他一槍打死齊天壽，說不定也不會被困在這裏，半晌，齊珍姑抬頭問道：「東明，爹的心腸好狠，你恨他嗎？」

田東明搖頭道：「是我答應你的，怎會恨他？咱們做响馬的，雖然奸淫搶掠，但最重信諾，答應過了的事，不管如何都不會後悔！能夠跟你死在一塊兒，我還會恨誰？珍姑，你不知道，這個多月來，我每天都在想你，白天想，晚上也想。連睡覺也在想……」

齊珍姑含羞地道：「我也想你……」

「眞的？」田東明高興地抱起她，忽然又「哎」地叫了一聲，放下齊珍姑。

齊珍姑問道：「你，你傷着那裏？」

話音剛落，王振已在外面叫道：「田東明你不投降的話，咱們便放火燒屋！」

有人道：「齊姑娘也在裏面！」

王振冷笑一聲：「情願嫁給強盜的女人，比娼妓還不如，留在世上反要使咱們蒙羞！」

他罵什麼都行，但罵齊珍姑連娼妓都不如，田東明像被摑了一巴掌般，他忽然拉開木門，食指連扣，「叭叭叭」，一連開了三槍。這三粒有兩槍射中王振。保安隊員料不到田東明會突然開門，待得他們發覺，田東明已將門關上！

「放火，放火燒死這對狗男女！」

田東明臉色雪白，他吹掉槍口上的青烟，道：「珍姑，王振吃糧放狗屁，我已替你殺死了他！」

「殺得好，殺得好！這條老狐狸假公濟私，早就該死！」齊珍姑扶田東明坐下，外面已傳來一陣急促的槍聲！

田東明精神一振，抓住齊珍姑的手，道：「珍姑，咱們有救了！我那些好兄弟殺進來了！你快躲在牆後！」

外面槍聲密得像炒豆般，槍聲夾着慘呼聲，想來一定十分慘烈。不知爲什麼齊珍姑，不但沒有害怕，反而有股痛快感！

決心做押寨夫人

槍聲逐漸疏落，外面有人喚道：「田大哥！田大哥！您在那裏？」

「我在這裏！」田東明大聲應後，立即嗆咳起來。

齊珍姑連忙扶着他，道：「我是齊珍姑，東明在柴房裏！」

楊集成道：「再打過去，快救大哥出來！」

齊珍姑扶起田東明，過了一陣，外面有人道：「大哥，我是小馬，快開門！」

田東明示意齊珍姑開門，外面湧進幾個大漢，把田東明扶了出去，田東明道：「照顧珍姑！」

屯外放着馬車，郭茂已在馬車上，一見到田東明便吃了一驚：「東明，你受傷了？」

齊珍姑道：「他中了兩槍！」

郭茂道：「快送他到謝大夫處！」他與齊珍姑七手八脚替田東明止血。

馬車約莫走了一個小時，停在一棟大屋外面，郭茂叫何清進去請謝大夫。謝大夫便是上次替湯三斤手術的那個西醫生。

謝大夫看了傷勢，便道：「快送他進去！」

× × ×

手術在進行中，齊珍姑在外面坐立不安，不斷踱着步。莫說她，就是郭茂他們也緊張得很，生怕田東明步湯三斤後塵。

過了好一陣，房門打開，謝大夫神態疲乏地走了出來，齊珍姑忙問：「大夫，他怎樣？」

「肩上的傷沒有大碍，留在膞側那顆子彈入肉不深，沒傷及內臟，彈頭已取了出來，看來一切還順利！」

郭茂鬆了一口氣，道：「什麼時候可以脫離危險期？」

「除非有意外，要不他很快便會甦醒過來，不過你們最好不要騷擾他，有話天亮後再說。還有，天亮之後便有病人來，你們留在這裏是不太安全……」

何清道：「那您的意思是……」

「最好留下一個！」

齊珍姑道：「當然我留下來！」

郭茂道：「這裏離開仙石屯不遠，恐怕有人認得你！」

謝大夫道：「田太太留下來也好，不過不要出來，另外你們再留下一個男的吧！七天之後，再來接他走！最好在晚上來，還有七天後他拆綫，一切還未康復，不要多走動，僱車子來最好！」

郭茂想了一下，道：「那麼咱們索性八天後的晚上才來的！」他對何清輕輕說了幾句話，留下何清和齊珍姑，便與小馬走了。

× × ×

八天來，齊珍姑日夕守在田東明床畔，服侍他一切，田東明恢復得很快，齊珍姑却明顯地瘦了，原來飽滿的雙頰，也陷了下去。不過田東明養好了傷，她精神却很愉快，田東明有很多心裏話對齊珍姑傾訴，碍于何清在旁邊，只好忍住。

第八天早上，謝大夫替田東明拆了綫，還恭喜了他一番，因爲這次手術，連他自己也十分滿意，還開了些藥給他，以防萬一。

晚上郭茂果然僱了馬車來，把他們載走，馬車走了一程，兩旁忽地湧出二十多個漢子，齊聲道：「恭喜大哥痊癒，咱們特來接你回去！」

田東明探頭出來，道：「辛苦大家了，一齊上路吧！」他轉頭問郭茂，「軍師，山上這兩天還平靜嗎？」

「山上平靜得很，不過大前天晚上，咱們下山做了一票！」

「可順利嗎？」

郭茂道：「這叫做出其不意！他們料不到咱們剛在仙石屯鬧了沒兩天，又會去石橋屯！」

齊珍姑忙問：「你們去石橋屯？」

「是的，到李百畝家走了一趟！迫他交出一千個大洋！」

田東明關心地問：「石橋屯人多槍多，弟兄們可有損失？」

「好教你知道，咱們連一槍也沒放過，眞是近年來的傑作！」

齊珍姑心中有點痛快感，忙道：「請軍師仔細說一說！」

「老楊帶了兩個人，半夜爬進李百畝家，用槍管抵在他腦門上，迫他交一千個大洋，那老傢伙，一聲不說，在床頭抓出一個鐵盒子，裏面剛好一千塊！老楊便扭着他，送咱們出村！」

田東明道：「這樣太冒險了！」

小馬插腔道：「咱們在屯外已佈滿了人，只要槍聲一响，便衝進去，跟他們見個高低！」

郭茂道：「一千大洋雖然不多，但無風無險，這事倒也做得過，而且還出了一口氣！」

齊珍姑道：「那一千大洋原來他要賠我爹，作爲贖金一部分的！得而復失，他一定氣破了肚子！」

小馬道：「早知如此，該要他多付一點！」

田東明忽然「咦」了一聲：「方向不對！」

郭茂道：「上次你打死了王振，一定會驚動省裏的偵緝大隊，所以咱們搬了窩，在山神廟附近！那裏的地形比較易守，已搭了幾間竹舍！」

田東明讚道：「軍師設想周全，就算偵緝大隊來了，咱們也不怕！」

說着馬車已停定，郭茂扶田東明下車，山下風頗大，月雖已缺，但周圍仍然十分明亮，山下也有人在等候，還有兩頂竹涼轎，郭茂扶田東明坐一乘，齊珍姑乘另一頂，兩個精壯的漢子便扛涼轎上山。

中途換了四次人，終於到了山神廟。流寇們都拜山神，所以竹舍不敢太靠近廟宇，以免騷擾神明。

田東明一下轎，山上倏地發出一道震天的歡呼！楊集成道：「恭喜大哥迎得美人歸，不知道咱們幾時才可以喝你倆的喜酒？」

田東明臉上發熱，轉頭面對齊珍姑。

「這要看珍姑的意思了！」

齊珍姑雙頰登時飛起兩朶紅雲，恨不得有個地洞可鑽下去，郭茂故意道：「齊小姐，大哥問你幾時舉行婚禮哩！」

齊珍姑羞不可仰，道：「咱們早已拜過堂啦……」

郭茂大聲說道：「原來大哥跟齊小姐早已拜過堂啦，看來咱們這頓喜酒沒指望啦！」

田東明忙道：「有有！過幾天補禮吧，先聲明，我不收任何禮物，籌備的事就交由軍師和小何負責吧！有了日期先通知我一下！」

郭茂道：「最快也得一星期後，等大哥身子大好，才可以跟咱們喝酒。」

楊集成道：「大哥身子未復原，該休息了，大家散了吧！」他把田東明和齊珍姑送進一間竹舍裏，順手將門關上。

竹舍雖然簡陋，但房內一切都是新的，桌上還點了一根蠟燭，田東明感動地道：「弟兄們對我實在太好了！」

齊珍姑道：「看來，對他們一定也很好！」

田東明微微一怔，問道：「你怎知道的？」

「第一，那天你抱我引開王振的人，讓他們先逃跑，做老大的沒幾個會像你這樣！第二，我覺得他們對你跟普通的下級對上司的情況不一樣，如果不是你平日待他們好，他們怎會這樣？」

田東明坐在竹椅上，彎腰要脫鞋，齊珍姑忙道：「你傷還未好，別動！」她蹲下身爲他解下鞋襪。

田東明道：「如果你不說，俺自己也不知道有這許多好處！」

「我跟你相處的日子雖然不多，但覺得你是個重信諾，有義氣，敢担當的男子漢！只可惜……」

田東明道：「只可惜我是個响馬！」

齊珍姑坐在他旁邊，幽幽地道：「我不是爲了我自己……難道你不爲你兒子着想？」

田東明大喜，摟着她伸手去摸她的肚子。「珍姑，你有啦？」

齊珍姑在他手背上打了一下，嗔道：「你想到那裏去？」

田東明傻乎乎地問：「那你剛才那句話是什麼意思？」

「現在還沒有孩子，以後難保沒有，難道你也要你的孩子當响馬？」

田東明心頭一沉，道：「俺自然不想……唉，你以爲我自己也想當强盜嗎？」

齊珍姑說道：「孩子不當响馬，但是假如有一天讓人知道他爹是個响馬頭子，你說……」

田東明沉住氣問道：「那你的意思怎樣？」

「我也不知道……」

「你後悔跟我拜堂？」

齊珍姑抬起頭來，臉有不快之色。「你把我看成什麼人？我會後悔的話，那天便不會跟你拜堂！」她解下包袱，從裏面拿出一叠錢來，道：「這是我一點私己錢，你明天拿給軍師，說是我要買酒請大家喝！你放心，我早已決定做一生押寨夫人了，除非你不當响馬！」

田東明將她抱緊，說道：「珍姑，你眞好，我聽了你這句話，一顆心才定下來呢！」

「傻蛋！在謝大夫那裏八天，你還看不出來！」

田東明抓抓頭皮，道：「我不是看不出來，不過我實在害怕，害怕會失去你！」這幾句充滿感情，說得無比眞誠，齊珍姑心頭一甜，不由將頭靠在他胸膛上。

田東明忍不住低頭要香她，却讓她讓開，同時離開了他，田東明訝然道：「珍姑，咱們不是已經拜過堂了嗎？」

「傻子，點着火，羞死人了！」齊珍姑吹熄了蠟燭，上床躺在他身旁，道：「東明，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不知你會不會生氣？」

「這是什麼話兒？咱們已是夫婦，還有什麼事不能商量的？」

「假如有機會不當响馬，你會不會放棄？」

田東明嘆了一口氣，「我現在也可以不幹，但義父留下這許多弟兄給我……」

「假如也能夠安排他們呢？」

「那當然可以，你說對了，我不能讓孩子背上响馬兒子的包袱！」

「其實，咱們可以不靠打家刦舍生活的？」

田東明一怔，道：「那咱們吃什麼？穿什麼？假如有活路的話，誰也不想當流寇！你以爲他們幹得很快活嗎？表面上看來游手好閒，但一切都要用血水去交換，而且他們不能像普通人那樣：成親生兒子，就算有錢下山嫖窰姐兒，也是『胆戰心驚』的！」

「山上不可以耕種嗎？再說砍竹樹、樹幹到山下販賣，也可換錢！」

「這個咱們不是沒想過，但一來未必能養活，二來下山販賣有危險！」田東明又嘆了一口氣：「你當了一天响馬，便像跳進大染缸裏般，再也洗不乾淨！就算你自己洗乾淨了，別人也認爲你永遠都那麼髒！」

「不過，長此下去，一定不會有好結果！」

「這便是當流寇强盜的悲哀，大家都抱着有一天過一天的心情！」

齊珍姑語氣堅決地道：「不，我一定要想辦法改變！咱們試試好嗎？」

「你有辦法，我一定支持你！」田東明忽然改了個話題：「珍姑，你跟了俺之後，以後便沒機會見到你父母了，你後悔不？」

齊珍姑道：「爹那天拉住你叫人開槍，已斬斷了父女間的感情！」她的手指頭在他胸膛上打着圈，「東明，那天你不顧一切去見我，感動了我，但心中尚不太踏實，是你在自己最危險的時候，沒向我爹開槍，才使我再無保留！」

田東明傻傻地笑着：「我不被打死，眞是山神爺爺有靈！」

「大嫂說得對，千金難買有情郎，有個男人肯爲自己的一句話，而連命也不顧，還有什麼好說的？」

田東明嘴唇印在她頰上，再游到她的唇上，齊珍姑嬌軀一震，含糊地道：「你……身子……還未好……」

「早好了……在大夫那裏一睜開見到你，就好了！」田東明喘着氣道：「你不是要替我養個强盜兒子嗎？」他雙手忙亂地去解她的鈕扣，身子一縮，嘴巴移了下去……

齊珍姑嬌軀顫個不停，喘着氣道：「你眞會折磨人……」一雙玉臂却翻了上來，放在田東明後肩上……

開始新生活

王森思索了幾天，終於有了決定，他在拜禮六下午買了兩張戲票，頭一趟到周家請周小紅看戲。

周小紅一口答應，還刻意打扮了一番，跟王森去看戲。他倆好像聚精會神地看着，因爲在戲棚裏，兩人沒有交談過一句話。

戲散了，王森道：「咱們去吃頓晚飯吧？你喜歡到那裏？」

「我知道你常到魯園，就那裏吧？」

王森有點猶疑道：「那裏有很多熟朋友，說話不太方便吧？到章記好不好？」

「隨便你。」

王森叫了兩輛三輪車，車子直駛到章記才停下來，章記比魯園高級得多了，顧客也沒有那麼複雜，環境清靜許多。

兩人找了個靠角落的位子坐下，王森請周小紅點菜。周小紅只點了兩個廉宜的小菜，王森加了一個湯，默默地抽着烟。

周小紅道：「你不是有話要跟我說的嗎？」

王森捺熄了烟蒂，咳了一聲才道：「你……的爲人，沒話說……但我覺得大家了解還不太透澈……所以……小紅，我大胆要求你一件事……」

周小紅粉臉升起兩團紅暈，輕聲道：「你說吧！」

「我想大家再了解一下，然後才決定，你說好不好？」

周小紅揑着衣角，道：「你是男人……難道要我去了解你？」

「不，我希望會多點約你出來走走，不過如果不合適的話……」

周小紅澀聲道：「你不要誤會，我不會求人要！」

「俺不是這個意思……俺一向不會說話，你請原諒……這不單止是你能不能適合俺，還有俺適不適合你！」

周小紅臉上紅暈未退，也沒再出聲，菜上來了，伙計退開她才道：「你自個跟爹說吧……我……我不嫁人也可以。」其實她的心意巳表露無遺，不過王森却毫不了解。兩人默默地吃着，依這樣看來，雙方還是難以了解。

× × ×

星期天葉君兒的壽筵上，還有周小英的男朋友歐陽匡正，歐陽匡正這人長得帥，衣着也入時，還有他是談笑的能手，儘管王森今天的「狀態」巳有了改善，但遠遠給他比下去。

葉君兒對這個未來的女婿，顯然十分滿意，整晚嘴巴都合不攏來，連一向嚴肅的周而勇，也不時爆出笑聲，幸而周小紅不時陪王森說話，吃了飯之後，周小紅還特地邀他到後花園吹風。

星期一早上，王森拿着報告去找周而勇，周而勇道：「今早接到一宗案子，黃蔴鎮鎮長給盤據在沂山的『天馬』流寇打死了！」

王森道：「局長，交給我去辦吧！」

周而勇道：「你現在巳是處長，不用事事都親自出馬，你給他們指導就行，報告先放在我這裏，他們巳經在會議室裏開會！」

王森連忙走到會議室，開門進去，見裏面坐滿了人，楊鎮首先道：「歡迎王處長！」

王森道：「行啦，辦公事要緊，別再開玩笑！」他在旁邊坐下，問道：「你們說到那裏？」

小虎子現時巳接任當大隊長。「剛聽黃蔴鎮新鎮長柯興庭介紹過沂山流寇的情況！」

一個五十左右年紀的男人站起來向王森鞠躬。「王處長好！」

王森說道：「小虎子，你來簡述一次吧！」

小虎子道：「根據柯鎮長的介紹，沂山有三股流寇，其中以『天馬』這一股最常停留在山上，其他兩股，一股以『半邊鼻』爲首，另一股的頭子外號『拔千山』；三股流寇，以『半邊鼻』的勢力最大，經常遠至數十里，甚至百里外洗刦，得手之後，才回沂山休養生息！」

王森點上一根香烟問道：「這股流寇人數有多少？武器怎樣？」

柯興庭插腔道：「詳細數目不知道，但總有兩三百個人，槍枝不少，也有使大刀長矛的！」

「說下去。」

「天馬流寇人數最少，只有百來個，但這三股流寇以他們這股最團結，而且大多在附近活動，一擊即中後，立即回山，本來的頭目是湯三斤，最近死了，由他乾兒子田東明繼任，田東明年紀雖輕，但看來甚得手下擁戴……」他又將「天馬」跟仙石屯和石橋屯的交往說了一遍。

王森有點奇怪地道：「這姓田的倒有意思，爲了一個女人，單槍匹馬來到仙石屯！」

朱國明笑道：「想不到流寇當中也有多情種子！」

黃成道：「他是色胆包天！」

王森問道：「你們還有什麼看法？老胡你先說說吧！」

胡平原道：「我覺得這個人還不夠成熟，換作別人一定是拉人帶槍，衝進去搶親！他這樣做，不管用意怎樣，都欠深思熟慮，所以這個人我認爲不難對付！」

林五嶺道：「既然這樣，咱們便派人去臥底吧！」

柯興庭道：「天馬的人數爲什麼不多？我聽人說過，那是他們要求嚴格，不輕易招人，裏面的人大多數都跟湯三斤好多年了！他們有位軍師叫郭茂的，常說兵貴精不貴多，人太多反會成爲包袱，所以他們做案的次數並不頻密，大概這也是一個原因！」

王森道：「那臥底的計劃便難以進行了！還有什麼辦法？」

楊鎮道：「那就强攻吧！」

王森道：「單靠偵緝大隊的人數，把握不太大！」

柯興庭道：「咱們那裏有好些保團隊，可以協助！」

王森道：「就這樣決定吧，到那裏之後，先得了解山裏的情況和地形，也得提防他們三股流寇聯合起來，要不可能要吃敗仗！」

小虎子道：「咱們會小心了！」

「胡副隊長要多費點心思，有情況隨時打電話回來報告！」王森道：「前一段日子，咱們却將精力放在破案方面，流寇又日漸猖狂，省裏多有意見，希望咱們偵緝大隊再威風，我也祝大家馬到功成！」

× × ×

第二天一早，田東明便向大家宣佈計劃：「弟兄們，我覺得咱們老是靠搶掠爲生，始終不是辦法，所謂上得山多終遇虎，所以我在謝大夫那裏養傷時，就一直計算這件事，咱們在山上，沒人管，不用交租，不用納稅，按說沒可能不能養活自己，所以我希望大家努力改變一下！」

這是件新鮮事，大家你望我，我望你，只能聽不能插嘴。只有郭茂答腔問道：「大哥有什麼計劃可以養活自己？」

「咱們可以在山上種菜，養鷄養兎子，還可以做些竹籮竹筐，到山下販賣，相信經過一段時間，便可以達到自給自足的階段！」

匪徒們都交頭接耳議論紛紛，覺得不可思議，大多數的人都認爲田東明娶了老婆，胆氣讓女人磨掉了，都不大同意。

齊珍姑大聲問道：「弟兄們，我問你們一句說，你們覺得快樂嗎？」

匪徒們又議論開了，楊集成道：「咱們逍遙自在！」

「這是眞心話嗎？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今天不知道明日的事，這也算是快樂嗎？」

有人回答道：「山下的生活也不大好過。」

「不錯，但靠自己努力養活自己，在任何人面前都可以抬起頭來，現在咱們行嗎？在山上還好，一下山，便垂頭喪氣，不敢面對人家！人家問你幹什麼，你敢告訴他當流寇嗎？」

小馬道：「現在咱們要走回頭路，根本不可能！」

「但路是人走出來的，也許可以另創天下呢！」齊珍姑因爲激動，連臉也紅了。「山上有了收入，少山下做案，危險便降低了，這是頭一個好處，第二點，咱們平日在山上沒事做，除了喝酒賭錢之外，還有什麼消遣的？難道你們不覺得悶？種種菜，養養小鷄也可以打發時間，又有得吃，有什麼不好？我不是勉强大家，不過提出來跟大家商量一下，不過無論如何，我跟東明巳決定養些鷄，種點菜！」

郭茂道：「咱們要想重新爲人，看來是沒指望了，但種菜養鷄養兎的建議，我可也讚成，最低限度可以改善咱們的生活！其實也可以養豬的！」

何清道：「這一點俺也讚成，他媽的，咱們袋裏有點錢，要吃點好東西也困難呢！下山買豬肉，又担心這個那個的！」

這樣一說，大家都有點意動，田東明接道：「咱們大都是莊稼漢出身，這種活倒難不倒咱們！就把李百畝那筆錢挪二百個大洋出來試辦吧！」

楊集成大聲道：「俺以前是釀酒工人，我讚成咱們自個釀酒！」

霎時間，又有人提議在山上種豆，種花生，開磨坊等等的，眞有點興高采烈，於是這個決定終於得到通過。

楊集成又大聲道：「大哥補請喜酒的日子，就等咱們第一批自製的酒出了廠才舉行吧！」

郭茂道：「各隊挑選人手下山購買必需品和種子吧，下午便下山。以後把人分成三個大隊，一隊開荒，一隊巡邏放哨，一隊休息，互相輪流！」

× × ×

黃昏第一批下山購物的人巳回來，買了三十塊鋤頭、菜種、小鷄，於是山上的

匪徒便開始忙碌起來，有人砍樹做鋤頭柄，有人搭鷄寮，有人圍地給小鷄活動的地方。

齊珍姑看見這情況，心中說不出的高興，她忽然覺得自己嫁給田東明實在是個明智的抉擇，她在娘家是寄生虫，到山上反而踏實起來，有股自豪感和滿足感。

田東明更是高興，握住妻子的手，道：「珍姑，你眞行，將來只怕他們都聽你的話，不聽我的話了！」

「貧嘴！我要去澆水給他們喝！」

山上的設置逐漸完成，還新建了好些竹棚，丟下了許多年的手藝兒，重做起來，大家都有些新鮮感，有些人起初還有點不大願意，但很快也有了勁頭，自此之後已無人賭錢。連輪到休息的那些人也不肯閑下來，挖草喂兎子、養豬的，反而覺得日子好過。

楊集成主持的酒廠也開工」，他有十足的信心，頭一批便釀二十罈酒，準備狂歡，另方面郭茂也不斷派人下山籌備婚宴的材料。

田東明身子恢復得很快，他也閑不住，揮動鋤頭跟弟兄們一起開荒，菜籽巳發出綠油油的芽兒了，酒也釀成」，山上就更加忙碌了。

晚上齊珍姑躺在床上跟丈夫說話。「東明，我這一生到這幾天才最快樂！再發展下去，咱們山上簡直是人間樂土！如果有辦法的話，多找幾個女人上山，可以組個縫衣坊，替大家做衣服！」

田東明笑道：「首先替咱們的兒子做一套！」

齊珍姑擂了他一下。「人家是跟你說正經的！」

田東明道：「這樣只能解決一部份問題，山上人多，食指浩繁，距離自足還遠了，今年起碼還得下山幹兩三票！」

齊珍姑臉上的笑容登時不見了，問道：「山上沒有錢了嗎？」

「現在剛開始投資，支出遠遠大于收入，雖然還有錢，但下個月開始，天氣開始冷了，山上氣溫更低，大家都要穿棉衣，冬天在山上耕種也有困難……」

「不，有些菜可以耐寒……」

「不管怎樣，單只蔬菜一項，咱們也絕對不能自足！不過能像現在這樣，我巳經很高興！」

齊珍姑意猶未足，道：「距離我的理想還很遠。」

「不能一步登天！不過我現在却想做一件事，很容易做，又很喜歡做的事！」

齊珍姑聽得一怔，問道：「那是什麼事？」

「在你的身上『播種』！」

× × ×

小虎子帶隊開到黃麻鎭，便接到消息，山上的流寇，最近頻頻下山到市集購物，胡平原問道：「這是什麼原因？他們增加了人數？」

鎭內所有的人都道：「不像不像，看情況他們好像要辦酒席！」

「辦酒席？」楊鎭道：「這些流寇可也會享福。」

柯興庭說道：「看來田東明沒有死，大概現在養好了傷，要跟齊珍姑舉行婚禮吧！」

小虎子心頭一跳，脫口道：「這倒是個好機會，如果咱們能夠查明他們在那一天舉行婚禮，趁天黑攻上去，豈不是天助我也？」

胡平原也是精神一振，道：「不錯，這是千載難逢的良機，無論如何要查明日期！」

柯興庭說道：「這件事，咱們可以協助！」

小虎子道：「附近的保安隊，可以抽到多少個人？槍枝有沒有問題？」

「有槍的抽百餘個人是沒問題，但沒錢可不行，以前有事調集，都由政府出一筆安家費，但現在鎭上庫房空虛……」

小虎子道：「省裏可以調一部份來，另外請大戶們捐助一些吧！首先把人調集在一起，咱們先訓練他們幾天！」

「調來鎭上？」

「不，到遠一點的，免得引起他們注意，有了防範，屆時就會增添困難！」

胡平原道：「這兩件事，都不能拖延，同時立即進行。」

× × ×

偵緝大隊的四十個隊員，跟百餘個地方保安隊員一起去黃麻鎭南面十餘里的一個山溝裏，訓練三四天，柯興庭便派人來通知，山上果然在辦喜事，日子是九月廿三日。

九月廿三日距今天只有三天，小虎子下令加緊訓練槍法和氣力，廿二日休息，廿三日黃昏出發。

偵緝大隊的幹部開了一次會議，決定將人分成四隊，各由楊鎭、朱國明、林五嶺和黃成帶領，小虎子與胡平原是正副指揮。

九月廿一日，每個保安隊員都分到一筆安家費，廿二日回家休息，廿三日上午在黃麻鎭集合，中午吃了一頓好飯，便分四個方向出發。到達山下時，巳靠近黃昏，他們進山之後，先歇息一下，吃了乾糧，再繼續前進。由于保安隊員裏面，有很多人上次曾經進內山，到達「天馬」大營，所以很快便到了那裏，可是那些竹舍巳拆卸，連人也沒一個。

小虎子着急地問：「柯鎭長的消息竟會這般不靈？眞氣人！」

胡平原道：「事不宜遲，快分頭找！我估計他們還在附近不遠。」

百多人又繼續前進，而每隊人都有幾個探路的先鋒，這樣找了個多小時，很多人都聽到隱約的人聲，小虎子立即下令熄火前進，雖然聽見人聲，但那是深山寂靜，而且風大又順風，實際還有一段距離。

血的婚宴

田東明和齊珍姑雖然巳是夫婦，但補辦婚禮的宴會却十分鋪張，大事慶祝，這一來是因爲田東明是他們的大哥，而中國人又視爲成家立室是頭等大事，二來山上日子太過無聊，大家都趁機發洩一下，三來齊珍姑的「新生活」計劃，使匪徒們嚐到生活的樂趣，是故，大家都開懷暢飲。

要跟新娘子乾杯的人更有不少，齊珍姑落落大方，一一與他們碰碗，但只淺嚐

一口，她不勝酒力，幾口酒下肚，臉上紅艷艷的，更添兩分嫵媚，使羣匪更願聽她的命令。

正鬧得不可收拾之際，郭茂突然站了起來，大聲道：「諸位弟兄，俺建議大家以後稱齊小姐爲大嫂！」

小馬道：「她是大哥的老婆，咱們當然叫她大嫂，何必多說！」

「俺不是這個意思！」

何清道：「你有什麼意思就快點說吧，別敗大家的酒興！」

「假如田大哥不在山上的時候，大嫂便是咱們的領袖，她可以代大哥下任何命令，大家都要遵從！」

齊珍姑忙道：「軍師太過抬舉我了，我一個婦人，怎可担此重任。」

郭茂道：「大嫂見識不輸鬚眉，就像這次你提出的『新生活』計劃，就可看到一二！以前咱們弟兄平日閑着無事，整日飲酒賭錢，少不免出現爭吵和打架的事，現在可沒有這種事發生，咱們『天馬』能夠在綠林中佔一席地位，憑的就是義氣和團結，相信日後弟兄們將會更加團結，任何力量都不能打倒咱們！」

他一口氣說來，下面的人齊聲响應，七嘴八舌地把齊珍姑捧上天，齊珍姑不由有點飄飄然，田東明忙道：「眞要有事的話，大家一齊商量，就是我也不能一意孤行，總之大家以『天馬』這個整體着想，咱們便可以永遠存下去！」

掌聲再起，楊集成高舉酒碗道：「弟兄們，讓咱們再祝慶大哥跟大嫂，白首到頭，永遠領導天馬，乾杯！」

剎那間，乾杯之聲，此起彼落，就在此刻，山後忽然傳來槍聲！

楊集成大聲叫道：「什麼事？快去打聽！大家繼續喝酒，也許是當值的弟兄一時高興，鳴槍慶祝！」

郭茂比較仔細，忙道：「別忙着喝酒，大家到屋子裏搬出兵器來！」

齊珍姑也道：「軍師說得有理，快！小心駛得萬年船！」果然有人放開酒碗進竹棚抄傢伙。

山上很快傳來消息，山前發現不少人影，正向這邊包圍過來！

楊集成大聲叫道：「操他娘的！他們敢來敗咱們的興，咱們便給點苦頭他們嚐嚐！」

田東明大聲叫道：「弟兄們，看來又有場血戰，大家先用冷水洗個臉，振作一下精神，才可應付！五分鐘之內分隊集合。小馬，你先帶二十個弟兄上山協助，先將他們的來勢阻擋一下！」

這時候，槍聲不時地响起，山後的匪徒都行動起來，齊珍姑有點害怕，田東明道：「小何，你帶幾個弟兄，專門保護大嫂！」

何清失聲應道：「是！大嫂有什麼損傷，唯我是問！」

× × ×

小虎子來到一座山峯前，夜風中不斷送來乾杯的聲音，他心中暗暗高興：「眞是天助我也！」此念未了，上面忽然傳來兩响槍聲！

胡平原道：「咱們暴露了，分頭翻山强攻！」

小虎子立即下命令，一二隊强攻上山，三四隊由山峯兩側突破，百多個漢子，就像百多把匕首，向黑暗中投射過去！

山上那兩槍是暗號，如果是自己人便向天回三槍示意，山下沒有反應，山上的守衛便知道來者是敵非友，因此立即派人下山通知。

槍聲寥寥可數，那是因爲「天馬」在選擇新窩時，巳有了周詳的計劃和設置。

小虎子、胡平原帶着幾個聯絡員留在最後面，縱觀整問，當一二隊隊員衝至山峯下，上面還沒有多大的動靜，胡平原正暗叫不妙，果然山上落下許多石頭和擂木，慘呼聲立即傳來，山上却傳來哈哈的狂笑聲。

小虎子怒道：「無論如何也要攻上去！快通知前面，繞路過去，一個也不能走漏！」

這裏的地勢，是長方形，中間一座山峯攔住，兩旁只有很窄的地方可作通道，再往外便是陡直的山壁，易守難攻，莫說小虎子只帶一百多人，就算再多一倍，要强攻也不容易。

三、四隊隊員在山峯旁慢慢挺進，很快便遭到石堆後面伏兵的狙擊。一開始，便倒下幾個人，幾次强衝，都無功而回。

楊鎭大怒，道：「拋手榴彈過去！」

這是以己之長，攻敵之短，他們所佔到的便是武器方面的優勢。

幾枚手榴彈爆响之後，石後的槍聲登時疏落了，楊鎭立即下令前進。

但沿途沒有遮阻，對方傷亡雖大，只要還有幾枝槍，便可產生極大的作用。

楊鎭想了一下，道：「退回來！」他教人伏地推着石頭慢慢前進，頂在身前的石頭，便是最佳擋箭牌，「天馬」方面果然沒有辦法制止。

楊鎭暗中下令：「前面的隊友跟對方一接觸上，咱們便立即衝過去！」同時下令不斷拋手榴彈。

田東明年紀雖然不大，但他自小便跟着湯三斤南征北討，經驗豐富，歷過不少風浪，這當兒可鎭靜得很。他見左路戰況激烈，來親自到那邊指揮。

硝烟嗆人口鼻，但「天馬」上下鬥志激昂，很多人要衝出來跟對方拚命，但却爲田東明所止。「不要急，再讓他們過來一部份，再截住通路，慢慢將他們吃掉！」於是派人上前通知石後的人退回來。

「剿匪隊」先頭部隊，頂着石塊慢慢過來，一直來至山峯後，田東明一發令下，伏兵盡起，只幾個回合，那七八個剿匪隊員便報了帳。

「天馬」隊員回過頭來，對正衝過來的第三隊剿匪隊員開槍！

剎那間，槍聲卜卜，彼此都有損傷，楊鎭喝道：「手榴彈！」

幾顆手榴彈飛過去，「隆隆」聲中，七八個「天馬」匪徒血肉橫飛。

田東明從那些死了的先頭隊員身上，搜到幾個手榴彈，暗中分派給手下，叫大家暫且勿動，讓他們過來。

匪徒們突然靜止，反使楊鎭猶疑不決，只不斷下令手下拋手榴彈，這時候，山峯另一側的戰況也趨激烈。小虎子把攻山的二隊撤下來，叫他們再分成兩組，支援

三、四隊，只剩一隊在山下作佯攻。

楊鎭終於忍耐不住，下令隊員再度頂石前進，後面的隊員全臥地前進，快到山後時，忽然飛來三顆手榴彈，在人羣中炸開。

手榴彈不但發揮了威力，而且把那些烏合之衆的保安隊員炸得亡魂喪胆，都回頭亂跑起來！

田東明大喜，下令開槍，槍林彈雨之下，「剿匪」隊員又倒開一片！田東明見這邊形勢已受控制，便跑去另一邊指揮。

郭茂傳令兩旁的手下，注意對方在山壁下爬過來，同時要守在山頂的手下，沉住氣，不可浪費擂木。

田東明到左首，那邊黃成帶領的第四隊已突破防綫，跟匪徒展開肉搏戰，背後的剿匪隊員如潮水湧至！田東明一見這個情況，忙將手榴彈抛出！

兩顆手榴彈便暫時截住了對方的援兵，如此一來，已衝過防綫，跟匪徒肉搏的隊員便危險了。田東明一手一柄快慢機，尋機解决剿匪隊員，同時把後備隊員，推上前以阻擋對方的援兵！

不過一會兒，那十多個剿匪隊員，不是死傷便已投降，郭茂下令將他們鎖住，不許殺害。

胡平原看了一陣，派人通知前面，一隊加彈攻擊，原隸二隊的成員，改由山側向山峯進攻，因爲只有控制山峯，居高臨下才有取勝的把握，而三、四隊則繼續跟對方槍戰，引開對方的注意力。

楊集成見己方首個回合得了甜頭，十分高興，大聲說道：「有種的便過來送死吧！」

郭茂能夠在天馬當中担當軍師，又深得湯三斤相信，自然有他過人的地方，他在這時候，便顯露出他的特點來，一邊勸手下不可驕傲，一邊組織人手，把傷兵和老弱，先從後面送走。

戰況似乎仍然膠着，但郭茂却看到己方逐漸不利的地方，就雙方的實力來論，是半斤八両，天馬仗的是地利，對方仗的是武器上的優勢，彈藥肯定比己方充足，除非己方能在天亮之前將對方擊退，否則天一亮，便將失去佔地利的優勢，屆時己方即使不全軍盡墨，也會傷亡慘重！

不過這種局勢可不是一般人能夠預早看得到的，何況現在己方佔了上風！

郭茂想了一下，去找田東明，將自己的看法說了出來。田東明沉吟道：「你說的也不是沒有道理，不過這地方咱們花了不少心血，才略見規模，怎可白白雙手拱送給他們！」

「東明，你是一軍之主，行事一定要以大局爲重，如果人死了，這些東西還有什麼用？就算到時還有一半人活下來，但對方絕不會就此罷休，再次進犯，咱們的實力便不足抵禦了，到時候，還不是要撤退？」

田東明道：「即使俺肯，弟兄們也不肯！不信你聽聽！」他提高聲音說道：「弟兄們，咱們先撤退，以後再回來，好不好？」

楊集成大聲叫道：「大哥，你說什麼？咱們這些心血可不能白費！」

小馬在山上聽見也呼道：「大哥，咱們誓死不退！那些傢伙有什麼了不起？他們奈咱們不何呢！」

山谷裏的匪徒都大聲表示要與守土共生死，田東明道：「軍師，你聽了？所謂衆志成城，又謂一夫拚命，萬夫莫當，怕什麼？」

郭茂嘆了一口氣，施施然退下，忽然他想起齊珍姑，這時候只有齊珍姑才可以說服田東明，郭茂立即跑到後面，找到齊珍姑，把自己的看法告訴她。

齊珍姑也覺得就這樣抛棄剛剛經營的基業十分可惜，但郭茂說出人命是最珍貴時，齊珍姑便立即跟他返回山谷把田東明找來。

田東明道：「珍姑，這裏危險，你快回去！」

「東明，軍師說得有理，你趕快準備撤退！」

「這裏的一切都是咱們的心血，怎能夠……」

「沒有命，還能够去享受收獲的成果嗎？」

「但咱們不一定會輸！」

「就算這次咱們打贏，下次他們會調集更多的人，咱們始終不能守得住！東明，這是我第一次求你，你趕快想辦法準備撤退！」

郭茂道：「大嫂快回去，我立即調人手護送婦孺老弱！」

田東明含怒瞪了他一眼，沒奈何只好把三隊人馬，調一隊退後，守在山神廟附近，以便撤軍時，可以狙擊追兵。

就在這時候，從山側偷襲山峯匪徒的第二隊剿匪隊員已經攻上山頂，左右夾攻之下，山頂的匪徒潰不成軍，一部份剿匪隊員一上山便向山谷抛手榴彈！

手榴彈在山谷中遍地開花，匪徒陣脚大亂，那邊又聽到遠處的進攻號聲，頓時忙亂起來。郭茂叫道：「東明！快下令撤退！」

田東明到這時也醒悟了，只好下令撤退，正面攻山的一隊，也已衝上山峯，槍聲密得像炒豆一般，匪徒死傷慘重。

郭茂大聲叫道：「你們再不住手，咱們就要殺死俘虜！」一部份匪徒退至山神廟後，也開始伏擊由山側攻過來的剿匪隊員！

攻佔山峯的朱國明忙道：「弟兄們暫時停一停！」

槍聲停止，匪徒也都已到達安全地點，林五嶺道：「叫田東明出來說話！」

田東明回答道：「俺聽得到，有屁便放！」

「你們最好是投降，否則只有死路一條！」

「笑話！這一仗，咱們不服輸！」田東明把俘虜推在前面，道：「別得意，也別迫人太甚，要知道狗急尚且會跳牆，眞要迫咱們拚命的話，你們也沒好處。」

朱國明怒道：「哼！死到臨頭還敢吹牛皮！」

「不信你們可以試試！」

郭茂利用田東明跟對方說話的時候，暗中退兵，朱國明雖然恨不得將匪徒殺光，但還得等候小虎子的命令。

剿匪隊員上山之後，小虎子與胡平原

便向前推進，當他到達峯頂時，天馬已退得七七八八。朱國明向小虎子報告後，小虎子立即道：「田東明，你投降吧！我告訴你，省裏已決定消滅沂山的流寇，你們的日子不長了！」

田東明道：「你別神氣，其實咱們大家都一樣是拿傢伙找飯吃，何必相煎！你看不到嗎？咱們在這裏種菜，養豬養鷄，要自力更生，現在給你們的手榴彈毀盡，這筆帳，咱們遲早會向你們討回來。」

朱國明道：「大隊長，別跟他們廢話，他們在撤退！」

胡平原輕聲道：「跟他談條件，咱們接收俘虜之後再慢慢追殺，到山窮水盡時，他們自然會投降！現在他們銳氣未失，迫得太緊，咱們損傷太大，以後要再徵用地方保安隊，就有困難了！」

小虎子覺得有理，便道：「田東明你不投降，我也不迫你，咱們談個條件！」

田東明道：「你說吧！」

「我聽人報告，說你到仙石屯搶親的事，覺得你是個重信諾的男子漢，咱們說一是一，說二是二，我給你們五分鐘時間，讓你們撤退，但俘虜你不許殺害一個，也不許你帶走，要不咱們將來一定十倍討還！」

田東明吃了一驚，沉吟道：「不行，五分鐘太短了，十分鐘才幹！」

「一口價八分鐘！」

「好，八分鐘之前，你們不許下山，我田東明若果違背諾言的，他日教我衆叛親離，死無葬身之地！」

這兒很重，小虎子立即下令，八分鐘之內，不可下山，田東明立即叫手下火速後退，並叫郭茂安排撤退的策略，他身邊只留下兩個神槍手苗勝和小林。

「天馬」匪徒有個好處，便是服從性很強，他們又都知道田東明的脾氣，一言不發，立即撤退。

田東明的命令傳到郭茂的耳中，郭茂不愧是軍師，略一盤算，便叫楊集成帶十多個精壯的弟兄，沿山向北前進，引開追來的剿匪隊，而大隊人馬則下山，他訂下見面的地點之後，羣匪便分頭行動。

八分鐘一屆，小虎子一聲下令，山上的剿匪隊員立即下山，田東明說道：「快跑！」三個人仗着地利之便，轉身向北飛奔。

背後剿匪隊員亡命追趕，可是距離却越拉越遠了，但小虎子新任大隊長，急於立功，傳令不追到對方大隊人馬，絕不罷休。

田東明三人跑了兩三里山路，遇到小馬，小馬道：「快從這裏下山，他們都下山去了。」

田東明三人下山，小馬帶着一個弟兄，故意等了一下，然後向後開了幾槍，拔腿向北飛奔，去追楊集成那隊人！

田東明三人很快便找到郭茂他們，郭茂道：「大家小心，不可發出聲音，不可點火抽烟，現在還未離開險地！要是暴露了位置，人家居高臨下，咱們便死無葬身之地了！」

田東明道：「下山困難，大家手拉手走！軍師，珍姑呢？」

「放心，他們是第一批，估計已快到山脚！」

這條路很難走，很多地方甚至沒有路徑，要用繩子吊下去，所以剿匪隊才沒由此下山。

天亮時，羣匪已到達山脚附近，齊珍姑一見到田東明便迎了上去，道：「東明你沒受傷嗎？」

田東明有點慚愧地說道：「珍姑，我後悔沒有聽軍師跟你的話，連累了許多兄弟！」

何清道：「大哥，大家都是自己人，不要說這種話，咱們現在去那裏？」

田東明轉頭問道：「郭軍師，你有什麼高見？」

「他們說不放過沂山的流寇嗎？」郭茂道：「以前省裏偵緝大隊很少出動對付咱們，依這情況看來，可不大妙……」

何清道：「難道咱們要解散？」

「不，咱們搬窩到魯山去，那裏地方更大，到時眞沒有辦法時，躱藏也比較容易！」

何清道：「老是要當縮頭烏龜，咱們不幹！」

「不能衝動！咱們一伙人，怎能跟全省治安人員正面衝突？識時務者爲俊傑，見機行事，才可以長期立足！」

齊珍姑道：「軍師說得有道理，我贊成！」

田東明道：「就這樣辦！何清你到聯絡地點等老楊他們，然後到魯山鷄公岩，我會派人接你們！」

郭茂道：「現在先分批前進，由此到魯山路程不短，要小心！」

親自出馬

郭茂的撤退策略十分成功，剿匪大隊果然給小馬和楊集成他們引向北方。

楊集成見剿匪隊已遠離田東明等人下山的地方，也尋路下山，他們人少，也熟悉地形，剿匪隊大部份是烏合之衆，由下午開始到現在都沒歇過，都已累得人疲馬乏，又不見有人影，都紛紛放慢脚步。

朱國明大聲叫道：「快追，咱們不能功虧一簣！」

胡平原道：「小朱你和小黃帶咱們的人繼續追，其他人在附近休息，記着追近之後，不能跟他們開火，立即回報！」

黃成和朱國明帶人去後，其他人立即覓地坐下，大部分的人，不顧三七二十一，隨即躺在地上喘氣。

小虎子搖搖頭道：「等下要他們爬上起來，可就困難了！其實像這種工作，應該全部由咱們偵緝大隊担任！」

胡平原微微一笑。「假如這樣便要增加很多人員了，咱們國家窮，養不起這麼多人！」他倚着樹吸着烟斗，「我估計咱們今天是追不到的！尤其是在晚上！」

小虎子一拳擊在左掌心上，道：「錯過今日，又不知要再花多少時日和工夫才能全殲他們了！」

× × ×

胡平原的估計沒有錯誤，天亮之後，朱國明，黃成帶着滿臉疲乏的偵緝隊員回來，向小虎子報告，找不到天馬匪徒。

小虎子道：「現在天亮了，咱們再搜

索一下吧，也許能够找到踪跡！」

胡平原道：「找到也沒有力量跟對方較量了，下山休息一下，再派人打探吧，人多反而會引起對方警惕！」

小虎子覺得有道理，於是由原路退回去，回去的時候，都有神無氣，很多隊員在剛才拚殺時，腰上的水壺，身上的乾糧都已掉了，折磨了一整夜，又飢又渴，都後悔被應徵上山剿匪。拖拖拉拉走了兩個多小時才到達山神廟附近，剿匪隊員們如拾到大元寶般，衝進竹棚找水喝，胡平原則與小虎子到四處看。

菜地上已一片綠油油，而且附近還有很多剛開墾的地，未曾耕種，竹籬裏面的小鷄，因爲沒人餵食，吱吱喳喳地叫個不停，小磨房裏堆了很多大豆、小麥，還有酒坊、紡紗、裁床。胡平原嘖嘖稱奇：「這股流寇果然跟別的不一樣！」

小虎子冷笑一聲：「既然要男耕女織，又何必當流寇，眞是莫明奇妙！」

胡平原呵呵笑道：「人是會變的！昨晚田東明不是說過，他們要自力更生嗎？也許後悔了，這倒是個好現象！如果其他流寇都跟他們一樣，咱們的工作就輕鬆得多了！」

小虎子要下令燒掉竹棚，却被胡平原阻止：「留着，也許他們會回來，咱們不是可以省回許多時間嗎？」

小虎子笑道：「還是你想得周到！」

剿匪隊在下午才到達黃蔴鎭，小虎子把剿匪隊解散，命令林五嶺和楊鎭負責登記死傷者，以便日後作出賠償，他自己却打電話到濟南總局。

周而勇聽了電話之後，對話筒道：「小虎子，你等等，我叫王處長跟你談！」他叫秘書請王森過來。

王森聽了小虎子的報告之後，道：「這股流寇不簡單，裏面必定有幾個厲害的人物……什麼？你說流寇在山上種菜養鷄……還開磨坊酒坊？嘿嘿，眞是件新鮮事兒，沒有燒掉最好，派人暗中打探，一有消息詠來電話！好，再見！」

王森擱下電話，將天馬流寇在山上耕種的事向周而勇說了，點上一根烟道：「局長，你聽人說過有這樣的流寇沒有！」

周而勇擱下手上的鋼筆，也點上一根香烟，難以置信的道：「眞有這種事？」

「他們親眼所見，不會是假的，而且他們還在開墾土地，面積很大！」

「哈哈，在山上幹活不用交租，不用納糧，倒是個好辦法！」

「局長，你看他們可自耕自足嗎？」

「不管怎樣，這件事總值得咱們研究研究！」周而勇噴了一口烟，「小王，你有什麼看法？」

王森只覺得新奇，還未深入考慮過這個問題，是以想了一陣，道：「看來他們是有意改變以前的生活，嘗試過自食其力的生活！」

「還有一個可能性。」周而勇頓了一頓，道：「他們是爲了改善生活！」

「請莫忘記，他們開墾的面積很大，看來不像單只爲了改善生活！」

「你說得不錯，他們可能有意放棄流寇生涯，又怕世人不能容納他們，所以只好在山上自食其力！」

王森捺熄烟蒂，道：「局長跟我研究這些一定有原因！」

「我要提醒你解決天馬這股流寇，不能用以前的方法！」

「不錯！條件可以寬大，只處理首惡，這樣就算不能成功，也可以瓦解他們內部鬥志，最重要的一點，是藉解決天馬，與其他流寇作榜樣。」

王森忽然站了起來，道：「不錯，這樣咱們解決流寇便不用花太大的氣力，而且也不必担心人員不足！」

「所以這件事，我還是希望你能親自去處理一下！」

王森道：「這件事關係很大，要先得省裏批准才好辦！」

周而勇笑道：「你比以前更加成熟了，放心！我不會叫你白忙，你現在已經是處長，考慮問題應該持這個態度！等下我跟省裏通過電話，有了結果我再通知！」

第二天，周而勇便通知王森，一齊到省政府開會，省政府贊成周而勇的建議，即席批准，並且寫下幾封授權書給王森，要他全權處理這件事。

這是一個新的任務，對王森充滿挑戰性，王森接到任務之後，便在第三天興冲冲的騎摩托車出發去黃蔴鎭。

× × ×

由沂山轉移到魯山的「天馬」流寇，分成七隊，每隊十人，分頭到魯山鷄公岩集合。

這次他們雖然走得匆忙，但幸而郭茂有了準備，東西雖然不能帶走，錢却沒剩下一個在山上。

七隊人員，已有六隊平安到達鷄公岩，只有由何清率領的第五隊還未到。

郭茂一到魯山，便派人到附近找尋落脚地方，有了上次的經驗，他要求紮營的地方，要包括易守難攻的特點，附近有較大的平地可作耕種，要靠近水源。

衆匪在鷄公岩呆了兩晚，飽受風吹之苦，到第三天才找到一個比較適合的地方，更重要的是附近沒有其他流寇，省却衝突。田東明夫婦看後也十分滿意，但何清那一隊人還未回來，却使上下都担心起來，田東明只好派人下山打探消息。就在這一天，楊集成和小馬那一隊人也到達了。

郭茂立即下令建營房，還派人下山購買糧食和日常必需用具。

派出去打探消息的人，到第三天才扶着雙腿受傷的何清回來。田東明忙問原因，何清道：「他奶奶的，咱們在王井附近鎩羽了！」

郭茂忙問道：「是遇到偵緝大隊的人嗎？」

「不是，咱們幾個人身上的錢不是花光，便是在下山時掉了，到那裏沒錢買東西吃，便進集幹一票，那知他們人多，又有槍，咱們便完蛋了！」何清哭喪地道。

田東明急問：「其他兄弟全死了？」

「大概沒有……但不死也掛彩，就怕他們都給抓去了，我雙腿受傷，也以爲必被抓去，幸好當時剛巧有一輛馬車經過，俺跳上馬車，這馬車載我離開……」

小馬插腔問道：「那爲什麼不一直叫他駛到山下？」

「誰說我不想，不過因爲失血太多，

我逐漸支持不住，又怕在暈倒之後，讓車夫送到局子裏去，所以半路下車，暈倒在高粱地裏，也是天見可憐，被一位老婆婆救我回家，還替我治傷！」

「他知道你的身份嗎？」

何清呸了一聲：「他媽的，你以爲我是傻瓜嗎？我編了一個故事騙她，多虧那天我在門口晒太陽才見到小林他們！」

負責去尋人的小林道：「俺放下一個大洋給那老婆婆！」

小馬故意取笑：「原來他媽的一條命，才值一個大洋！」

郭茂担憂地道：「其他兄弟如果落在局子裏，咱們的行動便會洩漏了！」

何清道：「咱們天馬的人都是不怕死的好漢，他們不會招供的！」

田東明冷笑一聲：「招供又怎樣？他們又不知道咱們的窩，魯山連綿百里，他們能搜遍每寸土地？安心重建咱們的『家』吧！」

郭茂心頭的憂慮始終難以消除，不過也不便說出來，以免影响人心。

清點一下人數，一共只剩下不到九十人，換而言之，死在沂山的兄弟竟有三四十個，有幾十個重傷的，死在路上，還有九個不能下山又怕連累大家，縱身跳崖自盡。

那一戰是天馬近年來的慘敗，在羣匪心中都有不同深度的影响。

重建家園，一切從頭難，天氣又漸漸冷了，不但要備冬衣，還得購買大量的棉被草蓆，因此上下都忙得很，負責購物的人，更是兩天下山一回。

× × ×

郭茂的顧慮並非多餘的，兩個受輕傷被抓住的匪徒，在派出所招出天馬轉移到魯山鷄公岩的情況，派出所立即將情況轉告去黃蔴鎭的小虎子。

黃蔴鎭正處于魯山與沂山兩山之間的南面，而且也比較靠近魯山，所以天馬轉移，偵緝大隊並不轉移。

小虎子接到電話，親自帶人到王井審訊，查明確實，便派人到魯山山脚打探消息，爲了提防天馬又轉移，他嚴令手下非不得已不可進山。

當他返回黃蔴鎭，王森便在當晚七時半到達了。王森帶領偵緝隊南征北戰多年，由小虎子至下面都對王森十分景仰。而且互相間也十分熟絡，王森一到，鎭公所便熱鬧起來了。

小虎子忙問道：「王處長吃過晚飯沒有？」

「俺故意留個肚子等你們請！」

胡平原立即叫人去準備晚飯，負責買晚飯的隊員還特別買了幾瓶酒和一些送酒的小食。

衆人圍住桌子四周喝酒，王森吃了一碗飯才將省政府的決定說了一遍，然後問道：「大家認爲怎樣，有意見的可以提出來。」

楊鎭道：「省裏已經決定了，咱們還提什麼意見？」

「那些流寇打家刦舍，還傷了這許多生命，就這樣輕饒他們，大家心裏沒疙瘩嗎？」

黃成道：「不是疙瘩，是不服氣，眞想好好地幹他們一頓。」

「小黃，看問題要看遠一點，解散天馬是爲了解決更多的流寇！」王森放下筷子，點上一根香烟，又將省政府的看法以及周而勇的用意仔細解釋一番，衆人才沒話說。

林五嶺忽然苦着臉問：「王處長，假如沒有流寇，咱們這批人不都是要失業了嗎？」這一說，大家都笑了起來。

王森罵道：「他媽的，專愛說怪話，你們立了功勞，政府不嘉獎，還會叫你捲舖蓋的？再說，如果咱們幾十個人失業，可以帶來山東老鄉的平安，讓他們好好的幹活，也劃得來，大不了，俺跟你們一塊兒去種田！」

衆人笑罵了一陣，王森又道：「查到天馬的動向沒有？」

小虎子道：「現在只知道他們轉移到魯山了，確實地點還不知道，不過相信一兩天內必有眉目！」

王森噴了一口烟，道：「這夥人辦事，不但乾淨俐伶，而且够狠！」

胡平原讚同地道：「不錯，他們在沂山辛辛苦苦經營，而且初具規模，想不到可以完全放棄，到新地盤重建！」

「天馬之內有什麼厲害人物？」

小虎子道：「咱們事後打探到，他們有個軍師，很有點鬼主意，而新任頭頭田東明，很得下面的人敬重，最大的特點是他們比任何一股流寇都要團結！」

胡平原道：「我看他們那些竹棚都是新建不久，後來問過保安隊員才知道情況，以前他們的老窩很簡陋，跟一般的流寇一樣，證明才剛剛改變！」

王森再問道：「可知道是什麼原因的嗎？」

三四十個人圍在一起，却沒人回答得出，朱國明不服氣，反問：「處長？難道你知道？」

「可能跟兩個人有關係！」

「那兩個人？」

「田東明！以前首領是湯三斤，現在才是他，改變是因他而起，第二個是齊家千金！」

林五嶺叫了起來：「你說流寇會聽她的話？」

胡平原道：「其他流寇可能不會聽她的命令，但田東明有可能會聽她的，單看他到仙石屯搶親的表現就知道！換言之，是她影响了田東明，再由田東明影响了天馬！」

王森道：「假如是後者，事情就更加好辦！」

小虎子道：「她是田東明的老婆，咱們可難找到她！」

王森笑道：「送信給她，先打動她，再由她去說服田東明，這樣咱們便省却很多工夫！」

胡平原精神一振，道：「就是這個辦法！」

× × ×

王森到黃蔴鎭的第三天，到魯山山脚探聽動靜的偵緝隊員之一何新華便喜孜孜地回來了！

小虎子忙問：「小何，是不是有消息了？」

「是的，咱們雖未能確定他們的窩在山裏何處，但大概的方向也知道，因爲這幾天，他們每天都有人下山購買東西！」

王森問道：「買什麼東西？」

「可多着呢，糧食、布匹、碗筷、面盆、甚至鋤頭、剪刀、量尺、鋸子，幾乎什麼都有！」何新華道：「隊長叮囑咱們不可跟上山，所以我先回來請示一下！」

小虎子望着王森，「處長，是不是要送信給他們？可假借他們的手送上去？」

「這是個辦法！不過天馬既然有財力，咱們光送信可不行，還要有所行動。」

「什麼行動？」

「把人拉到山下去，一面勸降，一面將他們的通道切斷，讓他們沒法下山購買糧食！」

楊鎮接腔道：「魯山這麼大，怎樣包圍？咱們那有這許多人？」

王森笑道：「我問你，購買糧食，能够由懸崖峭壁上去嗎？當然單靠咱們這些人還不够，還得召集附近的保安隊！」

封山

山上第一座竹舍，當然是先給田東明住，不單止因爲他是老大，還因爲他有老婆，田東明也不客氣，竹舍一落成便搬進去了。這座竹舍比沂山那間稍大稍高，田東明十分滿意，對妻子道：「這才像樣，以後咱們有了孩子也不會太擠！」

齊珍姑含羞地道：「東明，我正要告訴你一件喜事，咱們有了孩子了！」

田東明大喜，一把將她抱住。「幾時有的？」

齊珍姑道：「上個月的事！」

「怎不早點告訴我？」

齊珍姑啐了他一口。「傻蛋，每天都那麼多人擠在一起，怎好講！」

田東明笑嘻嘻地道：「珍姑，你眞有本領，剛過門不久就有喜了！」

齊珍姑羞紅着臉擂了他一下。「都是你壞，還取笑我！希望孩子出生之後，能帶給咱們好運！」

「是的，他一出生，山上的菜呀，高粱，玉米都熟了，鷄也養大了，咱們便不用當响馬了！」

「你得記住，這是我的目的，也是我的希望！！」

「你說的話，我幾時忘記過？今後妳要多休息，不要操勞了，你本是千金小姐，肯跟我上山吃苦，我也很難受，這時候還要你操勞，俺心裏就更加難安了。」

「以後不許你再提這件事，我覺得嫁給你之後，生活雖然沒有以前舒適，但心情比以前好多了，而且人也樂觀和堅强了，我完全沒有不好的感覺，你用不着難受，我只憂慮，咱們不知要到幾時才不用靠打家刧舍爲生！」

「珍姑！你眞好，讓我親親你！」

田東明輕輕將她扳倒，齊珍姑道：「肚子裏多了一個人，你要小心……」

× × ×

山上的營房逐漸建成，糧食也屯積了很多，足够吃用一個月，但天氣開始冷了，下山購貨的人並沒有減少，又因爲要準備棉花棉被，山上的人也開始開墾處女地了，準備種菜。

匪徒們雖然忙碌，但山上由早上到黃昏，都不斷响着笑聲和歌聲。田東明心中暗想：「假如乾爹還在生，他也一定會讚珍姑有眼光！」

就在田東明搬進竹舍的第七天，一個下山買棉花的匪徒，忽然送了一封信給田東明，道：「大哥，俺剛才在山下遇到一個漢子，托俺送一封信來給大嫂。」

田東明識字不多，接過信問道：「那個人是誰？」

「俺問他他不答，說他完全沒有惡意，還說大嫂看了信就知道一切，俺猜想他可能是你丈人家裏的人！」

田東明冷哼一聲：「虧他還有臉寫信給珍姑！」他本想將信撕掉，又怕齊珍姑知道後不高興，只好將信拿進正在竹舍裏縫被的齊珍姑。「珍姑，你家裏派人送信來！」說罷便出去了。

齊珍姑連忙放下手上針綫，拿起信封，心情十分興奮，猶疑一陣，才把信封拆開，一入目她臉色便猝然一變，隨即將信捂住胸膛，閉目想了一下再繼續看下去。

這封信自然不是她娘家寫來的，而是王森代省政府寫的，裏面還附了一張省政府的授權書，一張省政府的寬大書。

齊珍姑一口氣將三張信全看了，立即跑出竹舍，大聲叫道：「東明，東明！」

小馬道：「大哥到後山跟老楊他們開荒，大嫂有啥急事？」

「請你替我跑一趟，叫他立即回家，就說大嫂有件大事要跟他商量！」她滿臉焦急，小馬知道事態嚴重，拋下手上的鋸子，撒腿便向後山跑去。

過了一車，田東明便匆匆跑來，一進門便問：「珍姑，可是你肚裏的孩子……」

「胡說！你猜這封信是誰寫的？」

田東明故意笑道：「是不是岳父大人，要你回娘家？」

「不是，是王處長寫來的！」

田東明一怔，問道：「哦？哪位王處長？」

「他叫王森，山東省治安總局的行動處長！」

田東明臉色一變，忙拉了一張椅子坐下，道：「珍姑，你快讀給我聽！」

「他說政府知道咱們在山上種菜、養鷄，顯然有自食其力之想，所以勸咱們投降！」

田東明一掌拍在桌子上，道：「投降？說得比唱的還好聽！他想不費一兵一卒便瓦解咱們天馬？簡直做夢！」

「人家是有誠意，還有一封省政府授權給他全權處理的公文，一封省政府寬大信，信中還說他後天會派人在山下等候回信！」

田東明道：「哼，我只當他放屁！」

齊珍姑忙道：「東明，你怎不考慮一下？」

田東明站了起來，道：「政府這一套，我才不會上當！咱們一投降，就將咱們推出去砍頭示衆！珍姑，你不知道這王森有多厲害，他是頭比狐狸還狡猾，還凶猛的山貓！」

他氣沖沖地出去，到門口又回頭道：「珍姑，你給我回信給他，叫他有種的便

上山跟咱們見個高下！」

齊珍姑心潮起伏，坐了一陣，終於忍不住，將信裝進信封，跑去找郭茂，郭茂是文弱書生，要他開墾可不行，坐在那座小竹舍裏，伏在竹桌上不知在畫些什麼。

他看見齊珍姑進來，高興地道：「嫂子，俺正規劃耕田面積，正想過去跟你商量呢！」

「軍師，現在有件更重要的事，你先看了這幾封信再說！」

郭茂驚詫地瞥了她一眼，展信而閱。他一口氣將信看了，氣息也粗了，先點上一根土烟才問：「大哥知道嗎？他有什麼意見？」

「他不相信王森的話，叫我回信邀他上山見個高低！」

「有省政府的信，倒也不能完全不信任他！」

「他說王森比狐狸還狡猾，我說不過他，還是由你勸他吧！」

郭茂反問：「嫂子要投降？」

齊珍姑猶疑了一下，道：「咱們當響馬終不會有好結果，如果有重生的機會，爲什麼不爭取？」

「王森這個人咱們雖然未見過，但他的事蹟却聽過不少，他是個人材，眞的又狡猾又凶猛，假如由他親征，的確十分棘手！」郭茂顯然十分忌憚王森，那根捲烟未燒盡，又接上一根。「嫂子，你不知道，他這人手段不但厲害，而且從未失過手，極得周而勇那老狐狸的鍾愛！嘿嘿，想不到他現在已升到處長了！」

齊珍姑急得要死。「軍師，那你到底有什麼看法？」

「我贊成你的意見，不過東明說的也有道理，這可能也是個陷阱！」

「但他後天便等咱們答覆！」

郭茂在房裏踱步，過了一陣才道：「這件事還是由你直接跟東明說比較方便！這封信也可以說是個談判的開始，他只說寬大，到底寬大到什麼地步，一字不提，那就是放出貨物，却不開價！」

齊珍姑道：「咱們可以跟他討價還價呀！」

「咱們兩條腿走路，一邊跟他們討價還價，一邊加緊設置防綫，提防那山貓使詐施突襲！」郭茂踩熄烟蒂，道：「你跟東明說，咱們回信施拖延之計，爭取時間在山上佈置防綫！」

齊珍姑道：「信放在你這裏，要回覆也該由你執筆。」

「可以，我現在也得先佈置防綫了！」郭茂重新坐下，拿出另一張紙鋪在桌上，齊珍姑知機地離開。

× × ×

出乎齊珍姑的意外，田東明贊成郭茂的看法，道：「叫老郭回信，要他們開出條件，咱們爭取時間佈防，山上的彈藥不够，也得想點辦法……嗯，我明早親自跟他說！」

第二天早上，郭茂那小小的竹舍便聚集了七個天馬的頭目，大家聽郭茂讀了信之後，都冷笑不已，不相信王森所說的，於是郭茂也不費唇舌，叫他們研究防綫和武器的事。

山上要設置掩護體困難不大，最頭痛的是彈藥問題，於是何清便提議在外綫設陷阱，削竹器、造擂木滾石。衆人研究了一個上午，到午飯時才向大家宣佈一切。

王森的名頭果然不同凡響，羣匪聽後，心中都震驚不已，早幾天的歡笑聲，已不復聞，表面上大家都不說什麼，但內心都有點忐忑不安。

× × ×

王森的第二封信很快又送到，列出的條件是特赦天馬所有人的死罪，所有的人分散分配到軍隊裏面，服三年兵役，頭目坐三年牢，刑滿之後，一切跟常人一樣，最後警告田東明，假如執迷不悟，將會後悔，規限三日後答應，逾日不覆，或不答應政府招安，便立即採取行動，還說這是最寬大的條件，無須再討價還價。

田東明聽郭茂讀了信，不由罵道：「他媽的，王森好大的口氣！俺就不相信他是三頭六臂的哪咤！」

齊珍姑輕聲道：「東明，條件不錯嘛，你應該仔細考慮一下！」

田東明不悅地道：「要俺坐三年牢，還說條件不錯？誰來照顧你？萬一三年後仍不放人，俺不是做了寃大頭？」

郭茂道：「俺來回他一封信，就說咱們不相信他的話！除非他親自上山跟咱們談判！」

楊集成叫道：「好主意，就這樣寫！他不敢上山的便是沒種的太監！」

× × ×

王森亦早巳料到這股響馬不會乖乖投降，在寄出第一封信時，他已派出一百名剿匪隊員，分批由「天馬」出入的遠處上山，命令下面的人在偵到天馬的確實地點之後，要遠遠退開，只守不攻。

寄出第二封信的同日，上山的剿匪隊員便有了消息，他們巳偵到天馬的落足點，上面正在大興土木，開墾土地，挖戰壕、設陷阱。

王森令他們在天馬的活動範圍之外三里守候，非萬不得巳，不能與對方有任何衝突，等候他的命令。同一天，王森又在臨朐、王井一帶徵了一百名剿匪隊員，並開始安排他們進山，守候在天馬的背方。

魯山基本上是南北走向，山形長而狹，第一批上山的一百名剿匪隊員埋伏在南北兩方，臨朐、王井所徵的剿匪隊由胡平原率領，要封死天馬的後路，現在只剩下向西這一面。

西方有廣闊的土地，市鎮較多，而西面對博山、西南是萊蕪，西北是張店，而靠近鐵路，所以天馬的大本營是魯山中部偏西，上下出入都是西面的山路。

王森一早派小虎子到西面一帶召集各地偵緝隊員和保安隊，並在各地分頭集合作短期訓練。

再三天之後，天馬的回信巳到王森手中，他見對方邀約自己上山，冷笑不已，下令小虎子負責的剿匪隊，開始採取行動，封鎖出入的山路。

小虎子這隊人，將担任主攻，編號一隊，胡平原那隊担任夾擊，編號二隊；守在靠北那邊的是黃成，編號三隊；担任南方攔截的是林五嶺，編號四隊，楊鎮和朱國明協助小虎子。

王森佈置完畢便派人上山通知三、四

隊；要防止天馬逃竄，同時繼續召集保安隊，增援三、四隊。

小虎子封鎖山路之後，進展迅速，很快便進到半山，依計劃暫停下來，山上有人下來，却有下無上。

一隊封鎖山路之後，二隊的胡平原也進山了，他們動作比一隊更快，一夜急行軍，便在天馬之東西三里處駐紮，與三、四隊成犄角，像個網子把天馬的三個出路封住。

小虎子的封山行動，很快便傳到上面，田東明道：「魯山這麼大，我才不相信，他們有能力全部控制！」

郭茂道：「東明，未雨綢繆，咱們預先找出路，山貓王森可不是別人！」

田東明也同意這點，立即派人出去探路。楊集成問道：「他們爲什麼停在半山？在等什麼？」

郭茂道：「王森這人狡猾得很，要小心他使詐！」

當增援三、四隊的生力軍到達指示地點之後，向隊長帶來了口訊：向前迫進一里，縮小範圍。

派去探路的人，竟沒一個人回來，這就使天馬上下人心浮動起來，因爲田東明派六七個人分頭尋路，竟沒一個回來，說明在自己的周圍都已經有了伏兵！

郭茂建議當晚召開會議，在他竹舍裏開會的仍然七個人。田東明問道：「弟兄們有什麼反應？」

楊集成有點沮喪。「他媽的！大家都拿不定是溜，還是跟他們打下去！」

田東明問道：「爲什麼？」

楊集成苦笑一聲：「咱們的人數和彈藥，比沂山時候還差，打陣地戰，一定輸！要溜又捨不得剛辛苦建成的家園！他媽的，總不能再去找一個地方，重新再來吧？弟兄們信心會動搖！」

郭茂道：「現在根本不能考慮留下來跟他們對峙，這個問題，要考慮的是溜，還是接受招安！」

小馬第一聲叫了起來：「咱們在山上快樂逍遙，一接受招安，到軍隊裏面，人在屋簷下，不能不低頭，那種日子可不好受呀！」

何清道：「突圍溜掉，重起爐灶比較好！」

田東明咬牙道：「那就準備溜吧！」

郭茂道：「東明，不如叫嫂子過來一齊商量吧！」

田東明道：「咱們七個人贊成，她一個人反對也不行吧，快通知大家準備，隨時出發！」

就在這時候，外面有人敲門，田東明道：「進來！」

一個匪徒滿頭大汗地走進來：「大哥，他們開始行動了！」

田東明一拍桌子，道：「王森眞是迫人太甚，咱們向北突圍！」

郭茂忙道：「如果要突圍，向南比較好，出了魯山，可以南下蒙山，向北的地方都是河流，咱們沒用武之地！」

他的建議得到大多數人的贊成，七個人立即離開竹舍，把所有人召集起來，編成三隊，先頭部隊由楊集成指揮，押後的由小馬和何清指揮，中間大軍則由田東明及郭茂率領。

齊珍姑忙問：「東明，你不再考慮一下嗎？」

「珍姑，你不要再說了，今天我不能聽你的了！」田東明道：「老楊，你先去吧！」

楊集成帶了二十個人乘黑向南北竄，羣匪望着那一棟棟新建的竹舍營房，都有點依依不捨。連田東明也看出這次撤退跟上次撤退有點不同，最主要的是鬥志！

郭茂也垂頭喪氣，叫人把細軟帶上，有氣無力地道：「走吧，也許過幾天咱們就能回來！」

一個匪徒道：「過幾天才回來，這些鷄呀豬的，還不餓死嗎？」

田東明道：「留得青山在，還怕沒柴燒？出發！」

話音剛落，南方已傳來一陣響亮的槍聲！田東明道：「老楊他們幹上了，咱們快過去支援！」

大隊人馬剛起程，楊集成已派人來報告：「前面有很多伏兵！」

「有多少個？」

「黑乎乎看不清楚，到處都有人，把一切出路都封死了，而且他們正向咱這邊挺進！」

田東明罵出幾句粗話，道：「改向北行，後衛的改作先鋒！叫老楊退回來！」

最後一個要求

行動突然改變，大家都有風雨飄零之感，急急如喪家之犬，小馬和何清接到命令，立即出發向北探路。才走那麼一里餘路，便又與黃城的第三隊遭遇上了。

三、四隊漏夜接到命令，向天馬大營再迫近一里，雙方同時行動，很快便湊上了，槍聲一响，小馬便叫聲完了，因爲從對方的火力，他感覺到自己根本不能抵禦，何況他這十多個人，本應押陣的，火力不如老楊那一隊，甫一接觸，便垮下來了，只好夾着尾巴退回去。

山上槍聲一响，胡平原也揮軍前進，在後山各處設伏兵，並派人上去喊話：「天馬流寇，不許妄動，你們四面被圍，已無出路！」

完了，四面被圍，剩下來的只有一條路，投降。

那六七十個人登時如熱鍋上的螞蟻，議論紛紛，一片窮途末路的景象。

齊珍姑嘆了一口氣，道：「東明，你看看大家，現在大家都沒了鬥志，這一仗還能打嗎？」

田東明煩燥地道：「你別再煩我！」

齊珍姑大聲道：「你是老大，要爲大家着想，人家有活命的機會，你偏要把他們推到絕路，枉大家平日對你那麼好。」

田東明還待說話，但目光觸及手下，見他們都靜靜地望着自己，心頭一驚，問道：「你有什麼意見？」

「先停下來再說，就算要打，在這裏打也比較有利，咱們剛搬來這裏，對地形還不很熟悉，眞要逃命，可能不被打死，也要跌下山！」郭茂道：「依我看，他們正面還未發動攻勢，證明他們暫時只想困死咱們。」

田東明煩燥地揮手：「好，大家留在原地，今晚它都別睡，提防他們突擊！」

不久有人大聲喊話：「田東明聽着，王處長跟你們今天晚上作出最後的決定，天亮之前投降，就當你們是接受招安，天亮之後投降，就沒有享受特赦的權利，敢妄動突圍的，殺無赦！」

「他媽的！」田東明大聲問：「現在幾點？」

郭茂道：「一點多一點！」

田東明道：「大家開會決定！」

土匪流寇却有個特性，怕人罵胆小鬼，沒種，所以儘管大多數人士這個情況下都願意接受招安，却沒人敢帶頭說句話。

田東明大聲道：「你們不說，是不是由我決定一切？」

齊珍姑忙道：「同意接受招安的，請站到我這邊來！」她首先向左邊過去。

她雖然只是個女人，但却是田東明的老婆，有她帶頭，其他人再無顧忌，不知由誰開始，其他人都向她那邊走過去，而且人數越來越多，留在田東明那邊的，還不到二十個！

齊珍姑道：「東明，那天晚上你跟我說的話還記得嗎？你說要洗手不幹，但要先安排好弟兄出路，現在就請你安排。」

田東明往地上一坐，道：「大家回來吧！我決定接受招安，不願意的話可在現在溜掉！」六七十個人沒人動彈。

田東明又站了起來，道：「我跟軍師商量一下再作最後決定！」七個人又到郭茂竹舍裏開會。

半個鐘頭他們便出來了，派人去喊話，表示願意接受招安。

王森派人回話，無任歡迎，招安儀式天亮立即舉行。

× × ×

天還未亮，四面的剿匪隊員，已團團將「天馬」圍住。匪徒們默算一下，估計對方有五六百人，人數八九倍於己方，都略略慶幸昨晚沒有輕舉妄動，也更感激齊珍姑！

小虎子首先出來，命令天馬把武器送過來，還一一指出他們設陷阱的方位。

這一招使天馬匪徒更加噤如寒蟬，要把武器交出去，田東明道：「請王森出來說話，咱們不太相信他的話。」

王森本來要讓小虎子吸取多方面的經驗，本不想出頭，聽見這句話才走了出來。「我開出的條件，保證實現！」

「咱們憑什麼相信你？」

「我一向的作風都是這樣，開出去的條件，不收回來，而且我要將你們作爲一個榜樣，瓦解其他流寇，假如我食言的話，其他流寇以後還會接受招安嗎？」

「咱們不當兵行不行？」

「不行，你們殺人越貨，視人命如草芥，現在叫你們保國衛土，一是讓你們英雄有用武之地，一是藉此將功贖罪！」王森道：「俺只可以再放寬一點，你們的女人，下山之後，任隨尊便，咱們不管！」

田東明又與人商量一下，然後道：「咱們山上共有七個女人，她們都沒有參與殺人越貨，要她們回故鄉，根本站不住脚，也養不活自己，希望你對她們能够安排一下。」

王森沉吟了一下，道：「那就讓她們跟我回去吧，我保證不會動她們一根頭髮，待我慢慢安排她們工作。」

「我老婆也不能例外。」

「你是指齊珍姑嗎？我會對她更好，因爲是她上山之後，勸你們自食其力，省政府才決定招安你們的，說起來，這裏的人，大家都要感激她，要不，一開起槍來，誰也不敢保證，不會受點傷，我建議大家鼓掌向她表示敬意。」

霎時間，山頭响起熱烈的掌聲，連天馬匪徒也紛紛鼓起掌來，齊珍姑心情旣激動，也有點不好意思，拿眼望當田東明。

田東明緊緊抓住她的手，道：「珍姑，我不能保護你了，希望你原諒。」

齊珍姑道：「今日是我最高興的日子，你放心，我一定等你，無論怎樣辛苦，我也會養大咱們的孩子！」

田東明含淚道：「珍姑，我……等我恢復自由之後，再報答你的恩情。」

王森道：「够了，快繳械吧！」

田東明走前幾步，道：「我還有個條件，俺素來聽說你如何了得，很想和你打一架，你能讓我了却這個心願嗎？」

偵緝隊員都笑起來，王森道：「好，大家點到即止，不過你得先交出槍來。」

× × ×

數百個人在山上圍成一個大圈，中間只站着王森和田東明，王森道：「你先出手吧！」

楊集成忽然道：「大哥，讓我先跟他打一架，你再來！」

王森有心立威，道：「你們兩個一齊上吧！」

楊集成跟田東明交換了一個眼色，一前一後將王森圍住。王森見楊集成身體像鐵塔般，估計他使的是外家拳，而田東明身手敏捷，走的當是輕靈的路子，心中已有了主意。

田東明先發難，奔前一步一拳擊向王森的面門，王森一彈身，他左腿當胸踢出，與此同時，楊集成在背後也發動攻勢。

王森向旁一閃，伸手撥開田東明的左腿，忽然一個大轉身，一拳打出，逼向楊集成那一拳。楊集成的拳頭有碗口般大，見狀大喜，「你是不是自尋苦吃？」立即增加兩成氣力。

不料王森筆直打出的手臂忽然一扭，化拳爲掌，刁住楊集成的手腕，用力一拉，這是四兩化千斤的上乘工夫，楊集成意料不及，失却重心向前跌去。

田東明見狀連忙急攻，替楊集成解圍，王森回身擋格，楊集成揮出之勢，張開雙臂，向王森後背抱去。

王森經常單槍匹馬深入虎穴，早就練熟了以寡敵衆的一套辦法，表面上他好像沒有提防，實際早料到楊集成這一着。

楊集成撲前，他後腿同時蹬出，楊集成胸前空門大開，那裏擋得住，但王森那一腿，蘊力不發，只將他踢開三尺，便換了個方位。

田東明不服氣，轉身攻打，王森半轉身子，倒撞進田東明的懷抱，左手抓住對方的左臂，右臂屈肘輕輕一撞了，隨即標前幾步，喝道：「停手！」

（以下轉入第一壹零頁）

美蘇武器爭霸戰／勞力士·文

南極的火熖

圖為紐約夜景，燈光輝煌，每天用一百萬加侖的石油供應全城電力，列根總統不想受制於阿拉伯石油產國，想盡辦法找尋別的燃料替代石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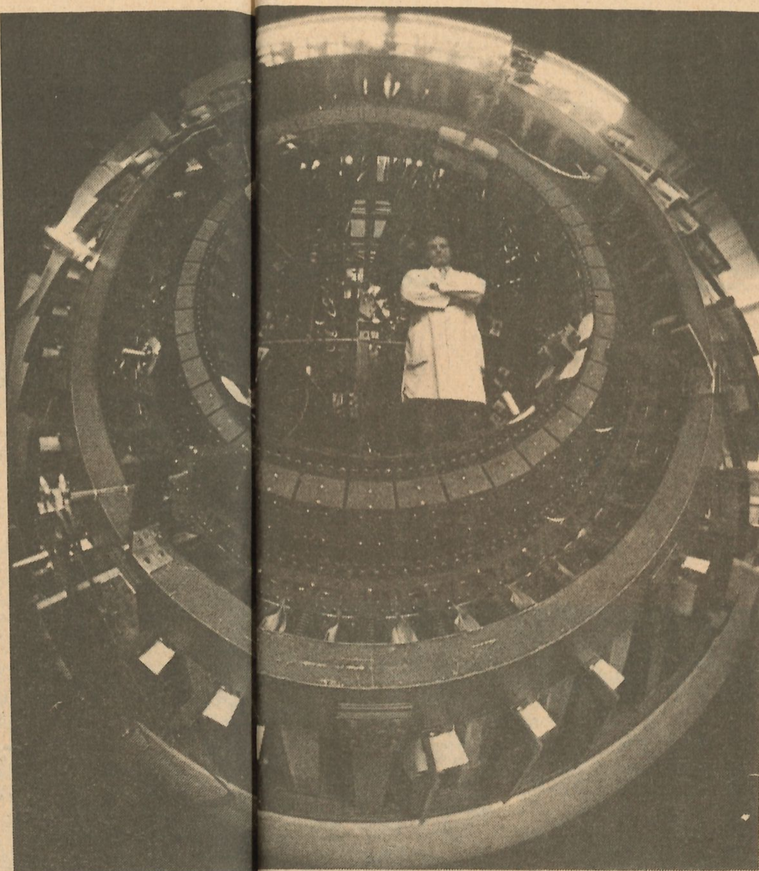
列根總統渴望找尋新的燃料，撥欵五千萬美元，派人到南極搜索埋藏在冰層之下的「火焰石」，副官雷岳代表他遠征，災難重重，夜探南極核心，被旋風捲入蘇聯陣地，死裏逃生，最後，他進入冰下千呎的鬼城，獲悉火焰石的眞相，凶險萬分！

千方百計尋找高級燃料

香港九龍新界各區，每天二十四小時之內所消耗的電力，需要三萬五千加侖的石油做燃料，這個數字十分龐大，運輸困難，費用昂貴，一旦石油的來源短缺，就會使整個地區蒙受影响，故此專家經過很審愼的研究之後，决心撥欵參加中國境內「大鵬灣核電廠」的計劃，幾年之後，將由核電廠供應本港的電力了，對香港的前途來說，那是很有意義的，最低限度，不怕石油一天天的短缺，影响大局。

爲甚麼香港當局經過很審愼的考慮之後，决心使用「核電」，紐約那麼大的超級都市，却沒有核電供應呢？是否他們認爲阿拉伯國家有足夠的石油供應呢？抑或有別的原因呢？

這個問題，相當有趣，它涉及保密局獲得的一項情報，由於紐約白天的工廠區使用電力很多，夜裏燈火齊明，耗用電力更多，初時美當局很想在它對面的長島建立核電廠，由於一項十分機密的情報顯示，萬一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蘇聯不必派出戰機到紐約上



他就是高級燃料組的組長亨利金博士，就在「核電廠」內拍照。

空轟炸，只是派幾個具有科學知識的特務潛入核電廠引爆，不單是長島所有房屋、居民化作飛灰，紐約市中心的曼哈頓區所有人都死個清光，摩天大厦倒坍，那一座大城的輻射綫在五年之內仍然不散，由於土地中毒，無法清除，它就變成了「死城」，無法重建，也無法入內居住，這種景象太過可怖了，即使美國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獲勝，毀了紐約，仍是得不償失，到時候必然失去世界民主國家的領導地位，故此專家集體研究整個局勢之後，決心取消在紐約城外任何一處建立核電廠的計劃，仍用石油發電，每天需要一百萬加侖過外的石油，這樣做只是無可奈何的措施，絕對不能夠永遠靠阿拉伯國家來供應石油的，何況專家已經深入研究過，認爲在阿拉伯所有石油產國能夠掘取的石油只能供應一百年？即使一百年後，可以從海底石油礦脈掘出另外一些石油，最多只是支持五六十年，換句話說，一百六十年之後，整個世界任何一處都沒有大量的石油了，到時只有兩條路走，一條路就是乞憐於陽光，比較容易得到太陽能的陽光反射鏡，變成了珍品，不單是美當局可以製造巨型的「太陽能收集器」吸收太空的陽光，民間也可以使用凹鏡把陽光反射，加以利用，作爲整座大厦的電力供應。

另外一條路就是「煤」。現時美國最大的煤礦場就在維珍妮亞州內，一百多條鐵路不分晝夜把煤塊送到碼頭，供應紐約州以及隣近幾個大州使用，可惜用煤作爲發電的燃料，消耗太多，所得的電力太少，仍是美中不足。

另一方面，美國伸入北極圈的一個大州，叫做「阿拉斯加」，它也有「天然氣體」供應，即是可以代替石油氣的另外一種氣體，叫做「沼氣」，由於它的產量太少，運輸困難，仍非理想，故此美國新近出現的一批「高級燃料科學家」埋頭埋腦的搜索理想中的燃料，希望它可以代替石油，卻又不是「核電廠」那麼危險。

那些專家全是美國「燃料學家」一流的學者，其中有些人兼職在核電廠或其他民營的大工廠工作，每月向美當局伸手拿巨額的薪俸，當然不是白吃白玩的，各有各的一套，儘管他們不斷努力研究，尋求新的燃料，始終沒有甚麼成就，不過，他們仍是每月把一份報告書送呈列根總統過目的，列根總統忙個不了，怎樣有空細心閱讀它呢？他的智囊團有二十個人，全是各部門的頂尖兒人物，曾經協助他處理國際之間重大糾紛的那一個科學家布吉博士，是太空物理學博士，深受列根總統寵信，有時總統把上述的「高級燃料報告書」交給他閱讀，有時把它交到副官雷岳的手上，細心閱讀。

副官的地位只是「中校」，並非重要份子，可是，做了總統府的副官，經常追隨列根總統，必須智勇雙全，忠心耿耿，那就不同了，他顯然比較其他副官優越得多。

那一晚他跟列根總統閑談，列根總統說：「近來我把幾份報告書交給你閱讀，其中有一份報告書是關於高級燃料的，他們有甚麼寶貴的意見呢？我對阿拉伯石油產國越來越憎恨了，伊拉克以及伊朗都有石油生產，賺許多錢，卻無緣無故的打起來，兄弟變成仇家，何必如此呢？只是兩伊之戰已經使我對石油產國大感不滿，我眞的希望高級燃料研究組的專家有具體的意見講述，令我感到耳目一新，不要老是在煤油或陽光這兩種東西兜圈子。」

他說完了，雷岳笑了笑，說：「總統，你說得對，可以看做高級燃料的物品，決不止石油、煤油以及陽光，也許有更犀利而又更高級的燃料出現。」

「他們說的是核電嗎？我有一個原則，凡是有名氣的大都市，絕不批准它附近建立核電廠。」

「不，這一次高級燃料科學家提供的一種燃料，具有核電的功用，它不會爆炸，絕無危險，叫做火焰石，那一份報告書指出在南極冰層深厚之處，即是在冰下的土地，掘到一萬六千呎深，就可以找到它，把它投入洪爐之內，能夠發出攝氏四萬度的電壓，非同小可，他們在本月份呈交的報告書上面寫出一個很有份量的名稱，那是：『南極的火焰』，我已經細心的閱讀過三次，明瞭它寫的是甚麼了，你想不想聽聽，它怎樣介紹南極之下的地心火焰呢？」

「好的，橫豎我有空，把它看做科學幻想小說聽聽也好。」

聽了這句話，雷岳欣然說：「我首先要報道的一種奇怪燃料，它就是熱力蘊藏了億萬年之久的火焰，這種東西究竟是固體？液體？抑或是漿狀物？不得而知，無論如何它不是氣體了，因爲南極的氣溫已經是零下二百度。在嚴寒控制之下，就算冰雪，經過了億萬年之久，它也會變硬，掘出來有如普通的冰，不過，放在枱上，永不溶解，除非把它加熱，由此可以反映出在太過冷的地方而又歷時太久，加上了冰雪本身的壓力，冰下的東西就會發生變化，越來越硬，本來是火焰的一種金屬熔岩的岩漿，變硬之後，就是火焰漿或火焰

石，絕不會是氣體了，把它掘出來，投入洪爐，它可以產生攝氏四五萬度的火力，且又不會爆炸，因此之故，用它代替石油是最理想的一種高級燃料。」

他稍爲停頓，列根總統說：「是否如此？很容易找到答案，我們在南極圈的核心邊緣控制了很大的地區，叫他們往下掘取，作爲試驗品，就在南極圈玫瑰海的岸上造一個洪爐去試驗它的火力，便即找到答案。」

「是的，他們也是這樣想，問題在這裏，美國控制的南極區並非核心，只是它的邊緣，蘇聯所控制的南極區才是核心，如果我們想掘取冰層之下的火焰石，先要把蘇聯地區佔領，另一個辦法就是從冰下掘出一條通道，潛入蘇聯控制地區之下，偷偷的掘它，不過，這兩個方法都不容易辦得到，蘇聯的守衛力量相當强，那邊的空氣極度稀薄，飛機無法在空中飛行，企圖用武力奪取，起碼要派出五百名戰士，配備噴火槍，那樣就算是獲得勝利，等於打仗，必須提防對方反攻，因此之故，他們作出了假想的戰爭，認爲很有把握取勝，但仍要總統批准，然後實行。

「至於潛入對方陣地之下掘取火焰石，便要掘二千碼之遙，那一條秘密通道還要逐漸傾斜到一萬六千呎，實在不容易，萬一掘冰之際被蘇聯發覺，結果仍是打仗，說來說去只有這一句，假如美國想取得南極冰層之下的火焰石，必須準備跟蘇聯要狠狠的打一場。」

列根總統說：「雷岳，我沒有看見過火焰石之前，不能夠輕舉妄動，跟蘇聯打仗。」

雷岳說：「簽署那一份報告書的負責人亨利金博士，早已料到總統有這句話，他們認爲總統可以在一哩之遙的地方用望遠鏡去看火焰石的火力如何威猛，不過，他們只有一塊，換句話說，只能作出一次試驗，如果總統批准，可以在維珍尼亞州的煤礦洪爐進行這種試驗，那個地方跟華盛頓距離不遠，搭專機到哪邊去，未到一小時的航程，便可抵達，不妨一試。」

列根總統說：「聽你的口吻，似乎至今仍未確定那種東西究竟是怎樣子的，怎會如此怪異呢？」

「是的，他們找到它時它已經放入永不碎裂的玻璃管之內，故此無人知曉。」

「奇怪得很，既然它的火力高達攝氏四萬度過外，區區的玻璃瓶，怎能束縛它呢？」

「不，它的火力雖然是這樣强大，沒有加熱之前，仍是冷冰冰的，只是不斷的加熱，它才會發揮那麼强大的火力，只是初步加熱，火力達到三千度，玻璃瓶雖然熔解，由於洪爐利用地心的岩石層築成，火力再大，它也不易把花崗岩爆開，利用特製的儀器可以看到它的眞相，究竟有沒有四萬度過外的火力。」

「我記得起來了，維珍尼亞州的煤礦附近，確有這種深入地下一百呎的洪爐，必要時可以把它看做試驗火焰石的，這種試驗輕而易擧，到時可以用機械人代替活人操作，並且下令煤礦工人散開，大概不會造成重大傷亡，充其量只是爆開了一個洪爐，這個試驗我不必考慮就批准它，可是，我對此仍有懷疑，爲甚麼他們只是找到一塊火焰石呢？」

「因爲那塊火焰石由杜加隆博士找尋得到，可惜他已發狂，無法查向。」

「杜加隆博士怎會突然發狂的？」

「我們對這件事情頗爲困惑，大概是他的一雙眼過份跟光亮的冰雪過份接觸，患了雪盲症，因此失明，他十分震驚，傷心過度，終於發狂。」

列根總統說：「是的，我也聽見過一些科學家單獨留在南極的冰天雪地，無法忍受那種痲木不仁的生活，因此發狂，不見得在南極留守的美國人，讓他單獨住在冰屋之內吧？」

「關於杜加隆怎樣弄到失明兼發狂的意外事件，他們也弄不清楚，容後再談，現時我只是代表亨利金博士問一問你，他們打算把火焰石投入維珍尼亞礦場的地下洪爐，研究它的火力，這一項計劃你是否批准，請你作出決定。」

「我早已說過了，既然這一項科學試驗不會造成重大的損害，我很樂意批准，還想到時在場參觀。」

列根總統很是興奮，說時臉露微笑。

洪爐爆炸僥倖沒有死傷

雷岳一向是喜歡新奇事物的，他聽了這句話，翌日上午，立刻打電話通知亨利金博士，叫他準備一切應做的手續，開列擧行這個科學試驗的預算表，從速呈送白宮，打鐵趁熱，先行獲得列根總統批准，然後把公函送交維珍尼亞煤礦礦場經理「巴格達」，確定了試驗日期，報告列根總統，請他蒞臨參觀。

此外，雷岳還在電話那邊提出另外一個請求，因爲他負責安排一切給總統參觀，希望跟對方在事前晤敍，研究這個試驗有沒有危險，以及到時準備醇酒美食，招待嘉賓，還說這個試驗雖然不是甚麼壯觀的活動，不一定通知州長，可是，爲了表現出這件事情的重要性，還是通知州長「美路」好些，也許州長有空，撥出一段時間到場參觀，使列根總統更加開心，既然它牽涉那麼多的重要人物，當然需要事前好好的安排，雙方能夠找個地方見面，那就最好。

雷岳是一個十分精明能幹的人，即使列根總統答應到場參觀，他仍要盡量守秘，兼且盡量招呼週到，他想跟亨利金博士見面談談，理所當然。

那天兩人在華盛頓的一間大餐廳見面，談及「火焰石」，亨利金博士說：「我們獲得這一塊神奇的石頭，可以說是拜了

杜加隆博士所踢，當時他在南極的美軍陣營之內，負責收集南極光，本來跟燃料無關，他是我的朋友，你知道爲甚麼，他忽然拍發了一封電報給我，認爲南極冰屋之下，可能有些高級燃料埋藏，叫我到那邊去，我因事沒有成行，他有那麼好的耐性，竟然不斷的打電報給我，逐步分析，認爲他巳經找到了可靠的證據，有希望獲得火焰石，他還說火焰石是億萬年之前地球剛剛從一團火球的形狀凝結，變成今日的形狀，南極初時沒有雪，後來，太空有一千年那麼長久的時間落雨，給地心吸力吸住，南北極才有那麼多的雪，可是，埋藏在雪地之下的火焰，突然冷掉，加上了本身萎縮，變成了石頭或岩漿，它就有極高的火力蘊藏，不過，它必須加熱然後逐漸火力增强的，末了，他還說他打算深入雪地之下萬呎過外的地方搜索它。

「結果怎樣呢？他患了雪盲症，留下火焰石！」

「我可以看看火焰石怎樣子的嗎？」

「可以，它是紅色的，藏在玻璃管之內，體積相當大，雖然它可能是石頭，以重量計算，顯然它是石頭居多了，我不敢打開玻璃管看看它的形狀，因爲我担心它一旦跟空氣接觸，立刻熊熊高燃，失去了試驗的機會。」

雷岳倒抽了一口氣，說：「金組長，你沒有正式試驗過它，憑甚麼去證實它是堅强有力的火焰石呢？」

亨利金聽了，臉色一沉，說：「對不起，這種事情只是研究高級燃料的科學家，才有資格討論它。」

雷岳不想局面弄僵，改口談別的事情，雖然那一次叙餐並非不歡而散，他仍然在掌心裏面揑一把汗，担心列根總統到了指定的日期蒞臨參觀這種科學試驗之際，毫無所獲，不過，此事巳經商量妥當，甚至州長「美路」以及礦場經理「巴格達」都會到場參觀，他再也不好意思說任何一種掃興的話了，只是抱着隨機應變的心理去處理這件事。

到了指定的日期，一切安排妥當，列根總統以及幾高層人物坐在一個臨時用木料築成的看台　又在看台附近加派保安人員保護，一聲號令，洪爐開始燃燒，爐中沒有甚麼，有的只是煤塊，它是用電力燃燒的，有了火光之後，負責把火焰石連同玻璃管投下洪爐的三個熟練技工，依照原定計劃把火焰石投下之後，蓋上了用花剛岩石造成的石蓋，便即轉身走開。

那時整座煤礦的礦場巳經騰空，所有人都走開了，最後離廠的三個技工狂奔到戶外，立刻駕駛快車離開，直到他們走出了一哩過外的地方爲止。

從特製的望遠鏡可以看到整個礦場的景象，還可以透過紅外綫看到花剛岩石之內的洪爐火力，是否節節上升。

煞是稀奇，在洪爐之內的火力有巨型的火力測驗管逐步報告它的火力升到若干度，竟然逐步上升，升到一萬度還要繼續升騰，照情形看，火力眞的有可能升到五萬度，十分可怖，他們沒法制止它，除非把電力供應的開關扭熄，那時所有人都有些緊張，亨利金博士透過雷岳徵求列根總統的意見，列根總統說：「我想知道它最高的火力可以達到甚麼境界，現時想問問你，假如火力在五萬度的階段繼續升高，會不會引起整個礦場爆炸呢？」

亨利金博士只是負責進行這種科學試驗而巳，他不能作主，轉問礦場總理「巴格達」，巴格達眉心一皺，說：「我們從來沒有想像過在洪爐之內可以產生如此巨大的火力，照我看，火力一再上升，升到頂點，它必然引起爆炸，不單是礦場大部份的裝備或機器炸毀，礦坑倒坍，我們坐着的地方也有惡劣影响，甚至空中密佈石塊，有如隕石似的飛來。」

他的意思似乎想停止試驗，怎料列根總統一團興緻，聽了就說：「既然我們坐着的地方有危險，下令所有人撤退，最少退後三哩。假如礦坑倒坍，礦場炸毀，由我負責，撥欵重建！」

他以總統的身份，說得如此堅决，各人不敢逆他的意，立刻遵命辦理，只是一個鐘頭，他們就大隊人馬撤退三哩過外。

陣脚剛剛擺好，他們還沒有機會用望遠鏡眺望遠處的景色，驟然聽到隆然一聲巨响，山鳴谷應，彷彿天崩地裂，各人心裏有數，不用說，當然是礦場的洪爐爆炸了，幸而他們巳經退後三哩過外，否則，可能受到隕石如雨的撞擊，那是値得慶賀的，可是，另一方面，却又有些惋惜了，當時他們只是顧得退後，無法看到洪爐的火力升到若干度數。

盡管如此，列根總統巳經很興奮的喊了一聲，說：「火焰石果然有用，能夠挽回石油短缺的危機！」

那晚他們聚在一起，由維珍尼亞的州長設宴欵待，各人十分高興，列根總統對礦場經理「巴格達」說：「你立刻檢查整個礦場的損害達到甚麼程度，向我報告，我盡快撥欵給你修葺，不必担心！」

當晚他沒有作出甚麼決定，可是，回到首都華盛頓的第二天，他就在深夜召來副官雷岳，商量大計，說：「昨天我們在礦場附近的看台所見所聞，相信你巳經注意到，火焰石並非幻想中的產物，我打算派你協助組長亨利金到南極，知會美軍基地的負責人沙歐爾上校，聯合計劃怎樣盜取蘇聯佔領土地之下的火焰石，記得這一點，我們最終的目的係找尋高級的燃料，並非打仗！」

雷岳想了想，說：「報告總統，亨利金博士說過，從地面掘到地下一萬呎過外，需要購買龎大的機器，起碼要花掉五千萬美元，如果你同意，他就把預算購買的機器開列。」

「五千萬美元算得甚麼？叫他趕快開列，事不宜遲，你們盡快啓程，至於他購入的機器，眞接送達南極的美軍基地。」

最後，列根總統很有把握的說。

他辦事非常快速，不單是判斷力强，而且立刻實行，「雷岳」巳經摸透了他的性格，不以爲奇，走出白宮，立刻撥電話通知亨利金博士，叫他盡快呈交「南極掘寶的計劃書」，同時把必須購買的機器列入。

這件事情進行得相當順利，果然在短短的兩週，辦妥一切，計劃書也獲得列根總統的批准，另有公函送交南極美軍基地，至於高級燃料研究組，只有組長參加，代表總統的一個人就是副官雷岳。

那些人乘坐專機抵達南極之後，先行住下來，希望在十天八天之內適應該處的環境，再行定奪，此外，購買的機器由另外一名副組長「哈利」負責，從歐洲買入，需要乘坐大貨船運來，起碼要兩個月，故此他們有頗長的一段時間留下來。

葛靈博士否定火焰石

雷岳初時抱着一團興緻到南極去，一來想看看當地風光，二來想掘出大批火焰石，怎料抵達目的地，發覺到處冰雪，沒有風景可供欣賞，氣溫是零下六十度，企鵝也沒法生存，天天躲在冰雪之下的地方，喝酒談心，非常寂寞，十分沉悶，希望建功的幻想打了很大的折扣。

有一晚，只是他跟上校「沙歐爾」將軍坐在一起交談，亨利金不在身邊，他嘆息了一聲，說：「南極如此蕭條，甚麼也沒有，留在這裏如果超過三個月，恐怕我會悶死了，我有一個疑問，想跟你談個痛快，如果你不高興回答，可以不答，我想知道這一點，南極只是冰天雪地，一無所有，爲甚麼美國搶先佔領一大塊土地，隨後蘇聯也霸佔一些地方，據我所知，一共有七個國家忙於在南極的冰天雪地建立基地，究竟爲了甚麼？」

沙歐爾上校哈哈大笑，說：「列根總統沒有把這件事情的眞相告訴你嗎？根據國際法的規定，世界上任何一處未開發的土地，俱是如此，先到先得，美國是民主國家中最强大的一個國家，幹甚麼事情都要搶先一步，怎可以把南極送給別人？當然要在南極建立軍事基地。至於蘇聯，一直是千方百計跟美國爭勝的，他們不單是在南極霸佔了一塊相當大的土地，還要深入更加寒冷的冰層，幾乎是南極的核心了，氣溫低至零下一百度，他認爲那種地方沒有人爭奪，很樂意留下來，隨後別的國家也派出軍隊佔領一些土地，其實他們只是一窩蜂的走到冰天雪地，佔領無主土地，還派兵駐守，雖然冰層之下有些礦質，全是不値錢的，沒有黃金鑽石，幹甚麼如此興奮？眞的使我感到困惑。」

圖爲維珍尼亞州的煤礦場景色，不分晝夜運煤。

雷岳聽了，順着他的口吻說：「沙歐爾將軍，聽說冰層之下有一種古怪的東西，叫做火焰石，投入洪爐，能夠使火力大大的增加，甚至引起爆炸，是否有這種物質呢？」

「這是科學家說的，我至今仍是半信半疑。」

「也許你不知道，亨利金博士曾經在一個發狂的科學家杜加隆博士那邊找到一塊火焰石，把它投入洪爐，加以實驗，證實南極的冰層之下確有這種東西，那一個患了雪盲症的科學家，現時是否仍然活着呢？」

「他仍然活着，不過，他居住的地方却是人間絕境，無人胆敢入內，假如你想看看他，跟駐守南極的美軍基地唯一科學家葛靈博士商量，他可以把你帶到那個地方去。」

雷岳聽了，好奇心油然而生說：「葛靈博士是否住在基地的高級職員宿舍之內？你可否替我介紹這個瘋狂的科學家？」

「現時就去看他好不好？」沙歐爾將軍說。

「再好也沒有了，相信他居住的地方不會距離太遠。」雷岳說。

不過一會，沙歐爾將軍就派人把他帶到一座特別巨型的「冰屋」，它是高級職員住宅當中最大的一座房屋。

由於美軍基地的紮營居住的地方，巳經接近南極核心，即使是夏季，氣溫仍然是華氏零下五十六度，因此之故，永遠不會自動溶化的堅冰，可以代替磚石，建築房屋，只要在它朝向屋內的一邊用三重隔熱紙封閉，屋內不分晝夜放出暖氣，就可以調節氣溫，使那座房屋溫暖如春，外邊那一層冰仍然不會溶化。

屋內的間格大部份是用鋼鐵和木材造的，跟普通的郊區別墅內部間格沒有甚麼分別，因此之故，置身於冰屋之內，相當舒服，跟外邊冰天雪地簡直是另外一個世界。

想不到那個科學家葛靈博士，十分壯健，還有很濃的鬍子，看來不像是科學家，很像獵人。

交談之下，雷岳發覺他果然是獵人，他很興奮的說：「我一直不喜歡看書，也不喜歡下棋，因爲它太過絞腦汁，對我來說，唯一的消遣只是打獵，那是我願意留在南極的原因，此外，我的妻子和兩個孩子不怕冷，也不怕寂寞，我覺得一家團聚，另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樂趣，那是我留在南極的另外一個原因，說到患了雪盲症的科學家杜加隆博士，他太過凄慘了，至今仍是單獨留在冰石城之內。」

「他從甚麼地方取得食物和水呢？」

「他沒有水喝，也沒有水洗臉，作為補充水份的東西就是水菓，每隔幾天，我們把水菓、麵飽、燒熟的肉類，另加幾瓶酒，從最低的一層雪地用長長的繩子把它吊下去，他居住的地方是南極土地當中最凶險之處，叫做冰石城，全城都是冰石，有許多天然構成的石洞，他就在洞中單獨過活，跟人類隔絕。你知道嗎？南極的冰雪厚一千多呎，有些地方厚二千呎，不管有多麼厚，下邊仍是乾硬的土地，從該處鑽洞，超過三百呎深，全是冰石，沒有泥土，也沒有石頭，住在那種地方，當然變成狂人。」

「為甚麼你們不想個辦法把他救上來呢？」

「救他到地面嗎？已經有三次了，每次他獲救之後總是殺死守衛逃走的，他似乎喜歡住在冰石城，每次逃走，必然回到下面的冰洞，這種事情發生得太多了，最後一次，我們用北極熊看守他，隔開鐵板，怎料他把北極熊殺掉，仍是逃返地下的冰石城，我們沒法帮助他，只好讓他自生自滅。」

雷岳說：「照這樣說，我想看看他，那是辦不到的了，既然眞有其人，證實火焰石眞有其事，我不必冒險到冰石城看他了，多謝你的欵待。」

他這句話是隨口說的，怎料葛靈博士聽了，突然臉色一變，說：「雷副官，看來這件事情有些古怪了，你說的火焰石，究竟指些甚麼？」

「它是南極冰層之下入地一萬六千呎的神秘產物，能夠使火力增加到四萬度，這種東西就是在南極美軍基地以南的地底掘出來，難道你一點也不知情嗎？」

「我眞的一點也不知情，雷副官，你可否把這件事情的眞相賜告呢？」

「可以！」雷岳順勢直下，將他所知的一切和盤托出來。

葛靈博士搖了搖頭，說：「美軍基地以南，正是蘇聯的土地，怎可以瞞住地面的蘇聯守軍去掘寶呢？這是不可能發生的，此外，我至今仍未聽見過有一種科學器具可以入地一萬六千呎深，掘取接近地心的礦物，另一方面，世界上一定沒有一種物質能夠使火力增加到攝氏五萬度，憑着我研究南極冰雪多年的心得，我認為這件事情有些不對，你可否把火焰石送給我看看呢？」

雷岳苦笑一下，說：「可惜它只有一塊，已經在維珍尼亞州進行火力試驗的時候焚去，沒法找第二塊了。」

「作為試驗品的一塊火焰石究竟是誰找出來的？」

「它是杜加隆博士找出來的，那時他仍未發狂。」

葛靈博士聽了，沉默了一會，說：「雷副官，這件事情越來越加可疑，希望你對我說個明白，你此行是否企圖發掘冰層之下的火焰石呢？」

「是的，列根總統也知道這件事，我只是奉命而來。」

「列根總統怎會如此輕易就相信了它呢？」

「因為由州長主持的科學試驗工作，洪爐之內火力節節上升，後來發生爆炸，這件事情的過程列根總統在場目擊，故此他深信不疑。他還撥欵五千萬美元徹底研究南極的火焰石，並且由高級燃料研究組的組長亨利金博士派人到歐洲採購，三個月內機器運到南極，我們立即開工。」

圖為放在玻璃管內的火焰石，即將投入烘爐，三個技工完成這一項任務，立刻轉身飛奔，担心烘爐爆炸。

「沙歐爾將軍也懂得這件事嗎？」

「他當然懂得。」

「他有沒有提出抗議呢？」

「他沒有提出抗議，因為列根總統曾經知會他，叫他協助一切，此外他很歉虛的對我說知，他並非科學家，只是維持治安，我們喜歡怎樣就怎樣做。」

葛靈博士忽然大聲叫喊，說：「你們都發狂了，遲早變成杜加隆博士，住在冰石城！雷副官，趁你沒有發狂之前，我由衷的告訴你，沒有人能夠從地面掘出一個洞，深入地下一萬六千呎，世界上沒有火焰石這種礦物，南極更加沒有！」

圖為南極美軍基地的壯觀景色，一個太陽化為六個，到處陰暗，那是天亮之前的奇景，全部工作人員留在地下室，因地面冷至零下六十度，不易支持。

夜探南極核心

葛太太施美娜聽到客廳之內有人大聲叫喊，走出來看看，以為兩人吵架，上前勸止，這件事情越來越加凌亂，雷岳覺得啼笑皆非，趕快站起來告辭。

沙歐爾上校只是派人隨行，把他介紹給葛靈博士認識，那個人很快就離開，故此雷岳留在葛靈博士那邊談了一些甚麼，他無從知曉，再晤雷岳的時候，雷岳不想多生枝節，隨便說了些閒話，敷衍對方算數。

很快他就離開營地，回到高級職員宿舍，等候亨利金回來。

亨利金不知道他走到外邊幹些甚麼，回來的時候，非常之累，剛剛走進了高級職員宿舍就上床睡覺，雷岳本來想向他查問，後來，沒有開口，他覺醒之後，立刻走出去，行踪詭秘，雷岳索性不開口了，自此之後，他就對亨利金有些懷疑。

時間多着呢！大批掘冰的科學儀器沒有運到之前，他有的是時間，他想徹底明瞭火焰石的眞相，往往單獨走向葛靈博士的私人住宅閒談，有時還是一邊談一邊喝酒的。

葛靈博士十分豪氣，酒喝多了，無話不談，說：「雷副官，為甚麼我不相信冰層之下有火焰石呢？原因是蘇聯科學家一直想找尋這種礦質，至今仍是毫無所獲，我們的營地距離南極核心仍有二十哩，蘇聯的營地距離南極核心只有五哩，假如冰層之下眞的有火焰石，而且在我們的營地之南，他們一定是比我們更加快速的找到了它！

「站在科學家的立場，彼此互助，理所當然，蘇聯的南極權威科學家巴哲夫齊魯博士，跟我有很深的交情，我們兩人一直都想探索南極核心十哩週徑的神秘地區，假如他有本領入內，一定通知我，既然連我都沒有本領走到核心，顯然是再也沒有別人比我們更加快速的走到那邊了，故此我百份之百的相信你所看見的火焰石，並非眞品。」

「為甚麼火焰石有可能在南極出現的呢？」

「這是科學家的推論，地球仍是一團火的時期，突然在太空有一個全是冰壺的星體毀滅，引致大量的水，從天而降，地球然後逐漸變冷，兼且變硬，還因地心吸力的牽引，太空的水被地球表面凹入之處吸住，於是變成海洋，至於地球南極，磁力特別强，吸入的水份更多，變成了冰天雪地，由於地球是一個球體，應該有中軸，南極透到北的極一條直綫，就是地球軸心，那個地方經常透出大量氣體，故此在南北極任何一端的核心有極厲害的風暴，沒一分鐘停止，飛機也不敢在該處飛過。

「地球從一團火突然冷却下來，有許多火焰被壓縮為熔岩，即是金屬的漿，火山爆發，它可以在火山口噴出來，噴到八百呎高，然後在空中慢慢的消散，又在空中降落，它就是火山灰，南北極太冷了，特別是南極，比較北極更冷，被冷到凝結，而又經過億萬年壓縮，火焰變了形，投入烘爐，它的確可以增加火力，不過，火力增加到攝氏五萬度，那就難以置信，既然火焰一定要極冷而又被極大的壓力包圍，它然後變成火焰石，當然是南極核心的冰層之下才有機會找到這種東西，別的地方沒有，你想不想走到南極的核心看一看呢？」

雷岳聽了，說：「你不是說過南極核心最為貼近蘇聯基地嗎？我們有甚麼辦法到那邊看看呢？」

「你放心好了，南極的核心並非一個湯碗那麼小，我剛才對你說，它的核心有周徑三哩那麼大，蘇聯只是貼近它的左邊，我們走向右邊，怕些甚麼？趁着今晚我很有興緻，帶你去看看，也許明天我就缺少了這一份豪氣，去或不去呢？你立刻決定！」

「好，我們一起去！」

兩人趁着幾分酒意，離開營地，踏脚到狗車上面，雙手抓住它的橫桿，任由那種叫做南極狗的動物拖着走。

如果是拖拉貨物或食糧的狗車，起碼需要八隻大狗，反之，狗車上面只容一人，就用兩隻大狗拖它，已經夠了，車上有一盞紅燈，碰上了大風雪也可以看得出來。兩架狗車互相貼近，有些照應，加上了葛靈博士熟悉接近南極核心的形勢，大概不會迷途，故此雷岳很是放心。

儘管如此，他仍是有些慌張的，冰雪的形狀十分奇妙，彷彿沙漠，狗車往前走，到處白茫茫，如在夢中。

快要接近南極的核心，不單是狂風吹襲，非常厲害，還有些奇異之處，前面不遠的地方，有一團濃霧，白中帶黃，跟冰雪的顏色有別，大狗的脚步逐漸慢下來，最後，牠自動停步。

葛靈博士大聲說：「大狗的感覺十分敏銳，牠發覺空氣當中有一股沉重的壓力，不敢再往前走了，我們却可以走，把狗車和大狗留在這裏，我們繼續向前走，好嗎？」

「好的，有你站在我身邊，我用不着担心。」

雷岳鼓足了勇氣，說完這一句，毅然移動脚步。

風勢越來越勁，彷彿一堵牆，擋住去路，有時寸步難移，有時却是勉强可以走動，剛才他看見的霧，忽開忽合，最奇妙的是空氣中有一股隱形的力量迴旋，就像是一雙手抓住他移來移去，他完全沒有自主力。

由於阻力太大，他失去了主宰，不由自主的倒下來。

突然，他感到那股隱形力量，把他整個提升到空中，送到濃濃的淺黃色霧影之內，他覺得自己馭風而行，迷失了方向，忽然雙脚落地，那個地方跟他剛才走過的雪地頗有差別，有很整齊的花紋，他大聲叫喊，希望有人回答，可是，回答他的只有風聲。

他不必研究也知道他並非置身於美軍基地，因此之故，他難以找到葛靈博士。

他已變成了迷途的羔羊！

圖爲雷岳失去聯絡，夜探南極核心，變成迷途的羔羊。

副官雷岳死裏逃生

在噩夢似的環境中，他走了很久，沒有力量走動，雙脚發軟，倒在雪地上面，他失去感覺之前，只是覺得一團團的飛雪就像是鮮花似的落在他的身上，把他密密的遮蓋。

他不由自主的思索，如果他長眠不醒，死在冰天雪地當中，倒是一件爽快的事，勝過躺在病床上面喪生。

如果他就此失去了一切，靈魂升天，再也沒有別的事情發生了，可是，他睜開眼睛看看，立刻懂得自己仍在塵世，因爲他看見前面不遠的地方有幾個人聚在一起吃吃喝喝。

至於他自己，躺在一張獨睡床上面，腦袋裏面仍然有些昏昏沉沉的感覺。

他突然想起，顯然是他倒在冰天雪地上面被人發覺救了起來。

他一躍而起，打算走前幾步，向他們道謝，想不到他只是站在地上已經沒法站得穩，搖搖晃晃，終於跌在地上。

有一個人走過去，把他扶起來，說：

「我們都是蘇聯的士兵，只有我一個人懂得講英語，你放心留下來好了，你是魯齊博士的朋友，我們決不會傷害你的，不必担心。」

說完，他緩步走開。

雷岳再度躺在床上。

他把一切發生的遭遇串連在一起，逐漸有些領悟，大概是他昏迷不醒之際，有些士兵走過，把他救了起來，報告科學家魯齊，他因此遇救，不論如何，科學家肯定不會傷害別人的，何況魯齊是朋友的朋友？

他的腦筋靈活了許多，終於記憶起葛靈博士說過的話。

葛靈博士講過，他有一個蘇聯的朋友，叫做魯齊博士，料想他們提及的科學家就是這個人，如此一想，雷岳就放心了許多。

他再度覺醒，被人帶到另一個房間，他瞥眼看見兩個人，其中有一個人就是葛靈博士，喜出望外，不由自主的驚呼了一聲。

果然不出所料，另外的一個人正是魯齊博士。

魯齊博士跟他點頭招呼之後，說道：「雷岳先生，你被南極核心的旋風捲到空中，從美國基地吹到蘇聯基地，只是昏迷，沒有甚麼損害，認眞幸運！雖然美國跟蘇聯的邦交並非理想，美國科學家跟蘇聯科學家的交情却是不錯的，我們經常有來往，現時我把信交給葛靈博士帶走，沿路有人護送，將來你有空，請到我們這邊小敍。」

雷岳很安全的被人護送到美軍基地，葛靈博士對他說：「雷副官，你已經睡了十多個鐘頭，雖然你相當清醒，身上也沒



圖爲杜加隆博士，患了雪盲症，變成瞎子，煞是可憐。

有甚麼損傷，仍是不宜走動的，請你留在舍下休息幾天，我會打電話給沙歇爾將軍以及亨利金博士報告你的行踪，叫他們不必担心，你放心在舍下休息好了，橫豎亨利金購買的機器還沒有運到，你沒有甚麼必須做的工作，仍是留在舍下好些。」

雷岳係列根總統的副官，非常精明，經驗豐富，聽了這句話，極有所悟，立刻點頭稱謝。

三天後，他的精神旺盛了許多，葛靈博士吃過晚餐之後，說：「雷副官，那天你失了踪，我遍尋不獲，做夢也想不到你被南極旋風吹到蘇聯那邊，我在你失踪之後翌日接獲了蘇聯科學家齊魯博士派人通知，才知道你仍然活着，趕快到他們那邊，把你接回來，你仍然活着，我十分高興，有一件事情我非說不可，任何人問你在這幾天之內到過甚麼地方，你只是說患了虛弱之症，留在我的家靜養，切勿提及我們夜探南極核心以及你在蘇聯遇救的經過情形說出來，假如他們獲悉此事，可能懷疑你通敵，同時懷疑我不忠，明白我的意思嗎？」

雷岳趕快回答：「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當然會依照你所講的話去做，不過，我再見沙歇爾將軍的時候，他必然向我問長問短，如何掩飾呢？」

「這樣吧，你不妨對他說知，你是因爲在我的家裏突然間心跳加速，四肢無力，我略懂醫學，認爲你只是不能適應冰天雪地的環境，才有這種病態出現，不必看醫生，只是由我診斷，給你吃藥，加上了幾天的休息，你然後化危爲安。爲了取信於他，便不妨對他說知，不久就回到華盛頓。」

葛靈博士其實是善意勸導他的，雷岳聽了，靈機一觸，說：「葛靈博士，我必然依你的指示去做，其實我也想返國述職，因爲我留下來不單是生命發生危險，還有特殊的恐懼，可能是心理作用，不管怎樣，還是快些離開的好，在我離去之前，你可否安排我到冰層之下的冰石城看看狂人杜加隆博士呢？」

葛靈博士想了想，說道：「好的，我想辦法滿足你這個願望好了，三天之後再見。」

到了第三天的晚上，雷岳拜訪葛靈博士，提及冰石城，葛靈說：「我已經對你說知，在冰層最低之處，是平時我們看得見的土地，從地面當做起點，起碼要入地三百呎，才看得見冰石，斷斷續續的有些輪廓，似是一座城，相信在那個地方居住的人，不止杜加隆博士一個，他們全是在南極探險發生意外變成殘廢之人，另一方面，可能有些人患了雪盲症，他們竭力逃避現實，然後留下來，任何一個人獲得食物供應，必然是跟其他人共享，他們有甚麼需要，就會不斷的拉動一條長繩，繩子長達三百呎，仍有震動力，透到上邊去，上面有特殊的感光器，立即有燈光閃閃發亮，每逢冰石城有人投訴，留守在冰層之上的人獲悉，自然有人冒險從供應食物水菓和酒的深井把自己吊下去，當然的，上面仍然有人照料他，其實不必下邊有人拉繩子然後從上邊降落的，我把你帶到深井，你自行降落，就可以找到杜加隆博士，聽說他已發狂，你看見他的時候，一定要當心。」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到達下邊，怎樣走上來呢？」

「有一架升降機可以降落或升起，封閉已久，我知道它仍然可用，到時我在上面接應，你利用它升降，盡快辦妥你想辦的事，希望你在三四個鐘頭之內回到上邊來。」

「好極了，有升降機當然是安全得多。」最後，雷岳很興奮的說。

過了兩天，雷岳得到葛靈博士的協助，果然利用升降機從雪地降落，除了抵達冰層最低之處暑爲停頓之外，直綫降落到冰石城。

啓程之前，葛靈很鄭重的說：「凡是在北極或南極居留的人，必須懂得這一點，只能够在冰天雪地發槍射擊，進入冰洞，不管它有多麼深，絕對不能使用任何槍械，原因是那種地方的通道十分窄，槍聲一响，震動冰雪，可能滾滾而下，變成雪崩，因此之故，自衞的唯一武器只是佩刀，你的處境特殊，此行只是善意的訪問，不必携帶武器，免得冰石城的人看見發生懷疑，對你不利，此外，你還要多帶食物，分贈他們，關於你準備携帶的酒和食物，我已經準備好了，現時你想動身，立刻啓程。」

雷岳由衷的感激他。

他依照葛靈博士的指示去做，找到了升降機，便即降落，那一個井形的深洞只有直徑五呎，剛剛容納一架升降機，它是能載重二百磅，包括人的體重以及食物的重量。

升降機降落到冰層的盡頭，接觸土地，雷岳不必走出去，只是循例在升降機內利用對講機向上面報告行踪。

不久之後，升降機已經到了洞穴的盡

頭，距離地面一千多呎，空氣稀薄，呼吸困難，他走出升降機之前，用電筒照射，沒有看見人或動物，前面是一條狹窄的通道，一眼望去，彷彿是巨大的石棺，陰沉可怖。

遠處有些微光，顯然是有人在冰石城居住了，他大着胆子走向前面去。

十分鐘後，前面的石洞豁然開朗，他看見七八個人坐着交談，語聲很細。

他大聲說：「我是雷岳，從地面降落，帶了許多食物和酒，送給你們，希望你們替我找尋一個瞎眼的科學家，他叫做杜加隆，有人說他巳經發狂。」

「杜加隆嗎？先生，請到這邊來。」

有人向他說話，語聲仍是很細的，相信他們巳經習慣了在冰石城低聲說話。

雷岳走到一個比較凹入的牆角，用電筒的光亮照射，看見一個人，臉上和身上密佈雪花，雙眼緊閉。

另一個人說：「杜加隆，醒來，有人找你！」

那個人伸手抹了抹眼，站了起來，說：「很久沒有人找我了，你是誰？爲甚麼要找我？」

「我叫做雷岳，是軍醫，打算替你診治，先行把你送到雪地，然後醫治你的雪盲症，希望你沒有狂。」

雷岳很冷靜的說。

對方聽了，沉默了一會，說：「我沒有發狂，不必你操心了，雪盲症是一種絕望的病，無法治療，多謝你的好意，我很堅決的告訴你，我不回到地面了，橫豎我巳經變成盲人，在那一種地方過活，毫無分別。」

雷岳嘆息了一聲，說：「原來你沒有發狂，必然是吃盡苦頭了，說不定你有些冤枉，請你把它說出來，也許我能夠替你伸冤。」

「你只是區區的一個軍醫，有甚麼本領替我伸冤呢？」

「我除了是南極美軍基地的軍醫之外，還是列根總統身邊的副官，憑着這個職位，有辦法替任何一個美國人伸冤，因爲我十分接近總統。」

「那就好了，我立刻把冤情說出來，如果你有食物和酒送給我，請你叫開眼的朋友到取，大家分享。」

雷岳聽了，趕快帶路，回到升降機那邊，讓他們拿走那些食物，然後回到他的身邊。

杜加隆說：「現在開始報道我的冤情了，萬事總有一個開端，這個開端就是火焰石。

「盛傳在南極冰層之下有一種石，叫做火焰石，它本身不能夠燃燒，可是，把它投入洪爐之內，讓它跟煤放在一起，熊熊高燒，它却可以逐漸增加火力，達到攝氏四萬度的高熱，這個傳說吸引了許多個在南極居住的科學家，包括我在內。

「當時沙歇爾將軍十分賞識我，介紹華盛頓高級燃料研究組副組長亨利金給我認識，找到最齊全的工具，叫我穿過冰石城往下搜索，使用鑽洞器，越鑽越深，有一天，我發覺一雙眼睛看物逐漸模糊，對他們說知，如果我留在冰石城，必然患雪盲症，戴了眼罩也沒有用，他們不允許，我只好繼續作戰，終於患了絕症，變成瞎子。

「我被他們帶到地面，把實情說知，認爲世界上沒有火焰石，最低限度，南極冰層之下，沒有這種東西，他們不相信，硬說有火焰石，把我毆打，還說我發狂，送回冰石城，永不超生。」

「爲甚麼他們不把你殺掉呢？」雷岳插嘴問。

「我也不知道爲甚麼他們沒有加害於我，可能是我單獨走下最深的冰洞搜索火焰石，人所共知，不便把我弄死，亦有可能假借我的名義，誑稱找到了火焰石，向當局行騙。」

雷岳心上一動，說：「你有沒有指控他們二人向當局行騙的證據呢？」

「暫時沒有！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如果他們誑稱有辦法找到火焰石，需要巨欵購買貴重的冰層鑽洞器，那就有陰謀在內。」

他沒有更加重要的消息提供了，時間無多，橫豎他所講的每一句話都被雷岳錄音，百忙中，雷岳還替他拍了幾幅照片，必須盡快走上地面，因此他向杜加隆博士安慰幾句，便即乘坐升降機，升上雪地，把那個升降機照原來的模樣封閉，神不知，鬼不覺。

雷岳回到葛靈的寓所，喝了一杯酒，定一定神，很簡單的把他此行所發生的遭遇說個詳細。

臨走的時候，他把錄音機以及他在冰石城拍攝下來的照片留在葛靈家裏，然後告辭。

他們二人盡量保持聯絡，依照葛靈的意見，雷岳應該盡快離開南極，回到華盛頓述職，可是，雷岳不同意這樣做，說：「亨利金在維珍尼亞州的煤礦場作出科學試驗的一天，列根總統在場觀看，非常興奮，立即答應撥欵五千萬美元進行南極掘寶的活動，可見他對這件事情充滿了信心，同時信任亨利金，如果我現時返美把這件事情的眞相揭露，沒有具體的人證物證，只憑錄音帶和幾幅照片，假如他不相信我，弄巧反拙，還是搜索更多的證據然後揭露這個陰謀好些。」

葛靈說：「那些照片不是證據嗎？還有錄音帶！」

雷岳苦笑一下，說：「別說列根總統了，就算是我，我以前沒有看見過杜加隆博士，憑甚麼去證明我所拍攝的照片是他呢？至於錄音帶，根本上就不能夠看做合法的證據！照情形看，亨利金就快有巨型的鑽洞器以及測光機保溫器等器具運來，他必然沒法使用它取得火焰石的，到時我們抓住他作弊的弱點，然後指控他蓄意行騙，比較好些。」

「對，還是你夠心思，雷副官，祝你一切順利！」

葛靈博士由衷的說。

在另外一次的晤敍中，雷岳對他說：「亨利金巳經接獲他派出去的助手拍發的電報，知道那些機器即將從大貨船泊岸，再從碼頭運到美軍基地，看來他並非施展沉船的一招去吞沒那五千萬美元的巨欵了，大概是購買機器的時期報大數，那些機器可能是毫無用處的舊機，不能夠使用，

到時我就可以把他作弊的劣跡抓住，加以有力的控訴。」

「對，就是如此，不宜操之過急。」

最後，葛靈博士作出如此決定。

黑衣人縱火焚毀機器

旬日後，高級燃料組組長哈利巳經把三座笨重的機器從大貨船運送到南極洲，從「博力治港」登岸，急送美軍基地，抵達該處，由組長亨利金博士點收。

那三座機器是堅冰鑽洞機，熱力噴射機以及測光機，各有巧妙的用途，十分沉重，由於地下室沒法安置，只好把它放在冰雪之上。

那天組長亨利金博士負責點收的時候，雷岳也在場，根本上他不是科學家，更加不是研究高級燃料的人，無法辨別眞僞，事後他暗中詢問葛靈博士的意見，葛靈博士說：「舊的機器只是噴上一層新的塗料，它看來就像是眞的貨色了，是否有用呢？不能夠在事前推測，必須看看它啓用的情形，你想辨別眞僞，暫時仍是無法判斷，過幾天再說。」

雷岳一直是把他看做老前輩的，只好耐着性子等候。

他以爲再候三幾天，沒有甚麼變化，怎料那一批機器運到基地之後的第三天，突然有驚人的意外事件發生，不知如何，冰雪上面出現十多個黑衣人，有如鬼物現形，閃閃縮縮的走近美軍基地，一言不發，先用機槍掃射，然後縱火，企圖焚毀那三座機器。

本來用鋼鐵造成的機器是不會着火焚燒的，可是，黑衣人擊斃了七個在地面巡視的哨兵，把一種易燃的膠質噴到三座機器三面，然後用噴火器對它噴射，那就不同了，由於膠質可以焚燒，影响到鐵器以及它原來的塗料，熊熊高燃，霎時間火光冲天，還夾有淒厲的呼叫聲透出，十分可怖。

地下室裏面有二百多名士兵，本來可以一戰，可惜他們必須從通道走出來，因爲通道的出口巳經被人噴火堵截，無法突圍，很遲然後勉强用雪球連續射出，把它救熄，拚命衝出去，黑衣人巳經走得無影無踪。

三座機器被他們撲滅了火光之後，巳經焚毀，形同廢鐵，亨利金急得放聲大哭，沙歇爾將軍發兵追逐，無補於事，敵人的舉動異常敏捷，有如「魔鬼兵」，全部消失，而且沒有一個人受傷留下。

他們是誰？何以對美軍基地的結構瞭如指掌？如果他們採用火攻的方式把地下室全部焚毀，沙歇爾將軍以及雷岳等人，可能活活的燒死，根本上存放在地下室倉庫之內的雪球有限，難以自救，他們必死無疑，爲甚麼那些人只是毀了機器就算數？雷岳認爲那是亨利金吞食巨欵毀屍滅跡的具體表現，顯然那些機器是殘舊廢鐵勉强湊合再用塗料整理的了，不過，機器巳經焚毀，無法查驗，更加令他生氣的就是亨利金分別叫他以及沙歇爾將軍簽名，證明機器被毀，是蘇軍偷襲，他雖然極端不滿，沙歇爾將軍巳經簽署那一份文件，他只好勉强簽寫自己的名字。

事後他向亨利金查問：「組長，你怎樣證實那晚偷襲美軍基地的人一定是蘇聯軍隊呢？」

「還用說嗎？南極各國基地的戰鬥力都是很薄弱的，只是蘇軍和美軍的力量最强，除了蘇聯，那一個國家有胆向美國挑戰？至於他們此行只是焚毀我們打算用來掘取地下的火焰石所必須的機器，極有可能是他們早巳探悉我們有這種壯擧，從中破壞。我想請求沙歇爾將軍發兵反攻，你的意思怎樣？」

雷岳懶洋洋的說：「算了，反攻有甚麼用？還是從速離開南極回到美國向列根總統報告吧！」

「這樣也好。」亨利金毫不考慮的回答。

不管那些機器是否係亨利金企圖毀屍滅跡，縱火焚毀，既然沒有機器鑽洞，雷岳以及正副組長留在南極，一點用處也沒有，只好離開美軍基地。

亨利金以組長的名義寫了一份報告書，送交列根總統，請求處分，雷岳在返美之後第三晚，得到列根總統召見，他携帶一切資料悄然進入白宮，看見列根總統拉長了臉孔，索性把他在南極的所見所聞和盤托出來，特別强調這一點，從科學家的眼中看來，南極是一塊未開發的土地，不是戰場，絕不會派人焚毀機器，由此反映出機器被人破壞，可能是一個預先安排下來的計劃，他有充份的理由控告組長亨利金博士佈局騙取巨欵，毀屍滅跡。」

說順了嘴，他把各種證件呈送列根總統，補加一句：「我見過杜加隆博士，他沒有狂，只是被人陷害，軟禁在冰石城之中。」

他扭開了錄音機，把當晚他在冰石城錄取的語聲播放出來，列根總統傾聽了一會，很嚴肅的說：「首先你要證明這些語聲確是杜加隆博士的口音，那些錄音帶才可以當做證物，看來你一定沒法辨得到，我們不能夠憑着它指證亨利金博士串同沙歇爾將軍佈局吞掉巨欵。即使我們立刻派人再到南極的冰石城找杜加隆博士，也是沒用的，只要雪地上面有甚麼風吹草動，他們很容易就把冰石城毀滅，正如你所說，有人在冰洞的入口用機槍向下面掃射，便即引起雪崩，把冰石城的人生葬，何況我們派人到南極搶救杜加隆博士，必須透過沙歇爾將軍？假如沙歇爾將軍也是這一宗犯罪集團的幕後人，我們派人到南極去，那些人等於送死，此路不通！」

「那麼，怎樣對付組長亨利金呢？」

雷岳仍然是心有不甘，向列根總統追問。

列根總統沉思一會，說：「爲今之計，我們只有採用慢火煎魚的辦法處理這一宗離奇古怪的案件，透過保密局派出四至六個可靠的特務，不分晝夜，跟踪組長亨利金，發覺他揮金如土或者跟匪帮聯絡，然後把他拘捕，如果他沒有任何一種可疑的舉動，跟踪一年之久，便即取消它，不再跟踪。」

雷岳只是副官的身份，人微言輕，不敢多咀，表面上完全贊成列根總統的意見，跟着告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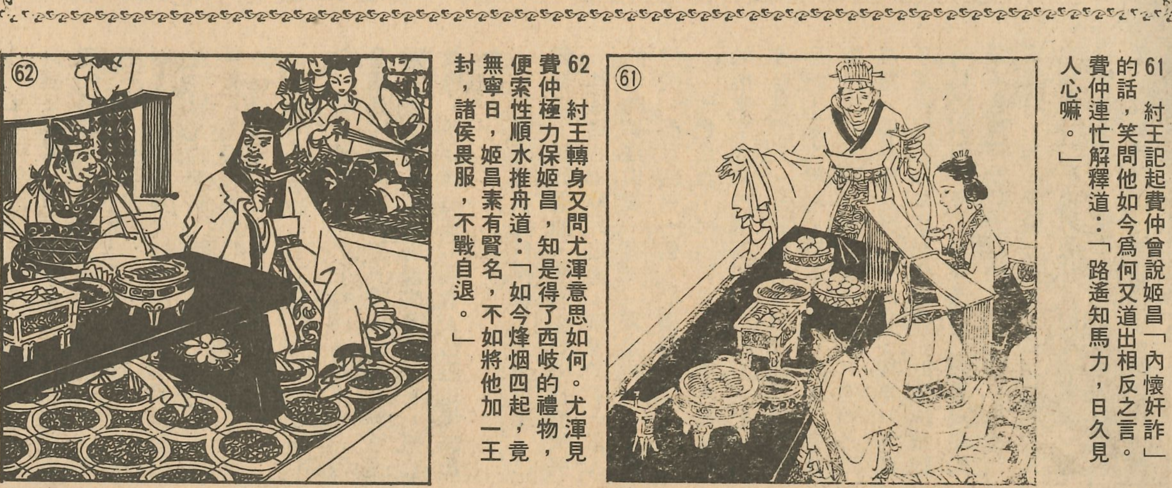
（全文完）

封神榜故事之五

文王 (三)

關趙于・編繪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這一集描述西伯侯姬昌被紂王囚在羑里，公子伯邑考冒險去朝歌解救，不料，却被紂王處死。西岐大夫散宜生為了救出西伯侯姬昌，便派人賄賂，利用奸臣向紂王說情，紂王才赦免了姬昌，並加封為文王，不久在武成王黃飛虎協助下，逃出朝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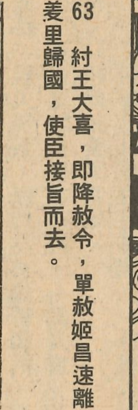


61 紂王記起費仲曾說姬昌「內懷奸詐」的話，笑問他如今為何又道出相反之言。費仲連忙解釋道：「路遙知馬力，日久見人心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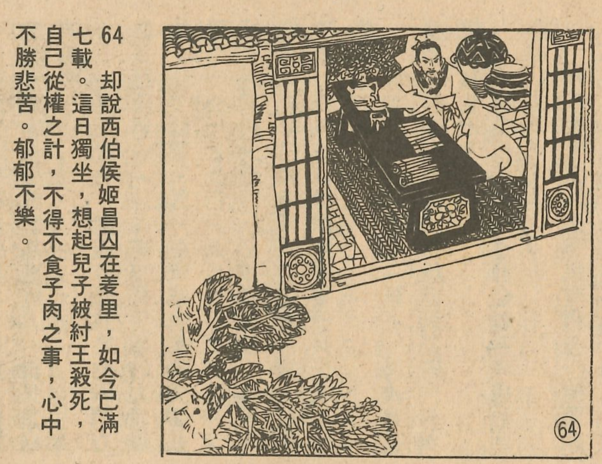


62 紂王轉身又問尤渾意思如何。尤渾見費仲極力保姬昌，知是得了西岐的禮物，便索性順水推舟道：「如今烽烟四起，竟無寧日，姬昌素有賢名，不如將他加一王封，諸侯畏服，不戰自退。」





63 紂王大喜，即降赦令，單赦姬昌速離羑里歸國，使臣接旨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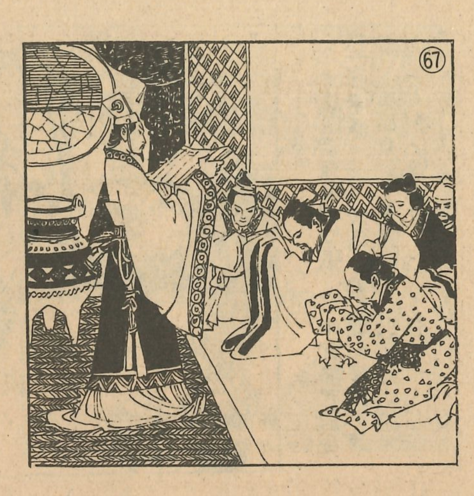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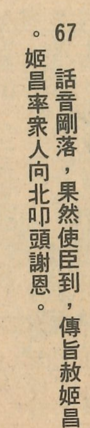
64 却說西伯侯姬昌囚在羑里，如今已滿七載。這日獨坐，想起兒子被紂王殺死，自己從權之計，不得不食子肉之事，心中不勝悲苦，鬱鬱不樂。



65 忽然，一陣怪風，將屋上檐瓦吹落兩塊在地，跌得粉碎。姬昌驚道：「這是異兆！」

66 姬昌沉吟片刻對左右道：「今日天子赦令，可望不日收拾起行。」眾隨侍人等將信將疑。





67 話音剛落，果然使臣到，傳旨赦姬昌。姬昌率眾人向北叩頭謝恩。



68 羑里城中父老鄉親聞訊趕來，牽羊担酒，簇擁道旁，揮淚為姬昌送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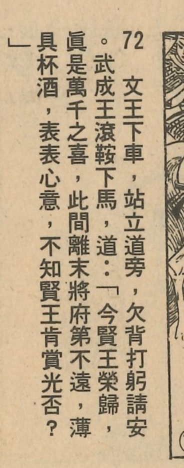


69 姬昌趕到朝歌朝見紂王。他俯伏在地，連呼萬歲，叩頭謝恩。紂王念他囚禁七載，毫無怨言，加封他為賢良忠孝百公之長，并賜許多金銀錢兩。從此西伯侯改稱文王。

70 文王謝恩出朝。奉旨遊行三日夸官朝歌城中百姓，扶老携幼，爭相觀看，見文王雖然年邁，却精神百倍，無不感到欣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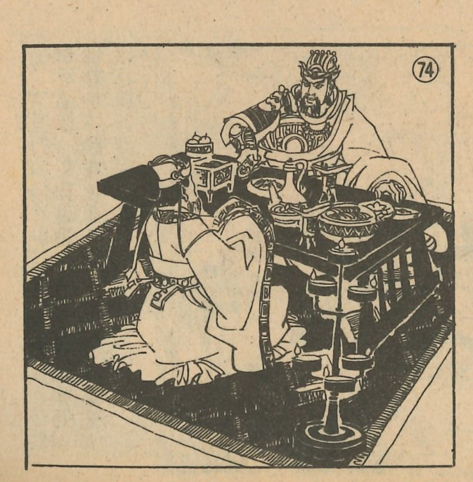
71 文王夸官兩日，正欲進館驛歇息，只見前面路上來了一支人馬，幡幢林立，劍戟森嚴。文王問那處人馬，從侍回奏是武成王黃爺看操回來。



72 文王下車，站立道旁，欠背打躬請安。武成王滾鞍下馬，道：「今賢王榮歸，真是萬千之喜，此間離末將府第不遠，薄具杯酒，表表心意，不知賢王肯賞光否？」



73 文王答應。二人來到黃府傳杯暢飲，不覺已是黃昏時分。黃飛虎命左右退下，對文王道：「紂王沉湎酒色，寵信邪佞，陷害忠臣，賢王既已得赦，不如早日返回故土，重整大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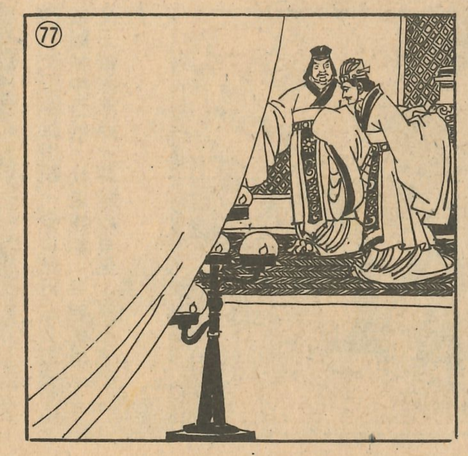
74 文王點頭稱是，但又恐路上五關阻攔。黃飛虎立即命人取來銅符令箭交與文王，文王感謝不已。



75 二鼓時分，黃飛虎命副將龍環、吳賢打開朝歌西門，送文王偷偷出城去了。



76 文王深夜離開朝歌。城中館驛官見他一夜未歸，心下慌張，急忙報知費仲。費仲見事牽自己，不免害怕，急忙命人請尤渾前來府上商議。



77 尤渾趕到費府，費仲將文王一夜未歸之事說與尤渾。尤渾道：「你我且先將此事稟奏君王，令兩員大將趕去捉拿，以欺負君上之罪，斬於市曹，何必多慮！」



78 二人計議停當，整衣入朝，紂王正在摘星樓玩賞，聽了費、尤二人稟奏，頓時大怒，命殷破敗、雷開二將速點三千飛騎，捉拿姬昌，以正逃官之法。





79 殷破敗、雷開領旨，點出三千飛騎，出朝歌西門，直追文王而去。



80 再說文王出了朝歌，一路過孟津，渡黃河，望澠池大道徐徐而行。



81 文王行得慢，殷雷二將趕得快，不覺漸漸逼近。文王回頭看見後面塵土飛揚，伴有人馬喊殺之聲，知是紂王派人追趕，恨不得身能生翅，逃脫此厄。



82 此時，雲中子正在終南山玉柱洞中打坐，猛然想起一事。失聲道：「原來西伯侯災厄已滿，目下逢危，今日正當他父子重逢，貧道不失燕山之語，定要搭救！」

83 道人即命金霞童兒將雷震子傳來，說道：「你父就是西侯伯姬昌，有難在臨潼關。你速到虎兒崖下尋一兵器，待我秘授你些兵法，好去搭救你父親。」



84 雷震子領命，徑至虎兒崖下尋一兵器。東瞧西看，尋不出什麼東西，更不知何物叫兵器。雷震子剛欲回洞向師父問個明白，口覺一陣異香撲鼻，透胆鑽骨。

85 他順着香味尋去，只見前面不遠溪澗下，水聲潺潺，雷鳴隱隱，兩岸長滿靈芝仙草，鶴鹿在其間翩翩起舞，景色甚是幽雅動人。



86 猛然又見溪岸處，有一棵杏樹。一叢綠葉托着兩只又紅又大的杏子，實是令人喜愛。雷震子心裏一陣高興，連忙攀葛扯藤，溜下崖去摘杏子。

87 他把兩枚杏子捧在手中，聞一聞，馨香撲鼻。雷震子本想留一個帶給師父，無奈一個杏子吃下，如甘露沁心，忍不住將第二個也一口吞下肚去。

88 吃完杏，他下樹繼續尋找兵器。突然覺得左肋下一聲響動，長出一支翅膀。雷震子嚇得魂飛天外，叫聲：「不好了！」回手去拔翅膀。



89 冷不防，右邊又冒出一支翅膀。不多時，連臉都變了，鼻子高了，面如青靛，髮似朱砂，牙齒橫生，身軀伸長二丈。雷震子慌得沒了主意，坐在地上，痴呆不語。





90 這時，金霞童子奉師命前來叫他回去。雷震子無奈，只得拖着翅膀，如同鬥敗的公鷄，回玉柱洞拜見師父。（待續）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金釵令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瑤華履行條約答應爲婢，不想推翻，若華雖不在定約之內，好奇也願跟隨姐姐爲奴，至於老父譚文通，龍在天答應收留在龍鳳鏢局，南宮慕白見無法推却，也樂得爲女友于二小姐尋到近身伴侶，替他們姊妹尋到避難之所；譚文通老懷稍慰，愛女從此避開了西門玉的追覓凌辱，自己亦托庇於南宮世家避難於龍鳳鏢局，心情錯綜複雜，得意中帶點悽清，二女雖作丫頭也有寄託。在臨去之前南宮公子說明無影門二小姐的身份，然後坐馬車到一處幽篁紅樓，二小姐早已出迎，二女相見，自慚形穢，見二小姐謙和有禮，舉止嫻雅，動靜皆宜，由心敬仰……

二女獲准留紅樓　紅樓處處透神秘

瑤華道：「我們姐妹在江湖上行走多年，早已經厭倦了那些江湖煩囂，如今能在這世外桃源一般的翠園紅樓中住下來，實在是極大的幸運，還望二小姐破格允准……」

「姮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于二小姐突然抬起了頭，臉上是一無可奈何的幽容，說：「翠園紅樓中，只有一些可供賞玩的花樹，此外就別無他物，這裏，也不是三兩年就可以離去，兩位要仔細想想啊！」

瑤華暗暗忖道：紅樓外千竿修竹，排列有序，落葉不多，顯然是常經清掃，紅樓內地方雖然不大，但看去，廳廂皆具，前庭後院，加上這些花木，單是打掃，就够累人，這紅樓之中，如若只住了他父女兩人，如何能保持這樣的纖塵不染，何況，還有炊事洗補，豈是二小姐一個人能够應付得來麼？

頓然間，感覺到重重的疑問，泛上心頭。

但她爲人穩重，心中疑竇重重，但却未多追問。

另一個使瑤華姑娘感覺到可疑不解的，就是南宮慕白，只見他神情黯然，坐一側默然不言。

顯然，他知道這裏不少的內情。

但若華就不像姐姐那麼的沉穩了，歎口氣，道：「二小姐，紅樓中既然空曠、寂寞，爲什麼不肯留下我們姐妹，至少，也可以幫妳打掃、炊洗，分作一些雜務啊？」

白衣少女沉吟了一陣，笑一笑，說道：「兩位未作決定之前，也不宜太瞭解翠園紅樓中事。」

瑤華道：「我們早決定了，只要求二小姐收容我們。」

南宮慕白道：「她們確有一片誠意，妳就

收下她們吧！妳已耐受多年的寂寞，收兩個女婢陪陪妳，于伯伯大概不會生氣吧！」

于二小姐臉上神情變化不定，良久之後，才突然抬頭望了瑤華、若華一眼，道：「妳們決心留下來……」

瑤華、若華同時應道：「是！」

白衣少女道：「不後悔……」

瑤華道：「心甘情願，絕不後悔。」

若華道：「決心追隨，死而無怨……」

二小姐突然一笑，接道：「倒沒有那麼嚴重，敢來翠園紅樓鬧事的人大概不多。」

臉色突然一整，接道：「不論你們作我的女婢，或是門下，都要遵守三個規定……」

瑤華接道：「小姐請吩咐？」

她把二字也省掉了，自己以侍婢自居。

若華道：「我們洗耳恭聽。」

白衣少女道：「第一，身入本門，就終生不得退出。」

瑤華、若華，點點頭。

白衣女道：「第二，絕對奉命行事，不得陽奉陰違，犯上質疑。」

瑤華、若華，相互望了一眼，也點點頭答允。

白衣女道：「第三，非奉令諭，不能洩露本門之秘。」

二女又點點頭。

白衣少女淒然一笑，道：「好吧，現在，立下誓言，就算是無影門中人了。」

原來，這就是無影門。

瑤華、若華，確有一片誠意，自行立下重誓。

白衣女突然歎息一聲，道：「太多的規矩不合理，有一天，我能作主時，我就會廢棄去這些規矩。」

南宮慕白突然站起身子，道：「于小姐，在下停留的時間差不多了，就此告退。」

白衣女神情間，頗有勸留之意，但却咬唇說道：「謝謝你爲借箸代籌，日後有機會定有回報。」

南宮慕白道：「明天，我還能來看看你們麼？」

白衣女搖搖頭，道：「不用來了，明年四月初十，小妹再恭候大駕。」

瑤華心中奇道：「聽口氣，似是南宮慕白只能在每年四月初十，才能來此，今日是四月十五，難道只有這五天時候，他才能進入這翠園紅樓！」

若華盈盈一禮，道：「公子，恕我們不能相送你了。」

這句話有兩種含意，其一是，庭院中機關險惡，想送也不敢送，其二是，目下已是于二小姐的女婢，要有二小姐的吩咐，才能行動。

南宮慕白道：「不敢有勞，明年此時，我會再來。」雙拳一抱，步出大廳而去。

瑤華，若華不約而同的留心着南宮慕白的身形、步法，看他如何穿越庭院，而不會觸動機關埋伏。

非常意外的是，兩姊妹竟然瞧不出任何一點蛛絲馬跡，南宮慕白舉步落足之間，也沒有特定的走法，不知何故，竟未觸動機關。

直待南宮慕白的身影消失大門之外，于二小姐才回頭看了瑤華、若華一眼，道：「你們是不是覺得很奇怪？」

「是……」瑤華微微欠身，保持着身爲女婢的禮儀，說：「慕白公子的走法並沒有特殊的小心從事，何以竟然未觸及機關埋伏？」

于二小姐笑一笑，道：「輕身功力，到了某一種境界之後，可以輕如鴻毛，那就是『踏雪無痕』，輕功中一種至高的境界。」

若華道：「原來如此。」

于二小姐道：「紅樓中的機關消息，有一個總樞紐，開關就在我的臥室之中，日後我告訴你們，關上了機紐之後，所有機關消息，就不會再受到觸動了。」

若華微微一笑，道：「小姐，如若我們也能練到慕白公子那樣的輕功，就可以在機關開動中，如常工作了。」

瑤華叱道：「談何容易，那等絕世輕功，豈是任何人都能練成的？」

于二小姐微微一笑道：「那並不太難，無影門最高明的，就是輕身功夫，練到了相當的火候，來去如風，無影門這個稱號，就是因此而來。」

若華流現出無限嚮往的神情，道：「小姐，我們能學麼？」

「能——」于二小姐微笑着說：「我會傳授妳們。」

「多謝小姐。」瑤華、若華一齊躬身拜了下去。

于二小姐揮揮手，攔阻二人，道：「自家父息隱於翠園紅樓之後，就未嘗涉足江湖，那時候，我只有五六歲吧？算算時間，我已經在這裏住了十二個年頭，除了每日一個時辰，和父親見面，傳授我武功之外，就是金叔教我認字、讀書，每日也只有一個時辰吧！四年前，金叔告訴我，他胸中所有的文才知識，都已經傳授完了，再沒有東西可以教我了，從那天起，就沒再履足紅樓一步，幸好，家父在這紅樓中建立了一座書庫，收藏頗豐，我就以習武、讀書自娛……」



「在如此幽靜的環境之中，姑娘的武功進境，定然是一日千里……」瑤華表現出無限羨慕的說：「有很高的成就了。」

「我不知道……」于二小姐緩緩說道：「我從來沒有和人動手過，這些年來，我很希望有一個人，能夠闖入紅樓中，讓我試試自己的身手，但不幸的很，這些年中，竟然沒有一個人，能闖入紅樓中來。」

瑤華心中忖道：看了她眞是寂寞得很，我們很羨慕她的安適平靜的生活，她却付出了無比的心力，去忍受這些，如若換了是我，是不是能忍過這十幾年的寂寞歲月呢？

「小姐……」若華問道：「是不是這些年來，就沒有人進入過這翠園紅樓……」

「有！但人入翠園，就被金叔給打跑了……」于二小姐泛起一個無奈的苦笑，道：「我也曾求過金叔，放他們進入紅樓中來，但金叔却說不能讓他們驚動到我，就這樣，我生活在爹和金叔的照顧之中，渡過了十幾年的寂寞歲月。」

她常提起寂寞二字，顯然，這十幾年來，寂寞生活給了她多麼深刻的感受。



「直到兩年前，南宮世兄登門拜訪……」

瑤華、若華，全都精神一振，凝神靜聽，這是她們想知道而又不敢問的一件事，于二小姐自己肯說了出來，兩姊妹自然是凝神傾聽。

但聞于二小姐接道：「南宮世兄在門口等候了一日一夜，才得家父允准，進入紅樓，四月十日是我的生辰，所以，家父給了五天假日，四月十日至十五日，允許南宮世兄來此探晤，不過，有一個很嚴格的限制。」

若華道：「什麼限制？」

于二小姐說道：「每一次停留不許超過一個時辰，而且也不准我離開到翠園紅樓的範圍，那翠園之中除了金叔一間木屋之外，都是竹子，沒有什麼好玩的，拘限也就在這紅樓之內了。」

若華道：「爲什麼要對你限制的如此嚴格呢？」

于二小姐苦笑一下，道：「我不知道，爹的脾氣不好，他這麼嚴格的限制我，也許有他的道理——」

指指大廳左側，接道：「那裏有一個廂房，分內外兩間，妳們就住在那裏吧！等我稟明家父之後，決定你們的身份，看看是不是能把妳們收入無影門下。」

瑤華道：「我們只求作個侍候姑娘的丫頭，決無奢望作爲無影門下弟子。」

于二小姐說道：「等我見過家父之後再說吧！」

緩緩轉身，步上樓梯。

瑤華推開大廳左側一座木門，果是兩個相連的房間，奇怪的是床上被褥都已擺好，這就使得瑤華大感訝異了，明明這紅樓之中，只有于二小姐父女兩人，難道是于二小姐親自動手鋪設被褥，這實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一時間，呆在床前出神。

若華却一下子坐在床上，笑道：「我心中一直想着于二小姐，一定是十分嚴肅、冷厲，很難相處，想不到他却是一位十分天眞，坦率的人，看起來……」

「小妹……」瑤華打斷了若華的話，說：「二小姐獨居甚久，不太瞭解尊、卑之分，她作人處事的態度，都是以書爲本，但咱們可不能越過本份，再說她那仙女一般的神采，也値得我們去敬重她。」

若華道：「我沒有不敬重她的意思，我只是覺得，我們很幸運有了這麼一位主人！」

瑤華歎道：「若華，看過這些床褥麼？」

若華道：「看過了，很舒服的兩張床，房間雖然不大，但很雅潔……」

瑤華接道：「這些床褥是什麼人帮我們打理好的？」

若華呆了一呆，突然站起身子，道：「難道是二小姐。」

「可能麼？」瑤華神情肅然的說：「她能把這些被褥拿來放在這裏，已經不可思議了，

二妹，咱們是來作丫頭的，你幾時見過一個千金小姐，替丫環整床理被呢？」

若華說道：「那……這……這是怎麼回事呢？」

瑤華道：「我也不太明白，再推敲下去，這紅樓中庭院、花木，都打掃得十分乾淨，二小姐衣服縫洗，炊飲雜務，難道都是二小姐一個人做的麼？」

若華道：「看她玉手纖纖，不似常做這粗活……」

瑤華接道：「對，你能舉一反三，我就放心多了，這裏充滿着神秘，不可失態大意。」

若華低聲道：「我不相信二小姐那樣的人，會騙我們，她明明說過，這裏沒有人的，她受盡寂寞愁苦，流露於神色之間，那絕不是裝作出來的！」

瑤華道：「奇怪的地方，也就在這裏了，明明是有人，怎會無人？」

若華楞住了，沉吟了良久，道：「姐，這代表什麼？」

「想一想，我們太多的不瞭解，若華，由現在開始，妳要好好的自持你的身份。」

「是！我知道了。」

兩姊妹多年在江湖上走動，耳聞目睹的怪事、異聞，自非常人能及，但也被鬧得通宵難寢。



翠園紅樓是這麼平靜，但平靜中的神秘，給人的壓力更大。

天色微亮，瑤華已挺身坐起，一側本有窗子，但是行事謹慎的瑤華，却沒有打開窗子瞧看。

她心生警惕，不敢稍有冒險的舉動，只是她右耳貼在窗上凝神靜聽。

只聽輕微的沙沙之聲，傳入耳際，似是有人正在打掃庭院。

瑤華常作打掃的工作，確定這是掃地的聲音。

什麼人再作這些打掃的工作呢？

瑤華幾乎忍不住要打開窗子瞧瞧，但他還是勉强忍了下去。

她知道現在有不得任何錯失，錯失的代價將無法估算，說不定連性命都要賠進去。

打掃的聲音消失了，天也大亮。

瑤華起身行入若華的房內，若華也輾轉大半夜，無法入睡，但她究是尤帶童心，到天色黎明時，却已睡熟了。

輕輕推醒妹妹，瑤華低聲道：「天亮了，咱們去找盥洗梳裝的地方。」



若華翻身而起，道：「眞糟，一夜沒有睡，天亮了，反而睡着啦！」

于二小姐沒有告訴他梳洗的地方，自己去找應該不會有錯，瑤華在心裏嚼磨了兩遍，才叫妹子起床。

盥洗處，就在大後院，光潔明亮，竟也纖塵不染，顯然是每日有人清理。

瑤華暗中留心，發覺庭院中打掃的痕跡尤存，心中更爲肯定，絕非是于二小姐動的手。

兩姊妹薄施脂粉，淡掃娥眉，却換了一身素淡的藍色衣裙，再步廳廂臥室，于二小姐已在廳中。

仍然是白衣如雪，不同的是披肩長髮上，加上一條淡紅的束巾，笑道：「你們過來一塊用早餐吧！」

二女行過去，發覺碧玉桌上，早已放置了三雙碗筷，六樣精緻的小菜，每人一碗燕窩冰糖粥，和兩盤精美的細點。

這那裏是來作丫環，簡直來作貴賓！

瑤華暗中留心，只見于二小姐神情如常，臉上帶着微笑，道：「坐下來吧？」

若華也許受到了姐姐的囑咐，變的謙虛起來，道：「小姐，我們是來侍候的，現在這樣子，好像客人一樣了。」

于二小姐笑着說道：「就算侍候我，也不用燒菜煮飯哪！來！坐下來吃吧！咱們邊吃邊談。」

瑤華、若華依言坐下進食。

這是她們姐妹有生以來吃過最好一頓早餐，其中有半數的小菜，大部份點心，根本就沒吃過，也叫不出什麼名字。

于二小姐說是邊吃邊說，但她仍然是等着早餐吃完，二女都放下碗筷，才笑一笑，道：「昨天，我忘記告訴你一件事！」

瑤華道：「姑娘請吩咐？」

于二小姐道：「二更之後，不要離這座廳房，除非聽到我叫你們。」

二女齊聲應道：「是！婢子們記下了。」

隨時自稱婢子，生恐于二小姐忘了她們的身份。

于二小姐淡淡一笑，道：「天未大亮之前，也不可輕離此廳。」

二女躬身領首。

二更之後，到天亮之前，這翠園紅樓中有些什麼秘密，不能讓人看到？

難道打掃庭院，也算是一種秘密。

于二小姐望望瑤華、若華，又道：「我叫于飛虹……」

瑤華接道：「飛虹姑娘。」

于飛虹笑一笑，道：「聽起來，一點也不像女孩子的名字，至少，它不夠溫柔！」

她讀書萬卷，胸羅錦繡，只是常年獨處，不太瞭解人間關係，心中想到什麼？就說了出來。

若華微微一笑，道：「姑娘人如仙露明珠，是舉世少見的美女，如是名字再溫柔一些，那還得了？」

瑤華雙目一瞪，道：「若華，跟小姐說話，要禮貌一些。」

二小姐道：「不要緊，你們是我的女婢，也是我的朋友，我則希望你能暢所欲言……」

輕輕歎息一聲，接道：「有一件事，我得告訴你們！」

二女聽得一怔，臉色肅然，齊聲說道：「姑娘吩咐，我等洗耳恭聽！」

二小姐道：「很抱歉，爹不同意把妳們收入門下，看來，只能讓妳們跟着我了。」

瑤華吁一口氣，笑道：「我們就是作丫環來的，從未想過身列門牆。」

二小姐道：「對我來說，這樣比較更好，因爲妳們能常伴我的身側，使我生活中，多兩位傾談的朋友。」

若華接道：「這也是我們的心意，能常伴姑娘這樣仙子一般的人物，正是小婢生平之所願。」

二小姐輕輕吁一口氣，凝神沉思了一陣，道：「眞的很美麼？」

綠翠紅樓掩天色，她竟然不知道自己長得很美。

瑤華說道：「不睹小姐之美，不知天下之美人，賤妾姊妹，向以姿色自豪，但自見了姑娘，始知造物神奇，賤妾姊妹不過蒲柳之姿罷了。」



二小姐神情突然間變得冷肅起來，身軀也不住的顫抖。

瑤華、若華，同時看的一呆，吃驚的道：「我們說錯了什麼？」

二小姐舉手理一下披垂的長髮，歎息一聲，道：「也許妳們說的是眞話……」

若華心中奇道：難道她眞的不知道自己長的很美，讚她漂亮，她倒像十分難過？

但聞二小姐說道：「慕容世兄也說過，我是他畢生所見中最美的女孩子，我還有些不信，但妳們也這麼說……」

若華接着又說道：「是眞的，小姐，我和姐姐在江湖上走動了多年，見過不少美女佳人，但讓我們自覺遜色的還未遇到，自見姑娘之後……」

于二小姐痛苦的接道：「你們不要說下去了……」

竟是美目含淚，泫然欲泣。

這一下，眞把二女嚇驚呆了，細作思量，自覺得沒有說錯一句話，怎麼使得二小姐如此悲傷呢？

只見她緩舉白衣，輕輕拭去臉上的淚痕，歎道：「天下美女千萬，難道就沒有比我更美的人麼？」





瑤華心中有些察覺了，但她還是想不通是怎麼回事，只好閉口不言。

若華却搖搖頭，道：「找一個比妳更美的人，只怕是很難了？」

二小姐臉色大變，道：「我不要，不要步她後塵……」

她似是突然間想到了極爲可怖的事，雙手蒙臉，疾奔上樓而去。

幽靜、神秘的翠園紅樓中，究竟發生過什麼可怕的事情。

仙子一般的于二小姐，內心中究竟有着些什麼的隱密？

瑤華、若華呆呆的望着二小姐上樓梯的背影。

兩人雖然知道樓上是二小姐的臥室，但却從未去過，若華沉吟了一下，舉步登樓，但却被瑤華一把抓住，道：「不要上去。」

若華道：「姐，我有些胡塗了，這是怎麼回事？」

瑤華四顧了一眼，但見廳、院空寂，聽不到一點聲息，輕輕一拉若華，道：「來！咱們回到房中再說。」

掩上房門，若華溫柔的坐在瑤華身側。低聲道：「姐，妳比我聰明、細緻、觀察深刻，妳說，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我眞的被她鬧胡塗了。」

瑤華輕歎息一聲，道：「我也說不出所以然來，我只是隱隱的感覺到，有一個可怕的往事、陰影，籠罩着二小姐，這些年來，她深居簡出，一直生活在一種陰影的籠罩之下……」

「就算有什麼陰影籠罩吧？但和她的美麗有什麼關係……」若華說：「像她那樣仙子一般的姑娘，當眞是我見猶憐，又有誰會忍心去傷害她呢？」

「紅顏薄命啊！也許那籠罩着她的陰影、痛苦，和她的美麗有關……」瑤華無限感慨的說：「妹妹，如果我們生得醜一些，魔郎君西門玉又怎會看上我們，又怎會逼的我們父女離散？」

若華呆了一呆，道：「這麼說來，女孩子生得太美了，眞的非吉祥之徵了。」

「紅顏禍水啊！」瑤華無限感慨的說道：「傾城傾國之貌，必然引起男人們殺伐搏鬥，血流五步，想想看，古人之言，倒也非全無道理。」

若華沉吟了一陣，突然站起身子，道：「姐，走！找她去……」

瑤華伸手拉住了若華，接道：「找誰？」

「二小姐，我一定要帮助她……」若華爭脫了瑤華的手，向外行去。

瑤華一閃身，擋在門口，冷冷說道：「若華，不能這麼衝動，現在，我們和二小姐只不過是剛剛才認識，她如何肯將心中的隱密告訴妳……」瑤華長長歎息一聲，接道：「就算她告訴妳了，妳又有什麼能力帮她解決？」

若華道：「至少，我可帮她出個主意。」

瑤華道：「二小姐的聰明智慧，難道不如妳麼？」

若華微微一楞！

瑤華接道：「她讀書萬卷，胸中才學，勝過咱們十倍，唯一缺少的是江湖上的閱歷、經驗，她孤處綠園紅樓，耐受着長年的寂寞，自能集中思維，去想很多的事情，思索能力的細緻，又豈是咱們能及？」

若華道：「這麼說來，咱們是沒有能力去帮助她了。」

瑤華道：「有！她的所長，固是咱們之短，但咱們姐妹的長處，却是她所缺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各有所見……」

若華接道：「是嘛！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也許，咱們眞能給她一些啓示。」

瑤華微微一笑，道：「妳熱心助人，純正無邪，這一點，姐姐也很佩服，不過，欲速則不達，咱們不知內情，又無完善之策，何不等到她把咱們視如心腹時，自然把內情告訴咱們，那時候，咱們再用心推敲，帮她想個主意出來。」

若華道：「看她泫然欲泣的焦急神情，會不會面臨的時機已經很迫促呢？」

瑤華沉吟了一陣，道：「不太可能吧？如果二小姐確有心事，那也是淵源流長，不會是最近發生的事，她常年獨處，不知道自己姿色之美，世無其匹，還認爲世間女子千萬，强過她的人，必然很多，慕白公子讚她之美，已使她心生畏懼，我們再出言强調，使她心中淒然，一時間感慨萬端，才黯然不已。」



若華緩緩坐下，道：「姐，這座紅樓中除二小姐和她的父親之外，一定還有別人。」

瑤華肅然說道：「不錯……」

若華苦笑一下，道：「如若我是于二小姐，想一想我也會哭，這裏不但孤獨，而且充滿着詭異，眞難爲她，她是怎麼在這種環境長大的。」

瑤華道：「二小姐已經習慣了，現在，是我們，我們也必需要習慣這個生存的環境。」

若華道：「姐可是已經胸有成竹？」

瑤華道：「胆量、勇敢、沉默，不論我們發現了什麼，都不要害怕，既來之則安之，任何艱難、恐怖，我們都要坦然對之，最重要的一點，我們知道了，不要主動去發掘它，除了二小姐主動跟我們談話主題之外，我們用不着提出問題問她！」

若華點點頭，道：「姐，妳說的是，我們是爲了避難來此的，又有什麼能力帮助二小姐呢？」

瑤華微笑頷首。

雖然兩姊妹已經有了充分的準備，但在這等詭異的生活環境中，仍然有着一種莫可言喻的壓力。

若華心中暗暗忖道：可以不說出來，總不能不讓我想吧？

每夜之中，分明有人在庭院中活動，至少在做些打掃庭院的工作，但爲什麼却硬說這紅樓裏沒有人！其實，是大白天才不見人。

還有，紅樓中的菜餚，美味可口，不可能是出于二小姐之手，而且每餐都有七八樣菜，如是于二小姐下厨，實在用不着作這麼多菜，菓蔬新鮮，顯然都是當天採收。

不管如何計算，這紅樓中都應該有人，至少有下人、厨師。

開飯就在大廳中，但瑤華、若華，却從來沒有見過送上菜飯的人。

若華心中暗暗打定主意，守在客廳中，看看那送上菜飯的人是什麼樣子，爲什麼于二小姐不肯承認他們是人。

日正中天，平常這時刻，廳中已經擺上了菜飯，但現在却不見動靜。

瑤華一拉若華低聲道：「妹妹，咱們回房裏坐坐吧！」

拉住若華，奔回房中，順手掩上房門。

若華低聲道：「姐，我故意留在廳中，看他們怎麼送上飯菜的……」

瑤華接道：「他們可以不送，咱們就沒有午飯吃了。」

若華微微一怔，道：「那二小姐呢？」

瑤華道：「二小姐每到午飯時刻，總會自行到廳中用飯，此刻已午時過後，何以未見她下樓。」

若華吁一口氣，道：「難道她已知道了我在搗亂……」

瑤華道：「所以，我才拉妳進來，不要害小姐跟我們餓肚子。」

「奇怪呀！姐，這些人明明存在，但二小姐却不肯承認，這中間，一定有什麼原因？」

瑤華道：「快了，二小姐忍耐不了多久，就會告訴我了。」

但聞廳外傳來了于二小姐的聲音，道：「瑤華、若華，妳們……」

木門呀然而開，二女奔入廳中。

就是這一陣工夫，桌上已擺好了飯菜，二小姐已端坐在桌旁。

三個人常在一起吃飯，早已有了固定的位置，二人到桌前坐下。

若華早已經得到姐姐的示意，不要開口說話。

于二小姐似是在等待若華開口，望了二女一眼，開始進餐。那知瑤華、若華，竟也是默默不語的，低着頭吃飯。

二小姐忍了又忍，終於忍不住了，放下碗筷，道：「你們是不是有很多懷疑？」

若華心中暗道：姐姐說的不錯，我們不說話，她倒是忍不住了，沉默是金，過去，我說的實在太多了。

瑤華道：「是！這紅樓之內，充滿着神秘，婢子雖然有着很多疑問，但因姑娘不說，婢子不敢多問。」

（未完·五）

雙鷹神捕後傳之二

囊中秘

西門丁·文

可飛·圖

無頭屍質疑　派人查踪跡

山崗上，一眼望去，層林盡染，一片金黃，偶爾一陣風吹過，地上的積葉飛起，樹上的黃葉飄下，在半空飛舞，似彩蝶戲花般，煞是好看。

山崗有條路，盤旋而至，三匹駿馬，一白兩黑，自山後轉了出來，前面那位騎白馬的是位青衣青年，神采飛揚，背弓插箭，腰上還懸着一柄劍，背後那兩位騎黑馬的，則是壯年人，一看他倆對青衣神態恭敬，便知道若非是其手下，也是家奴。

左邊那位壯漢，唇上蓄着一撇短髭，只見他雙腳一挾馬腹，追前幾尺，道：「少帮主，咱們再到雁過崖試試吧！」

右邊那位也道：「不錯，如今雖未必有走獸，但已入秋，由北而來的雁羣，必由那裏經過！」

那少帮主淡淡地道：「終日射雁，有何趣味？」

左首那位咳了一聲，道：「也好過空手而回，歐陽姑娘……」

少帮主揮手止住他再說下去。「別提她！她一向都說射雁不但煞風景，而且殘酷！」

那兩位壯漢不敢多說，青年將馬拉停，似乎委決不下，半晌，他頭一扭，道：「大丈夫豈能受制於女子，去雁過崖！」他言畢立即拍馬向前急馳。

就在此刻，遠處忽然有匹栗色快馬急馳而來，大聲呼叫，左首那位壯漢，忙道：「少帮主，好像是小雷！」

少帮主將馬勒慢，說道：「這小子今早擺架子，說不來的，哼！讓他跟在後面吧！」

左首那位壯漢忙道：「不，少帮主，他好像有急事找你般，還是等他一等！」

少帮主似乎不大願意，不過山下那騎人馬，來得極快，果然是他的心腹雷凌峯。雷凌峯年紀與他相當，但武功機智均甚出色，頗得他的信任。

雷凌峯至山下，招手示意他們下山，喊道：「少帮主，帮主請你立即回去！」

既然嚴父有命，少帮主只好收起玩樂之心，策馬下山，他馳至雷凌峯面前，立問：「小雷，你可知帮主找我何事？」

雷凌峯道：「帮主沒說原因，但屬下見他好像有遠行般！」

少帮主眉頭一皺，自言自語地道：「為何爹今早不說？」他鞭梢落在馬臀上，喝道：「快跟我回去！」四匹駿馬洒開馬蹄，向前急馳而去。

大約馳了五六里路，便見山下有座建築物，似寨非寨，似莊非莊，佔地頗為寬廣，橫在前面，建築物之前，用木樁圍起一道兩丈高的圍牆，大門洞開，可容三匹馬並轡而進。

少帮主三人一至，守在門外的一些荷戈漢子，都齊聲喚少帮主，少帮主「唔」了一聲，放馬入寨。

寨門之內是座廣場，少帮主將馬拉住，下鞍向內奔去，橫在廣場中的是座磚石建成的大宅，七級石階建得頗有威勢。尤其是兩旁的石獅子，更是栩栩如生，作勢欲撲。大門門匾雕着三個金漆字：雄獅帮。進內又有座小院，植了些花草樹木，二進門上又有一塊牌匾：聚英廳。

廳上有幾位上了年紀的人，正在閑談，這些人都是雄獅帮的堂主和香主，衆人見到少帮主，都長身恭聲呼叫少帮主。

少帮主急問：「胡堂主，帮主呢？」

他從來不在帮以爹來代替帮主的稱呼，這是雄獅帮帮主屈招雄的命令，少帮主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他父親。

當下一位鬍子半白的堂主應道：「帮主在書房裏等你！」

少帮主屈少青三步併作兩步，來至父親書房外叩門，房內傳來一個冷峻的聲音：「可是青兒？進來！」

屈少青應了一聲，推門進去，向坐在書案後的一位臉目清癯，五官端正，年紀約莫五十左右的中年人行禮道：「爹爹福安！不知爹爹宣孩兒回來，有何教示？」

屈招雄「唔」了一聲，冰冷似刀刃的目光落在兒子臉上，他眉眼生威，法令深刻，配上額上的皺紋，看來更令人有凜凜然不可親近之態，他手上本來不知拿着什麼東西，見兒子進來才放進抽屜。

屈少青自懂事以來，已見慣父親這副神態。屈招雄不苟言笑，辦事謀定而後動，使得雄獅帮屹立在雪峯山下，二十多年而不倒，而且根基日漸穩固，他一向對兒子要求嚴格，屈少青雖然覺得自己比別的孩子少了些家庭溫暖，但一向十分尊敬他父親，覺得父親的一切，足可作自己學習的典範！

可是這次屈招雄有點異常，雙眼睜着兒子，足足有兩盞茶之久，屈少青心中極是不安，忍不住囁嚅地問道：「爹，是不是孩兒做錯了什麼事？請爹責罰和教導，孩兒日後必改！」

屈招雄忽然嘆了一口氣，道：「你認為你自己做錯了甚麼事？」

屈少青心中暗道：「爹好像十分傷心，莫非……」當下立即跪下，道：「孩兒只顧玩樂，一定令爹爹失望了……」

屈招雄又嘆了一口氣：「你十天八天才去打一次獵，何況打獵也可以鍛鍊身體，我怎會怪你？」

屈少青心頭一怔，又暗忖道：「今日又非娘的忌辰，那到底是……」當下說道：「那一定是孩兒平日處事毛躁，使大人操心！」

屈招雄道：「不是，你起來吧！」

屈少青站了起來，見父親一副憂愁，心中十分着急，不過屈招雄不開腔，他也不敢多問，只能乾着急。

屈招雄負手在屋內來回踱步，心中似有什麼為難的事，屈少青大着胆子問道：「爹，你有什麼為難的事，可否讓孩兒分憂？」

「住口！你有什麼能耐為我分憂？」

屈少青雖被父親斥責慣了，但見他神態有點兇狠，也不禁有點難受。

半晌，屈招雄嘆了一口氣，道：「這事與你無關，我是不該責罰你的！其實你實在無辜……」

屈少青再度鼓起勇氣問道：「爹，孩兒到底如何無辜？」

屈招雄不耐煩地道：「我不說你便別多問，出去吧！」話剛出口又說道：「且慢！」

屈少青道：「爹有命令但且吩咐！」

屈招雄柔聲問道：「青兒，爹的話你聽不聽？」

屈少青急忙彎腰肅手道：「爹的話孩兒不聽，還聽誰的？」

屈招雄舒了一口氣，好像放下心頭大石，道：「這就好，不枉你娘含……辛茹苦，將你養育成人！」

屈少青忙應道：「孩兒剛滿五歲，娘便已故世，其實孩兒還是爹一手撫養成人的！」

屈招雄冷哼一聲：「如果沒有你娘，會有你麼？」

「孩兒不敢稍忘娘親生育之恩，爹也該知道，每年娘親生死兩忌，孩兒必去墳上拜祭她！」

「今後也要如此，萬一我不在的話，你更該如此，還得替我多上一柱香，否則必不饒你這條小命！」

屈少青恭聲道：「是……爹是不是要出外？」

屈招雄「唔」了一聲，坐回書桌後，屈少青又問：「爹，你要去那裏？幾時起程？有什麼交代？」

屈招雄道：「我還未決定……假如我離帮三個月還未回來，你到後山慈雲寺問苦禪老和尚！」

「爹，你為何不直接告訴孩兒？難道孩兒還不如那位老和尚？」

「我這樣做自有道理，你不必多問！」屈招雄又嘆息道：「我對你沒有什麼要求，只希望你能遵照我的教導！」

「孩兒遵命！」屈少青見父親好像在交代遺囑，不由吃驚起來，急問：「爹，你是不是要去會一位武功很高的仇家？」

屈招雄不正面答覆道：「假如我不能回來，你要孝順你二娘，善待妹妹，你雖然不是她生的，但對你也有養育之恩！」

「爹，這方面您放心，孩兒一向孝順二娘！」

「只怕你是做給我看的！」屈招雄轉頭望着他，沉聲道：「你會計較的！不過你要計較，便跟我計較吧！」

屈少青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刹那間心中湧上無數個疑團，他忽然大叫一聲：「爹，你到底有什麼心事？您這些話是什麼意思？」

奇怪，屈招雄沒有發怒，他揮揮手道：「我今天已對你說了很多話了，你去玩吧！」

屈少青道：「爹，你根本沒對我說過什麼！」他聲音一軟道：「爹，您的仇家就是孩兒的仇家，請您告訴我：萬一，萬一有什麼意外，孩兒一定要替你報仇！」

「不用！嘿嘿，你不用多說，我不會相信！」

「您懷疑我孩兒的孝心還是知道孩兒武功不行？」

「這些年來，我都沒時間指點你的武功，你跟胡堂主他們學武，成績如何？」

屈少青委屈地道：「孩兒雖然勤力，但奈何他們的武功低微！」

等我回來，便專心教你，你是學武的材料，只要得高人指點進步必快！」

屈少青很想問他，爲什麼以前不專心敎自己，不過他不敢再問，他忽然醒起一件事，忙又道：「爹，上次孩兒跟你提到雷凌峯的事，不知您……」

屈招雄道：「你是說要提陞他爲堂主的事？」

「不錯，小雷不但武功高强，而且機智聰明，對本帮更是忠心耿耿，孩兒認爲帮內的堂主年紀都已很大，實在需要整理一下！」

屈招雄道：「等我回來之後再辦，還有，三個月之內，沒有我的消息，一切照舊，不能四處宣揚，以免敵人乘機侵犯，聽見沒有？」

「孩兒知道！」屈少青此刻已意識到父親此去，回來的機會極低，心頭十分難過，忖道：「那位仇家的武功一定十分厲害，所以爹才不告訴我！」想到此，一股悲傷心情襲上心頭，雙眼濕濡地道：「爹，你幾時要離開，今夜讓孩兒陪伴你！」

屈招雄臉上也泛上感動之色，怔了半晌才道：「今天晚上，我要陪你二娘，反正我後天才要離開，咱們明天再敍吧！你出去吧。讓我靜思一下！還有一點，我離開之後，不許你再去打獵，專心防守坐鎮本帮，我就怕我不在時，雄獅帮便要毀於一旦！」

屈少青道：「孩兒知道……爹，您保重！」他向父親行了一禮，便開門出去，穿過走廊，又悄悄走回書房外，再將耳朶貼在門板上，他從未做過這種事，又深知父親知道必會發怒，是以一顆心怦怦亂跳，但心慌仍壓不住他的好奇心，故而繼續偷聽。

他聽到的是一個急促的脚步聲，顯然屈招雄在踱步，半晌，只聽屈招雄喃喃地道：「我該怎辦？香妹香妹，你可以敎我麼？」

屈少青心頭十分奇怪：「爹有什麼難以解決的事，要問母親的靈魂？」

「我要不要去，我已忍了二十多年，實在再忍不下去了，活着對我來說，還有什麼意義？」

屈少青心頭震驚，忘記忍住呼吸，只聽屈招雄在房內喝道：「少青，你還不給我滾！」

「是！」屈少青拭一拭汗，快步離開，他一口氣走到自己的書房，雷凌峯已坐在他房中，屈少青沒好氣地道：「小雷，我今天心情不好，你讓我安靜一下吧！」

雷凌峯却沒有離開的意思，嘻皮笑臉地道：「給帮主敎訓了一頓？也不是第一次！」

「爹不是敎訓我，他要去對付一位厲害的仇家！」

雷凌峯忙問：「那人是誰？」

「不知道，爹不說！」屈少青頓了一頓又道：「其實這件事只是我猜測的，你爲什麼會知道他有遠行？」

「因爲他吩咐快馬堂的人，替他準備一匹長途佳駟！」

「他可有說，什麼時候要的麼？」

「帮主只交代，隨時備用！」雷凌峯道：「其實少帮主如果想知道究竟，咱們大可以偷偷跟在帮主後面！」

屈少青道：「不許，帮主交代下來，三個月之內，咱們不得私自離開本帮一步，須防外敵進犯！」

話音剛落，房門忽然格格地响了起來，屈少青問道：「誰？」

外面傳來一個嬌滴滴的聲音：「表哥，人家找你許久了！」

雷凌峯向屈少青一笑，長身欲出房，屈少青忙道：「你怎能夠走開！」

雷凌峯笑道：「難道你要我一直坐在房裏看你們談情說愛！」說着他已將門拉開。只見外面悄生生地站着一位穿鵝黃色衣裙的少女，雖然算不得國色天香，但也美麗動人，少女臉上的那股嬌憨之色，更令人心醉。雷凌峯含笑道：「歐陽姑娘，你來得正好，少帮主心情不佳，你快去替他解解悶！」

這黃衣姑娘叫歐陽珠，是屈少青後娘的甥女，前月來探姨母，一住便幾個月，雄獅帮的人都看得出這位姑娘對他們的少帮主有意思，但屈少青對她却若即若離，別人不明白屈少青的心情，但雷凌峯是了解的。

屈少青不是嫌棄歐陽珠，但只是覺得自己除了有父蔭得以坐上少帮主的位置，別無成績，他不想在這個時候談婚論嫁。他是個具有上進心的青年，可惜好像缺乏運氣，令他總有鬱鬱不得志之感！

歐陽珠將房門關上，屈少青忙道：「男女有別，不可關門！免得別人閒話！」

歐陽珠關了一半便住手，嗔道：「你我同是武林兒女，又是表兄妹，怕甚麼閒話，難道說幾句家常話，也要在別人面前說？」

屈少青不答，他不忍太傷她的心。歐

陽珠溫柔地道：「後山開了好些野菊花，黃的、白的、紫的，好不燦爛，你陪我去看看好麼？」她怕他反對，又道：「吹吹風，看看鮮花，令人心曠神怡。好過枯坐在書房！」

屈少青知道她是爲了自己，嘆了一口氣，道：「既然有這許多好處，倒值得去試試！」

兩人一齊走出書房，往後山走去，歐陽珠欲與他並肩而行，但屈少青却故意加快步伐。二人出了雄獅帮的後門，那裏已是雪峯山，山坡上的野菊花，果然開得燦爛，歐陽珠叫了起來：「表哥，我沒騙你吧！」

屈少青淡淡地道：「是的，果然很好看。」

山崗上有座涼亭，歐陽珠擧手一指，道：「表哥，咱們到上面看！」

歐陽珠一手拉着屈少青，一口氣跑上涼亭，雄獅帮就在脚下，歐陽珠左顧右盼，屈少青十分奇怪，爲何附近沒有守衛？當下低聲喝道：「有沒有人？」

兩位壯漢自菓叢中鑽了出來，恭聲道：「屬下參見少帮主！」

屈少青沉聲道：「帮中的規矩，你們都忘記了麼？這是甚麼地方，竟敢偷懶，回去向胡堂主領罰吧！」

那兩位壯漢連忙道：「少帮主您有所不知，是帮主叫咱們暫時避一下的！」

「哦？」屈少青一怔，忙問道：「帮主在附近麼？」

一位壯漢抬手向崗後一指，道：「帮主往那邊去了！」

屈少青十分奇怪，他想不到父親到山崗後幹甚麼，好奇心一起，當下道：「表妹，你在這裏等我！」

歐陽珠急道：「我也要去！」

屈少青冷冷地道：「雄獅帮的事，不宜外人知道！」言畢拂袖走了，歐陽珠碰了一個釘子，下不了台，也腦恨地返回寨內了。

屈少青來至一塊岩石後，探頭向下觀望，只見屈招雄在谷中練武，一口長劍在夕陽下，泛起一團黃光，黃光就在屈招雄身前身後飛舞，就像是條黃色的靈蛇，吞吐翻騰！

屈少青竟然瞧痴了，屈招雄在他的心目中，是位不易被人打倒的英雄，但他做夢也想不到父親的武功，竟然一高至此！

屈少青大開眼界之餘，心中亦湧出一股酸意，忖道：「原來爹的劍法如此超絕，他以前敎我的，可全不是這樣的！爲甚麼？爲甚麼他不將絕藝傳授與我！却偏偏叫我跟胡堂主那些飯桶學？」

刹那間，他心中泛上無數的念頭，又想道：「莫非爹要將他的劍法傳授與二弟？」他恨不得向父親問個明白，不過他可也不敢衝下山谷！

心念電閃間，屈招雄已使完劍法，將劍收起，自懷裏摸出一個東西，低頭端詳。由於相隔太遠，屈少青看不到父親手上的東西。

忽然屈少青聽到身後有個脚步聲，他一回頭便見到那兩位壯漢向他招手。屈少青走過去問道：「甚麼事？」

「帮主夫人派人來找你！」

「知道了……」屈少青問道：「帮主經常到山崗後面麼？」

一個漢子說道：「三五天便有一次，有時不准咱們走到那邊去，有時則沒有限制！」

「他不限刻時，你們可曾走過去看過麼？」

「有的，但又見不到帮主！」

屈少青怕父親上來，便道：「等下帮主如果問起，不要說我來過！」他言畢便匆匆回去。

×　×　×

屈招雄的繼室柳氏，把屈少青叫去，並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青兒，你爲何欺侮珠兒？」

屈少青道：「那有這回事？」

如果不是你欺侮她，爲何她一回來，便到房中哭？，連娘去拍門，她也不應？還不快去向她道歉！」

屈少青本想不答應，但想起父親的話，只好道：「孩兒向她陪幾句好話就是，她聽不聽可與我無關！」

「其實珠兒相貌人才都配得上你，娘就不明白你嫌她甚麼！」

屈少青道：「孩兒年紀還小，不想這麼早涉及兒女私情！」

柳氏白了他一眼：「都已二十三歲啦，還小！」

柳氏的女兒屈少芳在旁道：「大哥，我要珠姐做我的嫂嫂！」

「小孩子懂得甚麼！」屈少青道：「娘若無其他事，孩兒可要走了！」

柳氏忽然問道：「青兒，你可知道你爹最近有甚麼心事？終日都見他魂不守舍的！」

屈少青心頭一動，反問：「娘不知道爹有遠行麼？」

「哦？沒有聽他提過！可知他要去何處？」

「孩兒問過他不說，還是由娘問他比較好！」

柳氏道：「好吧，我去書房找他，你去向你表妹陪個罪！」

屈少青本待要告訴她父親不在書房，但話至口邊又忍住了，懷着亂糟糟的心情走到客房外面道：「表妹，愚兄剛才因心情不好，言詞間若有所得罪的話，請你原諒！」言畢也不管她有何反應便走回自己的書房，用力關上房門。

晚上丫頭來拍門喚他出去吃飯，他不想出去，叫丫頭把飯送進來。吃了飯，屈少青躺在長椅上，想起日間見父親練劍的情況，心情又激動起來，再回想父親在書房說的那番令人難以理解的話，更加認定父親是要將絶技傳授與二弟。

屈少青尚有一位同母的胞弟屈少英，年紀比他小三歲，但屈少英兩歲那年，屈招雄便將他送給別人。那時候，屈少青的母親尚未去世，而屈少青也才五歲，甚麼也不懂，只是依稀記得當時母親在書房中大哭，不久母親朱蘭香便死了！

屈少青年紀漸大之後，曾聽帮內的一些老臣子提及這件事，他也曾問過屈招雄，只是每次屈招雄不但不將眞相告訴他，而且叮囑他以後不得再提屈少英的事！

事隔多年，這件事他已經淡忘，直至

今天發現父親的異行，才又記起。

可是假如屈招雄要將絕技傳授與屈少英，當年他又何必將他送給別人？

屈少青恨不得向父親查詢一切，但每當腦海中浮上屈招雄那張嚴峻的臉孔，他的勇氣也隨之消失！

外面傳來四更的梆子聲，屈少青才因疲乏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 × ×

屈少青是被一陣拍門聲驚醒的，他知道是丫頭，粗着聲喝道：「誰敢吵醒少爺的好夢！」

房外傳來了丫環小玉的聲音：「少爺，老爺不見了，他留下一封信給你！」

屈少青一骨碌地跳下長椅，將門拉開，急問：「信在那裏？」

「在老爹書房桌上！」

屈少青三步併作兩步，跑到父親的書房，果見桌上放着一封信，信封上寫道：青兒親拆。

屈少青忙撕開緘口，將信取出，信上只有寥寥數字：「青兒入目：為父因事急，提早離開，若能回來再述一切。記住昨日為父對你所說的話，切記！父字，即日凌晨。」

屈少青呆呆地望着那封信，半晌才大聲喚道：「小玉，過來！」

小玉聞訊趕來，怯生生地問道：「少爺有甚麼吩咐？」

「你知道帮主有事離開？」

小玉忙道：「奴婢不知道！奴婢是因為夫人叫我去請老爺去吃早飯，奴婢四處找不到他，最後才來書房，却見到那封信！少爺，老爺是不是有事遠行？夫人還在等奴婢回話！」

「是的，告訴夫人說老爺要出去辦要事，三個月後才會回來！」

小玉離開之後，屈少青將信收起，走出書房，去找內三堂總堂主胡駿，胡駿剛在房內練完功，見到屈少青，訝然道：「少帮主一早找胡某，有何貴幹？」

「胡堂主客氣了！」屈少青將門帶上，低聲道：「晚輩有幾件事問你，請你照實告訴我！」

胡駿一愣，忙道：「少帮主有話但問無妨，屬下知道的必照實告之！」

「你知道帮主有事遠行？」

胡駿道：「今晨才知道，是帮主來找屬下，他說大概三個月才會回來，吩咐屬下小心『門戶』！」

「可知帮主要去那裏，辦何事麼？」

「屬下曾問過，但帮主不答……」胡駿沉吟道：「不過依屬下觀察，必定非同小可！少帮主也不知道麼？」

屈少青苦笑道：「晚輩若知道的，還會來問你麼？」

「少帮主放心，帮主武功高强，料能平安回來！」

「哦？你認為帮主的武功如何？」

「當然很高！」

「高到甚麼程度？」

胡駿回憶地道：「本帮新創時，屬下便已效命帮主，當然有不少人來犯，但都一一給帮主擊退！依屬下估計，帮主如今武功比二十五年前，必定更加精純，武林中能人雖多，但相信能勝得過帮主的，並不多！」

「既然帮主的武功這般高，為何他只教我些入門的基本功夫，却叫晚輩向您及應堂主學武？」

「帮主的武功非同小可，未有一定的根基，學之反而有害！」

「荒謬！」屈少青忍不住粗着聲道：「帮主今年多大年紀，你不會不知道！」

胡駿抓抓頭皮，道：「他小屬下七歲，應該是五十三歲了！」

「二十五年前，帮主才二十八歲！本帮是創立於二十六年前的，當年帮主才比晚輩大四歲，我的意思你明白麼？」

「也許帮主天生異稟吧！」

「假如他不傳授武功與我，我永遠都不會有什麼進步，根基也永遠打不穩！」

胡駿苦笑道：「當年帮主是這樣對屬下解釋的……咳咳，屬下還以為你現在正跟他學武哩！」

屈少青有點不服地道：「晚輩相信自己不是個笨蛋，不能夠學習上乘武功？」

「少帮主天生聰明，幾年間已將屬下跟應堂主的武功，學得七七八八，這便可以作為證明！」

「所以我不明白！」

胡駿乾笑一聲：「帮主這樣做，必有其原因，少帮主大可以等他回來時再親自問他！」

「他不會告訴晚輩的！」屈少青走近一步，壓低聲音問道：「胡堂主，你是看着晚輩長大的，咱們又有師徒名份……」

胡駿截口道：「老朽這幾手三脚貓的功夫，不敢當少帮主的師父！」

「這是事實！你告訴晚輩，我是不是養子？」

胡駿一怔，反問：「少帮主怎會這樣說？」

「除非是只有這個原因，否則別無可能！」

胡駿搖頭道：「你是朱夫人所生，當年加入本帮的人，至今尚有二十多個人，他們都可以作證！你一生下來，太陽穴上便有一顆痣，至今仍有，可假不了！」

屈少青嘆了一口氣，道：「帮主跟我娘成親多久才生下晚輩的？」

「他們成親之後才着手創辦本帮的，最少在成親後兩年！少帮主不要胡思亂想。帮主跟夫人伉儷情深，人人均知，只可惜夫人短命……如果不是因為令弟年小，要人照顧，帮主也不會續弦！不過，咱們這些老傢伙，都看得出，帮主雖然續弦，但對朱夫人，仍不能忘情，比較之下，他對柳夫人可冷淡很多！」

「帮主為何將舍弟送給別人？」

「令弟一出生，便犯有惡疾，須在五歲開始學習一門內功，十五年後，才能痊癒！」

「是什麼惡疾？」

「聽說是內臟經脈的暗傷，詳細情況，咱們也無人知道！」

「舍弟送給誰人？他需要學習什麼內功？」

「不知道，帮主跟夫人對此一直閉口不談。」

「帮主可有去看他麼？」

「大概有吧？他每隔幾年便出一次遠門，只是最近很少出去了。」

「我娘是如何死的？」

胡駿又是一愣，道：「少帮主，這件事你不會不知道吧？」

「我想再聽你說一次！」

「令弟送給人之後，夫人大概捨不得吧，整日悶悶不樂，帮主疼她，便陪她出去遊玩，聽說是去黃山的。後來回程時，帮主跟夫人中了岷山三妖的暗算，喝了蒙汗藥，夫人讓三妖帶走，帮主醒來之後，追上三妖，將三妖殺死，但夫人性烈，被捉之後，不甘受辱，跳崖自盡！」

「你可曾見過先母的屍體？」

「當然！帮主將她的屍體帶回來，葬在後山！」胡駿道：「那一年帮主幾乎足不出門，終日飲酒消愁，老朽見過的人雖多，但像帮主這般深情的男人，還是第一次見到！咱們這些老傢伙也陪他丟了無數次的淚！」

屈少青先前對父親的不滿，這刹那又烟消雲散，覺得自己的父親是個情操高尚的人，能身為其子，實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

當下他向胡駿謝了一番，告辭出去，可是剛走出門外，一個念頭翻上來，又湧起一股酸意！細算一下，屈少英二歲離開，當時自己五歲，如今二十三歲，正好十八年，假如屈少英在五歲開始學習那種內功，現在正好已屆十五年，換言之，他身上的內疾，已經治好！

屈招雄是不是在這個時候，趕着去找屈少英，並將他一身絕技，傳授給他？

但假如原因是這般簡單，為何屈招雄又像去赴一個凶險的約會？是不是裏面還有原因？還是自己根本推測錯誤？

屈少青本想再回頭跟胡駿研究，但回心一想，又打消了主意。他漫步回書房，路上遇到雷凌峯。「少帮主，歐陽姑娘走了！」

屈少青淡淡地道：「眞是件好消息！」他不理雷凌峯，快手將門推上，雷凌峯望着書房的門，雙眼閃過一絲異采！

× × ×

屈招雄一去個多月，毫無音訊，屈少青遵父令，足不出戶。雖說屈招雄有言在先，要三個月才回來，但屈少青却一直認為父親回來的機會不大。

他想起屈招雄的話，很想到後山的慈雲寺去問苦禪和尚，不過屈招雄的威嚴仍在，限期未屆，終不敢妄動。

眨眼間，重陽已過，仍無屈招雄的消息。屈少青為防二娘和妹妹担憂，還得裝出笑容，極力表示輕鬆，這雖可以瞞過別人，却瞞不過雷凌峯的雙眼。

晚飯過後，雷凌峯陪屈少青在帮內各處巡視，大概屈招雄平日雷厲風行，連對自己兒子也毫不徇私，所以帮內上下，都被訓練成嚴格遵守命令的人。

雄獅帮內外重要的地方，都有人駐守，毫無鬆懈跡象，屈少青十分滿意，勉勵一番。

雷凌峯道：「少帮主，屬下陪你奕棋解悶可好？」

屈少青道：「誰說愚兄煩悶？」

雷凌峯道：「少帮主雖然不說，但屬下也看得出來！」他恃熟把屈少青拉向書房。

屈少青關上門，反問：「你看得出什麼？」

「你担心帮主的安危！假如少帮主放心不下的，不如由屬下替你去探一探消息好嗎？」

屈少青嘆了一口氣。「問題是帮主並無交代，他要去何處，去辦何事！」

雷凌峯反問：「帮主這般神秘，少帮主難道不感奇怪？」

屈少青淡淡一笑：「長輩的事，咱們做後輩的，不必事事知道！」

雷凌峯正容地道：「但這件事不但關係到帮主的安危，而且與本帮前途興衰大有關係，必須及早準備！」

屈少青想了一下，反問：「依你之見又如何？」

「暗中打聽帮主的消息！」

屈少青道：「但帮主不許愚兄離開本帮一步……」

雷凌峯笑道：「這又有何難？你去不得，難道屬下也去不得麼？他可沒有這個命令！」

屈少青考慮了一陣，終於答應。「好吧，你明早悄悄離開，最好不要招搖，一有消息便立即託人捎信來！」

雷凌峯抱拳道：「屬下遵命！」

屈少青想起了一件事，說道：「至於提陞你為堂主的事，帮主說待他回來後再辦！」

雷凌峯道：「這件事屬下根本不放在心上！我毫無寸功，即使担任堂主，旁人也不會信服！」

屈少青目光一亮，道：「如果你能夠查悉帮主的去向，便是一件功勞！」

雷凌峯道：「少帮主，屬下離開之後，你一切要小心！」

「不用你担心，我足不出門，有何危險！」

「所謂外賊易防，家賊難防也！」

屈少青雙眼一睜，反問：「小雷，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雷凌峯沉吟道：「也許這只是屬下的杞人憂天，或者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屈少青不耐地道：「你為人如何，難道我也還不知道麼？快從實說來！」

「少帮主勿怪！」雷凌峯又沉吟了一陣，似乎難以開口，半晌才道：「帮主在，本帮如擎天巨柱，他老人家在時，自然無人敢有絲毫異動，但萬一他有什麼不測，可就難說了！」說到此，他拿眼望着屈少青。

屈少青催他說下去。「你認為誰有問題？」

「這只是屬下的推測！那些老傢伙都參予開創本帮，他們是否個個都願意，伺候令尊，又再伺候你？所以自古以來，都奉行『一朝天子一朝臣』這套手法！」

屈少青目光一閃，道：「好像沒有這種跡象！」

雷凌峯笑道：「屬下並不是因有所發現，只是勸你小心提防而已！所謂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

「你認為我該怎樣做？」

「其實很簡單：這也是歷來統治者所

奉行的！」雷凌峯壓低聲音，一字一頓地道：「培養心腹！」

屈少青道：「如此發展下去，本帮很容易形成八個派系！」

「正該如此，讓他們互相牽制，少帮主才容易控制！少帮主有空應該翻翻歷史，一國之君尚且如此，何況一帮一派？」

雷凌峯道：「少帮主三思，屬下走了！」

屈少青獨自一個坐在椅上沉思，想起父親交代三個月之後去找苦禪和尚，暗道：「爹這般神秘，莫非也顧忌這回事？」

想到此，他一顆心又熱起來，忽然一個念頭升上胸間，覺得自己還不如一個新加入本帮不久的普通帮徒，大為汗顏。

雷凌峯跟屈少青同年，不過屈少青是八月出生的，而他則是十月出生。他世居雪峯山，但幼年家窮，家人將他送給一個和尚，那和尚武功不錯，將平生絕技傾囊授與雷凌峯。老和尚死後，雷凌峯便還俗，四處遊蕩，去年臘月才回家省親。今年春屈少青到雁過崖打獵，無意中結識他。

大概兩人年紀相若吧，所以一見如舊，屈少青力邀他加入雄獅帮，雷凌峯考慮了幾天才答應。

雷凌峯不但武功和機智在雄獅帮是上選，而且他頗得人緣，處事又圓滑，加入雄獅帮幾個月，不止與上下人等混熟，而且得到他們的擁戴，因此雖然他現在還沒有職位，但人人均知他非池中之物，更有人預料，假如由屈少青接掌雄獅帮，雷凌峯若非副帮主，也必是軍師。

屈招雄年來很少料理帮內的事，一般小事都由內三堂總堂之胡駿及屈少青處理，由于雷凌峯還沒有職位，所以屈招雄也從來未有問過他。

× × ×

屈少青以為歐陽珠會一去不回，但他錯了。歐陽珠在十月初一日又騎馬而至。

柳氏一定要屈少青跟她一席吃飯，屈少青勉强就範。歐陽珠冷冷地道：「我不是為你而來的，是為姨丈而來的！」

屈少青目光一亮，忙問：「表妹有我爹的消息？」

歐陽珠淡淡地道：「十月初七是姨丈的壽辰，你不會忘記吧！」

柳氏雙眉皺起，道：「今日已是初一，你爹這兩天該回來吧！」

屈少青隨口應道：「大概爹趕得及回來吧！不過他是七月廿七日離開的！」

歐陽珠道：「姨丈說三個月回來，可不一定要到十月廿七日才到！」

屈少青心頭一動，忽然想到另一個問題：「小雷好像也是十月初七壽辰的，怎會這般巧？啊，他一去半個月，為何沒一絲消息？」

柳氏看了他一眼，問道：「青兒，你是不是有事瞞着我？」

屈少青一驚，道：「娘是指爹遠行的事？孩兒問過他了，他老人家一絲不漏，孩兒一點也不知道！」

柳氏嘆了一口氣，道：「但願他能平安回來！」

歐陽珠忽然問道：「表哥，往日雷凌峯跟你形影不離，今日為何不見他？」

「愚兄派他出去打探爹的消息！」

「原來如此，你倒相信他！」

「愚兄當然相信他，才會派他去！」

歐陽珠冷冷地道：「你這個少帮主是因為姨丈才能輕易得來的！」

屈少青心頭如遭火燒，倏地大聲問道：「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歐陽珠說道：「我不相信你會聽不出來！」

柳氏忙道：「珠兒，你跟你表哥嘔什麼氣？」

「甥女不是跟他嘔氣，他一向自以為了不起，其實却是個笨蛋！」

屈少青如遭火灼，怒道：「難道你很聰明？」

「我不說清楚，諒你也不服氣！雷凌峯的底細，你可知道麼？他到雄獅帮只有半年多，便對一切瞭如指掌，而且博得上下的好感！你的威信反不如他！」

屈少青臉色鐵青，冷冷地道：「他是我引薦入帮的！他一切表現，我都很滿意！」他轉頭瞪着歐陽珠。

歐陽珠說道：「你別以為我說過這些話，是故意來氣你，我只不過想提醒你，假如你想坐上帮主的寶座，此人萬不可重用！」

「為什麼？」

「有他在雄獅帮的一日，就算你當了帮主，也會吃不知其味！」歐陽珠目光毫無退縮之意，也瞪着屈少青，語氣不帶一絲情感！「你的缺點，便是胸無城府！」

這句話實在太尖銳了，令得屈少青再也坐不下去，霍地站了起來，大聲道：「假如有一日我能當上帮主，那又如何？」

「我對雄獅帮的前途，絕不樂觀！」歐陽珠一昂首，傲然地道：「除非有我在你的身邊！」

屈少青陡地爆出一陣狂笑，「原來說到底，你還想嫁給我！」

歐陽珠柳眉倒豎，道：「這句話並不表示我想嫁給你！」

屈少青拉開房門，道：「你別妄想了。」說罷掉頭而去。

歐陽珠在房內叫道：「屈少青，你終有一日會後悔的！」

× × ×

十月初七，屈招雄並沒有回來，歐陽珠却走了，屈少青自那天過後，便不再見她，歐陽珠離開，正合他的心意，這女人太可惡了，一定要幹一番事業給她看看。

十月初八，天氣已頗為寒冷，雷凌峯却在黃昏前趕到，他趕得滿頭大汗，馬臀上還有一件用布包裹着的長形物體。

雷凌峯一入寨門便大聲叫道：「快請少帮主出來！」他飛身下馬，慢慢將那長形物體自馬背上解下來。

屈少青一聽到雷凌峯回來的消息，立即搶了出來，大聲問道：「小雷，可有帮主的消息。」

雷凌峯默默地將那件長形物體放在地上，道：「請少帮主解開。」

屈少青跳下石階，大聲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帮主已經死了，屍體就在裏面，少帮主解開看看便知道！」

雖說屈少青自父親離開之後，便一直有不祥之感，但雷凌峯這句話聽在他耳中，仍有如晴天霹靂之感，他怔了一下，忽

然衝前，抓住雷凌峯的衣襟，盡力搖動，嘶聲道：「你說什麼？再說一遍！」

雷凌峯沒有說什麼，只用冷靜的目光望着屈少青，屈少青猛吸一口氣，喃喃地道：「你說謊，你在騙我！」

雷凌峯說道：「少帮主，我也希望如此，咳咳，也許我看錯了，你再仔細瞧一瞧！」

屈少青立即蹲下身去，將包在外面的布打開，裏面又有一層油布，布紮得緊緊的，雷凌峯道：「少帮主小心，我在屍體上撒了石灰！」

油布解開，果見一具屍體，屍體沒有首級，但上面撒滿了石灰，雷凌峯道：「一時之間找不到防腐藥粉，只好用石灰，少帮主先叫人清洗一下，才好辨認！」

屈少青立即叫人整理屍體，這時候，內三堂總堂主胡駿和外三堂總堂主應天源，也都聞訊趕了出來，應天源立問：「雷凌峯，你去那裏找到帮主的屍體的？」

「洞庭湖上的龜蛇島！」

胡駿接問：「在什麼地方？怎地不曾聽過！」

「是石山對面的一座小島，因島上有兩塊岩石，一像龜，一像蛇，所以當地的漁民都以此名稱之。」

應天源目光灼灼地瞪着他：「你怎會去那裏？」

雷凌峯不慌不忙地道：「我奉少帮主之命，出去打探帮主的消息，在周圍數十里，陸陸續續探到些訊息，知道帮主向東北行進，所以屬下也向東北行走，不覺來到洞庭湖附近，因屬下有位長輩住在君山，所以順便去探他……」

胡駿截口道：「此人是誰？」

「是『碧波釣叟』司空幻，司空老前輩！」

應天源道：「司空幻年登古稀，你怎會認識他？」

「司空幻前輩跟先師澄海大師是好朋友！」雷凌峯毫不思索地答道：「兩位堂主若然不信，大可以派人去查問！」

屈少青忙道：「你快再說下去！」

「屬下到君山找到司空前輩時，恰好他要出湖去釣魚，硬要屬下陪他去，就要試試屬下垂釣功夫，有沒有長進，屬下只好答應陪他一天，漁舟　湖後，經過龜蛇島，司空前輩忽然道：『有人在島上打鬥！』屬下不信，問道：『為何不見有人？』司空前輩道：『打鬥經已結束！』屬下十分奇怪，再問道：『既然如此，前輩又如何能知？』司空前輩哈哈大笑：『人雖不在，但打鬥的痕跡仍在，娃兒，咱們上島去吧！』」

應天源又截口道：「據我所知，司空幻絕對不是個好管閑事的人。」

「應堂主說得不錯，當時屬下亦十分奇怪，但原來他要上島取魚餌，那島上有一種蚯蚓，長得十分粗大，最適合作魚餌！」雷凌峯續道：「不料司空前輩一上島，便大聲叫道：『娃兒快上島來！』屬下只好上島，這便發現帮主的屍體了！」

應天源再問道：「現場上留下什麼痕跡？」

雷凌峯道：「此處人多，到廳內再說吧！」

胡駿頷首道：「到內廳去。」四人直趨內廳，這時候柳氏也聽見消息，哭着出來。

屈少青忙道：「娘先進去，待孩兒問清楚之後，再向你禀告！」

雷凌峯接道：「夫人先莫悲愁，屬下找到的，只是一具無頭的屍體，還未能肯定是否帮主呢。」

柳氏聞言忙道：「屍體在何處？」

「孩兒已吩咐人清洗。」

柳氏連忙奔出去，屈少青道：「小雷，你繼續說下去！」

「那龜蛇島很小，周圍只有三十丈，島上除了兩塊大岩石之外，都是些大小不一的石頭，野草不多，却很長。龜岩上有攤血，屍體便在岩下發現的！」

胡駿問道：「只有這些？」

「當然不止，那裏的野草不但有被踐踏的痕跡，也有被刀劍砍斷的！」雷凌峯忽然自懷中取出一個殘舊的香囊來：「這個香囊是在岩石附近找到的！」

屈少青立即接去觀看，只見那香囊形狀如心房，邊緣綉着花紋，正面中間還用金綫綉着兩個字永結，背後綉的則是同心兩個字。

屈少青喃喃地道：「永結同心，這似是女子之物……」

應天源道：「應該不是帮主的，香囊一般都是孩子用的，偶然也有女子喜歡收藏，咦，莫非兇手是個女人？」

胡駿則問道：「後來呢？」

「後來屬下發現屍體沒有首級，也不知是被兇手割走，還是被拋下湖中，司空前輩一邊挖蚯蚓，一邊叫屬下將屍體拋進湖中，但屬下却發現屍體頸上有顆紅痣，心頭一動，便仔細觀察起來，又見屍體左手食指次節有道舊的小刀疤，認定是帮主的特徵，所以不理司空前輩，立即將屍體秉程送回來。」

胡駿道：「帮主的頸上不錯有顆紅痣，但他左手食指次節幾時有道小刀疤？」

屈少青道：「好像是的，問問二娘便知道！」

話音剛落，前廳便傳來柳氏的啕哭聲，衆人立即出去，柳氏一見屈少青，便哭道：「青兒，果然是你爹！你一定要替他報仇，招雄，是那個天殺的害死你呀！」

屈少青忙問道：「娘，你確定他便是爹？」

柳氏已語不成聲，一個丫頭道：「剛才夫人已檢驗過！」

柳氏既然確定死者便是屈招雄，屈少青立即放聲大哭起來，胡駿、應天源等人也紛紛落淚，下面自然有人去準備棺木和喪禮的一切事物。

屈少青和屈少芳好不容易才將柳氏拉返房中，柳氏哭哭啼啼地道：「青兒，你不能讓你爹白白給人害死！」

屈少青咬牙道：「有仇不報非君子！何況是戴天之仇，只是還不知道兇手是什麼人！」他忽然想起一個問題，拿出雷凌峯撿來的那個永結同心香囊道：「這是唯一的綫索！是小雷在兇殺現場撿到的。」

柳氏接過去看了一下，拭淚道：「咦，這不是你爹那天在書房端詳的麼？」

（未完・一）

四大名捕故事

温涼玉・文
可飛・圖

易水寒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息大娘痛罵劉獨峯倚官勢、發淫威，逞武功，劉獨峯的朱紅劍毫不相讓，雖然劍下留情，目的志在捉活，內心的骯髒瞞不過息大娘的眼睛，戚少商有意連他外表的骯髒也弄出來了，使他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原來他的衣襬沾上汚垢，整個人內心外表都髒，給息、商二人搞得很難下台，見他們竄入沼澤地帶，自己怕髒不敢進去，派雲大、李二追踪，見沒有動靜，又再派藍三、周四，結果雲大被息大娘殺掉，他迫不得已進入沼澤，一路躡踪至陶陶村。戚、息亡命奔逃，高鷄血、韋鴨毛早已令陶清在村中接應他們，二人算是喘了一口氣……

損兵折將　狼狽不堪

前面兩人，後面一人。

陶清神色不變，說道：「你不是在鎮口？」

轎中人道：「鎮口只是故佈疑陣。」

陶清道：「你要抓拿這兩人？」

轎中人道：「你可知道我爲何只有三人抬轎？」

息大娘忽然說了一句：「因爲第四名抬轎人給我殺了。」

轎中人「哦」了一聲，道：「妳在維護戚少商。」

息大娘道：「確是我殺的。」

陶清哂然道：「抬轎人我可以贈你十個八個。」

轎中人道：「他爲我抬了十年八年的轎子，這次他死了，我也得該爲他抬抬棺材。」

陶清道：「這位轎裏的朋友，何不站出來說話，給大家亮亮字號？」

轎中人笑道：「我從來不把雙脚踏在這種地方的，我是誰，你還不清楚嗎？」

陶清突然臉色大變，顫聲道：「你……是你！」

轎中人道：「便是我。十三年前，我親手抓你入牢。」

陶清驚魂未定，似要全力集中精神，但又被恐懼打碎了他的意志一般。

戚少商朗聲道：「這兒的事，跟陶陶居的人全無瓜葛，我只是路經此地，今兒跟這位劉大人有私事了斷，你們請罷。」

陶清脹紅了臉，粗聲道：「不！」

他大聲道：「你不能走！」說着大力揮了兩下拳頭。

那一羣跟着他的人，全自衣服裏拔出了兵刃。

戚少商道：「這事跟你無關！」

陶清反問：「誰說無關！」

他吼道：「我要替劉大人逮你歸案！」話一說完，手中突然抄起一柄大鐵鎚，砸向戚少商的腦袋！

戚少商猝然遇襲，吃了一驚，但他反應奇速，猛一矮身，避開一擊。

陶清一招擊空，突然整個身軀像一尾躍出水面的魚一般，彈轉之間，掠空而過，鐵鎚直往轎子橫掃過去！

在這同時，那十七、八名跟在陶清身邊的人，兵器都往那在前面抬轎的兩人刺去！

這下變起遽然，敢情陶清揮劃的兩記拳記，便是「發動」的暗號。

轎子碎了。

鐵鎚威力可怖。

人在轎毀前的一刹，已經「飄」了出來。

人到了轎後。

轎後是藍三獨撐。

劉獨峯足尖在藍三肩膊上輕輕一點，已拔出了他背負那柄湛藍色的古劍。

陶清追到轎後的時候，他已「閃」到了轎前。

陶清再挺着大鐵鎚趕到轎前的時候，在轎前發動攻擊的十七名漢子，全被點倒，就倒在爛泥碎陶地上，呻吟掙扎。

要用劍傷人不難，但要用劍鋒制人而不傷人，就極不易。

何況是十七八人。

而這十七八人却是陶清一手調訓的子弟！

「三屍九命」馬光明當日統領黑箭騎兵，名動朝野，現在他雖然變成了小鎮長陶清，但他一直自信他這些弟子，足可以抵擋住一支軍隊。

然而這支「軍隊」在劉獨峯手下，却不堪一擊。

這時，戚少商和息大娘已不見。

早在攻擊甫發動之際，他已留下兩名親信，帶走戚少商和息大娘。

而劉獨峯正站在李二和周四的肩膊上，橫劍看着他，神態十分倨傲。

他只說了一句：「我這次的任務，不是來抓拿你，你滾罷！」

陶清大吼一聲，揮鎚猛砸！

他已拚出了性子！

高鷄血、韋鴨毛所託重任，他決不能負！

就算不敵，也要一拚！

他揮鎚而上，藍光一閃。

他只覺手中一輕。

鐵鎚只剩下了鎚柄。

鎚頭已被削去。

陶清呆立當堂。

他已明白，這不是敵與不敵的問題，而是自己在劉獨峯面前，跟十三年前一樣，不堪一擊。

劉獨峯把劍一拋，直插回藍三背後的劍鞘裏。

劉獨峯看着被砸碎了轎子，拍拍張五和廖六，道：「只好……」

廖六和張五會意。

多少年來的服侍，已使他們完全明瞭主子的個性和意思。

——戚少商和息大娘是志在必得的！

轎子既然爛碎了，地方又髒得不像話，要追那兩個逃犯，便由他們背負着劉獨峯去追。

——無論如何，不能放棄追拿息大娘和戚少商！

因爲主人有潔癖，張五等也養成好乾淨的習性，進入這種汚糟齷齪之地，他們內心也極不願意，但主子尚且不避惡臭，旨在捉人，他們自然也沒二話說。

張五、廖六，各扛劉獨峯一腿，發足便奔，藍三也緊躡而上。

他們都矢志爲雲大報仇。

豬欄旁，只剩下兀自呆立着的陶清，怔怔的望着手中半截鐵鎚。

陶清雖然出手，戚少商和息大娘想出手相助，便有兩人上來拉住他們就走。

一個說：「你們快走，敵人的目標是你們兩人。」

一個道：「你們走了，陶爺便能應付這裏的局面。」

戚少商和息大娘知道兩人說得有理。

他們往爛地直闖，身上沾了不少泥濘、汚物，但只一味奪路而逃，一路上，加入了四五人接應。

戚少商一面逃，心中一面感慨：他日如能得志復仇，這些在患難中冒死相救的朋友，一定要報答他們。

天色愈來愈是暗沉，陽光已躲在雲層裏。

轉到了一處，是一個類似屠宰豬牛塲，突然之間走在前面的兩人，仆倒下去。

戚少商一看，住足，那兩名陶陶鎮上的漢子，已中了暗器，眼看不活了。

屠宰塲內，躍出兩人，只聽一人喝道：「姓戚的，姓息的，你們逃不了啦！」

正是李二和周四。

戚少商怒道：「你們要拿的是我，怎麼傷害無辜！」

周四道：「他們助紂爲虐，爲虎作倀，本就該死！」

息大娘忽然笑道：「很好，我殺了你們的老大，也不在乎多殺兩個！」話未說完，人已如矢般射了出去，與李二、周四交起手來。

這時，爛池塘畔閃出十一、二人，揮刀向李二、周四攻來。

李二獨力應付這羣人的攻擊，周四則與息大娘苦戰。

戚少商一步逼近周四，叱道：「滾開！」一掌劈去，周四生性强悍，刀勢一劃，向戚少商的五指削去，戚少商痛失一臂，見對方來招如此歹毒，踢起一脚，踢飛了周四手中的刀。

周四大吼一聲，飛身向戚少商撲來。

突然之間，三道白光，一齊沒入周四的背脊、腰脇與小腹中。

這時，只聽一聲怒嘯，怒嘯發自劉獨峯。

張五和廖六正背着劉獨峯趕到。

周四全身扭曲，哀嘶了半聲，叭地倒在泥地上，斷了氣。

戚少商心中一寒，只見劉獨峯的雙眼，發出一種極爲忿怒的厲芒，衣袂無風自動。

——雲大和周四的死，都是自己直接或間接所致，這個樑子，可結深了。

那三道白光，嗖地分三個方向，自周四體內收回。

回到三個人手裏。

三人竹笠遮臉，但熊背虎腰，看得出來都是精悍漢子。

那三點「白光」，被三條幾近無形的

銀絲索繫着，擊中周四之後，又落回三條漢子的手中。

那三個竹笠遮臉的人，自然就是原來在鎭口向息大娘討賠欵的那三名製陶漢。

× × ×

劉獨峯長吸一口氣，似要把怒火壓制下來，只聽廖六怒聲道：「爺，他們殺了四哥——」

藍三更不打話，像怒虎一般衝去。

劉獨峯叱道：「不得妄動！」

藍三陡然停住。

息大娘與李二也住了手。

劉獨峯澀聲道：「好，赫連公子的人也來了，釣詩、鈎月、金風，你們又何必遮遮掩掩？」

三條漢子，一齊反手打掉自己頭上的竹笠，露出三張精悍、堅忍、硬朗的臉孔來。

第一人抱拳道：「在下張釣詩。」

第二人拱手道：「在下沈鈎月。」

第三人一揖道：「在下孟金風。」

這三個鐵打般的漢子，却有甚爲風雅的名字。

只聽張釣詩道：「『花間三傑』，拜見劉大人。」

沈鈎月說道：「殺劉大人手下的，是我們三兄弟，拜見劉捕神的，也是我們三人。」

孟金風總結道：「所以，我們所作所爲，都跟赫連公子無關。」

劉獨峯是老江湖，當然明白他們三人的意思。

赫連春水是小侯爺，有一定的權勢名位，「花間三傑」出手救助戚少商與息大娘，肯定是赫連春水指使，但三人把赫連春水的名義扯開，用意至昭，不愁他們的主子跟自己在朝廷上有正面的衝突。

也就是說，這三人是要照武林規矩行事，也並非依國家規法而爲。

劉獨峯雖然養尊處優，但也歷過大風大浪，近年來，在傅丞相與諸葛先生之間周旋，更加如履薄冰，追捕戚少商一事，要不是因爲聖上下旨，他也想藉此追查摯友李玄衣的死因，也不會接下這椿棘手的案子。

「花間三傑」的意思他當然清楚。

他也不想多樹强仇。

所以他點頭道：「好，這是我和你們三人之間的恩怨，你們殺了周四，理應償命。」

息大娘忽道：「你的手下一出手就殺了兩個鄉民，這又算什麼？難道那也不是人命嗎？」

李二氣呼呼的道：「他們助朝廷欽犯逃亡，本就該殺。」

息大娘冷笑道：「哦，難怪了，你們高興殺人就殺人，我看跟强盜也沒什麼分別。」

李二怒叱：「妳——」

劉獨峯沉聲道：「李二，剛才用『一丸神泥』殺死這兩人，你有沒有出手？」

李二伸手一翻，亮出了一簇金色箭頭，囁嚅地道：「屬下是有意出手，但還沒有下手——」

沈鈎月道：「他說的倒是實話。」

張釣詩道：「他是沒有出手。」

孟金風道：「出手的人已經死了。」

劉獨峯道：「好，既然如此，周四貿然殺了兩人，他被你們所殺，但他是執行公事，逮捕欽犯，這兩人是助要犯逃亡，罪有應得，算是扯平！——」

李二不服，抗聲道：「爺——」

劉獨峯不理睬他，道：「我不追究這件事。」

花間三傑臉上全現出了喜容，畢竟對付劉獨峯這等大敵，能免則免，是最好不過。」

劉獨峯又道：「這是按照江湖規矩辦事。不過，這兩人殺了我一名部下，我要拿他們二人歸案，你們也不許插手！」

花間三傑俱是一怔。

薑是老的辣。

他們奉赫連公子之命而來，目的只有一個，便是保護息大娘與戚少商，決不能讓人傷他們分毫。他們便是爲了要速戰速決，以便護送戚、息二人，所以一上來便下重手，殺了周四，劉獨峯要他們不管此事，花間三傑是決計辦不到的。

孟金風忽道：「劉大人，聽說你有位公子，叫做劉耿，很有才幹，而今在赫連公子的部屬任官，頗有建樹，公子很想稟奏聖上，策封他的官位，不知劉大人有什麼意見。」

劉獨峯淡淡地道：「我沒有意見。耿兒做的好，自然應該推薦，他要是幹的不好，丢官也是應當，我素不喜犬子仗賴他人的情面而陞官發財。」

張釣詩把大姆指一伸，道：「好！劉捕神果然公是公，私是私，公私分明，不過，劉捕神一直想收集的先帝的黈纊及漢文吏的簪白筆，公子早爲捕神悉心遍覓，並有相贈捕神之意……」

劉獨峯打斷道：「我雖喜好古玩名器，但此際是抓人就法，這些雅興，待返京城再談。玩物喪志，吾不爲也。」

沈鈎月上前一步，道：「劉大人，記得水月樓的絕代佳人夢夢姑娘麼？」

劉獨峯德高望重，但在京城空暇之餘，也附庸風雅，到處留情，他在京城看上一位名女子，色藝雙全，名爲夢夢，劉獨峯對她倒是情痴一片，但夢夢姑娘始終守身如玉，對這位名動朝野的老捕頭，倒不怎麼看得上眼。

劉獨峯神色不變，道：「怎麼？」

沈鈎月啓齒笑問道：「公子一直想成全這椿人間美事，不知劉大人可有沒有意思？」

劉獨峯忽道：「你的牙齒很白。」

沈鈎月倒沒料有這一句，怔了一怔，劉獨峯這才悠悠的道：「要眞是人間美事，就不必要人撮合，早就水到渠成，風吹花開了。公子的美意，代我謝了罷。」

然後他一字一句的確切道：「我要抓拿這兩人，除此無他，誰也不能來干涉插手。」

釣詩、鈎月、金風三人互望一眼，道：「要是有人硬要插手呢？」

劉獨峯決然道：「既然這兒都是江湖人，這是江湖事，我便入鄉隨俗，用江湖上的方法來處理，誰强誰作主，有人插手，殺了便是。」

隱隱雷鳴，天色愈來愈陰黯。

花間三傑都長嘆了一口氣。

張釣詩道：「劉大人，其實，誰也不想與你爲敵。」

劉獨峯平靜地道：「我知道。」

孟金風道：「要與你爲敵，勝算太少了。」

劉獨峯高高在上，傲然的說道：「當然。」

沈鈎月嘆口氣道：「可惜我們別無選擇。」

話一說完，藍三在背後突然發出一聲驚呼。

劉獨峯猛回首，便看見陶清的鋼刀已抵住了藍三的背心。陶陶鎭本就有很多捷徑暗道，而陶清是對陶陶鎭最熟悉的人。

就在劉獨峯回頭的刹那，花間三雄也同時發動了攻擊。

他們三個人一齊揚手，就奇迹般地平空誕生了三朶花。

白花。

花開美艷。

在炫人的燦麗中，却是驚人的殺機！

兩朶白花，分別攻向張五和廖六，一朶「開」向劉獨峯。

他們認準：要對付劉獨峯，唯一的辦法，是先擊倒扛着他的兩人，剪除他的手下，讓他在極端不利的環境下孤軍作戰。

人豈不是往往如此：支撑自己的基礎一倒，再厲害的人也厲害不到那裏去。

對敵決不能仁慈。

對敵人太仁慈，往往就等於對自己殘酷。

劉獨峯臉向後轉，但雙手一沉，已交叉拔起張五和廖六背上的雙劍。

這一白一黑的劍光疾沉挑起，兩朶「白花」被反挑回射，疾向沈鈎月，張釣詩射去！

然後他才以一個急促的大仰身，雙劍一交，叮的一响，雙劍交叉夾住一枚「白花」。

那是一柄花瓣型的刀。

刀柄有銀鍊。

鍊在孟金風的手裏。

劉獨峯雙劍一剪，鍊絲居然未斷。

孟金風雙手一摔，藉力一扯，人如夜隼，急縱而上！

他飛越過劉獨峯的頭頂，銀鍊已反纏住他的脖子。

同時間，張釣詩和沈鈎月已卸開「花刀」，一左一右，飛縱而上，人在半空，飛刀破空，射向劉獨峯！

這電光火石間，張五和廖六手裏忽然各掣出一柄匕首，直刺孟金風腹間！

孟金風雖然可以以銀鍊纏住劉獨峯，但却勢必被張五和廖六二人開了膛！

忽然，錚錚二响，張五和廖六手裏的匕首被打落。

震落張五和廖六雙匕的正是劉獨峯的黑白雙劍。

他不能讓孟金風死！

就在他垂劍擊落張、廖二人雙匕，他的脖肩已被銀鍊纏住，同一刹那間，張釣詩、沈鈎月的雙刀已然射到！

更可怕的是，陶清已疾射封了藍三的穴道，揮舞鋼刀，疾掠而至，一刀就向劉獨峯背後刺去。

他半空飛掠的弟子沾了不少雨珠。

雨已密集的落下。

他這刀是全力施爲。

他們決意不能讓劉獨峯活着。

只要劉獨峯能夠作出反擊，他們知道誰沒有機會活着回去。

江湖上的規矩本來就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你死總比我亡的好！

劉獨峯上身已被銀絲鍊所纏。

他的雙劍下擊，擊飛了他兩名部下的雙刄。

陶清的鋼刀到了他的背後。

張釣詩、沈鈎月的飛刀，已「開」到了他的胸膛！

雨正在下着，一向衣不沾塵的劉獨峯，髮鬢盡濕，似已睜不開眼來。

便在這時，轟隆一聲，電光耀空，刹那間天地間一片蒼白。

× × ×

陶清倒飛了出去！

他的身上冒起了一道血泉。

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畏懼，就連在當年被關在牢裏問斬，他都不曾有這種恐懼。

他也不是怕受傷。他在當將軍之前，縱橫江湖，什麼傷未曾受過？只是從未有過一次，像這次一樣，不知道自己是怎樣受傷？如何傷？而敵人是怎麼傷自己的，也完全不知。

像電光一樣，一亮間便發生了，根本無法抵禦，無可抵禦也無法抵禦。

這使得他接近崩潰，喪失鬥志。

其他三人，感覺大同小異。

孟金風本掠到了劉獨峯的身後，忽然被一股大力一甩，呼地倒飛而行，變成反在劉獨峯前面。

他感覺到自己背後似有一股尖銳的痛楚。

同時他發現了自己兩名結拜兄弟踣踉而退。

張釣詩捂胸，沈鈎月撫臂。

本來他們四人已佔盡上風，但在這電殛般的刹那，局面遽變，四人俱傷。

對方仍手持雙劍，在雨中，像看着他們，也像沒把誰放在眼裏。

所不同的，也許只有一點。

劉獨峯已經不是站在張五和廖六的肩上。

他已下來。

他站在地上。

他立在雨中。

他雙劍交叉，站立在泥濘地上，滂沱大雨中。

交手僅一回合。

張釣詩、沈鈎月、孟金風、陶清四大高手，全力以赴，但四人皆傷。

劉獨峯雙脚終於沾地。

這一回合間的凶險可想而知。

劉獨峯也衣衫盡濕，看他的樣子，亦有些狼狽。他立在牛棚前，張五廖六，在他左右。

× × ×

交手雖只有一招，但四人俱已明白。

縱盡四人之力，仍決非劉獨峯之敵。

所以，他們四人迅速站在一起，成橫一」的字，四個人攔在戚少商和息紅淚面

前。

陶清大喝了一聲：「走！」

他這一聲大喝是針對戚少商和戚大娘而發的。

他們不管是奉高鷄血之命，還是遵赫連春水之令，都誓必要完成任務。

縱死無愧。

這一種人，在世上已愈來愈少，但在一些絕世人物，當代豪雄的身畔，仍然可以見到一些。

這四人顯然就是這種踔厲取死之士。

這一種人，俗稱爲「死士」。

一個人可以爲你不惜生死，不顧一切，不管是不是人材，這種高情高義，總是可貴的。

陶清叱了一聲「走」，劉獨峯的雙劍已左右平舉，胸襟大開。

他要出手了。

他已讓戚少商、息大娘逃了一次，決不想讓他們逃第二次。

因爲他曾答應過對方只要能在他手下逃三次，他便不再追捕。

他已發覺追捕這兩人有着前所未有，平生首遇的麻煩。

他已不愁再有太多的麻煩。

他站在泥濘中，腳下濕漉漉、滑膩膩的，衣衫也全部濕了——他不想再「濕」下去。

只要戚少商和息大娘一逃，他立即就飛身追去，要是那些人阻擋，他殺了四人再說。

× × ×

可是戚少商和息大娘不逃。

他們反而加了進來，一左一右，跟「花間三傑」和陶清，聯成一綫。

他們本就是同一條陣綫的人。

戚少商和息大娘也明白，這是他們逃亡的好機會。

他們知道這四條漢子，一定會拚力死守。

他們更清楚四人拚力死守的結果就是：死。

戚少商和息大娘決不忍他們爲自己而死。

他們也是人，也有熱血。

逃亡、苦困、危難、挫傷和慘敗，並不因而使他們的熱血冷却。

就算這熱血被世界的冷漠所淡化，但也被這四人的熱血重新沸騰。

六個受傷的人。

六種激烈的鬥志。

六個人，六件兵器，一條心，向着劉獨峯。

劉獨峯一生抓過上千個人，從來不曾遇過這樣一種燃燒不畏的鬥志。

他的雙劍合攏。

左右合一。

成爲一劍。

張五和廖六似乎有些害怕，張五悄聲說了一聲：「爺。」廖六指指自己的肩膊，低聲道：「您請。」

就在這時，戰鬥驟然發生。

戚少商等六人還未發動。

引發這場劇戰的，是牛棚的篷頂遽然倒塌。

雨下得很大，篷頂上積了不少水，茅篷一倒，水柱和枯葉，髒物，全壓向劉獨峯。

劉獨峯站得比較接近牛棚，爲的便是可以遮擋部份風雨。

——如果風雨迎面吹襲，對作戰會造成一定的障礙。

劉獨峯是高手中的高手，在作戰之際，對一切天時地利，自然都相當留意。

但他沒有留意到棚頂上會有人。

不僅有人，而且有六個人。

茅頂三個，在棚裏也有三個！

六個人，一起隨棚塌水傾之際，分三個方向，攻向劉獨峯和張五、廖六。

雨花四濺。

而這些雨花，絕不是乾淨的雨水，還夾雜着許多骯髒的物體。

劉獨峯一面疾退，一面出劍。

他迎面而來的是一支紅纓槍。

槍花紅纓如血。

槍尖在閃電中精亮。

這一槍之力，遠勝剛才四大高手全力合擊之十倍！

× × ×

劉獨峯一聲大喝。

他一劍就削去了槍尖。

槍尖只剩下了一截，但槍勢未減，仍直刺而至！

白光一閃，宛似電殛。

劉獨峯在疾退中，又削斷了那一截槍尖。

槍頭只剩下斜削的鐵桿，但槍勁不但未減，反而更疾！

槍桿始終離劉獨峯胸際不過半寸！

黑芒一閃，竟比白光還厲！

黑芒來自劉獨峯的左手黑劍。

槍桿又被斬去一截。

但槍桿仍插向劉獨峯！

劉獨峯雙劍一交，槍桿再斷！

槍桿只剩半尺不到！

但握槍桿的手仍堅定無比。

槍桿仍絲毫不變！

胸膛！

劉獨峯的胸膛！

彷彿刺不中劉獨峯的胸膛，這一招決不收回！

白劍再度刺出！

這次劍勢並非斜削，而是直刺。

劍直戳入桿心，槍桿裂而爲二。

槍桿已毀，持槍桿的手，疾易爲指，中指一屈，直敲劉獨峯胸膛！

劉獨峯的胸膛忽然多了一樣事物。

黑劍的劍鍔。

手指就擊在劍鍔上。

「拍」的一聲；中指力扣劍鍔。

「哇」地一聲，劉獨峯仰天噴出一口鮮血，同時間，來人飛起一腳，踢掉劉獨峯手中白劍。髒水四濺，噴到劉獨峯臉上，和血雨混在一起。

劉獨峯左手脫劍，但肘腕一震，五指已抓住來人中指。

來人一上來就全力搶攻，中指未及收回，只聽他大叫一聲：

「斬！」

一道刀光，如電光疾閃而下！

比電還厲！

比電還烈！

比電還迅疾！

× × ×

出刀的是一名巨人。

赤裸上身、怒目、賁鼻、身上肌肉像一塊塊的鉛鐵，頭髮却十分濃密。

他抱刀而立，怒目而視。

刀身窄而細、像爲女子所用。

又是那一刀之速，可比電魂，那一刀之厲，可比電魄。

他一刀既出，立即收回，不再出刀。

那一刀是他平生功力所聚，他發一刀之前，曾戒齋、沐浴、上香、默禱，一刀發出，元氣大傷，半晌不得復原。

那一刀之威，的確奪了衆人的心魄。

可是那一刀所造成的結果是什麼呢？

× × ×

「好刀法！」劉獨峯道。

刀光猝現，他全力縮手。

這一刀目的不是在砍他的頭，而是志在斬他的手。

因爲這一刀之力，若要想砍他的頭，那還遠所未及。

巨人這一刀，聚勢已久，爲的只是砍下他一隻手臂。

巨人能有這個機會，完全是因爲那使紅纓槍的人搶攻所致。

劉獨峯縮手身退，刀光下，兩隻手指斷落！

一是劉獨峯左手的姆指。

一是來人的中指。

這一刀暗襲，佈局精微，合衆人全力之一擊，却只能使劉獨峯吐一口血，斷一隻手指！

× × ×

劉獨峯問：「巨人羅盤古？」

巨人不答。

站在劉獨峯對面的人，在雨中，他的槍斷爲二，左手中指斷落，雨濕重衣，但依然有一種高貴的氣質，使他看來英挺、俊朗，而又滿不在手。

沒有這人的急槍，這一刀根本不能奏效。

但這人還是犧牲掉一只手指。

劉獨峯武功之高，應變之快，仍然超乎他的想像。

劉獨峯的目光從巨人羅盤古身上緩緩地收回來，他知道羅盤古還不能算是他的敵人。

但眼前這人却是！

不僅是敵人，而且是大敵！

劉獨峯一字一頓地道：「他既然是巨人細刀羅盤古，你當然便是他的主人，赫連春水了？」

息大娘乍見此人，喜動顏色，叫道：「你來了。」

赫連春水平靜地看了她身旁的戚少商一眼，却未及去瞧她，道：「我來了。」

息大娘道：「我以爲你不會來了。」

赫連春水道：「我說過妳有難時我會來的，我便一定會來。」

息大娘說道：「過去的事，你還是記得。」

赫連春水道：「那一點一滴，都在心頭，我是不會忘記的。」

這時，那棚頂落下的三名快刀手，已經制住了張五和廖六。

劉獨峯這時忽道：「赫連。」

赫連春水道：「劉捕頭。」

劉獨峯道：「你當然是因爲救助朋友，才來冒這趟混水。可是，這人是皇上下旨要拿的，我是一定要執行的，你若沾上身，縱有你家的幾位長輩出面，也照不住的，你斷一指，我也斷一指，兩無相欠，你帶你那十個手下離開去，我不會再追究此事。」

赫連春水說道：「劉捕神，家父跟您的交情，相交二十年，論輩份，我是您的侄兒……」

劉獨峯道：「是兒子也沒用。」

赫連春水微笑，徐徐拔劍。劍在腰畔，劍鞘翡翠鑲邊，金嵌銀環。「好，那我就不多言了。」

劉獨峯嘆一口氣道：「其實，你又何必——」

赫連春水向息大娘望了一眼，只望一眼，立即又專心誠意，拔劍橫胸，道：「余無悔。」

劉獨峯道：「你既不悔，我也不再相勸。好，結束了。」

赫連春水一怔道：「什麼結束了？」

劉獨峯道：「我已斷了一指，只有一隻手能握劍，你們有廿五人，我的手下不是不在這兒，就是被你們所制，或已橫死在這裏，我已別無選擇。」

他頓了一頓，道：「我的『留情』已經結束，誰再阻止我拿下此人，我就要殺人。」

他說話時雨下得一綫綫利刀似的，打在衆人的身上，可是沒有人聽見雨聲，只聽到他一人在說話。

戚少商當然明白劉獨峯的意思。

劉獨峯要全力出手了。

他站上前去。不是爲了逞能，而是覺得這本是他的事，不該有人爲他而犧牲。

赫連春水忽道：「戚兄。」

戚少商聞說過赫連春水在自己和息大娘分手後，追息大娘最力的人，這人少年得志，養士習藝，在王孫公子當中，是一名令人刮目相看，有雄圖壯舉的年青人物。「公子，這件事，在下心領了，劉捕神是衝着我來的，一人做事一人當，公子與我，素昧平生，帮人帮到這個地步，已情至義盡了，公子請由在下自決罷。」

赫連春水冷峻地一笑：「如果我是你，我就閉咀。這件事，現在不僅是你挑上，息大娘也沾上了，大娘惹上的事，便是我的事，我是非管不可的。」

他冷冷地道：「你現在最後做的是：帶大娘走，遠遠地走開去，這樣，我們或許會少流一些血，少死一些八，少開一些殺孽。」

劉獨峯道：「到了這個地步，看來血是免不了要流的，人是少不免要死的，可是，誰也不能跑。」

息大娘道：「我們爲什麼要跑？」

赫連春水憐惜地望向息大娘，息大娘道：「我們何不合力把他殺了！」

劉獨峯大笑，道：「好，你們來殺我吧。」

戚少商道：「劉獨峯，我一向都敬你是個執法公正的名捕，現在非要一決生死不可，那是爲勢所迫，你怪不得我。」

劉獨峯道：「我們活在這世上，又有誰能作得了主？我連對我的劍都作不了主！你殺得了我，我便怨不得你，怕只怕在我劍下，你們這兒沒人能活得了！」

這時，高鷄血麾下的陶清和十九名弟子，還有赫連春水與巨人羅盤古、花間三傑與三名快刀手，全圍攏了過來，在滂沱大雨中，重重包圍住劉獨峯。

劉獨峯一個人，一柄劍，受傷的手，斜插襟內，神色凜然不懼。

天色已黑。

電閃連連，雷鳴不已。

雨如銀網密集，地上亦濺起千萬朵水花。

攻勢就要發動。

戚少商忽然閃身過去，在息大娘的耳邊說了一句話。

甚至在大雨中，各人五官都像被漿糊黏住了一般模糊，可是息大娘的震訝，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劉獨峯沒有法子知道他說了一句什麼話。

他叱道：「誰先動手，我就殺誰！」

他向來只抓人，萬不得已的時候，決不會任意殺人，可是今晚這種局面，已由不得他選擇。彷彿他這樣說明在先，殺了人也會心安理得一些。

他這句話一出口，便有人搶先發動了攻勢！

羅盤古！

羅盤古是赫連春水一名忠心耿耿的奴僕。

他也是赫連春水身邊的一員猛將！」

劉獨峯一向養尊處優，太久不涉江湖，雖然很能夠熟練地掌握上層高官的勾心鬥角，但對武林中好漢的烈性和剛耿，瞭解得並不透徹。

他那一句話，起不了阻嚇作用，反而激起了羅盤古的豪勇。

巨人！

細刀！

風雨！

電光一閃，一縷黑色的異芒，細刀破映雨光而入，截斷了羅盤古的一切攻擊！

不過在同時間，超過二十件武器，同時攻向劉獨峯！

劉獨峯不退，俯身，衝入刀光劍影中，又自敵方陣營中閃出。

他肩膊上一記深創，血水很快的被大雨冲去，他脚下的水畦深褐了一大片。

三名壯丁，一名快刀手踣地，他們沒有痛苦，在倒地之前已失去了生命。

羅盤古晃搖了一陣，喉頭發出格格一响，也仰天而倒，刀落在爛地上。

一個照面間，劉獨峯連殺五人。

劉獨峯的手也有點抖，這十多年來，他很少像今晚這樣大開殺戒！

他很想要求停止，可是第二輪攻殺又已展開！

今晚彷彿是個殺人的雨夜！

× × ×

孟金風死。

五名壯丁和一名快刀手，也在剎時間失去了生命。

劉獨峯掌中的黑劍被擊落。

可是他疾退，李二遞上了一柄青色的劍。

劉獨峯接劍的時候，赫連春水長空飛刺劉獨峯。

劉獨峯以劍攻劍，擊退赫連春水，李二已被張釣詩，沈鈎月和陶清所殺。

劉獨峯回招，劍若青龍，陶清人頭落地，但李二也已斷了氣。

這是交手的第二個回合。

× × ×

雨聲猶如七萬隻怪蛙在鳴响，雷聲如天庭的階前滾過銅鼓，他們在等待第三度攻擊！

第三個回合又是怎樣一個局面？

又是誰死？誰生？誰在流血？

剩下的四名壯丁，一見陶清被殺死，都紅了眼，這一輪衝殺，便是由他們開始的。

劉獨峯怒叱道：「送死！」

青劍在密雨中，像一頭破空飛去的遊龍。

青光閃耀着血影。

三名壯丁被殺，餘下一人，戰志已完全崩潰，掩臉跪在水畦之中。

又一名快刀手哀號倒在血泊中。

赫連春水掌中劍折。

他疾喝道：「退！」不去攻擊劉獨峯，反而劍鍔直刺穴道受刺的張五！

劉獨峯閃身架過一劍，赫連春水閃過，正欲還擊，忽然胸膛一熱，如遭電光劈中。

劉獨峯那一有形的劍雖被他劍鞘架住，但那無形的劍意，仍在他毫無防備時刺中了他。

赫連春水中劍，但全身立即急遽後縮。劍意傷了胸前，並未刺入心臟。

劉獨峯追襲，翡翠劍鞘已套入他的劍上！

劉獨峯吐氣揚聲，劍鞘震成千百碎片，與青色劍芒，在雨中化成一蓬極好看的烟花。

却在這剎間，劉獨峯突然想起：戚少商和戚大娘呢？除了第一輪攻擊之外，怎麼不曾見他們出手？

他怔了一怔，就在這時，赫連春水等已飛鳥投林，燕子三掠水，閃電驚虹，投入密雨的暗處。

只有沈鈎月在臨去前，一刀砍去了穴道被制中藍三的頭顱！

劉獨峯大怒，飛脚一踢，地上那柄細小利刀，破雨絲直射，貫入沈鈎月背胸！

沈鈎月慘呼而倒，劉獨峯持劍四顧，戚少商和息大娘呢？一時也無心去追那赫連春水。張釣詩和剩下的三名快刀手。

只賸下一名壯丁，跪在血雨中，怔怔發呆。

劉獨峯長嘆了一聲，仰首雨中，道：「戚少商啊戚少商，却還是給你再跑了一次！」

戰鬥伊始，戚少商已經在跑了，他見各人之戰志，沒想到戚少商和息大娘竟會不戰而退！

他說過若第三次拿不住戚少商，便不再追緝他，而今，已經給他逃了兩次。

劉獨峯慘笑，望望掌中的青鋒劍，把另一隻手自襟裏掏出來，四指沾滿了鮮血，一下子便教大雨冲去。雨滴打在傷口上

，他只覺一陣痛入心肺，喃喃地道：「或許，我是看錯你了……」

他始終沒想到戚少商會臨陣而逃，否則，他未必截他們不住。

劉獨峯走過去解開了張五和廖六的穴道。

他們本是六人一道兒來，而今，雲大死在息大娘劍下，周四被花間三傑所殺，李二和藍三也喪命在這一場格鬥裏，這在劉獨峯一生的戰役裏，極少遭逢過如此慘重的折損！

而在剛才捨死忘生的一戰裏，那裏還有什麼高手和氣派、宗師的風度，只不過是爲免自己被殺，所以殺人。

殺了這麼多可能是無辜，至少是這不該死的人！

在剛才的格鬥裏，他要不傷人只使對方重創而失去戰志，那也不難做到；可是他若要劍下留情，就會增加自己的困難和危險，他便寧願殺人。

是什麼令他如此心狠手辣呢？

也許是因爲這雨吧！這場鬼雨！劉獨峯心中發恨，這身齷齪和骯髒的環境，造成他速戰速決的主意，因而不惜殺人。

可是因爲怕骯髒就可以殺人嗎？

他心裏極端難過，看着發怔的壯丁，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廖六爲他披衣，繫劍，抹去泥污，張五則爲他傷口包裹。

張五和廖六的心情，也都是難過，沉重。

劉獨峯忽向張五道：「你留在這兒，好好埋葬他們。」旋向廖六道：「你跟我去。」

廖六凜然道：「是。」

張五抗聲道：「爺，讓我也去，我要手刃那罪魁禍首戚少商！」

劉獨峯道：「你身上有傷。你的三位兄長屍首，不能任由在這兒擱着。要是我們沒有回來，回去京城，不要再來。」

張五悲聲道：「爺——這麼多年來，我們幾時分開過，求你收回成命，我們一起埋葬三位哥哥，才一起上路，爺……」

劉獨峯長嘆道：「也罷。反正他們是逃不掉的。」在雨中負手俯首，這時候的他，已完全無視於這地方的惡臭汚穢。

他一生追捕不少大惡之人，但從未如此沉重沮喪過，彷彿追捕者和被追捕者，在這天網恢恢的迷雨裏，全是被網在同一個噩運中的可憐人。

× × ×

戰鬥前，戚少商在息大娘耳畔說的話是：

「戰鬥一起，你我即走！」

這很不像戚少商的個性！

更不似戚少商口中說出來的話！

然而却是戚少商親口說的。

息大娘爲之愕然。

戰局一起，便十分劇烈。

每個人都是拚命，不是拚掉自己的命，便是去拚掉別人的命。

戚少商和息大娘發出了第一次攻擊後，却拉着息大娘就跑。

在這混亂而陰黯的場面裏，而互相厮殺正如火如荼的進行着，連劉獨峯都不會留意戚少商會在黑暗泥泥中退却。

他們一直奔出了好遠，到了一個三岔路口，息大娘忽甩開戚少商的手，道：「我來引路。」

他們並肩疾奔，兩人都沒有說話，這時，雨漸漸少了。

隱約可以照見遠處有一簇燈火。

有人類羣居之處，總會有燈火。

人總愛光明，不喜歡黑暗。

只惜黑暗是無所不在的，人類只能在一起，盡可能多點一兩盞燈，來撐這一角微明。

息大娘心頭也有一片陰霾。

戚少商伸手去拉她的手，這一拉，竟沒拉着，只聽息大娘悠悠地道：「他們不知道怎樣了……」

戚少商也感覺出來了，道：「妳是不是在生氣？」

息大娘看了看天色。月亮像剛給水淹腫了臉龐，自浮雲裏緩緩踱了出來。「劉獨峯的劍，在這當兒，恐怕不會饒人的性命。」

戚少商用手輕輕搭在息大娘肩上：「大娘，我……」

息大娘微微一掙，戚少商立即又縮了手。

息大娘也覺察到自己這樣做，也太明顯了一些，於是道：「我是在担心他們的安危。」

戚少商道：「我知道。」

他頓了一頓又道：「妳是在生氣我臨陣脫逃，這是懦夫行爲！」

息大娘微一抬目，迅速地看了戚少商一下，心想要從他的臉上看出他的心意，但又被他的臉上濃烈的沮喪之色震住，上前一步，拉他的手，道：「我知道你這樣做是逼不得已，劉獨峯的武功太高，我們從二十五人聯手一擊，也決非其敵。不過，只有早死或遲死，那又何必。」

戚少商臉上的沮喪之色轉爲痛苦的神情。

息大娘上前看他的斷臂，關切地問：「傷口痛嗎？」又問：「很痛罷？」

戚少商立即搖頭。

息大娘道：「剛才的局面，你留在那兒，也沒有用，一齊出手，只有枉送性命……不過，想到他們一羣朋友……還是有多年舊交情，爲我們拚死，我實在……實在不想走，要死，就一起死，死得也痛快些！」

戚少商道：「他們不是爲我死的！」

息大娘不明白他所指。

戚少商道：「他們不認識我，可是，高鷄血，赫連公子他們却認識妳，他們是因爲妳的情面才來救我。」

息大娘惴然道：「他們是答應我，一定要救你……」

戚少商道：「他們是爲妳効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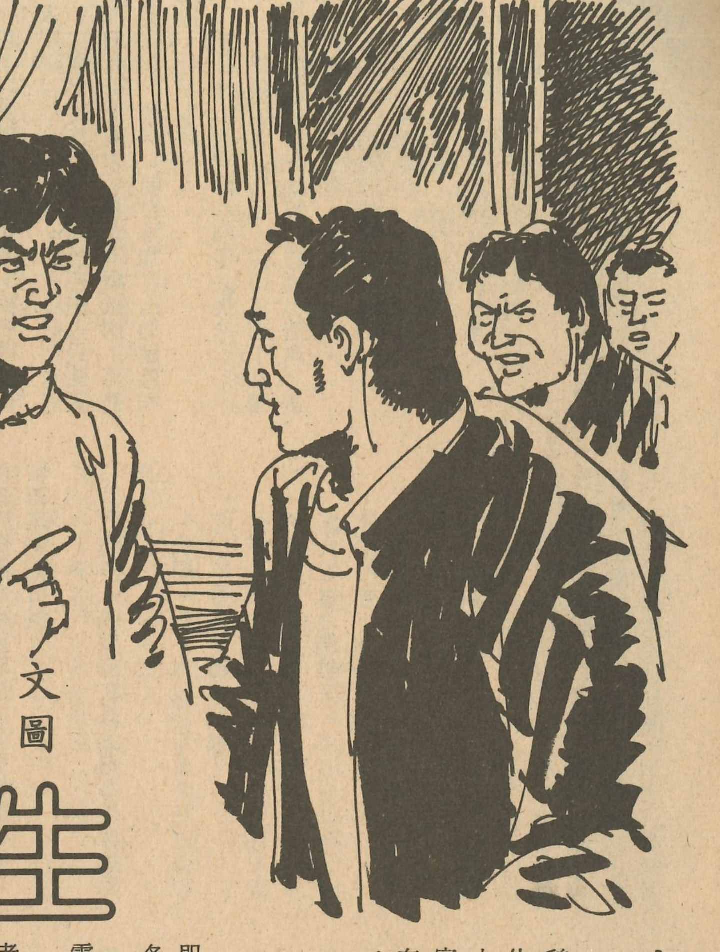
息大娘說道：「但我却爲你不計生和死。」

「我知道。」戚少商語氣忽然又柔和了起來道：「大娘，我們共歷生死，共渡患難，難道我會連這點都不明白麼？」

「可是你不高興？」息大娘問。

「你也不開心；」戚少商道：「這些人因爲妳的事才來的，結果，我們臨陣而逃，他因維護我們而死戰。」

（未完・十四）



奪命書生

民初遊俠故事／冷如霜·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金陵夫子廟左邊的一個賭棚裏，雲一龍正在裏面賭錢，突然門外走來「金陵魏家」小姐魏秋霞和魏家總管湯子勳，魏秋霞是專程來找雲一龍，一見雲一龍，魏秋霞立即跪地求救，說是魏府有大難，據一位雲遊和尚說，找雲一龍卽可解救危難，但雲一龍却一臉驚愕，堅說自己除了吃喝嫖賭之外，別無所長，接着不顧一切揚長而去……雲一龍找到劉四，告訴劉四，若要幫助魏家，就要他到處宣揚雲一龍是個才高八斗，棋藝絕高的人物，劉四答應了，第二天，就有三個中年人到賭場找雲一龍，逼着雲一龍非要和他們比一比本領不可……

鎖喉奪命指 慘害魏家人

老學究、中年文士跟黑衣老者三人立即一齊邁步走到雲一龍的對面，隔着桌子各自坐下。

「三位請示下，我們怎麼個比法？」

雲一龍雙目望着三人。

「簡單得很，咱們各論各的。」黑衣老者淡淡說。

「行！」雲一龍點頭一笑：「各論各的，就這樣辦。」目光轉向老學究。

「慢點！姓雲的。」黑衣老者忽然又開了口：「賭不可無賭注。」

「閣下說的是。」雲一龍遲疑了一下，目光一凝，道：「閣下要我拿甚麼當賭注？」

「你跟他的兩條命。」黑衣老者陰陰一笑，抬手一指劉四。

雲一龍眉頭微皺了皺說：「本來是贏了要命，現在却是輸了要命。這賭注雖然大了些，但未嘗不可以一賭。可是，閣下！如果我贏了呢？」

「我兄弟傾身上所有，連命在內，任你要就是。」

「夠豪爽。」雲一龍一豎大拇指。

「我兄弟本來就是豪爽人。」

「我可不敢要三位的命，不過……對閣下那句傾身上所有的話，我倒是頗感興趣。」

「哦！你想要甚麼？」

「我對三位的賭注有兩樣，第一，我要這位的老花眼鏡，這位的棋，你閣下的袖裏的那副牌。」

「眼鏡，就在眼前，牌，劉四剛才向你提說我露過，均不足爲怪。咱們老二身上帶着棋，你是怎麼知道的？」

雲一龍淡然一笑，說：「他身上有沒有帶着棋我並不知道，不過一個精於棋藝，喜奕之人，不會沒有棋的。閣下以爲對不？」

「算你說得有理。」黑衣老者眨了眨眼睛：「說你那第二樣。」

「第二種賭注，三位要是輸了，便請各留下我所要的東西，立刻離開金陵城，

永不許再來第二趟。」

「有道理麼？」黑衣老者臉色一變，雙目灼灼的盯視着雲一龍。

「自然有。」雲一龍一點頭：「只要我贏了，這金陵城就是我的地盤兒，我自然有權決定三位的去留，就是我不請三位離開，三位又有甚麼臉還留在金陵城不走呢？」

「這話說的似乎也有點道理，只是……」黑衣老者陰陰一笑，雙目倏又凝注：「姓雲的！爲甚麼你只有一樣賭注，而我兄弟却要有兩樣，這似乎……」

「閣下別忘了。」雲一龍接口說：「我這兒是兩條命，一條命抵你三位一樣賭注，你三位並不算吃虧。」

「沒想到金陵城居然有你這麼一個趣人可人，我兄弟算得不虛此行。」黑衣老者哈哈一聲大笑，一點頭說：「好！咱們就這樣決定了。」

× × ×

第一場是與老學究論書，第二場是與中年文士奕棋。

雲一龍似乎很幸運，竟然連贏了書、棋兩場；老學究鼻樑上的眼鏡，中年文士的兩袋黑白玉石碁子兒都洒在桌上。

現在該輪到第三場了，第三場是賭。

「閣下！你我如何個賭法？」雲一龍目光凝注着黑衣老者。

「跟咱們老大一樣，任你選。」他臉上不帶一點表情，永遠那麼陰沉，似乎生性如此。

「如此我恭敬不如從命，也謝謝了。」雲一龍笑了笑：「玩牌要靠運氣，如果百贏不輸，說實在的，那必定得玩兒假，我剛才說過，要憑眞本領，不許玩兒假，若是玩了假，那就失去了這場賭的眞義，而擲骰子除了不灌鉛之外，就得全靠手法了。憑手法那才是眞本領，所以我想跟閣下擲骰子，三回定勝負，如何？」

「有道理，使得。」黑衣老者陰笑地點點頭。

雲一龍轉臉望向劉四：「劉四哥！跟他們要三顆骰子來。」

劉四應了一聲，忙自櫃枱處取了三顆骰子奔過來，遞入雲一龍手中。雲一龍接過骰子，在一旁拿過一隻大海碗，隨手一丟，三顆骰子一陣「叮噹」脆響落在碗中。他把大海碗往前一推，含笑地道：「閣下！你請吧。」

黑衣老者未推讓，笑了笑，伸出右手抓起海碗中的三顆骰子隨意一放，又是一陣「叮噹」連響，三顆骰子一陣轉動靜止不動之後，旁邊拿眼角偷窺的劉四剎時倒抽了一口氣。

「姓雲的！你告訴我，是什麼？」黑衣老者望着雲一龍。

「一色，三個六點。」雲一龍淡淡地說。

不錯。大海碗中的三顆骰子是三個六點，這是最大的點數，除非雲一龍能擲出個十九點來，要不然就絕對贏不了。

可是，那可能嗎？

黑衣老者陰陰一笑：「那麼，姓雲的！該你了。」

雲一龍平靜地笑了一笑，伸手抓起骰子。

劉四眼睛一閉，一顆心提到了腔口。一直到聽見骰子不響不動，他方始咬牙猛然睜開了眼，定神凝目：他差點沒有跳起來，那碗中，跟剛才一樣，赫然也是三個六點。

雙方同樣的是三個六點，不分輸贏。

於是又擲了一回，仍是不分勝負，仍然同樣地都是三個六——十八點。

「姓雲的！好手法，可是這樣下去，你我如何能定勝負分輸贏，以我之見，不如變個花樣，如何？」

「我悉聽尊便。」

「拿個茶盅來。」黑衣老者抬眼望着劉四。

劉四遲疑了一下，隨即去拿了個茶盅遞給黑衣老者。

黑衣老者接過茶盅，伸左手把海碗的骰子倒在桌上，推開海碗，然後一翻右手，將三顆骰子全扣在茶盅底下，只見手他抓茶盅，不離桌面的不住左右搖動，骰子在茶盅底下「叮叮」連響……

雲一龍微微皺了皺眉頭，臉上也現出了一絲難色。

片刻之後，黑衣老者停了手，唇邊也掠現一起絲絲冷酷的笑意，緩緩揭開了茶盅。

劉四直了眼，要不是手捂得快，險些兒驚呼出聲。

雲一龍的臉色爲之微微一變。

那三顆骰子竟然疊了起來，而且四角正對，分毫不差，最上面的一顆骰子，是個六點。

黑衣老者伸一個指頭輕撥了一下，最上面的那顆骰子掉了下來。

劉四的一顆心往下猛地一沉，他覺得兩腿有點發軟，那第二顆骰子朝上的一面，又是個六點。

雲一龍神情已微顯不安，下意識地搓了搓手，想必，他那雙手掌心，已然滲出了汗。

黑衣老者唇邊那笑意更濃，伸指頭又一撥，第二顆骰子又落在桌面上。但是，他唇邊那更濃的冷酷笑意突然凍結了，凝住了，代之的是驚訝，詫異，抬眼盯視着雲一龍。

雲一龍雙眼正直楞楞地望着那第三顆骰子出神，似乎根本不知道黑衣老者在望他。

劉四在旁却心中暗暗一喜，但那喜也只有三分，因爲他並不知道雲一龍會不會這一套？能不能照樣地搖出這麼個點數？那第三顆骰子朝上的一面，竟是個五點。

「姓雲的！我失了手，現在看你的了。」黑衣老者驚訝、詫異的目光一斂，開了口。

雲一龍沒說話，突然吁了口大氣，伸出一隻手，那隻手帶着輕微的顫抖。

這情形，落在黑衣老者的眼裏，他唇邊又泛起了那冷酷的笑意。

雲一龍依着葫蘆畫瓢地也把那三顆骰子扣在茶盅底下，貼着桌面左右搖了一陣，只是他的手法不像黑衣老者那麼的靈活俐落。

停止搖動之後，他似乎揪着心，那隻茶盅好像有好重好重，小心翼翼地提起了

茶盅，那三顆骰子，竟然也叠了起來，而且最上面的一顆，朝上的一面，赫然也是個六點。

黑衣老者唇邊的笑意再次凍結，雙目又現出訝異，震驚之色。

劉四幾疑眼花，抬手揉了揉眼睛，顫聲歡叫道：「嘿！老雲！有你的，眞瞧不出……」

雲一龍臉上却沒有一絲喜色，對劉四的歡叫聲似乎沒聽見，他伸出了那仍然帶着輕微顫抖的手，用拇指跟着拈起了第一顆骰子，似乎因爲過於緊張，沒拈好，「叭」地一聲，那顆骰子由手指間滑落，掉在桌子上。

還好，沒碰着第二顆骰子，那第二顆骰子，竟然又是個六點。

黑衣老者臉色爲之一變，劉四却喜得心頭猛跳，兩隻眼睛瞪得老大。

雲一龍臉上毫無表情，伸手又去拈第二顆骰子，他的動作很慢很慢，那隻手也更見顫抖。但黑衣老者那陰沉不帶表情的臉上忽然顯出了緊張神色，因爲這最後一顆骰子不但關係着他的成敗得失，而且關係着他半生的威名。

雖然，雲一龍的賭注是兩條命，可是在他的眼裏，那個條命抵不過他那招牌——兩張牌。

這時候，他的兩隻眼睛瞪得比劉四還大。

雲一龍的兩根手指頭終於拈起了那第二顆骰子，也拈掉了黑衣老者的半生威名，他勃然色變，霍地站起。

劉四忽然地一躍三尺高，咧着大嘴直笑，他雙眼之中竟然流出了淚水。

不用說了，那第三顆骰子朝上的一面，又是個六點。

雲一龍恍若脫了力，身子一晃，連忙扶住了桌邊，同時抬起袖子往額頭上擦了擦。

黑衣老者臉色變得一片蒼白，頹然無力的坐了下去，抛手把袖底的兩張牌丟在桌上，那兩張牌不知是什麼東西做的，漆黑發亮。

兩張牌合起來是「至尊」對，可惜他在骰子上輸了。

雲一龍沒看那兩張牌一眼，吁了口大氣，目光一掃三人：「三位！現在有什麼說的沒有？」

「你贏了。」中年文士說：「不過，據我所知，在這三樣技藝上能勝過我兄弟，令我兄弟口服心服的，放眼天下只有一人，沒想到竟還有閣下……」搖了搖頭，住口黯然不語。

「哦！那……那是誰？」

「此人爲多年前江湖上的第一奇才，美號『奪命書生』，姓雷名天放。」

「單聽他美號中那『奪命』兩字，此人似乎不是個正派人物。」

「也是也不是。」

「這話怎麼說？」

「他的作爲讓人很難說他是個怎麼樣的人，不過，江湖上十之八九都認爲他是個心狠手辣的惡魔。」

「哦！」雲一龍臉上突現驚色地：「那今日之事，三位可千萬別張揚出去，要不然……」

「閣下放心，丟人現眼的事誰會張揚出去？就是不怕丟臉，你也不必担心他來找你，他已經死了兩年多了。」

「哦……」雲一龍神情一鬆，沒再說話。

「彼此有約在先。」中年文士又說：「我兄弟已經輸了，也巳依約將你要的東西留下來了，如今便要即刻離開金陵，告辭。」

三人同時站起身子。

黑衣老者突然開了口：「我兄弟是從來不容許有人强過自己的，對那雷天放是沒辦法，至於對你姓雲的，嘿嘿……」

老學究眉鋒一皺，忽然抬手截斷黑衣老者的笑聲，威稜地說：「老三，你要我自毀諾言，把這張老臉掃地麼？」

「老大！你知道，咱們兄弟這三樣技藝，除了雷天放外，可是向來天下無敵，而如今却要退居第幾位？」

「我知道。」老學究緩緩說：「那只怪咱們自己學藝不精，爭强好勝，自討沒趣。」

「好吧！你是老大，我聽你的。」黑衣老者莫可奈何的聳了聳雙肩。

老學究沒再說話，邁步在前領着中年文士跟黑衣老者往外走去。

「三位且慢。」雲一龍忽然開了口。

「閣下還有什麼話說？」三人一齊停步，中年文士雙目凝注。

「請三位把自己的東西拿回去。」雲一龍一指桌上的三樣東西。

「閣下這是……」

「我明白，這都是三位長年不離身的東西，也等於是三位在江湖上的招牌，這些東西我留着沒有用，砸人招牌的事我也不幹，彼此算是交個朋友，只是三位即刻離開我這地盤兒，從此不踏入金陵一步就行了。」

中年文士忽然哈哈大笑起來：「閣下眞是我兄弟生平僅見的可人，可惜閣下不是江湖中人，要不然定是個了不起的英雄人物，好吧……」

他目光一瞥老學究跟黑衣老者，三人同時伸出了右手，但並不是拿取自己的東西，而是拍。

只聽「砰！砰！砰！嘩啦啦！」一陣連響，眼鏡破了，牌碎了，黑白棋子兒也多半碎裂，撒了一桌子。

雲一龍一怔之後跺了脚：「可惜！可惜！三位這是何苦……」

「閣下！」中年文士淡然說：「我只有一句話，只要你在金陵城一天，我三個絕不踏進金陵半步，但倘若你離開了金陵，這地盤兒就不是你的了，明白麼？」話完轉身，邁步出了賭棚而去。

雲一龍楞住了，忘記了答話，也忘記了送客。「老雲！你眞行，你眞了不起：…」劉四欣喜若狂，像發了瘋般大蹦大叫，撲過來摟着雲一龍。

「怎麼樣？劉四哥！我沒有騙你吧。」雲一龍淡然微笑着。

「沒有！沒有！」劉四頭搖得像雜貨郎鼓似地咧着嘴，但旋即忽地斂去笑容，雙目凝注着雲一龍：「老雲！這……這就能解救魏家的大難？」

雲一龍笑了笑：「當然能，不信你等

着看好了。」

「你的話我怎會不信，只要能就行。走！兄弟！我們喝一壺去。」拉起雲一龍便要走。

「怎麼？劉四哥又想喝酒了？」

「我是無時無刻都想喝酒，何況今天更應該賀賀。」

雲一龍笑了笑，和劉四邁步要往外行去。

忽然，布門簾兒一掀，急步進來兩個人；一個是魏小姐魏秋霞，一個是那位湯總管湯子勳。

「雲爺，魏秋霞給您叩頭來了。」嬌軀一矮，雙膝落地跪了下去。

湯子勳跟在身後，也矮身跪落地上。

「魏小姐！您二位這是……」雲一龍連忙閃身跨步讓開一旁。

「魏秋霞聽說雲爺在賭場中技壓三魔，將三魔驅出金陵城，解救了寒家大難，大恩不敢言謝……」

「魏小姐！」雲一龍神色訝然地：「這跟解救尊府的大難有什麼關係？」

「那書妖，棋魔，賭鬼便是寒家强仇派來欲殺寒家的殺手。」

「哦！原來如此。」雲一龍淡淡說：「這倒是巧得很，不過，魏小姐，妳誤會了，是他們三個聽說我精通書、棋、賭三種技藝來找我較量的，並不是我去找他們爲尊府解救大難的。我只不過是個秦淮河、夫子廟的混混，那敢找他們；就是剛才要不是老天爺帮忙，萬分僥倖，我還差點兒輸掉這條命呢！」

「無論怎麼說，魏秋霞如今是明白了，雲爺隱市高人，面冷心熱，暗中義伸援手，這種大恩大德，寒家不敢輕言一個謝字。」

雲一龍皺了皺眉頭：「魏小姐！妳跟湯總管都請站起來說話行麼？」

「雲爺有諭，魏秋霞不敢不遵。」領着湯子勳站了起來。

「雲爺！」湯子勳趨前一步，滿臉羞愧，神色恭謹地說道：「湯子勳妄稱老江湖，竟然有眼無珠，不識雲爺是位隱市高人……」

「湯大總管！」雲一龍接口道：「這話從何說起，劉四哥在場看得清楚，你大總管也可以想想，書、棋、賭；那一樣是武學？前者，那書、棋是我的家學，後者，賭是我家破人亡之後不務正業，偏愛此道，只要人人喜愛此道；所謂『日久成精』，日子久了，都能有所成就，像我這麼個人，那稱得起是什麼高人？」

「雲爺！『金陵魏家』世代仁俠，湯子勳半生行事自問也頗端正，您又何必過於自謙，何忍對我主僕隱瞞……」湯子勳臉上陪着笑。

「隱瞞？」雲一龍倏然笑了：「你大總管仔細看看，我像個會武的人麼？」

「那是雲爺您功力修爲高深，已達放斂自如，不着於形跡……」

「湯大總管！」雲一龍搖頭失笑說：「你眞令我雲一龍啼笑皆非。」

「雲爺！」魏秋霞突然開了口：「家父母隨後即到，請雲爺……」

雲一龍雙眉一皺：「魏小姐認爲尊府的大難是我解救的？」

「是的。雲爺！魏家可不是不知恩之人。」

「小姐確認爲這是恩？」

「是的！這是大恩。」

「那麼，小姐還記得自己所說的話麼？」雲一龍雙目凝注。

「雲爺！」魏秋霞面色不改，毫無羞態地莊容說：「魏秋霞一言既出永無更改，願意侍候雲爺一輩子。」

「眞的？」

「雲爺！魏秋霞不是人間賤女子。」

「魏小姐！跟着我這個沒有出息的下流混混兒，那會丟盡『金陵魏家』的人，惹人笑話，在人前抬不起頭來，也苦得很呢。」

「雲爺！」魏秋霞雙眉微微一揚，「魏秋霞仍是那句話：不是人間賤女子。」

「魏小姐巾幗奇女，可敬可佩，只是雲一龍不敢居功，也不敢認爲這是恩，更不敢委曲小姐。」說完邁步飄然出了賭棚而去。

「老雲！等等我，我跟你一起走。」劉四連忙快步跟了出去。

魏秋霞心裏不由一急，張口欲叫，湯子勳却開了口：「小姐！讓他走吧，反正金陵城不愁找不到他，您先坐下歇息，等兩位老人家到了之後再說吧。」說着拉過一條板櫈。

魏秋霞沒說話，神情悵然若失地默默坐了下去。

可是，這一坐就坐了半個鐘頭，却沒見她雙親到來。

「小姐！」湯子勳忍不住咳了一聲說：「兩位老人家怎麼還不到來？」

「多半是臨時有什麼事躭誤了。」魏秋霞有點心不在焉地說。

「什麼事會比這件事重要？」湯子勳皺了皺眉：「小姐有沒有向兩位老人家說清楚是在這兒？」

「我告訴了兩位老人家在夫子廟的賭棚。」

「那怎麼……小姐！還是讓我回去看看。」

「也好，我跟你一起回去。」魏秋霞站了起來，當先行出了賭棚。

×　×　×

秦淮河岸的一條畫舫上，那後艙裏一張紗帳、銀鈎、紅綾被，幽香醉人的錦榻上睡着個人；他臉孔向裏側臥着。前艙裏傳出了陣陣咒罵；那咒罵聲，嬌滴滴，軟綿綿，聽來令人骨頭都會發酥。

「死鬼！你就知道餓了睏了到我這兒來飽吃一頓睡死覺，眞正求着你的時候，你却像個該殺千刀的木頭人兒一樣。」

「那有什麼辦法，這是孽緣，誰叫妳前一輩子欠了我的。」眠在錦榻上的那人顯然沒睡着。

「見你的大頭鬼，是誰前一輩子欠了你的了。」那嬌滴滴軟綿綿的聲音發着嬌嗔。

「妳呀！」錦榻上那人輕笑着說：「要不然妳爲什麼心甘情願地供我吃喝，供我住。」

後艙門兒倏然被拉開，由前艙進來個脂粉未施，秀髮蓬散，衣衫未扣，露出半截大紅兜肚兒，手上拿着把牛角梳子的船

孃。

那船孃本來是滿臉怒容進入後艙的，可是當她一見錦榻上那側臥着的背影，便如同着了魔似的；怒容頓斂，眉目生春，隨手一丟那牛角梳子。

「冤家……」一聲顫呼，張開粉臂便向錦榻上撲去，有點像隻餓虎。

錦榻上那人霍然翻身坐起，她撲了個空。

「光天化日大白天裏，妳想幹什麼？」錦榻上那人竟然是雲一龍，他皺着眉說道。

「我想吃你……」她一下撲空立卽圓瞪了杏眼，旋又嬌媚地一笑，瞇起眼，向雲一龍偎去。

「船後還有個搖船的，妳也不怕人笑話，讓我安安穩穩睡一會兒行麼，我晚上還有事兒。」

一片熱情被澆了一盆冷水，那船娘她又豎了眉，瞪了眼，伸出那塗着蔻丹，看來頗為白皙的手指頭一指，嗔罵地：「死鬼！白天你說光天化日，晚上你又夜夜有事兒，什麼時候你才能閒在船上待一會兒的？」

雲一龍搖頭淡淡一笑：「恐怕永遠沒這時候，天生勞碌命，有什麼辦法？」

那船娘心有不甘，還待再纏，忽聽舫外水聲響動，似是有一條畫舫擦舷輕搖而過。

「別嚕嗦！大爺我今天沒心情，魏老爺子家讓人宰的只剩兩個，大夥兒平常都受過魏老爺的好處，我得去帮忙張羅喪事去。」

雲一龍心頭不禁猛然一震。

只聽那粗嗓門兒，他就知道也是夫子廟秦淮河一帶的混混——鐵牛。

「哼！看來這一覺我也睡不成了……」抬腿跨下錦榻，穿上鞋子，閃身出了後艙。

背後，又傳出了那船娘的咬牙咒罵之聲……

× × ×

一艘畫舫靠了岸，由畫舫上躍下個黑衣壯漢；他上了岸剛走沒幾步。

「鐵牛！那兒去？」前面一株垂柳後面走出個人攔住了去路。

鐵牛一怔停步：「是你，老雲！我上魏家去。」

「我跟你一起去，你說的好，大夥兒平常都受過魏老爺子的好處。」

「怎麼？」鐵牛雙目一凝：「剛才你在小翠紅的船上？」

「只聽你說了那麼一句，詳情可不清楚。」雲一龍點點頭。

「走！老雲！我們邊走邊談。」二人一齊邁步走了個併肩。

「鐵牛！魏家的事兒到底是……」走了幾步，雲一龍開了口。

「我也不大清楚，只聽說魏老爺子老夫婦倆跟一家二十幾口，除了魏小姐跟湯總管外，全讓人給宰了。」

「哦！你聽說是誰幹的麼？」

「聽說是找上門的仇家，幸好魏小姐跟湯總管當時不在家，要不然魏家非斷根不可。」鐵牛憤憤地說：「魏老爺子老夫婦倆是金陵城中出了名的善人，竟遭此橫禍，老天爺也太不長眼了。那些行兇的直娘賊心腸也太狠毒，就算是老夫婦倆跟他們有仇，那小一輩的難道跟他們也有仇？竟然殺的一個不留，我鐵牛只恨沒有一身好本領，要不然，他娘的！哼！我非去找他們剝了他們的皮不可。」

「鐵牛！」雲一龍搖搖頭說：「不會武最好，江湖上的事兒沾不得，動不動就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報起仇來也斬草除根，一個不留。」

二人邊談邊走，不大一會兒工夫，已到了北大街上；只見魏家那氣派宏偉的大門口圍滿了人，但却靜得一點兒聲息也沒有。

大門口那高高的石階上，站着兩個持槍的警察。

雲一龍跟鐵牛走到距離魏家大門還有十多丈的時候，由魏家大門內走出了五六個穿着制服的警官，跟穿着便衣的偵緝隊長等人來，分別坐上停在大門口的黃包車走了。

送客出來的是總管湯子勳，湯子勳送走了那五六個警察官員，便要轉身進門。

鐵牛連忙揚聲呼喚：「湯爺！鐵牛跟雲爺來了。」

湯子勳聞聲抬眼投注，神情猛然一喜，急步搶下石階。鐵牛則已排開人羣跟雲一龍到了石階前。

「雲爺……」湯子勳剛叫了一聲。

「湯總管！我聽說了，所以趕來看看，可不可以到裏面去再談。」雲一龍接口說。

湯子勳連忙往裏讓客。

進了大門，只見滿地是水，水裏還帶着血絲，情形顯然，本該是橫七豎八的屍體已經被移走，地上的血跡也已經沖洗過了。

「湯總管！我說我騙的那三個不是魯府的仇家……」

「雲爺！」湯子勳搖頭說：「那不會有錯，那三個正是强仇派來的，魏家的强仇是關外地方有大勢力的馬閻王，那三個便是他手下的三員高手大將，江湖人稱書妖、棋怪、賭鬼。」

「我聽說江湖人物輕死重一諾，一言旣出，如山似鼎，那三個當着我的面毀了招牌，親口答應我即刻離開金陵，有我在金陵的一天，他們就絕對不再來，怎麼又會……」

「雲爺！到目前為止，我還不知道究竟是誰下的毒手。」

「怎麼？難道不是那三個？」雲一龍神色訝然。

「應該不是。馬閻王此人雖凶狠毒辣，惡名滿江湖，但他生性高傲，從不食言，那三個該不會不遵諾言，還有，魏家前天接獲馬閻王的索命令符，該在今天夜晚動手，那三個也絕不敢提前動手。」

大廳內，陰風慘慘，一片悲悽。

三人進入大廳，鐵牛素以胆大出名秦淮河、夫子廟一帶。但他一進入大廳，目光所及，却禁不住倒抽了一口冷氣，頭皮直發炸。

可是，雲一龍僅是微皺了皺眉頭。

魏家這座大廳夠大的，而且富麗堂皇，佈置擺設都極講究。然而如今這座大廳

的方羅磚地上，却以白布蒙蓋着二十多具屍首。白布上透着殷紅，方羅磚地上也洒着好多血漬；那景象令人慘不忍睹。

魏秋霞神色木然的坐在一邊的椅子上，雖然她如今臉孔煞白，雙目紅腫，傷心悲痛欲絕，但她到底是個知書達禮，懂得大體的大家閨秀。見雲一龍到來，她仍然扶着椅背站起，朝雲一龍行了一禮。

雲一龍還了一禮，沒有說話。

鐵牛突然「砰」地一聲跪了下去，放聲嚎啕大哭起來。他這一哭，立刻使這氣氛本已悲慘的大廳中，氣氛更形悲慘了。

湯子勳兩眼湧淚要勸鐵牛，却被雲一龍攔住。

「湯總管！讓他哭吧，大夥兒平日都受過魏老爺子夫婦的好處，哭拜一番也是應該的。鐵牛天性敦厚率眞，對魏老爺子夫婦兩位是滿懷的感恩，你要不讓他放聲一哭，窩在心裏反而會不好。」

湯子勳只好作罷，却忍不住洒落兩行淚水。

「湯總管！」雲一龍沉默了一下：「我雖然是個外來人，但魏老爺子夫婦兩位恩深廣被，我也受過不少好處，可是我從來沒見過他兩位，可否讓我見見他兩位的遺容？」

湯子勳沒有立刻說話，抬眼望向魏秋霞，魏秋霞微點了點頭，隨即把臉轉向一旁。

「雲爺！您請跟我來。」湯子勳領着雲一龍向廳左行去；繞過十多具屍體，然後他俯身伸手掀開了白布一角。

只一眼，雲一龍立刻心神震動。

那方羅磚地上，併排躺着一位白髮灰髯，面貌清癯的老人跟一位相貌慈祥的老婦人。他兩位身上沒有別的傷痕，只咽喉處有一個指頭般大的血洞，血液已經凝固，色呈紫黑。

「湯總管！這就是他兩位的致命傷？」雲一龍吸了一口氣。

「是的。」湯子勳放下白布，站直起身子，點點頭說：「他兩位身上沒有別的傷痕。」

「其他諸位呢？」

「致命傷俱是一處，而且傷痕也都一樣。」

「湯總管成名江湖多年，見多識廣，可知道這是什麼兵器所傷？」

「事到如今，雲爺您何忍還掩飾行藏？」湯子勳雙目凝注。

雲一龍神情有點發急地：「湯總管怎麼還不相信我？」

「雲爺！這不是兵器所傷，是一種指痕。」

「指痕！」雲一龍一怔，訝然地說：「我只聽說過練武功的人指頭可以點人穴道致死，還沒聽說過指頭也能……」

「雲爺！」湯子勳深看了他一眼：「武功好的高手，指頭可以洞金穿鐵，何況是殺人，不過像練有這樣極高指功的人，江湖上還不多見，放眼天下只有一人。」

「哦！那可就容易了，只要知道誰練有這種極高的指功，也就可以知道誰是兇手了。」

「可是事實並不這麼容易。」

「這話怎麼說？」

「雲爺不知道，那練有這種極高指功之人，已經死了快三年了。」

「哦。」雲一龍怔了一怔，眉頭微微一皺說：「那麼這可能是他的徒弟了。」

湯子勳搖頭說：「此人一向獨來獨往，而且年紀也不甚大，從未收過徒弟。」

雲一龍不由雙眉深皺，沉吟不語。

忽聽一陣人聲在門外傳了進來。

「大概是送棺木的來了，雲爺請稍待，我去招呼一下。」湯子勳說着轉身快步向廳外行了出去。

此際鐵牛已哭得聲嘶力竭，雲一龍走過去伸手拍拍鐵牛的肩胛說：「鐵牛！別哭了，老哭辦不了事，外面棺材來了，走！跟我出去帮帮忙。」

鐵牛停住哭聲，站起身來，抬起袖子擦着眼淚，跟在雲一龍身後往外行去。

大門外，停放着六七輛大板車，每輛車上堆着三四具空棺，湯子勳在招呼送棺木的工人把棺木往裏抬，鐵牛立刻帮上了忙；別人是兩人抬一具，他却是一人扛一具。趁着這忙亂的時候，雲一龍向湯子勳開了口：「湯總管！我有點事兒去辦一下，待會兒再來。」

「雲爺有事儘管請便。」這時候湯子勳自然不便挽留，只好點頭這麼說。

雲一龍臨走時還跟鐵牛打了個招呼，要鐵牛留在這兒帮忙，然後才一個人飄然而去。

× × ×

在除州之東，距離大路約里多的一片荒曠野裏，有一座年久失修，破損不堪的「三官廟」。

「三官廟」香火久絕，平常很難得見人跡，就是有人從廟前路過，也不會走進去看看。所以這座「三官廟」荒廢了，鳥毛獸糞滿地，蛛網塵封，雜草叢生，狐鼠出沒，成了野獸爬蟲的巢穴。只有那放牛的牧童，偶而進去遮遮太陽避避雨。

斜陽夕照，落霞滿天。「三官廟」前脚步如飛的奔來個人，正是那位自稱是秦淮河、夫子廟一帶的賭棍、混混兒的雲一龍。

「裘明！你三個出來，我到了。」雲一龍停立在廟門外丈許之處發了話。

他的話音驚得幾隻野鼠，野兔由一些斷垣殘壁處竄出，箭一般地竄入廟旁那一片長草過膝的草叢中。

這情形，廟裏不像有人的樣子。

雲一龍突然彈身而起，躍入廟內；目光所及，又是一幕悲慘景象。那蛛網塵封，滿是鳥毛獸糞的地方，直挺挺地併肩躺着三個人；正是那書妖裘明、棋怪許皓、賭鬼賀維勝。

他三個也是混身上下別無傷痕，都只在咽喉上有個血洞，血早已凝固，顯然已經斷魂多時。

雲一龍呆住了，也皺起了眉頭。

忽然，他雙目一亮，他看到了一樣東西；那是一卷紙條，就在書妖裘明的身旁地上。他俯身伸手檢起那卷紙條打開：此三人敢先我一步至金陵魏家尋仇，罪當該死，但為免人誤會魏家老少為此三人所殺，故而殺之以示此人實清白無辜。又：凡見字之人，煩請轉告魏家僥倖不死者，三日內，必當取命，囑其多購買兩具棺木。

紙條下角沒有署名，只畫了一根手指頭。

「哼！好匹夫！三日內，我等着你了。」收起紙條，轉身出廟飛步疾奔而去。

× × ×

月上樹梢，夜涼如水。

在「清涼山」上有座「掃葉樓」，雲一龍脚步飛快地到了「掃葉樓」下，他抬眼揚聲：「和尚，我來了。」

「我已經聽見脚步聲了，施主請上樓吧。」

雲一龍邁步登樓，樓上，盤膝坐着一個枯瘦和尚，面前的一張矮桌子上放着幾包攤開着的鹵味，一壺酒跟一隻酒杯。

「你這酒肉和尚，可眞愜意得很。」

「我和尚身在佛門，四大皆空，既無情債牽纏，又無憂無慮，當然愜意了。」枯瘦和尚笑了笑，目光一凝：「你來找我幹什麼？」

「找你算賬。」

「算賬！」枯瘦和尚一怔，旋即一笑抬了抬手道：「施主找我和尚要算什麼賬，請先坐下來喝一杯再慢慢的算吧。」

雲一龍跨步過去在和尚的對面坐下，伸手抓起和尚面前的酒杯一口喝乾。「和尚！金陵魏家躺下了二十幾口，只剩下兩個活的；你知道麼？」他放下酒杯說。

「知道，」枯瘦和尚點點頭：「我進城的時候聽說了。」

「這是你和尚替我惹的好事。」

「怎麼啦？這件事你難道要撒手不管了？」

「這件事如今已變成了我的事，我想撒手不管已經不行了。」

「這件事已經變成了你的事！」枯瘦和尚一怔：「這話怎麼說？」

「哼！和尚！你知道那魏家的二十幾口是誰幹的麼？」

「那還用問，自然是那三個東西。」

雲一龍搖頭說：「和尚你眞糊塗，湯子勳說得對，馬閻王生性雖然凶狠毒辣，但他一生最重信諾，『索命令符』三日索命，時刻不到絕不動手。」

「那麼，兇手是誰？」

「說出來只怕你和尚難信，竟是那『奪命書生』雷天放。」

「你……你開什麼玩笑……」枯瘦和尚倏然一怔，旋即大叫了起來。

「哼！我開玩笑？和尚！你可知道魏家那二十幾具屍身致命傷痕是什麼嗎？」

「不知道。」和尚搖搖頭說：「是什麼傷痕？」

「正是『奪命書生』那譽稱獨門『鎖喉奪命指』。」

和尚又是一怔，驚愕地皺着眉頭說：「那『鎖喉奪命指』只此一家，別無分號，難道……是那三個東西冒充嫁禍……」

「起先我也這麼想，可是他三個如今已屍陳除州東門外不遠處的一座破廟之中，那致命傷痕跟魏家的人全都一樣。」

「你看見了？」和尚霍地站起，旋又「砰然」坐下。

「我剛從那座破廟來，還有這個，你看看吧。」雲一龍伸手由長衫口袋裏取出那張紙卷遞過去。

「阿彌陀佛！連我也認爲是他了。」

和尚接過紙條，只一眼，他臉上立刻變了色。

雲一龍冷聲一笑說：「其實又何止你和尚一人認爲是他。」

「可是那湯子勳也認爲是雷天放？」

「他是看出來了，不過他沒有指明而已。」

「只怕不出十天，這件事便要傳遍天下江湖了。」和尚緊緊地皺起眉頭。

「所以我說我想撒手不管已經不行，所以我說你和尚爲我惹的好事，我要找你算賬。」

和尚一聲苦笑說：「阿彌陀佛。佛祖知道，我和尚可全是一番好意，也是爲要你多積點德。」

「如今可好，德未積成，反而更加深了一身罪孽。」

和尚不禁默默無語。

「和尚！你怎麼不說話？」

「一番好意變成罪孽，我和尚還能說什麼？還有什麼好說的？」

「和尚！事由你起，這會你得帮我的忙。」

「這就是你來找我的目的？」

「不錯。」

「我一個佛門弟子出家人，與世無爭，我能帮你什麼忙？」

「少廢話！你看清楚那張紙條了麼？」

雲一龍抬手指指那張紙條。

「看清楚了，難不成你要我和尚到魏家去守株待兔擒兇？」

「不！」雲一龍搖頭說：「那是我的事，我把魏小姐跟湯總管交給你。」

「你這不是趕羊上樹，强人所難麼？」和尚皺着眉頭苦起了臉。

「怎麼？你和尚不管？」

「我和尚是個佛門弟子出家人，四大皆空，與世無爭……」

「少廢話！」雲一龍沉聲地說：「和尚，你只答我一句，你管不管！」

和尚忽然咧嘴一笑：「只要有酒有肉，我和尚就管定了。」

「你休要想得那麼美，人家沒那個心情，我更是免談。」

「那麼……就冲着雷天放那三個字吧，我和尚也要看看那位雷天放是什麼模樣，不過……我和尚要是不幸挨了『鎖喉奪命指』，他年你有了兒子，可得分一個姓我和尚的姓，好爲我接替個香烟。」

「和尚！你放心，這我辦得到。就這麼決定，我先走了，你最好隨後趕到，要不然出了事我唯你是問。」雲一龍說着站了身子。

「施主好走，恕我不送了。」

雲一龍沒理他，飄然出樓而去。

× × ×

魏家的大門緊緊的關着，雲一龍拍了好一陣子門，湯子勳才出來開了門。

「雲爺，事兒辦完了？」

「辦完了。」雲一龍一邊進門一邊說：「湯總管，鐵牛呢？」

「他累了大半天，我讓他回去休息去了。」湯子勳關上大門，陪着他往裏走。

「遺體都入殮了麼？」

「都入殮了。」

進入大廳，漆黑的棺材整齊地擺滿一

廳，每一具棺木前都點着兩支白燭跟一炷香。魏秋霞身穿重孝，匐伏在當中兩具棺木前側地上的一張草蓆上。

雲一龍進入廳內，魏秋霞立即直起匐伏的身子輕聲地說：「寒家不幸，累得雲爺來回的跑，魏秋霞至感不安。」

「小姐這是什麼話，大夥兒平日都受過令尊令堂兩位老人家的照應，怎麼着都是應該的，再說在外面混講究的一個是『義』字，雲一龍是個在外面混的人，眼見府上遭了禍事，那能不盡點心力？倒是小姐……人死不能復生，還望節哀才是。」

「謝謝雲爺。」魏秋霞微微抬頭看了雲一龍一眼，眼圈兒倏然一紅，連忙又低下頭來。

「雲爺！」湯子勳突然說：「有句話我不知當說不當說？」

「湯總管有話請只管說。」

湯子勳略微沉吟一下，緩緩說：「雲爺爲魏家退去强仇，該是魏家的大恩人，至於魏家這二十多口仍遭刦難，那只能說是天意。如今魏家只剩下小姐跟湯子勳二人，我想於擇日安葬之後，便隻身外出緝兇，替老爺子和夫人等報仇，只是小姐一個弱質女兒家，我放心不下，所以我要在臨走之前，爲她找個妥善安身之處。」

「湯總管這話說的不錯，魏家在這金陵城中可有什麼武藝高强的親朋友好？」

「苦就苦在沒有。」

「那就痲煩了，魏小姐因爲外出倖免刦難，我以爲那凶徒絕不肯罷手，隨時有再來的可能，所以湯總管應該把小姐安置在一處極爲安全可靠的地方。」

湯子勳雙目倏然凝注：「所以我要當着小姐請問雲爺一句，雲爺到底是那位高人？」

雲一龍一怔，旋即搖頭苦笑說：「湯總管怎麼仍把我當成……」

湯子勳正色說：「雲爺，事到如今，你何忍還隱瞞本來？」

「哦！我明白了。」雲一龍避開正面地道：「湯總管可是打算把小姐托付給我嗎？」

「不錯。」湯子勳一點頭：「雲爺，這也是小姐的意思，她說過這種話。」

「湯總管！這……這如何使得。」

「怎麼使不得？雲爺爲魏家退了强仇，是魏家的大恩人。」

「湯總管！」雲一龍皺眉苦笑說：「我根本不知那三個就是魏家的强仇，而且事實是他們到賭場來找我的，不是我去找他們的。」

「雲爺，湯子勳也算得上是個老江湖了，如今想想，這件事該是雲爺你不露痕跡的高明手法。」

雲一龍無可奈何地輕聲一嘆說：「隨你湯總管怎麼想吧，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個只會吃喝嫖賭的賭棍，混混。」

「可是小姐跟我都明白，雲爺是位隱於市的高人。」

雲一龍搖頭苦笑了笑，沒說話。

湯子勳目光倏又凝注：「雲爺，你答應麼？」

「湯總管！」雲一龍皺着眉頭說：「縱然我有照顧小姐之心，却無那照顧小姐之力，萬一小姐有個閃失，我如何……」

「雲爺！別說那麼多，只問你答不答應？」

雲一龍毅然搖頭說：「我不能，也不敢答應。」

「雲爺實是天下第一忍人……」

「總管錯怪我了，我不能害小姐。」

湯子勳吸了口氣說：「雲爺大概還不知道，小姐她外柔內剛，向來說一不二，何況這是終身大事。」

雲一龍苦笑笑說：「早知如此，就是那三個殺了我，我也不跟他們比了。」

驀地裏，一陣木魚響聲劃破寂靜夜空，傳自大門外。

「這是那裏來的和尚，這時候還來化的什麼緣？我趕他去。」雲一龍說着邁步就要往外走。

「雲爺！」湯子勳伸手一攔：「讓我去，可能就是前天指點小姐去找雲爺的那位。」

「哦！那正好，總管不如請他進來當面問問，我是不是那什麼隱於市的江湖高人。」

「那倒不必。」湯子勳微一搖頭說：「他來得正好，我正請他來做做法事。」

不等雲一龍再說話，大步出廳而去。

不大一會兒工夫，湯子勳陪着一位手持紅木魚的枯瘦和尚走了進來。

「施主！這位施主是……」走到大廳的石階前，枯瘦和尚停步一瞥站立在石階上的雲一龍，傍顧湯子勳問。

「怎麼？」湯子勳愕然一怔：「大和尚不認識，這便是那位雲爺。」

「哦！」枯瘦和尚轉向雲一龍行禮：「貧僧見過雲爺。」

「湯總管！」雲一龍還了一禮，轉身望着湯子勳：「這位便是日前那位大和尚嗎？」

湯子勳皺着眉點了點頭。

雲一龍目光又轉向枯瘦和尚：「大和尚！你眞可害人不淺，如今使得湯總管認爲我這個賭棍混混，是個隱於市的江湖高人。」

「阿彌陀佛！施主恕罪，那是湯施主誤會了，貧僧只說施主是位濁世中的奇才，却未說施主是位江湖高人。」

「湯總管！如何？」雲一龍如釋重負地轉望着湯子勳含笑說：「我沒有隱瞞自己本來吧？」

湯子勳目光深看了雲一龍一眼，沒說話。

顯然，他心裏仍是將信將疑。

「大和尚！」雲一龍雙目倏又凝注：「你怎麼知道我？」

「貧僧曾聞家師提過施主。」

「令師是？……」

「施主可曾在開封大相國寺住過幾天呢？」

「有哇！那是三年前的事了，大和尚難道是……」

「那位與施主燈下對談，徹夜不寢的掛單老僧便是家師。」

「哦！」雲一龍忽然吁聲嘆了口氣：「大和尚！當年我沒有聽令師那一番苦口婆心的勸告，以致如今仍然在下九流中混世，實在羞愧汗顏之至。」

（未完・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破衣漢子正在燒烤野猪，岳小玉在一旁和他說話，接着破衣漢子又在野猪身上撒下白色粉末，岳小玉以爲是鹽，却原來那白色粉末是毒物，破衣漢子接將毒猪肉吞進口中，企圖自殺，岳小玉忙用內勁爲他將劇毒逼出體外，救了他一命，破衣漢子感激不盡，原來他叫彭孤魂，因爲救不了「笑公爵」公孫我劍，所以意志消沉，企圖自殺，岳小玉一聽，急忙詢問公孫我劍的下落，原來公孫我劍是岳小玉的師父……彭孤魂帶岳小玉去找菊痴葉上開，只見葉上開醉熏熏地，神志不清，侍候葉上開的老人胸前中刀斃命，葉上開竟然笑得厲害……

菊痴傳消息　恩師困邪峽

無論不死鬼原本是人也好，是鬼也好，到底終於還是死了。

「不死」這兩個字，永遠是騙人的。

唯一可以「不死」的，也許只有「精神」這兩個字。

人死了，但可以精神不死，浩氣長存的。

但不死鬼死後，他還有甚麼精神是可以繼續活下去的？而他這個人，也很難可以想像得到，會有甚麼「浩氣」會依然存在。

中篇俠義奇情故事

岳小玉傳

龍乘風·文
可飛·圖

他留在岳小玉腦海裏最深刻的印象只有一個：那便是他吸食葉上開嘔吐出來污穢之物的噁心情景。

葉上開的笑聲，斷斷續續地响了很久，才慢慢地停止下來。

他望着岳小玉，滿臉頹喪地說：「你瞧，連不死鬼也可以死了，脆弱芳香的仙子又怎能活到現在？」

岳小玉當然知道，葉上開所說的「仙子」，便是「菊谷仙子」皇甫嫣。

皇甫嫣已死了這許多年，但葉上開直到現在還是沒法子可以忘懷。

岳小玉心裏暗嘆一聲，忖道：「這『菊痴』又痴又狂，能够活到今天倒也算是一件奇蹟。」

彭孤魂俯着身子，仔細觀察不死鬼胸前的鋼刀。

這把鋼刀平凡之極，但再平凡的刀，也同樣可以把不死鬼置諸死地。

刀平凡不平凡，對於一個眞正的武林高手來說，並不是十分重要的。

最重要的還是刀法，刀法不濟事，便是寶刀在手，也是形同廢鐵。

岳小玉也看了這把鋼刀一眼，然後才問葉上開：「這位不死鬼前輩，實在是那一位武林高手？」

葉上開嘆道：「我要他取酒，但不到一個轉彎，這不死鬼便已變成眞鬼，又怎會是甚麼武林高手了？」

岳小玉道：「這也難說的很，正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說不定行刺不死鬼前輩之人，武功與葉大俠不相伯仲，亦未可料。」

葉上開淒然一笑，道：「我現在已連一個小無賴也不如了，還提來作甚？」

岳小玉一愕，道：「怎會這樣的？」

葉上開緩緩地抬起了一雙手，聲音顫抖得很厲害：「你瞧……」

他不但聲音顫抖，雙手也在顫抖。

「你有沒有聽過，酒乃穿腸毒藥這句說話？」葉上開嘶啞着聲音說。

岳小玉說道：「聽是聽過的……葉大俠……」

葉上開苦笑着，道：「我早就已經不是個甚麼大俠，甚至也許根本從來沒有做過一件眞眞正正的好事……葉大俠！嘿嘿，眞不知道你們怎會叫得出口的？」

岳小玉道：「不！我師父常說，葉大俠是個眞眞正正的大俠，甚至是大俠中之大俠！」

葉上開盯着他，語聲混濁地問：「你師父是誰？」

「笑公爵，」岳小玉道：「我師父就是公孫世家的老爺子。」

「公孫我劍？」葉上開不由陡地驚叫起來。

岳小玉道：「晚輩岳小玉，一直全仗恩師提點，才有今日。」他本想說「才有今日成就」，但却想不出自己目前有甚麼「成就」，所以只好略去這二字不提。

「岳小玉，」葉上開一聽見這個名字，登時爲之一陣動容，「你就是五年前大鬧開封府的岳小玉？」

岳小玉忙道：「晚輩幾曾眞的大鬧過開封府了？葉大俠休要取笑。」

葉上開呆呆的瞧着他，良久才吸了口氣，道：「士別三日尚且刮目相看，一隔五年，你這位血花宮宮主自必脫胎換骨，判若兩人了。」

岳小玉唯唯喏喏，心中却想，道：「這幾句話算不算是拍老子的馬屁？他若是我徒兒，大概應該嚐一嚐老子踢股功的滋味。」

彭孤魂忽然嘆息一聲，道：「都是我這個酒囊飯袋不好，未能把公孫老俠營救出來，讓他倆師徒早日團聚！」

岳小玉道：「彭兄，此事大可從長計議，誰也毋庸引以爲咎。」

葉上開嘔吐後，酒意似已清醒不少，聞言略爲沉吟，接着便說：「彭壯士，在下知道你已盡力而爲，這次失手，實乃非戰之罪。」

彭孤魂道：「葉先生明察秋毫，彭某實在感激不盡，但救人須救徹，公孫老俠是非救不可的。」

葉上開道：「這就得靠兩位努力而爲了，在下可帮不了甚麼忙……」說到這裏，身子幌了一幌，接着劇烈地咳嗽起來。

岳小玉不禁憂形於色，道：「葉大俠是不是有病了？」

葉上開咳聲甫止，接着苦笑了一下，道：「這是老毛病。」

岳小玉眨了眨眼，道：「是喉嚨裏不舒服嗎？」

葉上開瘦削的臉看來已滿是倦容，他長長地嘆了口氣，道：「喉嚨不舒服，心裏更不舒服，若要舒舒服服的睡覺，也許只有一個辦法。」

岳小玉怔了半晌，道：「喝酒？」

「對了，」葉上開哂然一笑，道：「只有喝大量的酒，醉了，睡了，那才是最舒服最平靜的時候。」

岳小玉道：「這不是辦法！」

葉上開又在長嘆，說道：「却也是唯一的辦法，除此之外，我已找不到別的途徑了。」

「不，」岳小玉道：「葉大俠，你必須振作點，江湖上，誰不知道葉大俠是武林奇葩，一等一的英雄好漢？」

葉上開淒然一笑，道：「我若雄風仍在，不死鬼也就不會變成眞鬼，但如今……唉，天恨帮要趕盡殺絕了，葉某還能怎樣？還能怎樣？……」

他越說越是悲切，兩手也越來越顫抖得厲害。

「天恨帮！」岳小玉陡地往上直跳，「又是恨帝的傑作？」

「對了，就是恨帝！」葉上開嘶啞着嗓子說：「該殺千刀剮萬刄的恨帝！」

岳小玉「噫」的一聲：「我師父也是給恨帝所困着嗎？」

葉上開說：「是一羣身份極神秘的武林高手，照葉某看，這些人若非恨帝的狗爪子，就是萬層樓那邊的惡賊！」

岳小玉呆了一呆，道：「神通教？」

葉上開嘆了口氣，道：「令師尊嫉惡如仇，天恨帮固然跟他老人家有仇，提龍王府中人一提起公孫老俠，也是爲之人人皺眉不已。」

岳小玉道：「天恨帮、神通教所有人都是混蛋，全都不是好東西，葉大俠最好

重出江湖，把這些害人妖精一一消滅，造福蒼生。」

葉上開嘴角泛起了一絲苦笑，半晌才道：「岳兄弟，江山代有人材出，長江後浪推前浪，葉某早已不再是甚麼武林奇葩了，我現在只是一個不中用的酒鬼，無時無刻都是無酒不歡……」

岳小玉道：「既然喝得那麼悲慘，何不把這酒癮戒了？」

「戒酒？」葉上開長長的嘆了口氣：「我這種人，倘若連酒也不喝，又還有甚麼事情可以幹？」

岳小玉道：「帶着我闖蕩江湖，聯手對付天恨帮，一起打跨神通教……」

葉上開不斷地搖頭，道：「不行，不行！」

岳小玉道：「爲甚麼不行，是否怕我會牽累了你？」

「恰好相反，」葉上開黯然地一笑，「你有遠大前程，倘若和我這種人在一起，只會漸漸變成一個壯志消沉的廢物！」

岳小玉雙眉一揚，道：「你對自己太缺乏信心了！」

葉上開閉上眼，神色凄然地笑了笑，道：「你走罷，我會好好的自己照顧自己的。」

岳小玉怔怔的看着他，過了很久才說道：「我師父在甚麼地方？」

葉上開道：「十天之前，他老人家還被困在三邪峽，但現在却不知道了。」

岳小玉目光閃動，道：「葉大俠當時怎會知道這件事？」

葉上開道：「是一個江湖上的朋友，冒着性命危險趕到這裏說出來的。」

岳小玉道：「這個人可靠不可靠？」

葉上開道：「他叫陸帆，別人認爲他可靠不可靠，我不知道，但我却相信他的說話，而且一點也不必懷疑。」

岳小玉道：「爲甚麼這樣相信他？」

葉上開說道：「陸帆很老實，而且是個書呆子，他甚麼武功都不會，就只懂輕功。」

岳小玉道：「那又怎樣了？」

葉上開道：「輕功高明的人，並不一定等於對別的事情也聰明。」

岳小玉道：「陸帆是個笨蛋嗎？」

葉上開道：「有一點點笨氣，但也並不是笨得無以復加，我只能說，他在葉某心目中，是個十分可靠十分老實的人。」

岳小玉道：「他是你朋友？」

葉上開道：「是的，而最重要的，就是他決不會出賣我這個朋友。」

岳小玉沉吟着，良久才點點頭，道：「我明白了。」

葉上開笑了笑，道：「你能够明白，那就最好不過，現在你還有甚麼事情要問我沒有？」

岳小玉搖搖頭，說道：「沒有了，告辭。」

彭孤魂看着他，然後又怔怔地望了望葉上開。

葉上開向他輕輕的揮了揮手，道：「你走罷，跟着岳兄弟，你還會有點希望，有點前途。」

彭孤魂道：「我若要跟你又怎樣？」

葉上開道：「你跟得上嗎？」

彭孤魂呆了呆，葉上開不等他再有甚麼反應，已展動身形向西北方疾掠出去。

葉上開畢竟還是葉上開，無論他是否早已壯志銷沉，也無論他是否又醉又頹倒，但他仍然是一代武林奇葩，這一點，大可以從他現在的輕功看得出來。

彭孤魂呆然地站着，想笑，笑不出，想不笑，但不知怎樣却又笑了出來。

他笑得有點古怪，又好像笑得有點蒼涼，而他有這種蒼涼的滋味，究竟是爲了葉上開還是爲了他自己？

彭孤魂不知道。

他只知道自己失敗了，他找不着公孫我劍，既使葉上開失望，也使岳小玉失望，甚至還差點害了岳小玉的性命。

他決定要好好補償自己的錯失。

可是，等到他想跟着岳小玉一塊兒的時候，岳小玉的影子居然也不見了。

他拚命的找尋，到處地叫喊，一直過了很久很久，忽然在街上遇見一個挑豬糞的村夫。

彭孤魂正待掩鼻而過，這村夫却又叫住了他：「是彭壯士嗎？」

彭孤魂一怔，奇道：「你怎知道我姓彭？」

村夫咧嘴一笑，道：「是一位少俠說的。」

彭孤魂皺眉道：「他怎麼說？」

村夫道：「這少俠說，這附近有一位姓彭的壯士叫得力竭聲嘶，再叫下去必然會擾人清夢，所以便囑咐小的告知尊駕，希望彭壯士別再叫下去，也不必去找那位少俠了。」

彭孤魂道：「爲甚麼不必找他？」

村夫道：「那位少俠說，他還有幾件很重要的事情，非要獨自辦妥不可，你若跟隨着，只怕不怎麼方便。」

彭孤魂呆了一陣，終於緩緩地點了點頭，道：「我知道……我知道……」

話聲越來越是細小。

村夫望了他一眼，臉上有點奇怪的表情，但他也只是望了這一眼，接着便匆匆趕路而去。

彭孤魂嘆了口氣，喃喃道：「誰都不要我這個窩囊廢了，哈哈，哈哈……」雖然他又在笑，但却笑得比剛才還更蒼涼、苦澀。

在一個黑暗的角落裏，有一雙閃閃發亮的眼睛正在盯着他。

那是岳小玉的眼。

他目不轉睛地看着彭孤魂，他看得出彭孤魂的眼神有多失望，神情有多憔悴，他甚至巳很想再跑回去拉住彭孤魂的手。

但他最後還是沒有這樣做。

他只是暗暗地嘆了口氣，心裏同時這樣地想：「老子是個天生下來便註定要闖大禍的人，你就算跟着一條老虎，也總比跟着老子安全得多。」

想到這裏，心中才舒泰起來，但他還是等到彭孤魂踽踽而行消失在遠方後，才掉頭施展輕功離去。

一陣山風吹過，把竹林內無數枝葉吹得互相碰撞，這竹濤之聲，聽來是那樣地洶湧，使人有着置身於大海汪洋裏一般的感覺。

天亮了，就連岳小玉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已走了多遠的路。

他在路上摘了幾枚野果，雖然滋味不怎麼好吃，但也總算暫時可以作爲裹腹之用。

行行又重行，他很快又穿過了山邊，一座遼闊的竹林，來到了一座城鎮外。

岳小玉左顧右盼，也不知道自己來到了甚麼地方，忽見前面有兩個勁裝漢子走了過來，便趨前一揖，問道：「兩位兄台，請問此處是何所在？」

這兩個勁裝漢子一高一矮，臉上都蓄着鬍子，兩人看了看岳小玉的臉，那個較高的首先反問：「你是甚麼人？」

岳小玉的心中有氣，便說道：「人上人。」

矮漢喋喋一笑，道：「憑你這副樣子也配稱自己做人上人嗎？」

話猶未了，胸間五處大穴巳給岳小玉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點住。

那高漢勃然變色，向岳小玉喝道：「你這是幹甚麼的！」

岳小玉嘻嘻一笑，也伸手把高漢的穴道點住，兩個勁裝漢子都登時爲之無法動彈。

岳小玉隨即輕輕一跳，跳到兩人頭頂之上，笑道：「兩位瞧見了沒有，老子現在不就是人上人嗎？」

兩個漢子臉上陣青陣白，雖然很想把岳小玉從頭頂上直摔下來，但却都是力不從心，只得哭喪着臉，兩副啼笑皆非的樣子。

忽聽一人輕輕嘆氣，道：「這到底是人上猴？還是畜牲上的畜牲？」隨即又有另一人接道：「正是非驢非馬，不倫不類之極。」

岳小玉臉色一寒，喝道：「甚麼人在吹吹打打，胡說八道？」話猶未了，巳看見兩個銀髮老者從路旁閃身而出。

這兩個銀髮老者，一穿灰袍，一穿黑衣，年紀都在六旬開外，只見灰袍老者背負長劍，黑衣老者手執鑌鐵拐杖，一望而知都是武林人物。

岳小玉橫了這兩老者一眼，才施施然地從兩勁裝漢子頭頂上跳了下來。

黑衣老者把鑌鐵拐杖輕輕一橫，冷冷道：「何方小子，快快報上名來！」

岳小玉哂然一笑，道：「老子姓岳，岳小玉便是區區在下！」他一會兒自稱「老子」，一會兒又用上「區區」、「在下」這等江湖口脗，倒也可算十分古怪。

也許，岳小玉本來就是個這樣古怪的人。

灰袍老者嘿嘿冷笑，道：「江湖上有你這等不知羞恥爲何物的雜種，難怪天下大亂了。」

岳小玉冷冷道：「何謂之不知羞恥爲何物？」

灰袍老者道：「岳小玉乃公孫我劍之徒，練驚虹之義子，對不？」

岳小玉道：「是又怎樣？」

灰袍老者道：「公孫我劍乃人中靈傑，練驚虹也是個了不起的畢世梟雄，這兩位蓋世異人，一個把岳小玉收爲關門弟子，另一個認岳小玉爲義子，足見那岳小玉實在絕不尋常。」

岳小玉越聽越奇，心中不禁又好氣又好笑，但面上暫時還是不動聲色，只是平靜地說：「岳小玉尋常不尋常，那是另一回事，却又跟我有甚麼相干了？」

灰袍老者臉色一沉，道：「你剛才不是自認爲岳小玉嗎？」

岳小玉頷首道：「正是。」

灰袍老者嘿嘿一笑，道：「是否如今巳察覺到自己露出馬脚，不再打算冒充下去了？」

岳小玉皺了皺眉，想了片刻才道：「你怎知道我是個冒牌岳小玉？」

灰袍老者一捋鬍子，傲然道：「因爲眞正的岳小玉大俠，如今巳在舍下！」

岳小玉不由呵呵一笑，心中却巳在大驚：「他奶奶個熊，是那個龜孫子王八蛋在冒充老子了。」

黑衣老者一伸拐杖，沉聲的說道：「小伙子，老夫最討厭不老實的混蛋，與其吃不了兜着走，老夫勸你還是說實話好一點。」

岳小玉問道：「要怎樣說話才算是老實？」

黑衣老者道：「首先說出眞實姓名和師承來歷！」

岳小玉沉吟半晌，心念轉動不巳，最後說：「我姓水，叫水叠營。」

「水叠營？這名字好古怪！」灰袍老者白眉一蹙。

岳小玉道：「我有一個遠房兄弟叫水也烏，這名字才古怪得緊。」

其實，他這「水叠營」之名，乃是從水瑩兒，慕容蝶蝶和穆盈盈三人名字抽出來的。

黑衣老者冷冷一笑：「不管你是水叠營也好，是水也烏也好，你師父是誰？」

岳小玉眼珠一轉，道：「他老人家隱姓埋名多年，弟子可不知道他老人家的名諱。」

灰袍老者冷笑道：「好奸猾的小子，難道你以爲不說，老夫就看不出你的師承來歷嗎？」忽然「嗆」的一聲，長劍從背上脫鞘而出，一劍向岳小玉胸膛刺去。

岳小玉立時發出一聲怪嘯：「眞的來了！」隨即一躍而起，從容地閃過灰衣老者這一劍。

灰袍老者長劍一伸，又再迅速而精確地刺出三劍，只聽見「呼呼呼」三聲，但聞劍聲嗡動，一劍刺岳小玉「華蓋」、一劍刺他「氣海」，第三劍却刺向「少商」大穴。

岳小玉雖然也有利劍帶着，但却居然沒有使用，灰袍老者心想：「你若能空手接得下老夫十劍，老夫也不必在江湖上繼續混下去了。」

但他這三劍，仍然還是刺了個空，甚至連岳小玉的衣角也沾不上。

黑衣老者站在一旁，不禁看得爲之眉頭大皺，終於忍不住說：「這小子邪門得緊，師兄別再手下留情！」

岳小玉心道：「原來是一對師兄弟，這師兄的劍法雖然看來兇霸，但在老子眼裏，却還是他媽的稚嫩得很。他這番想法若直說出來，只怕灰袍老者的肺當場便得爲之氣爆。

灰袍老者連接數劍未奏膚功，心中巳爲之提高警惕，但他自恃內力湛深，劍法

超卓，仍然滿懷自信可以在十招之內擊敗這個「水疊營」。

接着，灰袍老者又使出了五招劍法。

這五劍，分別是「純陽飛昇」、「雷公伸手」、「長江滾浪」、「君王卸劍」及「風捲殘雲」。

灰袍老者一口氣使出這五劍，就連他的師弟黑衣老者也爲之感到有點詫異。

他這種詫異，乃是來自「殺鷄焉用牛刀」的感覺。

在黑衣老者心目中，江湖上能接得下這五劍的高人，絕對不會太多。

若說這「水疊營」能接得下這五劍，那實在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情。

但這件難以想像的事，立刻就已呈現在黑衣老者眼前。

灰袍老者五劍齊發，滿以爲一定可以把「水疊營」擒獲下來，但結果却恰恰相反。

「水疊營」雖然赤手空拳，但却完全未被牽制，反而左一指、右一掌，在指指掌掌或虛或實之間，把灰袍老者逼退逾丈之遙。

黑衣老者楞住了，他比誰都更瞭解師兄這五劍的威力，倘若有人對他說：他師兄連發上述五招，結果居然反而給敵人步步逼退開去，他一定不肯輕易相信。

然而，事實擺在目前，灰袍老者此刻的情況，正是如此狼狽不堪。

這樣一來，不但灰袍老者感到面目無光，即使是黑衣老者，也有着難以下台之感。

事已至此，再也顧不得許多，唯有舞起鐵拐加入戰圈，與師兄聯手合戰這位自稱「水疊營」的神秘年輕高手。

× × ×

岳小玉重出江湖，已是今非昔比。

若在五年前，他一定連灰袍老者半招都接不下，但在五年後今天，他赤手空拳，已可從容地應付兩個老者的聯手夾擊。

黑衣老者雖然是灰袍老者師弟，但武功較諸師兄猶高一綫甚或以上。

但面對着岳小玉，灰袍老者固然是縛手縛脚，即使再加上黑衣老者，合併兩人之力仍然是屈居下風。

這還罷了，最令兩老者又驚又急的，就是兩人聯手苦戰了五六十回合，不但無法扭轉劣勢，而且連「水疊營」的武功路數也看不出半點端倪來。

灰袍老者性子猛烈，在久攻不下後，突然跳出戰圈，橫劍便向咽喉直割下去。

黑衣老者大吃一驚，正待阻止，但却和灰袍老者相隔丈二之遙，正是鞭長莫及，欲救無從。

眼看灰袍老者立刻就得變成枉死之鬼，右腕忽然給另一隻手緊緊抓住。

那是「水疊營」的手。

灰袍老者臉色鐵青，怒道：「姓水的，你逼人太甚了！」

岳小玉「啫啫」連聲，搖頭道：「前輩誤會也矣！晚輩只是誤衝誤撞闖入貴境，可沒有存心跟兩位結怨。」

灰袍老者道：「一派胡言！」

岳小玉道：「怎見得？」

灰袍老者道：「若非心存不軌，怎會把咱們的鏢師點了穴道？」

岳小玉問道：「前輩等是那一家鏢局的？」

灰袍老者冷冷道：「明知故問，莫非把老夫當作三歲孩童了？」

岳小玉皺眉道：「晚輩實在不知，又豈是明知故問？」

黑衣老者乾咳兩聲，對灰袍老者道：「師兄，看來咱們的確是誤會了這位水兄弟。」

灰袍老者瞪目道：「甚麼意思？連你也帮着這小子說話了？」

黑衣老者嘆了口氣：「我可不是帮着別人說話，只是實話實說，師兄，就算咱們打不過這位水兄弟，也用不着橫劍自刎，倘若就此一死了之，試想將來江湖上的朋友會怎麼說？」

灰袍老者悻然道：「別人愛怎麼說便怎麼說！」

黑衣老者道：「師兄，這話便大大的不對了，人在江湖，勝負本乃平常之事，除非咱們是天下第一高手，否則總有吃敗仗的時候，倘若一敗陣下來便得自盡，那豈不是死得太混帳了？」

灰袍老者聞言，不由呆住了許久。

岳小玉接道：「還是這位前輩說得有理，晚輩昔才諸多得罪，實乃無心之失，彼此既然同屬江湖中人，這等小事也就請莫再放在心上。」

灰袍老者怔怔地瞧着岳小玉，良久才道：「水兄弟，你說的是否眞話？」

岳小玉道：「天地良心，水疊營若有胡言亂語，一定天誅地滅，不得好死！」

灰袍老者心中却暗暗好笑：「老子又不是水疊營，這個誓就算對得再毒也不打緊。」

灰袍老者又呆楞楞地站了好一會，才喟然嘆一口氣，道：「如此說來，倒是老夫器量狹窄之過啦！」

「豈可如此說了！」岳小玉哈哈一笑，道：「常言說的好：不打不相識，未知兩位前輩怎樣稱呼？」

灰袍老者道：「老夫莫臨意，乃點蒼派俗家弟子，江湖上朋友給老夫一個匪號，喚作『千點急雨追風劍』，唉，想來慚愧的很。」

岳小玉心中大爲同意他最後那句話，但嘴裏却客氣一番，道：「前輩劍出如風，招如急雨，的確名不虛傳。」

但他說得越是客氣，莫臨意的臉色也就越是尷尬不已。

黑衣老者左手持杖，右手輕輕搥打着背脊，道：「我是他師弟莊鶴，外號『摩雲拐』。」

「失敬！失敬！」岳小玉抱了抱拳，接着把那兩個漢子的穴道解了。

兩漢子如夢初醒，其中較高一個脾氣暴躁，正想揍打岳小玉，却給莫臨意喝止：「住手！」

高漢子猶不服氣：「這小子——」

話猶未了，臉上已火辣辣的給摑了幾下耳光。

「這位水兄弟武功比你祖師爺還高八九級，你憑甚麼跟他老人家動手？」莫臨意的火氣比高漢子還大幾十倍，兼且又是他的尊長，剛才那幾下耳括子實在打得又重又狠，高漢子登時兩邊面頰高高腫起，連牙血也爲之迸流不已。

矮漢子見高漢子揹了大黑鍋，自然噤若寒蟬，連半個字也不敢說出口。

岳小玉忙道：「眞眞對不住，這本來只是一場誤會，唉，如今弄成這副樣子，在下實在萬分抱歉！抱歉！」

矮漢子見風駛悝，也立時陪笑不已，道：「正如水兄先前所說：不打相識，韓根與俺杜洪有眼不識泰山，合該吃點苦頭！合該吃點苦頭！」

杜洪本來只是說韓根和他自己，但莫臨意和莊鶴聽在耳裏，也有着相同感受，不禁都是爲之面面相覷。

過了好一會，莊鶴才乾咳兩聲，緩緩地對岳小玉說：「水兄弟打算到甚麼地方去？」

岳小玉沉吟半晌，道：「甚麼地方都可以去，就只有一種地方萬萬去不得。」

莊鶴奇怪道：「那又是甚麼地方所在了？」

岳小玉道：「師姑庵！」

杜洪立刻怪聲一笑：「對了，一見師姑，乃是賭徒之大忌！」

「住嘴！」莫臨意倏地喝住，道：「在水兄弟面前，可不許胡言亂語，貽笑大方！」

岳小玉却道：「杜兄之言，深合我意，又豈是胡言亂語了？」

莫臨意訕訕一笑，道：「岳兄弟說的甚是。」

岳小玉心中暗暗失笑，忖道：「勝者爲王，敗者爲寇，如今老子無論說甚麼都是又香又對的。」想到這裏，臉上不由露出得意之色。

莊鶴忽然嘆了一口氣，說道：「水兄弟年紀輕輕，武功已練得如此出神入化，果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了。」

岳小玉乾咳一聲，道：「昔才聽莫前輩提及，說岳小玉大俠已到貴境，未知是否屬實？」他心中又是十分好笑，忖道：「老子居然要自己打聽自己的下落，反正都是一句，把岳小玉稱爲大俠，一定決不會錯。」

莫臨意聞言，忙道：「岳大俠的確就在寒舍之中，未知水兄弟有何見教？」

岳小玉心中一陣冷笑，面上却若無其事，淡然一笑道：「素仰岳大俠英明神武，技藝超凡，只恨一直無緣識荊，今日有幸身處同一地域間，自然不可錯過拜訪機會。」

莫臨意眉頭一皺，道：「這個……這個……」

岳小玉雙眉一揚，道：「莫前輩若不歡迎水某，那也用不着勉强。」

莫臨意忙道：「老夫絕不是這個意思，只是……」

「我明白啦，」岳小玉作出恍然大悟之狀，道：「你是怕在下年少氣盛，會跟那位岳大俠有所衝突，繼而動武，是也不是？」

莫臨意乾咳兩聲，道：「萬事以和爲貴，老夫別的事情都不怕，就只怕大水冲倒了龍王廟，自己人傷了自己人。」

岳小玉一拍胸膛，朗聲說道：「你老人家大可以放心，我保證決不會跟岳小玉動武，如有食言，四隻脚一條尾，背脊一格格！」

莫臨意一呆，問道：「那是甚麼東西？」

岳小玉道：「烏龜者也。」

莫臨意心中一寬，嘴裏却連聲「唔哦」叫着，搖搖手笑道：「水兄弟言重！言重！」

岳小玉道：「晚輩有言在先，前輩大可放心。」

實則心裏早已氣呼呼，暗道：「老子當然不會跟岳小玉動武，總不成左手火併右手，右脚一記掛腿踢扁自己的鼻子，但跟那個冒牌岳小玉動武，自然不算是食言，那烏龜二字，還是永遠蓋不到老子頭上來者！」

莫臨意、莊鶴雖然都是江湖經驗豐富之輩，但岳小玉心中的想法，兩人却也是無法猜測的。

莊鶴道：「水兄弟既然有意會晤岳大俠，那也未嘗不是一樁美事，就只怕山居簡陋，老夫等招待不週，如此還望水兄弟包涵則個。」

岳小玉道：「莊前輩客氣！客氣！」心中却在暗罵：「偏就有這許多囉唆，急死老子啦！」

幸好這時莫臨意已開始引路，衆人邊走邊談，倒也頗不寂寞。

未幾，一行五人已進入城鎭內。

「這裏是連雲鎭，」莊鶴對岳小玉道：「從鎭北官道打直策馬奔馳，大概兩日路程，便可到達長安。」

岳小玉聽得連連點頭，道：「倒不甚遠。」

莊鶴道：「這連雲鎭雖然不算十分繁鬧，但却是商旅必經之路，以是無論茶館酒家、客棧賭坊、藥材雜貨店、綢緞莊以至青樓妓院，皆一一不缺。」

岳小玉笑了笑，道：「莊前輩最少還說漏了一樣。」

「那一樣？」

「鏢局！」

莊鶴不由一陣苦笑，道：「水兄弟，這鏢局眞是不提也罷。」

岳小玉奇詫道：「何以不提也罷？」

心中却道：「你越不想提，老子就越是要問！」

莊鶴望了莫臨意一眼，半晌才道：「師兄，還是你來說好了。」

莫臨意眉頭緊皺，嘆道：「水兄弟，實不相瞞，咱們師兄弟，近來給奸惡之徒害得好慘！」

岳小玉道：「奸惡之徒？那一種奸惡之徒？」

莫臨意道：「騙子！騙子！可惡的騙子！」

岳小玉道：「莫前輩如此精明老練，居然也有人胆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莫臨意嘆道：「都是老夫一時托大，錯信了卑鄙小人！」

岳小玉故意的問道：「有在下這般卑鄙嗎？」

莫臨意臉色一變：「水兄弟，你還在怪責咱們師兄弟嗎？」

岳小玉見這老兒好像很認眞，忙道：「不！說說笑而已。」

（未完・廿七）

新派武俠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天壤一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凌千青和管秋霜向紫衣帮外三堂堂主姚伯昌詢問霍帮主去處，並要姚伯昌帶路，姚伯昌因凌千青是霍秋雲的義兄，不想得罪他倆，但管秋霜步步進逼，姚伯昌只好和管秋霜動上手，豈料管秋霜劍法凌厲奇特，姚伯昌輸了，被兩人制住穴道，只得帶他們到鎭江……兩人來到外三堂，一批青衣漢子圍攻他們，却一一被管秋霜擊敗，蕭成化出來了，管秋霜一見仇人來到，分外眼紅，兩方激鬥之際，逢老大從中架開，並答應帶管秋霜，凌千青見霍帮主，霍帮主問明一切之後，答應他倆在一個月內把兇手找出來，但却要留他們在莊中不准離去……

魔女施巧計　少俠落陷阱

管秋霜道：「那我就出手了。」話聲出口，右腕一抖，把一柄長劍脫手朝空中擲去。

長劍脫手，就「嗤」的一聲，破空直上，因爲她面對的是紫衣煞君，自然不敢輕視對方，故而這一擲之勢，長劍直射起三丈多高，才掉頭向下。

她擲起之時，長劍像白虹貫日，化作一道匹練般的精光，等到掉轉頭來，光芒登時大盛，好像從劍身散發出一層森寒的劍氣，瀰漫空際。

往上衝起的長劍，掉過頭來，自然是劍尖往下了，但到了一丈五尺左右，下落之勢稍爲一停，劍柄漸漸下落，一柄劍漸漸變成了橫平之勢，往紫衣煞君當頭緩緩下落。

因爲它下落之勢十分緩慢，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

紫衣煞君自然知道自己大弟子蕭成化的武功如何，但他一條左臂，就是被管秋霜這一劍砍下來的，何況方才逢老大又以「傳音入密」告訴過他，管秋霜擲起的劍，極似馭劍術，因此倒也不敢小覷了它，劍勢未落，他右手已經緩緩擧起。

這一刹那，只見他一隻右掌已變紫色，手掌和五指比平時幾乎粗脹了一倍！

凌千青心中暗道：「紫煞掌！」

「紫煞掌」是異派所有掌功最厲害的一種，其他如黑煞掌、青煞掌、血煞掌等掌功，都比它要差上一截。

被「紫煞掌」擊中，內腑受到劇震，就是大羅天仙也救不活，紫衣煞君就是以「紫煞掌」成名，他索性終生都穿紫衣，才有煞君之名。

「紫煞掌」傷人之後，本來身上會留下一個紫色的手印，所以叫「紫煞掌」。紫衣煞君數十年勤修苦練，漸入化境，傷人的掌印，也由淡而無，因此他把「紫煞掌」改名爲「紫煞無痕掌」，成了他的獨門武功。

閒言表過，却說紫衣煞君眼看管秋霜祭起的長劍緩緩下落，他右手抬處，一掌朝上迎着劈去。

照說，他這一記「紫煞掌」威力何等强勁，別說一柄虛懸空中的長劍，就是山上生了根的大石，也經不起他一掌，不被擊成粉碎才怪！

「紫煞掌」練到無痕，自然不帶絲毫掌風，「無痕」也就等於無形了，他這一掌擧手迎擊，在大家看去，只不過朝懸空緩慢下落的長劍，虛飄飄的作了個手勢而已。

但這一掌擊出之後，他立時發覺不對了。

因爲他擊出的這一記「紫煞無痕掌」，看去雖然不帶絲毫風聲，實則隨着掌勢，已有一團强烈無匹的無形暗勁從掌心暗發，如暗潮洶湧，莫之能禦；但往上湧起的掌力，剛和緩緩落下的長劍驟然一接，不但沒把懸空的長劍震飛出去，一團凝結的掌力，突然被劍鋒齊中剖開，半空中立時發出一聲的「嗤」輕響！

掌力無形無聲，本來大家看不到什麼；但這聲輕「嗤」大家都聽到了。

「紫煞無痕掌」發出去的時候，凝結成團，無聲無息無形，但一經被劍氣剖開，凝結的掌力，自然再也凝結不住，掌力一旦凝結不住，自然就四散開來。

大家「嗤」聲入耳，徒覺風起天半，大風起兮雲飛揚，刹那之間，捲起了一陣狂飈，沙飛石走，天地變色，所有的人都感到衣袂飛揚，幾乎有站立不住之感。

大家心裏都凜然感到這是紫衣煞君掌力的威猛，竟有如此聲勢，殊不知這是「紫煞掌」力被劍氣所破，四散開來的餘勁了。

別人不知，紫衣煞君自然早就感覺到了，因此他第一掌拍出之後，第二掌，第三掌緊接着向上疾拍而出。

當然這兩記掌力，依然被劍氣剖開。

他三記掌力全被劍鋒剖開，長劍下落之勢，自然絲毫沒有因之延緩，現在長劍距離紫衣煞君頭頂已不過六五尺距離。

直到此時，紫衣煞君才感到管秋霜祭起的長劍果然厲害，果然極似馭劍術。

他究是一帮之主，自然不好學懶驢打滾，突然沉嘿一聲，身形斜起，覷準長劍，冒險推出一掌。

大家只看到紫衣煞君一隻色呈深紫的手掌，一下推在橫落的劍脊之上，他右手大袖，在這一瞬間，就被劍氣一下摧毀，化作了片片碎布，飛洒開來。

紫衣煞手掌抵住劍脊，往外推出，他這一推之力，幾乎使出了全身之力，但覺劍氣强勁，下落的劍勢，重逾山岳，但總算被他推出去了五尺來遠。

也差幸是他紫衣煞君，若是換了旁人，這一掌如果沒有推開，那麼身隨劍落，就會被攔腰斬成兩截，就不止是一條臂膀了。

管秋霜祭起的長劍，被他推開，就很快往下跌落，要知管秋霜也只知道師父教她如何擲劍，她就如何擲劍，換句話說她會的只是手法而已，並不知道如何運氣馭劍，長劍下落，她就一扭腰朝前搶出，一把接住了劍柄。

這一招劍法，作者寫了好一回，那是爲了寫得詳細，讓讀者看得詳細，實則一柄長劍從擲起到下落，最慢也不過是指顧間的事耳。

紫衣帮的人，看到帮主一下就把長劍推開了，心中還在冷哼：這小丫頭的長劍，有何稀奇？

紫衣煞君心裏清楚，這一劍自己已經盡了最大的力氣，雖然僅是伸手一推，但身上却已微微沁出汗來，雙脚落地，口中呵呵笑道：「管姑娘好劍法，老夫總算見識過了。」

前面已經說過，管秋霜只知道照着師父教的手法，依樣葫蘆，把長劍擲起而已，因此紫衣煞君在這一劍下，所經歷過的艱苦奮鬥，和冒險伸手推劍之事，她一無所知，她只知道自己擲起的長劍，被紫衣煞君推開了。

正因如此，她根本不知道這一招勝負誰屬？就聽不出紫衣煞君這句話的口氣來，接劍在手，問道：「霍帮主之意呢？」

「哈哈！」紫衣煞君洪笑一聲道：「這一招上，老夫雖然推開了姑娘的劍勢，但老夫右手衣袖，却被姑娘的劍氣割裂成了碎片，自然是不分勝負了，老夫留不下二位，二位自然可以走了。」

大家經他一說，才發現紫衣煞君右手大袖，果然粉碎，光着手肘。

凌千青眼看一場紛爭，能有如此收場，自然甚是高興，急忙拱拱手道：「多謝帮主手下留情。」

這是門面話，也表示不欲和紫衣帮破裂之意。

紫衣煞君呵呵一笑道：「凌少兄好說，老夫對管姑娘佩服得很。」

凌千青一拱手道：「在下兄妹，那就告辭了。」

紫衣煞君首道：「好，總護法，你代表老夫送送凌少兄兩位吧！」

他一生縱橫江湖從不服人，但對管秋霜脫手擲劍一招，實是萬分心折，尤其凌千青是茅山道長門下，他也不敢等閒視之，要逢老大送他們，自然也隱着結交之意了。

凌千青連忙拱手道：「這個在下兄妹如何敢當？」

逢老大自然知道帮主的心意，連忙呵呵笑道：「凌少兄不用客氣，二位是敝的客人，逢某代表帮主相送，也是應該了。」

凌千青朝紫衣煞君拱拱手，就和管秋霜一起往外行去。

逢老大一路送了出來，出了莊院大門，就脚下一停，說道：「逢某有一句話要提醒二位，聶姑娘的被人刼持，和管姑娘的血仇，不無關連，帮主方才要二位留下，其實也是一番好意，他的用意，二位該可以體會得出來了。」

管秋霜道：「還不是爲了紫衣帮的面子？」

凌千青微笑道：「妹子也許錯怪帮主了。」

管秋霜道：「爲什麼呢？」

凌千青道：「因爲霍帮主已經發現了刼持聶小香和殺管大叔的兇手，雖然未能證實，也已猜得到十之八九，他要咱們在紫衣帮作客，是怕咱們不是此人敵手，是以藉口把咱們留下，好對咱們有個交代，

至於咱們傷了紫衣帮的人，這筆賬，他身為帮主，自然也要算，但那是以後的事，他一定會先交代清楚之後再說。」

「哈哈！」逢老大點頭道：「凌少兄說得不錯，帮主正是此意。」

管秋霜道：「那怎麼又讓我們離去了呢？」

凌千青道：「霍帮主試了妹子一招，覺得若憑武功，妹子已足可應付，才讓咱們走的。」

逢老大道：「帮主要逢某相送，也是另有深意，不知凌少兄可曾想到？」

凌千青道：「這個在下倒是想不出來，還要前輩指點。」

「凌少兄好說。」逢老大道：「帮主對兩位深有結交之意，他自己不好明言，是以要逢某轉告，紫衣帮和二位是友非敵，此其一，二位若論武功，自然天下可行，但在江湖上人心叵測，並不是僅仗武功就可以通行無阻，此話帮主自然未便和二位明言，二位此去，務必凡事小心，此其二，咱們後會有期，逢某恕不遠送，二位好走。」

凌千青抱拳道：「多謝逢前輩了。」

兩人離開紫衣帮外三堂莊院，走了一段路，管秋霜問道：「大哥，方才逢老大說的話，你相信麼？」

凌千青說道：「紫衣帮不願和我們為敵，倒是不錯，他說的行走江湖，不能僅仗着武功，就能通行無阻，這更是經驗之言。」

管秋霜問道：「那我們現在到那裏去呢？」

凌千青道：「揚州。」

管秋霜道：「你認為聶姐姐是仙女廟刦持的麼？」

凌千青道：「就算他們不刦持聶小香，我們也要找上仙女廟去了。」

管秋霜偏頭問道：「為什麼？」

凌千青切齒道：「自然是報仇了，我們要向柳鳳嬌索還殺父之仇。」

管秋霜道：「大哥認為我爹也是柳鳳嬌殺死的麼？」

凌千青道：「很有可能，當日妳一口咬定兇手是蕭成化，我不好反對，其實我早就懷疑是柳鳳嬌了。」

管秋霜道：「大哥怎不早說呢？」

凌千青道：「反正不是蕭化成，就是柳鳳嬌，兩者之中，必有一個是兇手，先找紫衣帮也是一樣。」

管秋霜道：「大哥怎麼斷言殺害我爹的會是柳鳳嬌呢？」

凌千青道：「妳不知道柳鳳嬌的來歷麼？」

管秋霜道：「我從沒聽爹說過。」

凌千青接着說道：「柳鳳嬌的丈夫，叫做潘河東，和先父及管叔叔原是結義兄弟……」

管秋霜道：「呀！我根本不知道這回事。」

「那是管叔叔不願提這件事。」凌千青道：「本來爹和管叔叔、潘河東，都是吃的鏢行飯，據說有一次潘河東保的鏢，是一個告老還鄉的京官，不料他見財起意，覬覦保主一顆夜明珠，竟然在一夜之間殺死了保主一家十七口，連三歲孩子都不肯放過，這件事終於給爹和管叔叔知道了，要他去投官自首，他不但不聽勸告，反而老羞成怒，突使歹毒暗器，企圖殺死爹和管叔叔滅口……」

管秋霜氣憤的道：「這潘河東眞是喪盡了天良，後來呢？」

凌千青道：「後來爹和管叔叔把他殺了，也正因這件事，二位老人家一氣之下，就把鏢局也收歇了。」

他沒待管秋霜再問，接着道：「據說柳鳳嬌的師父，是個十分厲害的老魔頭，柳鳳嬌死了丈夫，就立誓要替夫報仇。家師知道這件事，不好和先父明說，就送給先父一柄木劍，只要先父保存着木劍，柳鳳嬌就不敢向先父尋仇……」

管秋霜道：「後來呢？」

凌千青道：「柳鳳嬌跟他師父苦練十年，下山之日，也知道了先父有一柄家師的木劍，不敢尋仇，她知道管叔叔和蕭成化的一段樑子，因此揚言紫衣煞君門下要向管叔叔尋仇，而且聲言要血洗管家莊，鷄犬不留，爹聽了這話，信以為眞，就帶了木劍去找師父，要求師父保護管家莊的安全，那知妖婦早就跟爹上了茅山，等爹下山之時，就遭了她的毒手……」

他口氣一頓，接着道：「這姓柳的妖婦，害死了爹，心有不甘，又趕去管家莊，企圖殺害管叔叔……」

管秋霜又再問道：「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凌千青道：「就在她害死爹的半月之後。」

管秋霜道：「那是三年以前的事了，她後來沒有去麼？」

「去了。」凌千青道：「家師派大師兄丹元子暗中保護管家莊……」

管秋霜道：「是大哥的大師兄把她趕走的？」

「不！」凌千青道：「是妹子的師父姜老夫子把她趕跑的。」

管秋霜說道：「我怎麼沒聽師父說起呢？」

凌千青說道：「我也是聽了大師兄說的，姜老夫子在門口貼了一張『姜太公在此，百無禁忌』，柳鳳嬌吃了虧才悻悻而去。」

他把當日情形，大概說了一遍。

管秋霜想了想道：「這麼說，殺害爹的兇手果然是她了？」

「不錯。」凌千青道：「三年前她找上凌家莊去，聲言鷄犬不留，找到管家莊去，也說鷄犬不留，這和管叔叔遇害的情形，極為符合，可見是她殺害的了。」

管秋霜聽得雙目通紅，說道：「大哥，快走，我們這就找上仙女廟去，我不把這妖女斬成肉泥，誓不為人。」

× × ×

從鎮江渡江，就是瓜州。

瓜州是揚州的門戶，南北交通的咽喉要道，它和鎮江隔江相對，處在兩個大城鎮之間，就是想不熱鬧也不行了。

瓜州地方不大，它原只有一個古渡頭而已，但筆直而寬敞的街道上，茶樓酒肆和專門給旅客打尖的旅店，幾乎佔了這條長街的三分之一，這無他，因為這裏是中間站也。

這個城鎮，是不是繁榮，只要看茶樓、酒肆、客店多不多就可知道，因為這三者多，就表示過往的旅客多。

瓜州當然是繁榮的小鎮。

這天傍晚時光，從渡船碼頭的人羣中，走出一對青年男女。

男的玉面朱唇，青衫飄逸，女的峨眉皓齒，但身有重孝，這兩人不用說是趕去揚州的凌千青和管秋霜了。

他們落了店，又並肩踏着長街上的石板路，走進一家叫做古渡頭的酒樓，跨入大門，踏上樓梯。

這時，酒樓大門外，來了一個身穿青布大褂的漢子，和一個花白頭髮的老婦人，他們是跟着兩人身後來的，但却在門外停了下來。

青布大褂的漢子腳下一停，問道：「都記住了麼？」

花白頭髮老婦連連點頭道：「記得記得。」

「那好。」穿青布大褂漢子一手托着下巴，冷聲地說道：「妳可別把事情弄砸了！」

花白頭髮老婦陪笑說道：「那怎麼會呢？」

穿青布大褂漢子點頭道：「好，那我走了。」

× × ×

古渡頭酒樓，一排三間，面臨大街，樓上圍以雕欄，可以憑欄看着大街上形形色色行人和車水馬龍的盛況。

凌千青和管秋霜就坐在臨街的一面。

「兩三燈火是瓜州」，社會是永遠在進步的，從前兩三燈火就代表了瓜州，現在華燈初上，光把這條長街照得如同白晝，就不止上千盞燈。

管秋霜一面喝着茶，一面抬頭說道：「這條街眞熱鬧呢！」

凌千青說道：「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這裏是揚州的門戶，怎麼會不熱鬧呢？」

管秋霜道：「我們腰裏沒有十萬貫，也一樣上揚州去。」

「這可不同。」凌千青喝口茶，笑道：「我們是腰中纏紫電，跨劍上揚州。」

管秋霜一雙盈盈清眸，望着他，甜笑道：「大哥改得好！」

剛說到這裏，一名伙計給兩人送來的了飯菜，伙計退去之後，兩人正在低頭吃喝之際，一名腰背微彎的花白頭髮老婦人從樓梯走上，目光一瞥，就顫巍巍的朝凌千青這一張桌子走了過來，口中顫聲叫道：「凌相公。」

她這聲叫喊，凌千青和管秋霜不覺抬起頭來。

凌千青朝她望了一眼，問道：「這位大娘認識在下麼？」

花白頭髮老婦道：「凌相公不認識老身麼？」

管秋霜道：「老婆婆請坐。」

花白頭髮老婦也不客氣，就在兩人橫頭坐了下來，目光打量着管秋霜問道：「這位姑娘，是凌相公的什麼人呢？」

管秋霜道：「他是我大哥咯！」

花白頭髮老婦又道：「姑娘和凌相公想必認識不久了？」

管秋霜粉臉不禁一紅，說道：「我和凌大哥是世交。」

凌千青覺得這位婦人來得有些突兀，心中不禁起疑，連忙問道：「大娘是什麼人？」

花白頭髮老婦臉色忽然沉了下來，冷聲道：「老身麼？就是凌相公從前也口口聲聲叫她妹子的聶小香的娘。」

凌千青驚異的道：「大娘原來是三妹的令堂，伯母……」

「三妹！」花白頭髮老婦重重哼了一聲，才道：「凌相公還記得我女兒？叫的眞好聽，三妹。這位姑娘是凌相公的四妹還是五妹？老身眞想不到你喜新厭舊，只見新人笑，不聞舊人哭……」

她話聲越說越響，連隣桌的食客都忍不住回頭來看。

管秋霜一張嬌花般臉上，不禁變了顏色。

凌千青更是紅了俊臉，尷尬的道：「伯母這是誤會。」

「誤會，老身如何誤會你了？」

花白頭髮老婦滿臉皺紋，都綻起了激憤之色，冷冷的道：「凌相公玩弄我女兒，如今身懷六甲，有了三個月身孕，你却棄置不顧，另結新歡，老身就是找你評理來的，你打算如何……」

她話聲還未說完，管秋霜已經站起身來，低着頭往樓梯衝了下去。

在這種尷尬場面之下，她自然非走不可了。

凌千青心頭一急，急忙跟着站起，叫道：「妹子……」

花白頭髮老婦却一把抓住凌千青的衣袖，叫道：「你想溜了，那可沒有這麼容易，我女兒肚裏有了你的骨肉，你總得有個交代，豈能一走了之？」

抓住了凌千青的衣袖死也不放。

她是個不會武功的人，凌千青只要輕輕一甩衣袖，就可以把她甩開，但凌千青不能這樣做，只得說道：「伯母快放手，有話好說。」

花白頭髮老婦這番話，所有食客都聽到了，大家也自然相信，只要看凌千青的模樣，就是個英俊風流人物，何況和他同來的又是嬌美如花的姑娘，這種男女糾紛，茶館酒樓上，可說是常有的事兒。

「好！」花白頭髮老婦口中說了聲「好」，果然放開了手，沉聲道：「你說吧！我女兒有了身孕，你待要如何？」

凌千青聽她說三妹懷了三個月身孕，這話使他不敢不信，因為他和聶小香春風一度，算來正好三個多月，尤其這一路上，聶小香身子困乏，經常嘔吐，不思飲食，這些，如今想起來，豈不正是懷孕的徵候？

他心頭又驚又喜，紅着臉道：「伯母可知三妹現在那裏麼？」

花白頭髮老婦氣憤的道：「她在那裏？她是給你氣跑的。」

「氣跑」這兩個字，凌千青也相信，那時連自己也不知道畢雲秋竟是女兒之身，直到那天晚上，畢雲秋當着管崇墀說出她是女的，聶小香總究是女人，女人免不了有小心眼，她看自己和畢雲秋結交在先

，自然要走了。

他心中暗道：「這麼說，三妹不是被人刦持去的了。」

一念及此，忙道：「伯母這是誤會，在下此行，就是找三妹來的，她現在那裏呢？」

花白頭髮老婦眼睛閃過一絲喜色，說道：「小香是個可憐的孩子，她只有老身這個娘，受了委屈，還會到那裏去？」

凌千青喜道：「她回家？」

「唔！」花白頭髮老婦口中應了一聲，說道：「凌相公若是還有良心，就應該去看看她，可憐她回來之後，這些日子，天天以淚洗臉……」

凌千青被她說得心頭惻然，暗道：「管家妹子大概是回客店去了，雖然她在這裏受到了很大的委屈，但不難解說，自己還是先去看看三妹要緊。」當下說道：「在下這就去看三妹。」

花白頭髮老婦這才回嗔作喜，點着頭說道：「看來凌相公是有點良心，那就走吧！」

她隨着話聲站起來。

凌千青下樓會了帳，跨出酒樓。

花白頭髮老婦早已在門口等候，回身道：「凌相公請隨老身來。」

凌千青不用她說，就跟着她身後走去了。

瓜州，只有一條長街，燈火如畫，出了長街，依然是一片漁村景色，曲折小徑，四下黑黝黝的，居民的房舍，零零星星，兩三燈火，掩映在曲折的江灣之間。

花白頭髮老婦既不會武功，又上了年紀，雖然滿心歡喜領着凌千青走在前面，腳下自然走不快，這樣足足走了一頓飯的工夫，總算到了一處茅舍前面。

茅舍不大，一看就知是貧困人家，門前一片空地上雜草叢生，兩扇板門，也只是虛掩着，屋中不見一點燈光。

花白頭髮老婦走到門口，就腳下一停，回身悄聲道：「小香這些天，一直茶飯不思，這時大概睡熟了，凌相公請在這裏稍候，老身進去點了燈，你再進來。」

老婦說完，一手推門，急步走了進去，果然在堂屋中打起火石，點燃了一盞燈，才招招手道：「凌相公請進來吧！」凌千青依言走入。

花白頭髮老婦臉含笑容，指指左首一邊懸着花布門帘的門戶，神秘一笑道：「那就是小香的臥室了，凌相公自己進去吧，老身給凌相公燒茶去。」

她不待凌千青回答，目中閃着詭笑，自顧自往屋後去了。

凌千青不好開口，紅着臉，依言朝房門口行去。

凌千青這些天一直担心着三妹的安危，如今又知道三妹有了身孕，自然也急着想見到她，這就一手掀起花布門帘，放輕腳步走了進去，口中低低叫了一聲：「三妹……」

房中地方不大，也沒有什麼擺設，靠壁處只有一張古老的木床，垂着花布帳子，帳門前放一雙綉花鞋，靜悄悄的不聞有人答應。

凌千青目能夜視，自然很快就認出來了，那雙綉花弓鞋，正是三妹聶小香腳上穿的，這自然錯不了了。

他心頭一青激動，口中又低低的叫了聲：「三妹。」

雙手掀開帳子，半個身子俯了下去。

房中沒有點燈，本來已是一片黝黑，這花布帳內，自然更黑了。

凌千青雖然目能夜視，也只能依稀看到一個散披着一頭烏髮的女子，躺臥在花布棉被之中，她敢情聽到了他輕聲呼喚，口中含含糊糊的「嗯」了一聲，突然皓腕一伸，像水蛇般環住了凌千青的頭頸，粉臉一抬，兩片櫻唇一下湊了上來。

這一瞬間，凌千青突然發現這床上的女子並不是聶小香，心頭驀然一驚，迅即猛力往後躍退，口中大喝道：「妳是什麼人？」

那女子沒想到凌千青會猛力向後躍退，也不覺太感意外，嬌聲道：「凌千青，我……我那一點比不上聶小香？」

她這一開口，凌千青就聽出來，她正是魔手天尊朱九通的小師妹黑衣魔女何眞眞！

帳門被一雙纖秀如玉筍般的雙手迅快撩開了，花布帳中走出來的果然是黑衣魔女。

不！黑衣魔女今晚穿的可不是黑衣，她身上只披了一層輕如浮雲、薄如蟬翼的輕紗。

雖非黑衣，她却更成了名符其實的魔女。

不，不是魔女，應該是神女。

因爲她披在身上的這一層輕紗，就像披上了一層月光，在這一層輕紗之中，她雖然還穿了一件乳白色的兜肚，但是潔白無瑕，晶瑩細膩的胴體，仍然全部呈現無遺。

不，有了這一層輕紗，就有朦朧之美，掩映得恰到好處。

只有在朦朧中，會使人看得更美、更誘惑、更難以抗拒！

她亭亭玉立，面對着凌千青，但右手緊緊握着粉拳，直到此時，手掌才輕輕的張了過來，五根纖指隨着輕輕舒開。

她掌心握着的是一顆龍眼般大的夜明珠，握緊的拳頭攤開來了，珠光就迸射而出。

本來黝黑的房中，現在呈現了一片乳白而柔和的光亮，本來已足可使人感到誘惑的春光，現在更清晰而誘惑了！

燈下看美人，已經夠美，珠光中看美人自然更美了。

凌千青本可回身退出房去，但他看到了床前那隻聶小香穿過的鞋子，這就證明聶小香確已落在了他們的手中，他自然不能走了。

他迅快移開目光，只是冷冷的道：「何姑娘，聶小香是妳刦持來的了？」

他不敢看她，那倒不是她太誘惑了，只要看上她一眼，沒有男人不想看第二眼的。他是已經上過她一次當了，那是在一個月明星稀的晚上，就因爲多看了她一眼，差點被她「攝心大法」所迷。

「你心裏只有一個聶小香！」

何眞眞幽怨的望了他一眼，漸漸朝他走近，柔聲道：「你爲什麼連正眼都不敢看我呢？」

凌千青道：「姑娘不覺得穿得太少了麼？」

「啪！」何眞眞氣得發抖，擧手就是一記耳光，摑上了他的臉頰，冷聲道：「凌千青，你……把我看作了什麼人？我……我難道是敗柳殘花，隨便什麼人面前都會這樣……的？你……你也少在我面前裝假正經，你若是坐懷不亂的君子，聶小香她會懷孕？我那一點比不上聶小香……爲什麼這樣瞧不起我……」

她說得好像很傷心，驀地轉過身去，一下又隱入花布帳子裏面。

凌千青沒防到她會突然出手。他雖然沒敢看她那雙會勾魂攝心的眼睛，却總看到了上帝爲她精心雕塑的胴體，自然難免會心旌動搖，本來可以避開的一掌，却硬是摑上了他的臉頰。這一掌雖然並不重，臉上也有些熱辣辣的。

現在何眞眞躱進了帳子，他心頭倒不禁升起一絲愧疚，說道：「何姑娘，在下絲毫沒有瞧不起妳之心。」

「你瞧得起我？」

何眞眞再次從帳子中飄身閃出，她身上已經穿上了一身玄色衣裙，長髮披肩，這回雖然沒有方才那樣誘人的朦朧之美，但却使人有清新和樸素之感。

她睜着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盯着他說道：「你再說一遍給我聽聽！」

凌千青依然不敢去看她，只是正容說道：「在下剛才說的，絲毫沒有瞧不起姑娘。」

何眞眞眼中流露出霧一般的迷惘和幽怨之色，幽幽的道：「那……你嫌我什麼呢？」

凌千青道：「在下沒嫌姑娘甚麼。」

「那你……」

何眞眞臉上忽飛起兩片紅暈，低下頭去，低聲道：「爲什麼……不要我呢？」

方才她半裸了胴體，並不感到羞澀，現在很吃力的說出這句話來，却感到羞不可抑。

「這個……」

凌千青也和她一樣，方才看到了晶瑩如玉的胴體，並未臉紅，現在他一張俊臉也不禁紅了，囁嚅的道：「在下不是那種人。」

他只好這麼說。

何眞眞仍然不肯放過，問道：「那你對聶小香怎麼會……呢？」

凌千青苦笑道：「在下當時也不知道怎麼會糊糊塗塗的鑄下大錯。」

「唔！」何眞眞道：「那一定是二師妹在你喝的茶水中做了手腳。」

凌千青突然如有所悟，口中「哦」了一聲，也突然想起方才何眞眞也說聶小香懷了孕，那是千眞萬確的事了，他不好問聶小香懷孕之事，但却抬目問道：「姑娘還沒回答在下，聶小香是妳擒來的？」

何眞眞看了他一眼，輕輕搖頭道：「不是我擒來的。」

凌千青道：「那是什麼人？是不是柳鳳嬌？」

何眞眞點點頭道：「人是二師姐擒來的，沒有錯，我只向二師姐要了她一雙鞋子……」

她想起剛才的一幕，臉上依然有些熱烘烘的，低着頭道：「但她懷了你的孕也是眞的，我並沒有騙你。」

凌千青心頭一急，問道：「她人在那裏？是不是被囚在仙女廟？」

何眞眞微微搖着螓首，說道：「你不能去……」

凌千青道：「爲什麼？」

何眞眞道：「因爲……」

她只說了兩個字，只聽到茅舍外面傳了來一陣銀鈴般的笑聲，說道：「三師妹，我當妳跟我要小丫頭的臭鞋子做什麼，原來是妳替我把姓凌的小畜牲引來了！」

只要一聽口氣，這人就是黑衣魔女何眞眞的師姐柳鳳嬌了。

何眞眞一張嬌花般的臉上變了顏色。

凌千青聽得更是全身熱血沸騰，口中大喝一聲：「妳是姓柳的妖婦麼，來得正好！」人隨聲發，雙足一點，但聽「砰」然一聲，從南首一道花格子窗撞飛出去，一下瀉落到茅舍前面一片草地中間。

離他不過丈許光景，在夜風中，俏生生站着一個一身綠色衣裙，長髮披肩的苗條人影，雖然黑夜裏，她一雙明亮如星的眼睛，依然閃着迷人的光亮。

凌千青目光如電，直注在對方臉上，只覺這女人蛾眉淡掃，朱唇輕點，眼波流盼，笑靨如花，你朝她望去，她也正在笑盈盈的朝你看來。

嬌艷、豐滿，另有一種說不出妖媚，和少婦成熟的誘惑。

凌千青有些迷惑了。柳鳳嬌，是潘河東的妻子，潘河東伏誅，已是十三年前之事，那時柳鳳嬌至少有二十三、四歲，再加上了十三年，她至少也有三十六、七歲了；但眼前這綠衣少婦，看上去再多也不過二十四五，比何眞眞大不了幾歲，難道她不是柳鳳嬌？

他看着她沒有作聲，綠衣女子也笑盈盈的看着他，沒有說話。

當凌千青撞開花格子窗，穿飛出來時，黑衣魔女何眞眞也慌忙跟着穿窗而出，飛落到凌千青身邊，這時口中叫了聲：「二師姐，妳怎麼找來的？」

綠衣女子美目流盼，死命的盯了兩人一眼，格格嬌笑道：「三師妹，我好像來得不巧，沒壞了妳的好事吧？」

她一開口，就是個淫蕩的女人。

凌千青目光盯注，問道：「妳就是柳鳳嬌麼？」

他沒見過柳鳳嬌。

綠衣女子格的一聲嬌笑，一雙水靈靈的桃花眼一轉，笑道：「人果然長得很俊，無怪一向眼高於頂的三師妹，會看上你了。」

凌千青聽她口氣，眼前的綠衣女子，自然是柳鳳嬌無疑，不覺凜然喝道：「在下問妳，妳可是姓柳的賤婦麼？」

「瞧你說話兇霸霸的，你這是幹什麼呀？」

綠衣女子眼波一溜，輕笑道：「剛和我師妹成了親，就六親不認啦？我是姓柳，又怎麼呢？」

凌千青「錚」的一聲，青虹乍伸，一下掣出了青藤劍來，凜喝道：「妳就是柳鳳嬌？」

「唷！你把我師妹弄上了手，就該跟

着她叫我一聲二師姐才對！」

綠衣女子妖艷的一笑，接着道：「如果跟我那死鬼排來，你就得矮上一輩，叫我一聲嬸娘了，柳鳳嬌這三個字，也是你叫的麼？」

凌千青雙目冒火，一張俊臉登時變得通紅，切齒說道：「妳就是柳鳳嬌，我和妳父仇不共戴天，你這妖婦，今晚總算給我找到了，妳亮劍，我要親手把妳剁成肉泥！」

「剁成肉泥？」

柳鳳嬌依然風情萬千，格的一聲輕笑道：「你是打算把我做成肉丸子，你想吃嗎？」

何眞眞知道二師姐笑裏藏刀，要殺人之前，依然調笑打趣，打情罵俏，心頭一凜，叫道：「二師姐……」

「唷，三師妹，妳吃什麼飛醋？」

柳鳳嬌眼皮斜瞟着她，說道：「妳沒聽見人家要把我做肉丸子呢？我說凌千青，你這小寃家，你想吃我，我就讓你吃吧，你要吃我那裏？」

凌千青手中長劍發顫，厲喝道：「妖婦亮劍！」

「我們自己人咯，亮劍多沒意思。」

柳鳳嬌微微吸氣，她胸前那雙鼓騰騰顫巍巍的玉峯，忽然間脹大得快要把衣衫都脹裂了，媚眼如絲，嬌聲道：「你要跟我動手動脚的話，我都不會生氣的。」

口中說着，一雙纖巧、修長、白嫩得像春筍般的十指，指甲上還塗着嫣紅的鳳仙花汁，輕巧的斜斜挑起，尖尖的指甲，宛如十口鋒利的劍，就在她挑起的一瞬之間，快同閃電，一下朝凌千青執劍右腕劃到！

不！她兩手分襲兩處，左手劃到凌千青右腕，右手却像鋼叉一般，戳到了凌千青左肋。

她出手奇快，是以無須招式，但顯然還隱藏着無數變化。

凌千青不防她會突然欺近身來，心頭一驚，急忙施展「乙木遁形身法」，往斜退步，左手握拳，中指直豎，隨着發出春雷般一聲大喝，振臂點出。

柳鳳嬌這是十拿九穩的一擊，沒想到會被他身形一晃就避了開去，就在此時，但覺右肩突然被人擊中，一個嬌軀不由自主的被推出去三四步遠，心頭大感凜異，忖道：他使的會是什麼手法？

凌千青一擊得手，口中一聲喝叫，身形一掠而上，手中長劍突然一振，幻起一片青光，漫天飛洒，當頭罩去。

柳鳳嬌驚叫一聲，罵道：「小畜生，看不出你果然還有兩手！」

她一雙柔若無骨的雙手，竟然像水蛇般，從凌千青的劍光中伸了進來，左手一翻，來扣凌千青的右腕脈門，反手五指輕彈，却向凌千青面門襲來。

凌千青從沒想到她這一雙手能從劍光縫隙中鑽進來，一時不由得大吃一驚，急切之間，只有右脚一旋，再次施展「乙木遁形身法」，斜退了出去。

柳鳳嬌當然也想不到凌千青避敵身法會有如此神奇，明明就在眼前的人，一晃眼，就脫出了她十指變化的範圍，不覺格的一聲嬌笑道：「你不是要把我剁碎了做肉丸麼？怎麼反而退出去了？」

口中說着，人已如影隨形，緊跟了過去。

「呀！」凌千青是存了拚死之心，就在她欺身過來之時，口中發出一聲震懾人心的慄吼，劍光暴長，青芒如雨，漫天流動，一丈方圓，有如結成了一層透明的琉璃帳幕，劍炁嘶嘶，寒砭肌骨！

劍影乍展，只聽柳鳳嬌發出一聲尖厲的驚叫，一道淡淡的黑影，快同流星從劍光青芒交織的網罟中一閃而出。

耀目寒光，倏然斂去，凌千青長劍當胸，凜然站立原地。

柳鳳嬌却花容失色，退出去七八丈外，披肩長髮已被劍光截斷，驚魂未定，就尖聲喝道：「小畜生，你給我記着……」

凌千青沒想到自己使出了一招「天壤一劍」，僅僅只削斷了她的一截頭髮，口中暴喝道：「不用記着，咱們今晚就得了斷。」

接雙足一頓，劍化長虹，縱身飛撲過去。

那知堪堪撲到中途，突然一個觔斗，跌墜下來，砰然一聲摔倒地上。

柳鳳嬌雙目之中，隱射殺機，格格笑道：「小畜生，你要和我動手，還差得遠呢！」

回身俏生生朝凌千青走了過來。

黑衣魔女何眞眞吃了一驚，急忙掠到凌千青身前，望着柳鳳嬌叫道：「二師姐，妳要做什麼？」

柳鳳嬌看了她一眼，笑道：「三師妹，妳這是做什麼呢？」

何眞眞道：「二師姐在他身上使了『彈指無形勾魂毒』麼？」

「這不是明知故問麼？」柳鳳嬌笑道：「不使點手段，能把他放倒麼？三師妹，妳快讓開了。」

「二師姐。」何眞眞依然擋在凌千青身前，沒有讓開，只是望着她問道：「妳要殺他？」

「這還用問？」柳鳳嬌嫣然笑道：「這小畜生的武功，妳是親眼看到了，今晚不把他除去，日後總是禍患。」

何眞眞道：「二師姐，小妹想求妳一件事……」

「我們是同門師姐妹呀！」柳鳳嬌含笑道：「小師妹，別說是一件，就是一百件，二師姐也會答應妳九十九件……」

何眞眞道：「謝謝二師姐。」

「別先謝我。」柳鳳嬌道：「妳先說說究竟是什麼事情呢？」

何眞眞俯首道：「小妹請求二師姐今晚放過了他。」

「唷！」柳鳳嬌又是一聲嬌笑，說道：「三師妹，妳眞會挑！」

何眞眞臉紅了，她以為她說的，是她千挑萬挑，竟會挑中了凌千青，低頭應了聲「是」。

「三師妹是不是沒聽清我的話？」柳鳳嬌格格笑道：「我是說，三師妹在我說的一百件中，不去挑其他我會答應的九十九件，却偏偏挑上了我不能答應妳的一件，這不是使我做師姐的作難了麼？」

何眞眞身軀一震，抬目道：「二師姐不答應？」

「這自然不能答應了。」柳鳳嬌似笑非笑的道：「這小畜生口口聲聲要為他死去的爹報仇，我也要替我死去的丈夫報仇呀；天下英俊的男人多的是，憑妳小師妹如花似玉的模樣，還怕找不到稱心的如意郎君，幹麼非要這個該死的小畜生？」

「二師姐，我求求妳……」

何眞眞急得快要哭出聲來，說道：「人各有志，我……我……」

「小師妹，妳別聽他的花言巧語。」柳鳳嬌道：「這小畜生就是面孔長得俊，才會讓妳們這些小姑娘着了迷。妳總知道的，聶小香那賤婢肚子裏還懷了他的孽種，好妹子，妳別再上當了，你還是快讓開吧！」

「不！」何眞眞忽然堅强的道：「妳今晚不能殺他。」

柳鳳嬌道：「為什麼？」

「因為……」

何眞眞思索着理由，說道：「因為今晚是我把他誆來的，你殺了他，我會心裏不安。」

「這有甚麼不安？」

柳鳳嬌格的輕笑道：「妳也眞是的，就算是妳把他誆來的，但殺他的是我，與妳何干？」

「不！」何眞眞堅決的又吐出一個「不」字，說道：「二師姐殺他，和我怎會沒有關係！」

「這話挺新鮮！」

柳鳳嬌看着她，神秘一笑道：「看來妳對他眞是動了情了，但無論如何，我今晚都不能放過他。」

何眞眞道：「二師姐要殺他，就先殺小妹好了。」

「妳……」柳鳳嬌一雙媚眼之中，射出兩縷精芒，盯着她，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何眞眞急道：「二師姐不能殺他就是了。」

柳鳳嬌問道：「妳眞的和他……」

何眞眞雙頰飛紅，低垂粉頸，羞澀的道：「都……都……給他……了……」

「格！」柳鳳嬌笑得很浪，指指三師妹，說道：「所以妳認眞了？」

何眞眞道：「小妹不得不認眞。」

「妳是頭一回，這也難怪。」

柳鳳嬌搖着頭，不以為然的道：「但一個女人又不是只此一回，小師妹又何必認眞呢？」

「不！」何眞眞也搖着頭道：「二師姐，我不是那種人，我和你不一樣。」

「這有什麼不一樣？」柳鳳嬌道：「妳往後習慣了就好，男人喜新厭舊，女人難道不能喜新厭舊？再說，新的總比舊的好，小師妹，妳要男人，還不簡單，我會給妳安排的……」

何眞眞雙手掩耳，大聲道：「我不要聽，我不要。」

柳鳳嬌笑吟吟的道：「小師妹，妳眞想不開啊！」她輕盈的走到她面前，突然雙手齊發，十道尖風朝何眞眞身前十處要穴襲到。

十處穴道，只要被擊中一處，就可把她制住了。

但黑衣魔女何眞眞又豈是輕易就制得住的人？柳鳳嬌雙手乍發，她一個人也隨着離地飄起，退後了三尺，「嗆」的一聲掣劍在手，鐵青着臉道：「二師姐，妳眞是貌美如花，心毒如蠍，連同門師妹都要下手！」

「唷！」柳鳳嬌偷襲未成，又換了一臉嬌笑，說道：「小師妹，我是為妳好，妳眼不見為淨，我就了了一筆心事。」

何眞眞氣憤的道：「妳就因為凌千青的爹和他義弟管崇墀殺了妳的丈夫，妳就非殺了他們兩家的全家不可？妳有不少面首，潘河東對妳並不重要，妳要殺他們，只是為了逞妳一時之快而已。現在，我已把心、把身都交給件凌千青，他就是我的丈夫，妳要殺我丈夫，我也會永生永世和妳沒完沒了，妳武功比我高，我保護不了他，妳要殺他，就只管動手，我……我去找師父作主……」

她果然捨了凌千青轉身就走。

柳鳳嬌不由一怔，她本已抽出了一支細長長劍，準備下手；但聽了小師妹的話，不禁躊躇起來。

這位小師妹是師父的關門徒弟，平日最疼愛她了，殺了凌千青，小師妹一定會向師父跟前去哭訴的，師父責怪下來，自己豈不是吃不完兜着走？

這一想，立即朝小師妹追了上去，嬌笑道：「三師妹，妳跟我認眞了？我們是同門師姐妹呀，一向情逾骨肉，妳既然喜歡他，我就依妳，不殺他好了，只是三師妹，妳也要答應我一個條件，不許他再向我尋仇，這一點，妳一定要辦到，否則莫怪師姐心狠手辣了。」

何眞眞離開凌千青，原也是冒險的行動，如果二師姐眞的出手，那就糟了。此時聽二師姐答應不殺他了，心裏自然喜出望外，點點頭道：「多謝二師姐，妳說的我一定會辦到。」

「那就好！」柳鳳嬌收起長劍，看看三師妹，格的笑道：「好啦，妳抱他進去吧！」

何眞眞紅着臉，說道：「二師姐，解藥呢？」

「好！」柳鳳嬌探懷取出一個小瓷瓶，擲了過來，說道：「拿去吧！」

何眞眞接過藥瓶，柳鳳嬌業已走得不知去向，這就俯身先替凌千青收好軟劍，然後雙手抱起緊閉着雙目的凌千青，但覺一陣幽恨，襲上心頭，暗暗的道：「我用女孩兒家的清白名譽，救了你的性命，但願你也不辜負我這片苦心就好了。」

× × ×

凌千青醒過來了，他感覺到好像喝醉了酒一般，頭腦昏漲欲裂，眼皮沉重得幾乎抬不起來。

還想翻個身再睡，但心裏却感到奇怪，自己怎會有此昏沉沉的感覺，這是睡在什麼地方呢？

他一念及此，就驀地睜開眼來，只覺得眼前一燈如豆，自己躺臥在床上，身上蓋了一條薄被，花布帳子鈎起了半扇，床前一張椅子上，側身坐着一位長髮披肩的女子，一雙秋水般眼神，正在關切的望着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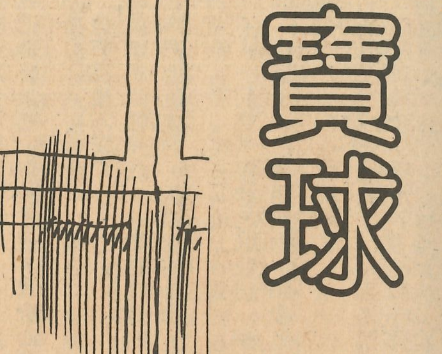
她，竟會是黑衣魔女何眞眞！

（未完・十四）

奇俠司馬洛故事

寶球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鄒巧兒以絕妙身手橫跨了幾幢巍峨大厦，如履平地，甩掉了熊公的守衞長的搜索，由重新建築好未有人住的大厦走出，跳上一部開動着的貨車脫離了險境。熊公的人搜不到回去報告，熊公知道是衞探長有意放走鄒巧兒，派職業殺手去行刺衞探長，原來他是莫先生的手下，反罪惡組織的成員，探長之職不過是掩護身份，他回到家裏受到襲擊，幸好司馬洛協助，將兩個職業殺手殺掉，關於鄒巧兒盜水晶球被珍珠破壞，事前佈置的事都是由司馬洛對他說知的，至於熊公爲什麼要殺衞探長，而鄒巧兒又爲什麼只偸水晶球和他們有什麼關係呢？請看下文。

謊說藏球

鄒巧兒走到車房門口，望着車房內，雖然是在漆黑之中，她還是有所感覺，那是由於她的眼睛在黑暗中是特別靈敏的，仍然可以看到東西的輪廓。她立即停下來了，由於她看到有一個人正伏在車房中那車子的車頭上。

這個人祇是一動不動地伏在那裏。

鄒巧兒從頸鍊上除下了一顆鋼牙，一揮手，鋼牙就像子彈似的飛出去，擊中了那人的身體。

這一下的威力雖然不如槍彈那麼强，但擊中身體，無論如何都是使人很痛的，這個人却是完全沒有反應。

這一個顯然是另一個潛入屋中來的人

奸徒中計

，與那個戴黑眼鏡的人是裏合外應的，但是這一個人已被擊倒了，而鄒巧兒當然能够肯定，擊倒他的並不是自己。

一定是還有一個人已經進來了。這第三個人把守在車房中的另一個搜索者擊倒了。這第三人顯然是搜索者的敵人，不過，他却未必就是鄒巧兒的朋友。

鄒巧兒小心地說：「是誰在這裏！」她的聲音在車房中廻响着，自己的聲音回答自己。

她再叫一次，說：「是誰在這裏？」

車子裏面的駕駛位中坐起來了一個人，說：「我在這裏！」

鄒巧兒心中愕了一愕。聽這聲音，她已經有幾分把握，知道這個人是誰，不過她還是問道：「你是誰？」

那人說：「你可以亮燈看看的！」

鄒巧兒伸手出去，摸到了門邊的燈掣，爲方便起見，車房的燈掣當然是就在門邊的。燈亮起來，她看見了。她說：「司馬洛，是你！」

司馬洛微笑：「你不多謝我救了你一命嗎？」

她則是不回答他的問題，而是立即走過去看看那伏在車頭上的人，她看見這個人是已經死掉了，額上有一個子彈洞。

她說：「你把他殺了？」

司馬洛說：「你知道他是什麼人嗎？他是搜索者，他是來找你的！我不能够與他同時活在這裏！」

「哼！搜索者！」鄒巧兒說。

「你的心腸很軟，」司馬洛說：「你沒有把裏面那個殺掉！」

「他反正也是不能幹什麼的了，」鄒巧兒說：「但是，你又是來幹什麼的？」

「我是來救你的！」司馬洛說。

「多謝你了，」鄒巧兒說：「你每一次來，總是有一個目的的！」

「每一次？」司馬洛說：「以前祇是找過你一次。那一次我也是剛剛認識你的吧了！」

「你來救我，」鄒巧兒說：「那你怎麼又不制止裏面那個人呢？」

司馬洛又微笑：「我不認爲你是可以給他難倒的，分工合作嘛，你主內，我主外，我也果然猜得沒有錯，你不是已經把他解決了嗎？」

鄒巧兒仍是懷疑地看着他。司馬洛說

：「你究竟走不走呢？這裏已不是久留之地！」

「這不是我的車子，」鄒巧兒說：「一這是屬於屋子的主人的！」

司馬洛又微笑道：「在這種情形之下，借用一下，相信屋子的主人也是會原諒我們吧！」

鄒巧兒祇好走向車子。

司馬洛坐在駕駛位上，所以她就走向他旁邊，要打開另一邊車頭的門。

司馬洛搖搖頭說：「不，不，你坐在後面！」

鄒巧兒說道：「你寧願當作我的司機嗎？」

「你要換衣服，」司馬洛說：「我不想看着你換，而且前面也沒有位置！」

「我從來最討厭的就是你的嘴巴！」鄒巧兒說。不過她還是改爲上了後座，把她帶着的東西都丢進去。

司馬洛講得有道理的。

司馬洛拿起一隻遙控掣一按，那車房的門就自動開了。有錢人的屋子可以裝很多自動化的設備，果然是方便得多的。

她說：「外面沒有別人了嗎？」

司馬洛搖頭：「我相信沒有了！」

他開動車子，伏在車頭上的那個人就飛開了，跌在地上。這個人雖然已經死掉了，就不會感覺到舒服不舒服了。

鄒巧兒又說：「裏面那個人……」

「是你沒有殺死他的！」司馬洛說。

「我……不忍心殺人……」鄒巧兒說道。

「他，我們可以不管了，」司馬洛說：「他一定有不少敵人，自然會收拾他。不過，也許亦輪不到他的敵人收拾他，他是搜索者，一個搜索者已經失去了用處時，他自己的人亦會要把他解決的了！」

車子駛出了花園中，司馬洛又用那遙控器使花園的大鐵柵亦開了，他們的車子便駛了出去。

鄒巧兒說：「我以後也不能再到那裏去了！」

「你這個方法是學我的，」司馬洛說：「我們上一次被人追殺時，不是也曾經找過一間這樣的屋子躲起來嗎？」

鄒巧兒有點難爲情地說：「有用處的事情，是不怕學的！」她正在後座把睡衣脫下，準備穿上便服。

司馬洛忽然把車子停下來。

她忙說：「別轉過來看！」因爲她這時正好是身上衣服最少的時候。

司馬洛微笑：「假如我要看，我從照後鏡中也可以看到了，我是正在想，你忘記了帶一件東西。」

「什麼？」鄒巧兒問。

「從熊公家裏拿出來的東西。」司馬洛說。

「哦，那個，」鄒巧兒說：「你就是爲了那個而來的！」

司馬洛說：「起碼有一半是的。爲什麼你不交給我呢？」

「我不能交給你！」鄒巧兒說：「我也不是留在那屋裏，我已經找一個地方收起來了！你不能逼我！」

「我要的話，也是一樣可以逼你的，」司馬洛說：「不過我不喜歡這樣做！」

「那就行了。」鄒巧兒說着，一面很努力地匆匆穿上衣服。

司馬洛又把車子開動了。他說：「也許，你以爲你把東西收藏起來的是很安全的地方，但是假如是那個珍珠知道的地方，她是會先去拿了的。」

「她不會的！」鄒巧兒說。

「珍珠不會？」司馬洛說：「你好像是對她很有好感！」

「她是我的朋友！」鄒巧兒說。

「有時你當人家是朋友，人家却不當你是朋友，」司馬洛說道：「別那麼天眞吧！」

「你並沒有證據證明這件事情是他做的。」鄒巧兒說。

「她的搗蛋，她的告密，」司馬洛說：「她什麼都知道，她對你的一切都熟悉，除了珍珠之外，還有別人是能够這樣的嗎？」

「你不是知道得更多嗎？」鄒巧兒說道。

「你難道認爲是我在跟你搗蛋？」司馬洛說。

「你不是很想得到那隻水晶球嗎？」鄒巧兒說。

「是呀，」司馬洛說：「因此我就決不會跟你搗蛋，使你幾乎從熊公的屋子逃不出來！」

鄒巧兒不做聲。

司馬洛又說：「他還替你殺死了一個搜索者。我救了你一命！」

鄒巧兒說：「他們兩個人，也不見得能够制服我！」

「你在他那家裏時，也是我帮助你，讓你有時間逃出來的！」司馬洛說。

「那是探長帮我的忙！」鄒巧兒說。

「探長也是我的人！」司馬洛說。

「假如你不是另有目的，」鄒巧兒說：「也許我是會感激你的！」

「我不是要你感激，」司馬洛說：「難道你不相信我嗎？」

「唔，」鄒巧兒說道：「你又不是一個很壞的人，我相信你對我是沒有惡意的。既然你對我這樣好，那麼，你不如索性把我送到城裏去，找一個地方把我放下來吧！」

「我要那水晶球！」司馬洛說。

「我不能給你！」鄒巧兒說：「是我千辛萬苦進去偸出來的，你却祇是在外面等着，坐收漁人之利，爲什麼你自己又不去偸呢？」

「我沒有你那麼本事，」司馬洛說：「所以也就祇有用這個坐收漁人之利的方法了。你在此之前也許還不知道你是牽涉進了一件多麼嚴重的事情裏面，但是現在你應該知道了。普通的人失去了東西，祇是報警，而不會找搜索者這一類人物，要殺死任何有關的人的，你知道，搜索者連衞探長的家都找上去了嗎？」

「他……已經死了？」鄒巧兒吃驚地問。因爲她是不知道這事的，顯然她在離開了大厦那個租來的單位之後，她就祇有靠着報紙和看電視知道世界上發生什麼事，但有些事情是報紙和電視上都不提的，而衞探長的這一件就正是如此。她當然亦沒有與任何人接觸過，所以也是連聽消息

都聽不到了。

司馬洛說道：「衞探長沒有死，但假如我不是及時出現的話，他就已經死掉了，我的及時出現，也是像剛才及時出現那樣！」

「你……」鄒巧兒舒一口氣說：「這還好些，衞探長是一個好人，我不想他受到傷害！」

「他也不過是我的代表人吧了。」司馬洛說。

「你……」鄒巧兒說。

「你也不能不承認我是一個好人吧？」司馬洛說道：「我對你，是一直都很好的！」

「這——眞是冤家路窄！又是碰到了你！」鄒巧兒嘆一口氣道。顯然，她與司馬洛兩個人之間，是頗有一點淵源的。

司馬洛說：「碰到我不是冤家路窄，而是表示這是一件大事，大事我才會出現，碰到珍珠，那才是冤家路窄！」

「珍珠……她並沒有出現過，」鄒巧兒說：「不能够單憑你講一句，就肯定是珍珠跟我搗蛋的！」

「是嗎？」司馬洛說：「難道是我跟你搗蛋？假如你被熊公捉住了，水晶球拿不出來，那對我又有什麼好處？」

「既然珍珠也是要得到水晶球的，」鄒巧兒說：「那麼，假如她弄到我被熊公捉住了，她也是不能得到水晶球，那對她又有什麼好處呢？」

「這又不同了，」司馬洛說：「她和你是同行，她也是要去偷那水晶球，但是你卻捷足先登——也許是她還未想出辦法如何實行，你卻已經實行了，她就要破壞，你明白嗎？她的目的就是破壞而已！你失敗了，她就可以另想辦法偷！」

「珍珠不是這樣狠毒的！」鄒巧兒說道。

司馬洛嘆一口氣，道：「這一點，假如你不相信我講的話，我也是很難與你辯論的！」

「你也不過是要得到水晶球吧了！」鄒巧兒說。

「是的，」司馬洛說：「但我不會搶你的，上一次，衞探長也看過了，他亦沒有拿走你的！」

「那一次他拿不走，」鄒巧兒說：「他逃不過熊公那一關，熊公的人在外面等着他！」

司馬洛說：「難道你以爲，假如他要拿的話，他會沒有辦法嗎？」

「總之我是不會給你的了。」鄒巧兒說。

「因爲你答應了交給別人？」司馬洛問。

鄒巧兒不出聲。

司馬洛又說：「事實上一次，假如我們要搶你的話，已經由衞探長拿了過來了，之所以——！」

「爲什麼你們又不搶過來呢？」鄒巧兒負氣地問。

「我剛剛就正是想跟你講，」司馬洛說道：「剛才我在說，之所以我們不搶過來，是我的好意，我有兩個目的，第一個目的，就是要讓你得回一些面子，第二個目的，就是讓你知道這是一件多麼大的事情。」

鄒巧兒不出聲。

司馬洛讓他想了一想之後（他知道她是會想的），才又繼續說：「是有人聘你去偷的，是不是？這個聘你的人，也是騙你的，他一定沒有告訴你原來會是這麼一件大事，否則也許你是不會肯做這件事情的。」

鄒巧兒又是不出聲。

司馬洛說道：「這件事情，會使你很麻煩，永遠都要逃走，這是你始料不及的事！」

鄒巧兒這時才又開口道：「你剛才說，那個聘我的人是騙我的，那麼，假如這件事情是會使我永遠都需要逃走的話，這個人也是永遠都要逃走的了！」

「這個人，」司馬洛說：「對方不知道他是誰，祇知道是你來偷的！」

鄒巧兒說：「假如我給捉到了，這個人的身份，也會給我招供出來了！」

「也許，」司馬洛說：「以你這個人的固執，你是不會肯招供什麼的，但是你要知道，有些人，有些方法，是使你不能夠不招供的。不過，另一方面來說，也許你也沒有機會招供，因爲，當你把水晶球交給這個聘你的人的時候，這個人就會殺你滅口，這樣，人家就祇知道有鄒巧兒，而不知道還有這個人了。」

「這……不會的！」鄒巧兒咬着牙說道。

「希望不會吧，」司馬洛說：「我是一個有經驗的人，而我又是爲你的好處着想的，這是一個可能性，我希望你記着這個可能性，小心一些！」

「謝謝你，」鄒巧兒說：「我會小心的！」

「其實，」司馬洛說道：「像你這樣一個身手的人，爲我們工作，才是最適合的！」

「別再嚕囌了，」鄒巧兒揮揮手道：「這件事你以前已經提過了，我不會受任何人束縛的。」

「不要緊，」司馬洛說：「這祇是一個提議，你好好考慮一下吧！」

鄒巧兒說：「我會好好考慮一下的，爲什麼你又不好好地考慮一下呢？」

「考慮什麼？」司馬洛問。

「考慮一下究竟是不是珍珠在跟我搗蛋！」鄒巧兒說。

「這還需要考慮嗎？」司馬洛說：「你們是冤家！」

「你去找她，跟她談談吧。」鄒巧兒說。

「假如我找得到她的話！」司馬洛說道。

「好了，」鄒巧兒說，「在這個街口放我下車！」

「在這裏下車，這不太近一點了嗎？」司馬洛說。

「祇要是他們找不到我的地方就行了，」鄒巧兒說：「遠近有什麼關係？」

司馬洛祇好把車子停了下來，說道：「需要我的時候找我，你知道怎樣可以找到我的！」

「我知道！」她把他攬住，在他的臉頰上輕輕吻了一下，然後推開車門下了車

，就帶着她的行李，溜進了黑暗中。

司馬洛聳聳肩，把車子開動，也離開了。

但這車子不是他的，而是那間屋子的主人的，因此他把車子開到一個荒僻的地方，放了下來。

跟着就有另一部車子轉了街口回來。這就是司馬洛的同黨的車子，這部車子把司馬洛接了上車，開車的人問道：「現在到哪裏去呢？」

「回到我住的地方去。」司馬洛心不在焉地說。

車子又開動了，在車行之中，司馬洛尋思着，想着他與鄒巧兒及珍珠三個人的奇妙關係。

他與鄒巧兒與珍珠是在兩年之前結識的，那時，鄒巧兒與珍珠是一雙拍檔，她們都是小飛賊。而她們乃是馬戲班出身的，所以有一流的身手，能做這種行業，有時，司馬洛懷疑她們選擇這個行業，目的並不是爲了發財，而是爲了找尋刺激。有些人，就是有這種野性的，本來，也就是很有野性的，才會加入馬戲班之中工作的，後來馬戲班生意不好而解散了，這兩位女飛人便改做這種她們認爲是最適合他們的工作。

在這方面，她們與司馬洛是很相似的，因爲在最早的時期，司馬洛自己也是曾經在馬戲班裏混過一段日子，也因此，司馬洛相信他對她們是比較了解的。

司馬洛有一件工作，需要這樣兩個女飛人合作，他便去找她們。

他找她們的方式，也是很對她們的胃口的。

那時她們還沒有分手，並未成爲冤家，她們是住在一起的。有一天晚上，她們正在她們的住所——一座大廈十七層的一個單位——的廳中看着電視時，忽然一個混身黑衣，拉着繩子的人一盪，就飛了進來。

這個人就是司馬洛。

她們大吃一驚，與司馬洛打將起來。她們沒有辦法把司馬洛制服，司馬洛亦沒有把她們擊倒，後來，他們停手，坐下來談。司馬洛提出這個合作的提議，她們也接受了。

他們的工作順利完成。

但這之後，麻煩就來了，她們是兩個美麗的女人。

司馬洛這個人，對美麗的女人，一向都是甚感興趣的，而因爲他英俊而又本領高强，女人也是很容易被他吸引，不過，對着兩個非常要好，常常在一起的女人，他卻是無從入手，總不能叫其中一個讓開，或是叫她們一齊來的。

不過，珍珠卻是兩個之中比較狡猾的一個，而鄒巧兒則是較爲純情的。

有一天，珍珠用一個藉口把鄒巧兒支開了，她要離開兩天，去辦一件事情，於是，就留下了司馬洛與珍珠二個人在屋中單獨相處。

這樣他們，他們就什麼都可以做了。

他們正在準備做的時候，鄒巧兒卻闖回來了。似乎她對珍珠也是甚爲了解，不肯上這個當。自然，假如她對司馬洛不是也有爭取的存心的話，她就不會回來，明知是調虎離山之計，也成人之美好了。

她回來了，與珍珠爭吵得很厲害，司馬洛處身在這個夾縫之中，甚難排解，於是也祇好溜掉了。

過了一個星期，他再去找她們，祇剩下了鄒巧兒一個人，她與珍珠已經决裂了，拆了夥，珍珠已經走掉了，這之後他們各走各路。

但是鄒巧兒對司馬洛也是很冷淡。他不是喜歡珍珠的嗎？他還來找她做什麼？她不恨司馬洛，不過她不能原諒司馬洛引致她與珍珠的决裂。

司馬洛有什麼辦法可以補救的嗎？沒有，鄒巧兒最明白珍珠的脾氣，珍珠深深恨她破壞了好事。

而她也對司馬洛沒有好感，因爲司馬洛破壞了她與珍珠之間的感情，她不打算再跟司馬洛來往。

既然有了這個隔膜在着，司馬洛就是對她纏下去也是沒有意思的了，於是祇好分手。

直到最近，司馬洛又與她們相逢了。司馬洛相信，鄒巧兒現在很快可能知道這個水晶球的嚴重性是非同小可的了。司馬洛插手的事情，一定不會是一件小事，他希望她懂得怎樣做，知道應該要小心些。

車子把司馬洛送回了他的住宅。這裏是司馬洛的臨時住宅，爲了辦這件事情而暫時住在這裏吧了。

司馬洛洗了一個澡，爬上床就睡覺去了。

×　×　×

鄒巧兒在下了車之後則是改乘的士，轉了兩次車，又乘搭地下火車，她乘搭地下火車就是爲了肯定不會有人跟踪她。

她在最後一刹間，車門剛剛關上的時候才跳上車，然後在下一站就下車，但下了車之後却忽然改變主意，在最後一刹那，車門正要關上時又跳回車上，假如有人跟踪她，必須也要學她這樣跳上跳下，就會給她看出來了，尤其是夜間這個時間，乘客是不多的。

她並沒有發現有人跟踪她。

地下火車也把她送到了她的目的地附近。

她乘的士到了一間屋子，按門鈴，花園的門自動打開，她就步行而入。

這是一間花園很大的屋子，她顯然不想的士駛進屋內，所以她就要步行在花園的汽車路上，而她也要走了好一段路方能到達屋子。

屋子的廳中是亮着燈的，她推開露台門進去，卻看不見廳中有人，但是廳中沙發前面的几上，一隻烟灰盅裏却有一隻烟蒂還在冒着餘烟，顯見剛剛廳中還是有人的，看見她進來才匆匆把烟蒂捺熄而躲了起來了。

「傑克！」鄒巧兒叫道：「傑克，你在什麼地方？」

沒有人應，她又大聲一些，叫道：「傑克！傑克！」

她的身後，她進來的門口進來了一個年青男人，不耐煩地說：「要不要給你一隻擴音機？」

鄒巧兒回頭看着他。傑克是一個相當

英俊的青年人，不過却是有點女性化，他的手中此時正拿着一把手槍。

鄭巧兒說道：「你明知是我，躲什麼呢？」

傑克說：「我要從後門出走一轉，看看有沒有人跟着你回來！」

「我不是傻子，」鄭巧兒說，「沒有人跟着我！」

傑克說：「事情發展成這樣，我是不能夠不小心一些的，你這樣久都不回來，我很担心！」

「假如你早告訴我事情是這樣嚴重，」鄭巧兒說：「我的做法就不同了，你也不必担心了！」

「我也不知道弄成這樣呀！」傑克說道。

「你不知道？」鄭巧兒說道：「你又說什麼那水晶球是你的傳家之寶，看來都是假話！」

「我呃——祇是——不想你太担心！」傑克說：「事情說得簡單一點，不是好些嗎？」

「現在却弄得很複雜了！」鄭巧兒呶着咀說。

「你應該先打個電話來的。」傑克說：「就這樣忽然摸上門來——」他的眼睛，仍然是憂疑地向周圍張望着。

鄭巧兒說：「望也沒有用，假如有人跟踪我來，這裏也已經給包圍了，你逃得到哪裏去？現在，假如你担心，你大可放棄這屋子，到別處去的！」

「廢話少說了！」傑克說道：「東西呢？」

鄭巧兒說道：「你是指那一隻水晶球嗎？」

傑克爲之氣結地道：「難道還有別的東西嗎？」

鄭巧兒說道：「我沒有帶來？」

「你沒有帶來？」傑克簡直是痛苦地，不過極力掩飾着，一面看着她提着的行李。

她的行李裏面，是有空位可以裝得下那隻水晶球的。

鄭巧兒說：「這樣的東西，我當然不會拿着它到處跑了！」

「你——究竟放在哪裏？」傑克苦着臉問。

「我收藏起來了。」鄭巧兒說。

「爲什麼？」傑克問。

「都是爲了能夠好好保存呀，」鄭巧兒說：「剛才我就給搜索者找到了。兩個人，一個死了，一個瞎了！」她到底也是不笨，並沒有說出司馬洛出現的事。

聽到搜索者，傑克也臉色一變。他說：「一個死了，爲什麼不兩個都死掉呢？」

鄭巧兒呶着咀看着他：「難道你不知道，我是不喜歡殺人的嗎？」

「我知道，」傑克說：「但是活着的人是不會講話的。」

鄭巧兒說：「這有什麼分別？他們是去找我的，他們都死了，他們的組織亦是會知道這件事情是我幹的了！」

「是呀，」傑克說：「但是——」

「你放心好了，」鄭巧兒說：「我沒有機會與他們談。我沒有把你講出來。」

這可能使傑克放心得多，不過傑克則極力不表示出來。他按着鄭巧兒的肩，說：「水晶球，得快點拿出來！」

鄭巧兒說：「牽涉這樣大，難道還好去碰嗎？」

傑克溫柔地擁抱着她，摸着她的頭髮，說道：「巧兒，我們現在是欲罷不能了，你明白嗎？早些拿了交給人家，也許目標就會轉移了，人家不會再追我們！」

「是誰託你弄這東西的呢？」鄭巧兒問。

傑克搖搖頭：「這種事情，我認爲你還是不要知道的好了！」

鄭巧兒聳聳肩：「但是，我在行事的時候並不順利，有人跟我搗蛋，差點使我失手，這事你知道嗎？」

「我也略有所聞。」傑克說。

鄭巧兒說：「假如我查不出跟我搗蛋的人是誰，我是不大服氣的！」

「這有什麼關係呢？」傑克說：「總之你是成功了！」

「我聽說是珍珠跟我搗蛋的！」鄭巧兒說：「你認爲會不會呢？」

「珍珠這個人！」傑克說：「脾氣古怪，誰都不敢肯定她能幹什麼或者不能幹什麼。也許眞是她。事實上，也祇有她才對你的一切知道得那麼清楚，有機會和你搗蛋呀！」

「我就害怕這個。」鄭巧兒說。

「你聽我說，」傑克還是溫柔地撫着她的頭髮，「假如是有人搗蛋，你更應該快點把東西交給我，我交了給人家，那事情就與我們無關，而珍珠也不能夠搗什麼蛋了！」

鄭巧兒幽怨地看着他，說：「你也是騙我的，你拿人家很多錢，答應把水晶球偷出來，但是對我說什麼傳家之寶，不必花一個錢利用我！」

「不是這樣的，」傑克連忙否認。「我本來就是打算分給你一半，不過我是在事成之後才告訴你吧了。而且，我和你，也不必分得太清楚，我賺到了錢，不也是跟你一起用嗎？」

「用法不同，」鄭巧兒說：「錢在你的袋裏，就像是着了火似的，不花光你不舒服，但是我會儲蓄起來！」

「我分你一半，你去儲蓄好了，」傑克說：「但是你得快去把東西拿回來。」

「你去吧！」鄭巧兒說。

「爲什麼我們不一起去？」傑克問。

「因爲人家不知道你與這件事情有關，不會注意你！」鄭巧兒說。

傑克懷疑地看着她。

「你怎麼了？」鄭巧兒說：「你不相信我嗎？你以爲你騙過我，我就也會騙你嗎？」

「呃——沒有這樣的意思，」傑克說道：「好吧，我去拿吧，東西是在什麼地方？」

「在一個山洞裏！」鄭巧兒說。

「在一個山洞裏？」傑克爲之氣結地說，假如是別的男人，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可能會大叫起來，但是由於傑克是一個較爲女性化的人，所以他不是大叫，而是近乎撒嬌的嬌呼。

「那是一個秘密的山洞，鄭巧兒說：

「別人是不會找到去的，假如放進銀行保險箱，會有人看見你進出銀行，甚至可以在你未進銀行之前就搶掉了，但是放在一座山洞裏面則是不會的！」

「這山洞在什麼地方？」傑克又嚴肅地問道。

「這山洞，」鄭巧兒說：「就是在這裏！」她把几上的電話拿起來，從上面的記事册上撕下了一頁紙，而在這頁紙的上面繪了一幅地圖，然後在地圖上畫了一個交叉，說：「就是在這裏，這裏面有一隻鐵箱子，壓在三塊大石的下面，你把上面的一塊大石拿開，就可以看到了。」

「我？現在就去拿？」傑克問。

「你可以過幾天才去的，」鄭巧兒說：「但是，我不敢保證珍珠不會比你先到，所以你還是快一點好些。」

「珍珠……也許她早已拿了呢？這山洞是她也知道的嗎？」

「我有許多藏東西的地方，」鄭巧兒說：「她可能找到，也可能未曾找到，所以你得快一些！」

傑克痛苦地嘆一口氣道：「我眞拿你沒有辦法，我們現在是做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你却當作是玩遊戲似的！」

鄭巧兒淡淡地微笑着：「我向來都是喜歡玩遊戲的，現在，你起程了嗎？」

「好吧，」傑克無可奈何地說：「但是你，你在這裏等我！」

「當然了，」鄭巧兒說：「我還得睡覺呢！」

傑克祇好匆匆穿衣服，就開門出去了。他是依着鄭巧兒的指示，而向那個山洞進發，不過在途中，他則在一座路邊電話亭處停一停，打了一個電話。

那邊是一個男人的聲音，但聽起來沒有惺忪之意，似乎並不是給從夢中吵醒的，這個男人的聲音說：「哦，傑克，有什麼好介紹嗎？」

傑克那女性化的聲綫是很容易認的。傑克說道：「飛魚，你現在還沒有睡覺嗎？」

「我晚上不睡的，」飛魚說：「我正在玩紙牌！」

「我有一件工作給你做的，」傑克說：「我的屋子裏有個人，我可能要你殺死她！」

「什麼人？」飛魚問：「怎樣才是可能？」

「一個女孩子，」傑克說：「她現在就睡在我的家裏！」

「那爲什麼你自己不動手呢？」飛魚說：「一個女孩子你也應付不來？」

「我沒有空，」傑克說：「聽着，現在是一點鐘，假如我四點鐘不回來，你就動手。」

「那即是說，」飛魚格格地笑着道：「假如四點鐘還不見你回來，你就也是已經沒命了。」

「別胡說八道吧，」傑克說：「那時我還不回來，就是我已經不需要她了，我不想在場。」

「唔，」飛魚說：「就在你的家中行事，之後就在你家放下來？」

「這個——」傑克說道：「她應該失踪。」

「是一個美麗的女孩子嗎？」飛魚問道。

「很美麗，」傑克說：「但是你別亂來！」

「你這個人也是眞妙的，」飛魚說：「反正是要死了，你管我怎樣做？」

「她也是一個危險的人，」傑克說：「你得小心點。」

「好吧，」飛魚說：「我一定會小心的，但是假如你四點鐘之前回來呢？」

「那就不必動手了。」傑克說。

「那麼呢？」飛魚又問。

傑克這才醒覺他的意思，忙說：「哦，酬勞方面是不成問題的，假如用不着你動手，我還是會照付！」

「呀，」飛魚說：「這才是我喜歡聽到的話！」

「你現在就來！」傑克說，「監視着，她可能會離開的，你要知道她跑到什麼地方去！」

「好，」飛魚說：「反正我的牌風很差，不賭也好！」

傑克掛了電話，回到車子上去了。

他對於時間的計算，倒是相當之準確的，這乃是因爲他對這個地方的地勢頗爲熟悉，他認爲到那個山洞去，有三個鐘頭左右的時間，是足夠他來回的了。

而他也是被司馬洛猜中了，雖然司馬洛亦不知道有他這個人存在。司馬洛說他是會企圖殺死鄭巧兒，以消滅人證的，他果然也正是有所企圖，雖然鄭巧兒已經說出了贓物是收藏在什麼地方，他亦不能夠馬上動手，那是因爲他不知道鄭巧兒說的是不是眞話！——起碼未能肯定他可以把東西拿到手。假如拿不到，那他就要利用鄭巧兒，鄭巧兒就不能死了，假如他拿到了，他就暫時不要再回到屋子，而是直接去交貨給託他的人，那樣，他就不要浪費時間，這工作就由飛魚來做。

由飛魚來做總是好些的，飛魚是此道的專家，他則不是。而且，假如萬一飛魚失手了，他仍然可以抵賴，說不知道有這件事情，這件事情不是他幹的。

傑克的車子終於到達了一座山坡之下，他下了車，扳登這山坡，這個收藏東西的地方，倒是一個好地方，通常不會有什麼理由會有人爬上去的，因爲那上面沒有什麼好去處。這裏很斜，看來很險峻，但是又不難爬，因爲沿途都有很多亂石，可以手扳脚踏。

爬完了這些石頭的地帶之後，就是一片密密的叢林，假如鄭巧兒不是亂講一通，那麼，這些叢林，就是遮住一個山洞口的。

他小心地撥開那裏的樹叢，在月光之下看到果然樹叢裏面是一個山洞口的，普通人經過這山坡的下面，都不會看到，所以亦是不會上來攪了。

有很多地方都是有這樣的山洞的，假如找到一個，用來收藏東西，那倒是很好用的。

傑克回頭看看附近，看不見有人，他便小心地再爬高了一點，爬進了洞內，從洞內再回望出去，對下面的景物就看得相當清楚了。

從黑處望光處，他更可以看到，附近

並沒有其他人。

他拿着電筒，小心地在洞內照射着，發覺這個洞也相當之深，總有二十呎那麼深，而高度則是有十呎左右，這其中有一些一堆一堆的石頭，他很容易就找到了鄒巧兒所講的那堆石頭。

他連忙走過去，把頂上的那塊石頭搬開了，果然就看見那下面有一隻發銹的鐵箱，這隻鐵箱是給兩塊石在斜斜地夾在中間的，從前面看不到，後面則可以看到，不過後面則是沒有空位的，因爲靠着山壁，很難鑽到後面去張望。

傑克大爲高興，立即把那石頭丟下了，把那隻鐵箱子拿了出來，急急地放在地上打開，他果然看到裏面有一隻錦盒。這正是盛載那隻水晶球的錦盒，而且這隻錦盒也是有相當重量的。

傑克把錦盒的蓋子也打開來了，電筒照進去，果然看到裏面有一隻球。

但是，這隻球却有點不對，閃閃亮然而却不透明。

傑克低低叫了一聲，連忙把它倒了出來。

這是一隻球了，但肯定不是水晶球，而是一隻黑球。這隻重重的黑球很能滾，滾到了另一堆石頭的前面，撞了一撞，又彈回頭來。

傑克瞪着眼睛看着，感到難以置信。他在一時之間有了一種幻想，幻想到這隻球是變了質，在這裏的山洞裏收藏了一段時間之後，就變成不透明了。

跟着，忽然有一把女人的聲音説：「這是一隻保齡球！」

一隻保齡球！假如是一個熟人告訴他，那傑克就會決定立刻趕回去質問鄒巧兒了，但這不是一個認識的人。傑克連忙伸手到腰間去，要把槍拔出來。剛才他要搬開那塊石頭，手中就沒有辦法拿着槍，事實上連電筒也要咬在牙齒間。現在他的手就祇是拿着一隻電筒而已。

那把聲音説：「不要，朋友，槍放下來！」

傑克這個人雖然外表是柔軟而女性化，不過他在這樣的關頭，則是機警而狠辣的。他也知道他沒有時間抵抗，所以就把兩手都伸開了，電筒亦是照着另一邊，以示他是要和平的。他説：「小姐，讓我們先談談吧！」

「很好，」那把聲音説：「我們談談吧，你有什麼好消息可以告訴我的呢？」

傑克説：「我猜你就是珍珠！」

「也許是的，」珍珠説：「那又如何呢？」

「她——鄒巧兒騙了我，」傑克説道：「她也是騙了你！她叫我來拿一隻保齡球！」

「那你是眞儍了！」珍珠説。

「我猜——」傑克説：「也不會是你換掉了的吧？假如是，你就不會留在這裏了！」

「我還沒有時間離開，你就來了！」珍珠説。

「你是説——不，我仍然不相信是你換掉的，」傑克説：「你沒有需要捧着一隻沉重的保齡球到這裏來換，你祇要把水晶球拿走就行了！」

「這就是我一向都不大欣賞的鄒巧兒的幽默感，」珍珠説：「她不是把水晶球收藏在這裏，她却在這裏放一隻保齡球，跟我們開玩笑！」

「對呀，」傑克説：「我們都是被她捉弄了，因此我們也應該聯合起來跟她算帳！」

「是嗎？」珍珠説：「爲什麼我一定要跟你聯合呢？」

「我有我的方法使她説出水晶球實在是收藏在什麼地方，」傑克説：「我也是對她的事情知道得不少的！」

「是嗎？」珍珠説：「你知道得那麼多，怎麼你又要她告訴你，才懂得到這山洞來找呢？我來，不是她告訴我的，我比你知道得多！」

「她……她愛我！」傑克説：「我會從她的咀巴裏哄出眞相來的！」

「你這個人眞好玩，」珍珠説道：「一件生意，可以一個人做的，爲什麼要與人家合作呢？本來是自己獨佔的利潤，與一個人合作，就分薄了一半，與兩個人合作就祇能分到三份之一。你是懂得算術的吧？」

傑克全身都是冷汗，他其實也是知道，珍珠多數是不會接納他的提議的，不過自己處於劣勢，沒有辦法，不能夠不盡量利用一下自己的口才。

他又説：「我們祇是兩個人吧了，而且，條件方面，未必是不可以商量的！」

珍珠説：「你説鄒巧兒愛你，怎樣愛你呢？」

「你呃——你知道的——」傑克説。

「我不知道，」珍珠説：「你告訴我好了！」

「我的意思是，」傑克説：「我們是很要好的朋友。總之，她是可能有一個新的收藏地方的，也許是一個你不知道的地方，你找不到，也不能夠問她，我却可以問。」

「你問出來的並不是眞相，」珍珠説道：「這一次不是眞相，下一次也不會是眞相，你沒有用處了，你已經受了她的瞞騙！」

傑克知道什麼是失敗，而他也明白，現在就是失敗的時候。他忽然一放心，把手中的電筒丟了，使它跌到地上，這電筒是目前唯一的光綫來源，一跌在地上，光綫就亂射，而傑克則乘機向旁邊的地上一撲，插在腰間的手槍拔了出來，一連串地發射。

他的運氣很差，當電筒在地上定了下來的時候，光綫却是正好接到他的身上，因此他的槍彈是盲目放射的。而事實上珍珠有一堆石頭掩護，也是極難射中。

跟着，傑克覺得臉上一陣劇痛，不由得大叫一聲，伸手到臉上去摸。

他知道臉上是有些東西插了進去，但不知道是什麼，手去摸時才知道是插進了一枚邊沿磨薄了的硬幣，也等於是一隻金錢鏢了。

這也是上一次把鄒巧兒的繩子割斷了的同樣東西。邊緣並不是像刀那麼鋒利，却能把繩子割斷，可見擲出去是要靠强大的勁力的，而現在，也是靠着强大的勁力，使這硬幣的一半嵌入了傑克的臉，臉上

的皮肉並不厚，這樣一嵌了進去就也有一部份是打入了顴骨之內了。

這使傑克痛得發暈，他的手摸了一下之後，又憤怒地再放槍，但是却聽不見槍聲。起先他以爲是那痛影響了聽覺，所以仍繼續扳機。後來他方醒起他的槍中並沒有那麼多槍彈可以讓他扳動那許多次槍機，而且他也沒有感覺到放槍時的震動，因此他知道，其實他是第一輪放槍時已經把槍彈放完了。

跟着，他手上的槍就給一脚踢開了，而電筒的光直照到他的臉上來。他祇能看到拿電筒的人的輪廓，不過拿電筒的人看他則是會看得很清楚的。

「珍珠！」傑克哀鳴道：「讓我們好好地談談！」

「沒有什麼好談的！」珍珠説：「你對不起鄒巧兒！現在，我要殺死你了！」

「不要！」傑克慌亂地叫道：「你不是也對不起她嗎？我們要的是相同的東西！我們應該是朋友——」

他的肚子忽然給踢了一脚，這另一個部份的額外痛苦使他叫也叫不出聲來了。

珍珠又説：「我要殺死你了！」

傑克知道情形不妙，却已經沒有氣力抵抗……

× × ×

傑克既然不會回去了，那麼，他的殺手飛魚，就是到時一定動手了。

飛魚早已到達了傑克那間屋子的外面，因爲是傑克叫他早些來，監視着鄒巧兒，以免給她溜掉的。但鄒巧兒又沒有溜掉，她祇是洗了一個澡之後就上床睡覺，這些飛魚都看見——或者應該説是知道，因爲屋中薄薄的窗簾都垂下了，他祇是看到鄒巧兒的輪廓在走來走去。飛魚是爬上了花園的牆頭去看。他沒有進去，祇是看，鄒巧兒就不會發覺了。而他所看到的，使他恨得牙癢癢的。由於飛魚是一個對女人很感興趣的人。

既然這個女人反正是死了，他認爲在她死前就不宜把她浪費掉。有些人的頭腦就是如此的。

他沒有機會看清楚鄒巧兒的樣子，但是他可以大約看到她的輪廓，就知道她應該是一個美麗的女人，美麗的女人，就更不應該浪費了。

他等得很不耐煩也不希望傑克回來。

時間到了，傑克仍沒有回來，他就知道傑克是不會回來的了。但他仍是很有「職業道德」的。他還是再等了十五分鐘，然後才開始行動。

他悄悄地爬過了牆頭，通過花園，到了屋子的門前，就用開鎖的工具輕輕地把門弄開了。

也許，傑克對飛魚的本領是太有信心了，並沒有告訴飛魚，鄒巧兒乃是一個危險人物。

飛魚以爲，等了那麼長的時間，鄒巧兒一定是已經睡着了的，其實則是並沒有。她自己知道自己的事情。她告訴了傑克那水晶球是收藏在山洞裏，然而傑克却是找到一隻保齡球。這一點，鄒巧兒是一定知道的，也因此，她知道傑克應該會回來向她找麻煩，所以她並未睡覺。

事實上，傑克太久都未回來，這使鄒巧兒感到奇怪，她也更不會睡着了。

飛魚一開門進來，她就已經知道了。這種事情是瞞不過她的，因爲這是她的專長之一。

飛魚的手中仍然拿着一把手槍，在黑暗中登上樓梯。他到底也是一個職業化的人，即使對付一個「弱女子」，他仍然是小心爲上。

他走到了最頂的一級樓梯時，忽然聽到鄒巧兒在房中喝道：「是誰？」

飛魚吃了一驚，想不到自己以爲是完全沒有發出聲音的，對方也可以知道，因此他立即轉身跑回樓下，以便找一個有利的地方躲起來。

這一下，他就上當了。在他上來時，樓梯上並沒有什麼陷阱，但他要回到下面去時，橫在大約中段的一級梯級上的一根幼繩却拉緊了，也因此而升高攔住去路，他的脚在這上面一踢，冷不提防，人就失去平衡而向下面仆去，滾到了樓下。

他實在是半滾下去，首先是面部在幾級樓梯上撞了幾下，然後身子才打着滾跌到了樓梯底。他的槍也響了一聲。他的鼻子流血，全身都痛，在痛得發昏之中祇是聽到自己的槍響了，亦不知道有沒有射中自己。

他祇能夠希望沒有。

過了一陣，他定一定神，伸手去摸索，要找回自己的槍，但是已不知跌到何處去了，在黑暗中很不容易找。而且以他現時的狀態，是更加不容易找了，他發覺他的動作不大靈活，肋骨很可能斷了一兩根，而他的腿子亦是扭傷了。（未完・三）

深山愛火

・本文承自第42頁・

田東明道：「咱們還可再戰！」

王森搖頭道：「剛才如果我出盡力的話，你們兩個的肋骨起碼得斷二根，還能再戰嗎？我不傷你們，證明我是誠心來招安的。」

山上又响一陣掌聲，田東明和楊集成則垂頭喪氣，王森道：「大家下山吧，你們最後的出路，等政府安排！」

剿匪隊員唱着歌，押匪徒下山，「天馬」每個人都是忐忑不安，只有齊狂姑心情特別輕鬆，因爲她相信王森不會食言。

× × ×

天馬七個頭目被判坐牢三年，其他人都分配到各個軍隊服役，這件事震動全省，王森的名字再度在報紙上出現，這也是王森陞任總行動處長後，第一次出動。

王森經過了解，對齊珍姑肅然起敬，推薦她到周而勇家裏當女傭。

當田東明得悉之後，叫齊珍姑向王森提出最後一個要求，刑滿之後，讓他加入偵緝大隊。

王森與周而勇商量後，認爲田東明熟悉各股流寇的情況，加入偵緝隊能起作用，便答應他的要求，田東明在齊珍姑探牢時，流下眼淚，道：「我今生有三個大恩人，第一個是乾爹，第二個是你，第三個是王處長，我如果不好好報答你跟王處長的恩情，便豬狗不如！」（全文完）

珠緣佛劫龍鳳配

尋神醫續臂　說謊言脫身

武陵客・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寧靜院中，葉一龍正對衆人叙說下崖的奇遇，唐嬷嬷一聽，知道谷底授藝葉公子的老人就是她舊時的愛侶宮承煥，不由黯然神傷，突見于冰來寧靜院求見，把陰陽劍羅襄去分堂尋覓卜春樵等五人之事道出，巧手翻天衞童聽後，定下一個妙計……羅襄來到六合門洞庭分堂轄境之處，向韓仲屏詢問卜春樵等五人的下落，雙方一言不合，立即大打出手……年少豐及冷面煞神祝同及彭凌仙搭舟附行，年少豐因斷臂而悶悶不樂，船靠岸後，祝同獨自一人上岸，却被菊雲發現，正想向前制住，葉一龍傳音入密，要他暫時忍耐，千萬不可打草驚蛇……

那與祝同擠坐一方的中年漢子仍然似若無事般，扯大嗓門喚來店小二，要的是價銀最貴，味美可口的酒菜，還不迭地催快。

店小二唯唯連聲轉身奔下。

五人在談些不相干的事，豪笑如雷，聲震四座。

論理冷面煞神祝同既然不便發作，就該讓坐，但又不便示弱，面子問題賴在原處不走。

片刻，小二送上所要的酒菜。

其中一人在祝同面前酒杯斟滿了酒，連續敬了三杯以示歉意，却不詢問祝同來歷姓名。

五人立即推杯換盞，相互敬飲，狼吞虎嘯，連稱味美不止。

其中一人突放下長箸，驚詫的說道：「怎麼三弟還未見回來？應該打聽到了確訊。」

「急什麼？三弟足智多謀，那姓年的斷臂小輩插翅也難飛上天去，如今三弟準是安排樊籠好將年姓小輩生擒活捉。」

冷面煞神祝同聞言不禁心神猛凜，暗道：「他們所說的斷臂年姓小輩無疑是年少豐了，這五人顯然是衡嶽金府羽黨！」

一念至此，不由自主地機伶伶打一寒噤，情知此五人與自己共坐一桌用意至爲顯明，忙走起欲離座而去。

那知才一站了起來，猛感雙肩奇痛澈骨，被一雙鐵鈎鋼爪深勒入骨，只見對面漢子陰陰一笑道：「朋友，這就是你的不對了，坐不終席，又不言辭，莫非瞧不起我等五人麼？」

虎落平陽被犬欺，祝同雙肩被制，痛得神魂皆顫，面無人色，却兇傲之性不改，怒極冷笑道：「朋友，暗算襲人，稱不得什麼英雄行徑，有胆量何不擇一曠地放手一拚！」

那人哈哈大笑道：「你我陌若平生，互無過節，何必動手較量不可，憑朋友毫末技藝，耳既不聽，目又不敏，更不能防患制敵機先，動手必送死無疑！」

忽聞一個陰惻惻冷笑道：「不要臉，你們五人眞以爲他準勝不了你們麼？我老人家倒要瞧瞧你們誰勝誰負！」

猛地兩聲怪嗥出聲，原來兩塊鷄骨不知何處飛來，把一雙扣住祝同雙肩的森冷大漢鼻樑打了一個正着。

力沉勢猛，兩人鼻樑骨幾乎打斷，直痛得眼中金花亂湧，抓勒祝同的五隻鋼爪也不由自主地鬆了開來。

冷面煞神祝同頓感肩頭一鬆，疾如閃電地掠開丈外。

五個面目森沉的中年漢子面現驚恐之色，同地張目四巡，意欲找尋那用鷄骨傷人的人。

這時，冷面煞神祝同冷笑道：「朋友不要找了，既然冲着兄弟而來，何不出外見個眞章。」

一面色灰黃中年漢子高喝道：「好，朋友，咱們走！」

「慢着。」那先前陰惻惻語聲又起：「酒飯錢還未留下，就要走，哼，眞不要臉！」

面色灰黃中年漢子迅忙取出一錠白銀留置桌上，向冷面煞神祝同喝道：「朋友，咱們走！」

江濱一塊平坦草地，聚滿了瞧熱鬧的人羣，圍觀如堵，七舌八嘴，語聲潮嘯。

冷面煞神祝同站在塲中冷冷一笑道：「五位朋友現在可以道出來歷姓名了，既然存心找碴，又何必畏縮不敢吐露。」

面色灰黃中年漢子厲聲道：「兄弟余大元。」左手一翻，五指疾張，迅如流星奔電般向冷面煞神祝同肩井穴抓來，右掌一式「黑虎偷心」拍出。

一招兩式，端的狠毒無比。

祝同鼻中冷哼一聲，不閃不避，雙掌

「分花拂柳」而出，一上一下，駢指若戟，指風如劍劃向余大元腕脈要穴。

這一手法暗合「斬筋截脈」，奇奧難測。

余大元不禁大吃一驚，趕忙飄身疾退五尺，但一退又進，快速無倫地展攻了一套兇猛掌法。

只見掌影落空，勁風四湧，凌厲猛攻祝同。

祝同冷面煞神亦非浪得虛名之輩，右掌左指，斬奪扣拿，疾如電光石火攻出。卅招外，余大元漸已見拙，形勢盡爲祝同尅制。

其餘四人見余大元已露敗象，互望了一眼，大喝一聲，掠入塲中，分立方位，聯臂迫攻冷面煞神祝同。

祝同似憤極，目中迸懾人寒芒，哈哈狂笑道：「兄弟倘不將你等斃命掌下，從此在江湖上除名。」

余大元厲聲道：「狂言無益，朋友你就認命吧！」

五人聯手威力大增，只見六條人影兔起鶻落，狂飈激撞，捲起塵飛土湧，嘯風如雷，威勢駭人。

這時舟中年少豐彭凌仙早得自傳聞，心中大驚。

彭凌仙道：「對方是何來歷，他們意圖生擒活捉少俠，妳我不如走爲上策。」

年少豐道：「事到如今，只有一逃了之。」

忽聞隣艙傳來一聲朗笑道：「你們決逃不了！」

年少豐彭凌仙二人不由駭然失色。

「二位毋須懼怕，老朽與于冰老師係莫逆之交，是友非敵，姑無論誰是誰非，老朽決計保全你們，但僅能暗護半月，在此半月期間年少俠如能續上斷臂，那是再好不過的事，否則，老朽另有要事恐無法衞護。」

年少豐心中大定，道：「閣下請見告尊姓大名，他日必有以相報！」

隣艙語聲又起：「老朽姓名無關重要，眼前岸上祝同恐無法保全性命，因近處四外均佈滿了衡嶽金府的羽黨及邀助的武林高手，至少衡嶽金府理直氣壯，老朽犯不着樹敵結怨。」

彭凌仙道：「老前輩，晚輩兩人總不能見危不顧。」

隣艙那人冷哼一聲道：「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那也由妳，老朽未便攔阻，若聽老朽之勸，已準備得一無人小船，緊傍此舟，趕緊解脫送往夏口而去。」

兩人互望了一眼收拾了包裹兵刃，捷如狸貓矮身竄出艙外，果有一艘矮篷小舟緊傍着，先後躍下解繩順流急駛而下……

須臾，巨舟艙外疾如鬼魅掠入數名凶神惡煞，發現艙內已無年少豐彭凌仙二人踪影，不禁一怔，面面相覷。其中一人詫道：「這就奇怪了，我等設計向祝同無事生非，原要引他們二人現身，怎麼二人未見，莫非有人從中破壞？」

「定是酒樓中暗中發出鷄骨那人破壞，年少豐與那賤婢逃也不會逃得太遠，只要生擒祝同，何愁不知小賊賤婢去跡，走！」紛紛反身掠出，撲向冷面煞神祝同與五面目森沉中年漢子生死兇搏之處。

江濱圍觀的人羣亦愈來愈多，但雙方拚搏也愈來愈慘烈，冷面煞神祝同面對的不是五人，而是十餘人，原來那五人已五死其三，而祝同幾乎變成了血人模樣，左刀右劍，幻出一片如山耀眼眩目的寒芒勁氣，拚死搶攻。

驀地，祝同口中發出一聲厲嘯，身形拔起，凌空一翻，挾着一片刀山劍雨，凌空罩下。

對方十數人亦非弱者　紛紛暴喝各出奇招，兇狠歹毒，祝同只要一絲破綻顯露，必遭無倖。

只聽一陣金鐵交擊之聲，接着慘嗥四起，祝同的身形亦震得冲上半空。

但見地面上又增了三具屍體，斷腿殘肢，血肉模糊，但祝同身形墮下，臂腿更多了兩處創口，鮮血淋漓。

祝同踉蹌兩步方才定住，面色慘厲，目中迸射兇光。

一個虬髯大漢獰笑道：「尊駕不如束手就縛，還可保全性命！」

祝同狂笑道：「祝某寧折不彎了，你等如不畏死祝某定必成全。」

虬髯大漢大喝一聲：「上！」兇搏再度展了開來。

這時，搜索舟中不見年少豐彭凌仙的數人已自飛落在塲中，一灰髯老者喝道：「只准活捉！」紛紛投入圍攻之列。

由于冷面煞神祝同以寡敵衆，眞力耗損過鉅，負傷沉重，失血過多，漸感力不從心，聽出灰髯老者活捉用意，知年少豐彭凌仙已逃之夭夭，不禁心中怨毒無比，繼又暗嘆一聲道：「他們如不逃走亦必送死無疑，五行院主梁丘皇亦曾告誡，弱則攻，强則退，保全實力要緊，看來自己今天算是死定了。」忖念之間，招式緩得一緩，後胸着了一記重掌，立時眞氣浮逆，血氣猛翻，如非對方下令活捉，此刻已屍橫在地。

驀地——

突見一幪面背刀老者凌空電瀉飛落，大喝道：「以多取勝，殺！」

右掌一橫，頓時兩聲凄厲慘嗥騰起，一雙屍體倒下。

灰髯老者大驚失色，暗道：「這是什麼武功？」

念尚未了，只見掌影如山迎空壓下，迅忙單臂一式「托鼎扛山」迎出。

「克察」聲起，灰髯老者右臂已然折斷，慘嗥未出勁氣擦面罩下，應掌倒地眼耳口鼻內冒出湧泉鮮血。

幪面老人長笑一聲，掄臂如飛，倏忽之間十數人已悉數斃命。

祝同不爲救星天降而精神大震，反而頹然緩緩倒地。

幪面老人迅疾如雷抓起，身形奔空斜飛騰起，凌越圍堵人羣，去勢如電，眨眼無踪。

×　×　×

冷面煞神祝同睜目醒來，只覺躺臥在一塊如茵草地上，渾身疼痛如割，最嚴重的就是胸膈悶脹，中氣不繼，宛如千斤重壓。

此種情況顯明了臟腑糜碎，雖九轉靈丹也無法挽回祝同的性命。

自然，祝同自己心內明白。

忽聞身旁傳來一聲蒼老嘆息道：「老朽只能把你短時救活，但挽救不了你的性命，只有一個對時可活，你有什麼後事吩咐，老朽一定把話帶到。」

祝同禁不住心底湧上酸楚悲愴，嘶啞微弱出聲道：「相救之情，只有來生答報。」他身形轉側困難，只聞老者語聲不見其人，似在江漢倒地之前目睹那位老者。

只聽老者道：「你無須謝老朽，老朽與梁丘皇交情不惡，又與年少豐的先人沾親帶故，在匪徒追殺年少豐前，救他們二人出險覓一小舟順流而下，所以時刻無多，老朽尚須追下，不然，途中仍難免狙殺之禍！」

祝同淒然一笑道：「祝某一生心狠辣手，滿身血腥，此乃作惡多端之報，死不爲過，狙害祝某者必是衡嶽金府爪牙，望恩公追上年少俠時囑其務必代報此仇！」

老者搖首嘆息道：「可惜老朽一步來遲，以致你無法逃出殺身之禍，但狙殺你這些人並非衡嶽金府，而是一未爲人所知的組織，其首腦似爲梁丘皇的强仇大敵。」，語聲略略一頓，又道：「狙殺行動已然展開，受害者日後未必不僅你一人，年少豐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尚不知能否到達夏口仍是未知之數。」

祝同道：「年少俠比祝某武功强過甚多，他只要續上斷臂，諒可自保有餘。」

老者詫道：「年少豐右臂已炸斷怎能續上，老朽只聽他說趕去夏口覓醫求治，但不知他去何人處，但願老朽在未至夏口前追上，否則半途必受狙害無疑！」

祝同突感一陣頭暈，知危在片刻，忙道：「年少豐趕去夏口孝子牌坊合豐吉糕餅店找龔不平……」喉中忽疾湧梗阻，氣絕殞命。

×　×　×

老者嘆息一聲，掘土掩葬後離去。

「何時黃鶴歸來？且共把金樽，看洲渚千年芳草。」

此日白雲尚在，問誰吹玉笛，落江城五月梅花。」

此乃黃鶴樓一副絕妙佳聯，高雅雋永，極得文人墨客擊節稱賞。

黃鶴樓雄踞夏口黃鵠山之巔，烟波江奔騰其下，江天一色，碧水中流，氣象萬千。

樓連三層，飛椽鈎簷，上下共四十八柱，雕樑畫棟，牕牖玲瓏，雄樓傑閣，華美異常，登臨其上，雲濤烟樹，咫尺千里，晴川閣、鸚鵡洲隱隱在望，遠眺大江東去，浩淼壯闊，令人留連忘返。

年少豐與彭凌仙二人憑欄低語，面色憂鬱焦急，桌面上盤碟堆滿吃食，却原封不動。

只聽彭凌仙悄然道：「這就奇怪了，方才去合豐吉糕餅店，店裏內人說龔不平來黃鶴樓上吃茶去了，怎麼未見踪影？」

年少豐雙眉濃皺皺嘆息道：「看來在下時運不濟，龔不平說不定在熱鬧大街上閒逛，遲早會回轉糕餅店內，在下憂急的恐對方追踪而至，這條右臂不續上假臂則難逃死亡之禍。」

彭凌仙詫道：「竟有如此嚴重麼？」

「在下並非危言聳聽，事實如此。」

「一個糕餅店師傅，怎有如此精湛醫術，他何不懸壺濟世，包管門庭若市。」

年少豐搖首答道：「賢妹知道得太少了，龔不平不過是一領見人，還須有一枚信物，不然絕無法見到那位神醫。」

彭凌仙哦了一聲，道：「少俠是說若見不到神醫，便難逃追踪殺害之禍。」

年少豐略一沉吟，道：「在下並非指江邊截狙的匪徒，而是指恐死在自己人手中。」

彭凌仙面色微變道：「這話小妹就不明白了。」

年少豐黯然一笑道：「賢妹還是不明白的好！」

彭凌仙知他有所碍難，不便追問，道：「少俠認識龔不平麼？」

「不識！」

「那麼何從找到龔不平。」

「院主說過，龔不平禿頂黑鬢，面如重棗，雙手過膝，指節特長，一年四季，身穿一襲紫色長衫，這些都是他異於常人的特徵，一眼就可以瞧出！」

彭凌仙說道：「但，他何以能認定少俠！」

年少豐面色微沉，道：「賢妹未免問得太多了。」

彭凌仙聞言不禁一陣心酸，星眸微紅嗔道：「小妹多口，以後再也不問了！」

年少豐自覺言語太重，不由轉顏强笑道：「賢妹不用多心，在下只是心憂而已，如不及時找到龔不平，只怕要死在韓仲屏及于冰兩人手中。」一言方出，自知失口，再要收來已來不及了。

彭凌仙大驚失色詫道：「韓仲屏不是少俠同門師兄麼？怎會死在他的手上？」

年少豐長嘆一聲道：「事因鳳郡主而起。」

女人天生性妬，彭凌仙暗暗冷哼一聲道：「癩蛤蟆妄想吃天鵝肉，你也配！」淡淡哦了一聲道：「枯坐守候無濟于事，小妹急欲四處巡視或可遇見龔不平。」

年少豐搖首道：「不行，賢妹即是相遇龔不平，也無法取信於他，須要手持信物，不然將自取殺身之禍。」

「少俠此刻已提及信物兩次了。」彭凌仙道：「但不知是什麼信物，可否容小妹見識一下？」

「此乃本門隱秘，最好不要在大庭廣衆中索觀。」

正說之間，小二正端送一盤點心過來，哈腰笑道：「二位怎未飲用一點？」

彭凌仙忙嬌笑：「我們正在等人！」

隣座忽霍地站起一個大漢，喝道：「小二，是俺要的點心，怎送給別人桌上，你這是討打。」說時巴掌一揚。

小二面色驚惶，急忙身子一歪讓開，撞在年少豐身上。

大漢巴掌揚起，但未打下，一晃手將那盤點心搶了過去，復又坐下，口中尚自喃喃不停咒罵出聲。

店小二一溜烟地逃得無影無踪。

彭凌仙年少豐只覺那大漢雖腰闊臂粗，孔武有力，却不似習有上乘武功模樣，互望了一眼，略進飲食防人起疑。

兩人又坐了半個時辰，迄未見龔不平踪影，感覺枯候總不是一個辦法，商議之下決定再去合豐吉糕餅店一趟，遂留了一

塊散碎銀両，下得黃鶴樓而去。

金豐吉糕餅店位于三牌樓，並不是一條熱鬧街衢，住家人戶十有其七，可是糕餅却是夏口數一數二，買賣興隆。

年少豐彭凌仙二人一進店內，老少師傅伙計不禁兩眼發直，口角淌涎。

彭凌仙人長得妖艷，水蛇般腰肢，膚肌瑩白如玉，靨似朝霞，一雙水汪汪的眸子，媚態回蕩，勾魂奪魄，肆內的人不由魂靈兒飛上半天，鴉雀無聲。

年少豐猛嘆了一聲，道：「請問龔大師傅龔不平在麼？」

音沉且厲，這才把店內之人魂靈回竅，一個老者答道：「客官不是來過一趟麼？龔老照理應該回來了，兩位何妨請在堂屋內待茶。」

年少豐略一沉吟，道：「也好，只是太打擾了。」

老者遜笑道：「公子說那裏話來，龔老的朋友老朽禮當接待，請！」

堂屋寬敞高雅，紫檀木桌椅纖塵不染，光可鑑人，四壁山水字畫，均是名家手筆。老者詢問年少豐彭凌仙兩人來歷。

年少豐諉稱與龔不平係鄉親，受鄉人之託送交一物。

老者長長哦了聲道：「原來如此，老朽即命人前去龔老經常所到之處尋找。」隨命酒宴欵待，離座立起說聲暫且失陪。

彭凌仙道：「少俠，聽說龔不平雖經常出外，却沒有今天一去不回的情事，只怕事有蹊蹺。」

年少豐聞言不禁一怔，不由自主地伸手向懷中一揣，頓時目瞪口張，發覺秘藏錦囊已然不翼而飛。

彭凌仙詫覺年少豐神色有異，詫道：「少俠爲何如此？」

年少豐神色大變，道：「信物已不翼而飛！」

彭凌仙忙道：「你我快走，不然恐招殺身之禍！」

兩人雙雙立起，匆匆走向廳外而去，正遇老者反回，後隨一店伙提着一酒菜食盒，愕然道：「兩位爲何急着離去？」

年少豐微笑道：「託交龔老之物尚在客棧中，在下去去就來。」抱拳一揖，急步走出店外甚遠，道：「在下記起一事，方才我等在黃鶴樓上被小二碰撞一下，莫非是小二所爲。」說着與彭凌仙急急奔向黃鶴樓而去。

江濱烟水蒼茫，帆影片片，黃鶴樓已然在望，只聽一蒼老雄渾語聲隨風傳來：「流落征南將，曾驅十萬師，罷官無舊業，老去戀明時，獨立三邊靜，輕生一劍知，茫茫江漢上，日暮欲何之。」

只見前面不遠樹蔭下飄然走來手持竹杖老叟，目睹兩人走近，面現驚喜之容道：「原來你們兩人已到夏口，害得老朽好找！」

語聲入耳稔熟，驀然悟出就是傳聲相救逃出的狙殺老人。年少豐連忙抱拳口稱：「老前輩！」

老叟忙閃身讓開，道：「你們兩人是否要去黃鶴樓？最好別去，兩位同伴已遭狙害，追兵已至。」

年少豐不禁面色大變，道：「老前輩可否見告追趕狙殺者是何來歷？是否是衡嶽金府手下。」

老叟嘆息一聲道：「說他是就是，說他不是也不是，據老朽所知那些人均是受命一秘密帮派，比你六合門更要神秘，老朽挖根究底竟查不出其首腦及總壇是何人何地，如老朽猜測不錯，此人與梁丘皇昔年舊識，目前已變爲强仇，大概事因翠佛而起。」

年少豐道：「晚輩想不透他們何故非追殺晚輩三人不可！」

老叟答道：「老朽也不甚清楚，你們是否認識菊雲其人？」

年少豐彭凌仙兩人面色同時一驚。

老叟喟然嘆息出聲。

年少豐目中泛出一絲殺機，冷笑道：「原來是菊雲勾結引來。」

「難道不是你意欲殺人滅口。」

「此乃韓仲屏奉院主之命轉知晚輩，這筆賬豈可算在晚輩頭上，殺人滅口主意也許是韓仲屏及于冰出的。」

老叟淡淡一笑道：「這不關老朽的事，老朽只勸你不要去黃鶴樓，趁早遠離是非！」

「晚輩非去不可，因爲晚輩方才在黃鶴樓失去一枚信物。」

老叟面色倏地一寒，沉聲道：「蠢材，韓仲屏與于冰現正在黃鶴樓上等你，此去無異飛蛾撲火，老朽言盡於此。」言畢雙肩一振，穿空拔起，去勢如飛，轉眼形影杳失無踪。

年少豐不禁面色一變。

彭凌仙詫問道：「這位老前輩先說追踪者已至，又說，韓少俠及于堂主也到了黃鶴樓上，難道追踪者就不侵襲他們兩人麼？」

年少豐忽目泛殺機道：「此必是菊雲知在下知甚多隱秘內情，更輕視在下斷臂無力抗拒，何必捨弱擇强。」

驀地——

忽聞一聲陰惻惻冷笑隨風飄送入耳道：「不錯，這話被你猜對了，最好束手就縛，尚可活命。」

年少豐面色一變，喝道：「既是同門，爲何不敢現身出見。」

「誰是你同門！一個失去手臂之人尚敢如此猛狂，你眞當老夫是怕你麼？」

語聲中途，彭凌仙倏地疾如電閃掠了出去。

年少豐知彭凌仙見危抽身，不願同生共死，不由暗嘆了聲道：「這也難怪，她何必爲我賠上一條性命。」

突聞韓仲屏冷笑道：「閣下也太狂了，年少豐與你何怨何仇，要知本門也不是省油的燈！」

只聽一聲慘呼，一條身影由樹叢中撞飛甩出，叭噠墮地一動不動。

死者是一約莫二十開外精壯漢子，眼耳口鼻內溢冒黑血，不言而知爲重手法一掌震糜內腑之時斃命。

一條身影疾如鷹隼瀉落在距年少豐三丈外遠處落實，正是那玉面哪吒韓仲屏。

樹叢中人影一閃，飄然走出一虎頭廣臉，膚色暗黑面目難辨長鬚及腹的老者宏聲狂笑道：「好俊的身手，須知血債血償。」雙目威稜逼射，面色一沉，厲聲接道：「你就是韓仲屏麼？」

韓仲屏傲然一笑道：「在下正是韓仲屏！」

老者厲聲道：「你殺害老夫手下一人，老夫也照樣施爲。」右手虛空一揚，只聞遠處隨風傳來一聲淒厲慘嗥。

韓仲屏不禁面色一變。

老者冷笑道：「你帶得甚多人手，要知老夫亦帶得有人，但老夫決不向你們後生晚輩伸手。老夫只想向梁丘皇問明當年一宗謎案，但老夫要從你等身上逼出梁丘皇。」

韓仲屏暗暗心驚，冷笑道：「大言不慚，自不量力。」

老者呵呵大笑道：「信不信任憑於你，自今以後，你們將一夕數驚，杯弓蛇影，生活在恐懼陰影中。」言罷又是一陣宏聲大笑，冲空而起，笑聲猶自在耳，身影已遠去杳失無踪。

韓仲屏料不到這老者不與自己交手即離去，回味他離去之前所說的話決非恐嚇之詞，不禁怔得一怔，他天生狂傲，自恃武功，冷笑一聲，雙目炯炯神光逼注在年少豐面上，道：「賢弟別來無恙！」

年少豐答道：「小弟甚好，韓兄……你……」

韓仲屏手掌一擺，止住年少豐說下去，道：「賢弟見到了龔不平沒有？」

「未曾！」

「拿來！」韓仲屏手掌一伸，道：「那枚信物速交回愚兄。」

年少豐面色大變，道：「信物乃院主所賜，韓兄是否能爲小弟續上斷臂。」

韓仲屏道：「愚兄臨行之際，院主准愚兄便宜行事，賢弟又未有不治之危，糟塌了信物未免可惜。」

年少豐道：「韓兄是說小弟斷去一臂無關重要。」心中不禁一股怒氣激騰。目露兇光，但一閃而隱。

韓仲屏陰陰一笑道：：賢弟不以爲斷去一條手臂總比喪失性命來得好些？」

年少豐知韓仲屏已生殺機，不由倒吸一口冷氣，道：「韓兄是說小弟不交出信物，即出手格殺小弟麼？」

韓仲屏道：「愚兄奉命而爲，身不由己，請年賢弟見諒！」

年少豐此時此刻除了交出信物別無善策，但委實又交不出，知韓仲屏爲了鳳郡主之故藉此理由命他交出信物，則鳳郡主無論如何不會對自己垂青。

正在爲難之際，驀聞那相救自己老叟傳聲道：「年少豐，你現在該相信老朽的話了吧，有韓仲屏活在世上一天，你無時不刻均有性命之危。」

只見年少豐點了點頭。

韓仲屏只當年少豐應允交出信物，不禁嘴角泛出一絲得意的笑容。

年少豐說道：「可惜信物不在小弟身旁！」

這話無異晴天霹靂，韓仲屏立時面色鐵青陰森，殺氣湧泛，冷笑道：「愚兄若出手一擊，賢弟是否能逃過殺身之禍？」

年少豐冷冷一笑道：「假使韓兄殺死小弟，也得不到那枚信物！」

「這爲什麼？」

「因爲確不在小弟身旁。」

「在何人處，快說。」

「韓兄最好不知，否則，恐與韓兄不利。」

韓仲屏冷冷一笑，道：「賢弟別在愚兄面前花言巧語，愚兄不是三歲無知的小兒。」

年少豐故作長嘆一聲道：「韓兄目前有兩種殺身之危，何不商計應付之策，斤斤計較那枚信物則甚？」

韓仲屏面色一變，道：「愚兄有何殺身之危？」

「韓兄忘懷了片刻之前那老鬼所說的話麼？他使我等一夕數驚，杯弓蛇影，坐臥不寧麼？」

「這不過是危言恫嚇之詞，愚兄怎會爲人三言兩語便嚇壞了。」

年少豐道：「韓兄不知祝同彭凌仙一死一逃之事麼？」

韓仲屏呆得一呆，道：「祝同死在何人之手？」

年少豐道：「小弟如非鳳郡主遣人相救，只恐已命喪黃泉了，其實那枚信物也是鳳郡主拿去了，她說如信物在小弟身上，徒然招來殺身之禍。」

「什麼？」韓仲屏失聲驚道：「鳳郡主拿去了，賢弟所說是眞？」

年少豐淡淡一笑道：「小弟所說句句是眞，鳳郡主曾說過韓兄欲藉信物下手殺害小弟，小弟先還不信，如今果然。」

韓仲屏只覺心被截了一段，神色大變，道：「鳳郡主還說了什麼？」他猶自懷疑年少豐謊言不實。

年少豐嘆息一聲道：「韓兄與于堂主不是才從黃鶴樓離開的麼？其實鳳郡主也在，不過于韓兄登樓之前才離去，鳳郡主天仙化人，國色天香，小弟不敢存絲毫非分之想，鳳郡主對韓兄曾有評語心術不正，出手狠毒八字，韓兄倘欲獲得鳳郡主之青睞，非……」

韓仲屏驚道：「怎麼鳳郡主對韓某竟下八字評語麼？」繼而面色一變，認定是年少豐胡謅，喝聲道：「年少豐，你謊言編得委實離譜，自取殺身之禍，怨不得我韓仲屏。」說時，五指一抓，疾如閃電望年少豐胸前戮去，指中帶劍，凌厲歹毒絕倫。

忽聞一聲大喝道：「住手！」

韓仲屏聽出那是陰司秀才于冰喝聲，倏的指勢一沉硬生生的收了回來，兩足一墊，身形躍起半空，一個凌雲停翻落在原處。

但也險到毫髮，僅距尺餘年少豐便更喪身指下，然年少豐却似有恃無恐，面色安詳未曾移動分毫。

只見陰司秀才于冰宛如一頭大鳥般掠至韓仲屏身側，似無比震驚，道：「少俠，你幾乎鑄成大錯！」

韓仲屏駭然作色，低聲道：「怎麼年少豐說的句句是眞？」

于冰道：「絲毫不假！」

韓仲屏只覺心上爲人結結實實地撞了一拳重似地，不由自主地望了年少豐一眼，但見年少豐已轉身單袖飄飄離去。

只聽于冰輕輕嘆息一聲。

韓仲屏玉面赧然一紅，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把在下攪得糊塗了，難道年少豐懷中那枚信物確係鳳郡主取去了。」

「不錯！」

「于堂主親眼目睹！」

「少俠懷疑老朽之言不實？」

「這倒不是！」韓仲屏搖了搖首道：「因爲那信物僅有兩枚，一枚由院主什襲珍藏，另一枚則在年少豐身上，在下偶然中由恩師院主取出敍其來歷，曾仔細觀察信物形像，于堂主瞧清楚了麼？」

于冰淡淡一笑蹲了下來，順手揑起一截樹枝，邊說邊畫，道：「老朽只在鳳郡主掌心托視瞧了一眼，並未看得眞切，就記憶所及畫出，不知是也未是。」

韓仲屏不禁駭然面色大變，敢情于冰說是眞不假。

于冰喟然嘆息一聲道：「有許多事老朽也不知隱情，就拿這枚信物來說吧，爲何少俠定須取年少豐性命不可？……」

「是誰說在下非要取他性命？」

「鳳郡主說的，所以鳳郡主先一步從年少豐手內取走，年少豐猶不盡信少俠心懷叵測，鳳郡主命其來此，不料果然。」

韓仲屏面色一陣紅、一陣白，神情懊喪無比道：「如此說來，在下永難獲鳳郡主垂青？」

「這倒未必。」于冰搖首答道：「老朽不是說過，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少俠只要對鳳郡主誠敬爲一，遇事聽命，必可金石爲開，永偕連理。」

韓仲屏沉吟有頃，道：「在下雖可做到，但院主恩師這兒却有碍難之處。」

于冰猛搖其首，道：「此話老朽不以爲然，攘外必須安內，事實上五行院已處境危殆，四面楚歌，如不及早改弦易轍，少俠倘不得鳳郡主之助，只怕性命危在旦夕。」

韓仲屏大驚失色道：「難道鳳郡主要殺在下麼？」

「少俠你想到哪裏去了。」于冰皺眉道：「方才少俠可否遇見一位老叟麼？聽鳳郡主說此人似是梁院主深仇大敵，尚不知來歷，祝同之死就是前車之鑒。」

韓仲屏駭然變色道：「這老賊就是恩師深仇大敵？」

「很難說。」于冰道：「至少這老賊是其羽黨！目前他只是想從少俠身上查出五行院確址罷了，若然，少俠此後必如他所言每日活在杯弓蛇影，眠難安枕中。」

韓仲屏面色異樣難看，忙道：「你我速去與鳳郡主相見。」

「不成！」于冰冷然答道：「如此豈非又爲鳳郡主引來禍害。」

「該死！」韓仲屏悔恨交加道：「在下怎麼會見事不明，動則得咎。」

于冰道：「目前當務之急，莫過於將這老賊引入歧途，以你我之能穩操勝算，不過……」

「不過什麼？」

「老朽察覺少俠是非要見鳳郡主一面決不死心。」

「不錯！」

「但，見鳳郡主並不太難，問題是少俠如何答對，一個答對不當，恐弄巧成拙，何況少俠還有重務在身！」

「于堂主以爲如何？」

「依老朽之見，不如暫覓一客棧從容商計如何？」

韓仲屏點了點頭道好，正要離去之際，忽聞草叢中騰起一聲兒啼。

兩人不禁一怔，此時此地不該有此異聲，或許是過路婦女棄嬰。

那知這聲兒啼引起四方八面啼聲，宛如水田蛙鳴，此起彼落，入耳只覺心驚肉跳，神飛魄搖。

兩人情知有異，不禁大驚失色，雙雙並肩離地拔起，如飛而去……

× × ×

夏口北郊一家招商客棧，夕陽映照下一如往常的忙碌不堪，店夥接進送出殷勤招呼行旅客商，照料車輛騾馬。

路口上還有幾家酒店飯肆和雜糧店也無形中買賣旺盛，但酒店飯肆却比平日增了許多陌生面孔領酒進食，都悶聲不响，面色如罩上一層陰霾。

客棧內一間跨院上房內坐着玉面哪吒韓仲屏及陰司秀才于冰兩人，酒菜紛陳，喁喁低語。

于冰道：「老朽料想鳳郡主必打算把少俠欲將年少豐毒手殺害及掠取那枚信物之事稟明梁丘皇院主，那時少俠恐無法推卸其咎！」

「于堂主。」韓仲屏面色大變道：「你不是存心恫嚇在下麼？」

「確然如此。」于冰道：「少俠應該知道，門主曾下嚴令本門弟子半年不得輕舉妄動，如今少俠竟欲向自家人下毒手，殊不知引來無窮禍患，你想，鳳郡主性情少俠是知道的，稟報上去，梁丘皇院主未必能袒護少俠。」

陰司秀才話中有話，韓仲屏那還不聽出話中涵意，惶恐變色道：「于堂主，你千萬要與在下拿點主意。」

他知道梁丘皇執法如山，不因心愛弟子便曲意偏袒。忽雙眉一剔，身形突離坐平飛而起，望窗外疾如離弦之弩激射出窗而去。

甫出窗外，突感一股巨大無朋無形潛勁迎面掠來，令人窒息，慌不迭地收住前竄之勢，但已不及，身不由主地側掠了回來。

韓仲屏足方沾地，只聽隨風送入森冷蒼老語聲道：「韓姓小輩，老夫說過不殺害於你，但却要你寢難安息，食不甘味，限你三天繪出五行院確址及諸般隱秘，老夫決不侵擾。」

于冰目露驚悖之容，望了韓仲屏一眼，道：「好，于某應允就是，但三日內不得相擾。」

森冷蒼老語聲道：「但願你能說話算話，老夫也不怕你們逃上天去，這夏口鎭外四周已佈下天羅地網，插翼難飛。」語聲略略一頓，又道：「你手下四人被老夫點了穴道，天明即醒。」

語聲戛然寂滅。

韓仲屏面有憤色道：「于堂主怎可應允！」

于冰道：「此乃緩兵之計，你我速去相求鳳郡主。」

韓仲屏道：「老賊不是說過在夏口鎭外佈下天羅地網，于堂主不也攔阻在下，不可爲鳳郡主引來無窮禍患，怎麼出爾反爾。」

于冰苦笑一聲道：「病急亂投醫，也顧

不得這麼許多了，鳳郡主現在夏口鎭內，你我改裝趁黑潛出，不過少俠必需忍耐郡主對你我屈辱！」說着伸手一帶韓仲屏掠入廂房內室而去……

× × ×

夏口一條僻靜小巷底端一幢尼庵極少人知，連隣近街坊難得十天半月偶見住持老尼一面，庵門常開，亦無香火，只知庵內油鹽柴米費用係官府按時定期送來。

那年頭民風樸實，誰敢惹沾官府，而住持老尼也避不露面，司空見慣，日久也淡忘了。

這晚，一輪明月懸掛朗空，景物蒼茫迷茫。

驀地——

一雙影人在巷首現出，踽踽前行，來人正是玉面哪吒韓仲屏陰司秀才于冰。

忽聞一聲嬌叱道：「站住，兩位是何來意？」

于冰急急拉住韓仲屏，答道：「蘋姑娘麼？老朽于冰偕同韓少俠求見鳳郡主有要事請求。」

只聽蘋兒冷哼一聲道：「于冰，你好大胆子，竟敢違忤郡主之命，你倆有性命之危，居然敢用移禍東吳之計……」

陰司秀才于冰忙道：「蘋姑娘休要誤會，老朽無此用心，乃逼不得已，郡主降下罪來，老朽一力承担！」

蘋兒傳來一聲冷笑道：「你瞧如何承担，候着。」

于冰面色恭謹道：「老朽遵命！」倏又轉面向韓仲屏道：「看來今晚很難見到鳳郡主，即使能夠晤面，亦須費盡唇舌，方能消盡鳳郡主心頭之怒，少俠務須緊記老朽之言，除了忍耐別無良策。」

韓仲屏苦笑一聲道：「在下已然緊記，無時或忘，唉，但你我均是一時之雄，似此杯弓蛇影，懼怕老賊宛如驚弓之鳥，縱然在鳳郡主面前丟人現眼，委實不是滋味！」

于冰道：「並非你我懼怕這不明來歷老賊，無奈他暗我明，無法知彼知己，故不能穩操勝算，讓人三分不爲弱，算不得丟人現眼，經老朽多日來暗中觀察，發現鳳郡主才智武功均在你我之上！」

韓仲屏驚詫道：「眞的麼？」心內猶不深信。

于冰說道：「老朽何能說謊言，不要說鳳郡主，即就是蘋姑娘一身武功已臻化境。」

「如此說來，于堂主必在蘋姑娘手底吃過虧了？」

于冰道：「這倒不是……」正說之際，忽瞥見首轉角處冉冉現出四條黑影，望自己兩人而來，身法似緩似快，轉瞬，已在丈外遠處停住。

這四人均身穿一襲寬大黑袍，清朗月色下竟然面目難辨，雙足似未沾地，身形飄浮微晃，形似幽靈，衣袂在夜風中飛舞，瑟瑟出聲，令人不寒而慄。

韓仲屏暴喝一聲，道：「你等是何來歷？」

四具鬼魅幽靈竟悶聲不答。

韓仲屏突一擊出手，掌底射出一道青虹，無與倫比。

四具幽靈雖在韓仲屏出手之際飄閃後退，其中一具却遲了分毫，爲金虹攔腰揮成兩截，只聽呱的一聲慘嗥，幽靈軀體中分爲二、却又復合爲一。

韓仲屏駭然面色大變，那具幽靈似是有形無實之物，着劍虛無。

于冰亦感大驚失色。

突聞遠處傳來冷森森笑聲道：「果然不出老夫所料是你們兩人扮裝？欲潛逃離去。」

陰司秀才于冰冷笑道：「閣下未免欺人太甚了，我等已應允三日內交出五行院確址並未食言，何況我等亦未離開夏口，閣下說話無異兒戲。」

「老夫已識破你們鬼蜮技倆，巧裝改扮混過老夫手下眼目，只要避過三天，欲老夫認爲你們已逃出夏口鴻飛冥冥，無可奈何了。」

于冰高聲道：「應允三天內繪出五行院確址決假不了，只怕閣下此去無異飛蛾撲火，自尋死路，若閣下認我等畏懼於你，俯首聽命，未免大錯特錯了。」

韓仲屏却聞得對方之言不禁一呆，失悔自己兩人爲何不藏過三天，不就無事了麼？

冷森語聲又自傳來道：「尊駕是有名的陰司秀才，滿肚子壞水，未取得圖形證實無訛前，任憑尊駕舌燦蓮花老夫不也會相信，更絕不能你們兩人身影消失在老夫眼目之下！」

韓仲屏附耳低語道：「爲何鳳郡主尙不現身？」

于冰鼻中冷哼一聲道：「少俠眞要爲鳳郡主引來無窮禍患麼？」接着高聲道：「那麼閣下意欲如何？」

「兩位速轉返客棧，三天之內不得輕擧妄動！」

「韓仲屏突身形騰起向語聲傳來方向疾如電射撲去，大喝道：「口吐狂言，饒你不得！」

瓦面上寃冒起一具身影，雙掌併吐，厲喝道：「回去！」

韓仲屏冷笑道：「未必！」

兩股奇猛無比的指勁掠了一個正着，捲起一片狂飈，屋瓦發出連珠碎裂破音。

二人一擊之後，這時展開了一片兇猛激搏，兔起鶻落，漸漸移向鎭外曠地。

那四具有形無質的幽靈魅影亦紛紛撲向陰司秀才于冰而去。

于冰却倏地避開，撲向韓仲屏身後，墮落在郊外。

四具幽魅如影隨形而至，于冰忽旋身揚腕打出一團暗器，在四具幽魅之前突爆裂眩目火焰，呱呱發出驚叫，飄閃疾退無踪。

韓仲屏正與那面目難辨黑袍老叟打得難分難解，奇招迭出，韓仲屏有金劍爲助，似立于不敗之地，却感老叟擧手投足，威力强猛，而且攻向意想不到之處，神奇難測，不禁暗感駭異。

天際邊處忽傳來一聲尖銳長嘯，黑袍老叟突潛龍升空冲霄而起，半空中厲聲道：「你們兩人如不信守三天諾言，莫怨老夫手辣心黑！」

語聲中人却穿空如電掠去，瞬眼消失在蒼茫月色遠處，餘音仍自裊裊。

黑袍老叟來得突然，去得也快，似爲

嘯聲吸引而去。

于冰韓仲屏不禁呆得一呆，忽聞夜風中送來蘋兒嬌脆語聲道：「韓少俠，鳳郡主深感氣忿，少俠居心叵測，幾乎爲她引來禍患，如今雖施展調虎離山計將老賊引開，但老賊決不死心。」

韓仲屏聽得蘋兒語聲，不禁朗聲道：「蘋姑娘，此乃天大寃枉，在下並無此意，只是情急求援而已。請蘋姑娘在郡主之前善加美言，平熄怒忿容在下一見。」

蘋兒道：「郡主當然要見少俠，于堂主認得路，請二位多加小心避免攪觸郡主之怒。」

韓仲屏道：「蘋姑娘……」

于冰急搖掌制止，道：「少俠，蘋姑娘離去了，你我速去晤見鳳郡主。」伸手一拉韓仲屏，雙雙躍起……

兩人身形落在一角花木扶疏小園中，其中不知開滿了白色小花朶的數株高與人齊的花樹，隨風搖曳，瀰漫了淡淡幽香，沁人心脾。

韓仲屏不禁讚道：「好香！」却發現陰司秀才于冰哭喪着一張臉憂形於色，詫道：「于堂主你這是怎麼了。」

于冰苦笑道：「稍時自有罪受，少俠尙好整以暇，似若無事！」

韓仲屏心中暗道：「怎麼于冰好似嚇破了胆似的，我就不信這裏頭有什麼好怕的？」

只聽廂房傳來蘋兒語聲道：「兩位請進！」

一扇雕花長門忽呀地悠悠開啓。

房內已掌着燈火，却不甚明亮，幽暗如豆。

于冰領着韓仲屏屛息先後跨入房內，只見幽暗如晦燭光下狄雲鳳面覆薄紗端坐在一張胡床上，身旁俏立着冷若冰霜的蘋姑娘。

左列下首排着兩張太師椅，狄雲鳳却未立起相迎，只輕聲道：「兩位請坐！」

韓仲屏和于冰兩人同聲說道：「謝郡主！」

狄雲鳳輕輕嘆息一聲道：「韓少俠，我忖思多日，終於想出少俠奉命出來原因，如猜測無差，不外兩個原因，一是想殺害我狄雲鳳，再是心懷不軌，意欲離叛梁丘皇自立門戶！」

韓仲屏聞言面色大變，控制不住內心的驚恐，心神一陣戰慄，忙道：「郡主這話不是要置在下于死地不可麼，在下如有此存心，日後天誅地滅，不得好死！」

狄雲鳳道：「少俠無須起此重誓，我決非含血噴人，無的放矢，從家嚴諭函內知少俠另有重任，但經多日來觀察少俠一直在追踪我狄雲鳳，處處誘使江湖魑魅魍魎對我不利，難道這不是事實麼？」

韓仲屏額角冒出冷汗，赧顏笑道：「事出有因，在下決無此用心！」

狄雲鳳語聲一寒，道：「就拿年少豐而言，少俠爲何逼令年少豐交出信物，意欲據爲己有，尙欲萌念殺害，更明目昭彰爲令師引來强敵爲患，應允繪出五行院確址，存心背叛，至爲明顯，還用得着狡辯麼？」

韓仲屏心神猛凜，道：「在下奉命而爲，身不由主，至于家師爲何要索問信物，在下也不明白，那繪出五行院確址，不過是拖延之計，不然何至於須等候三日之後。」

蘋兒突冷笑道：「聽來似合情合理已極，其實却是掩飾己非，年少豐已向郡主陳明信物來歷，梁丘皇並非無理由命韓少俠向年少豐索回，因此郡主疑韓少俠心懷叵測，因傳訊向狄院主稟明詳情。」

韓仲屏不禁面紅耳赤道：「在下並未謊言，郡主不信儘可問于堂主。」

蘋兒冷笑道：「當然要問，誰人不知兩位互通一氣，狼狽爲奸。」

陰司秀才于冰慌忙起來，躬身道：「蘋姑娘，梁丘皇命韓少俠索取那枚信物，老朽在旁耳聞。」

狄雲鳳輕輕嘆了一聲，道：「此事眞假，終有水落石出之日，眼前那不明來歷黑袍老者雖爲詭計誘開，但稍時必捲土重來，我確信必來這座小庵窺察，是以兩位最好藏身避不露面，蘋兒，妳領少俠前往東廂房去，于堂主請暫留商議如何退敵之計。」

話落，蘋兒即道：「韓少俠，請隨我來。」

韓仲屏心內委實不願，却不願狄雲鳳對自己厭惡加深，起身離座，向狄雲鳳長施一揖道：「在下遵命！」逕隨着蘋兒身後走出門外。

廊廡之下已雁翅般肅立着七個抱劍幪面女婢，目睹兩人先後走出，倏地魚貫前導。

韓仲屏乾咳一聲：「蘋姑娘，在下久聞姑娘與七婢經郡主調教得一身絕學武功，不知在下有幸能否見識一下。」

蘋兒面罩秋霜，冷笑道：「少俠話中用意是否欲與我較量高下，我也久聞少俠乃人中之龍，也要見識見識！」

「眞的麼？」話出人旋，五指疾拂如電，指鋒所及，蘋兒胸腹重穴無不在韓仲屏招式籠罩之下。

韓仲屏只見眼前人影一晃，已失去踪影，忽聞身後蘋兒嬌笑道：「少俠若全力施爲，我未必能閃避得了，身手確是不同凡俗。」

韓仲屏暗中一驚，忖道：「自己雖展了四成手法，但能避開這一擊之人却寥寥無幾，由此見鳳郡主武功高深莫測。

只聞蘋兒語聲道：「少俠走吧！」

韓仲屏笑道：「蘋姑娘好高的武功，在下自愧不如。」

蘋兒身形前導，笑道：「那是少俠自謙之詞。」

到達東廂房內，只見桌上燈光如豆，昏黃火燄映照下已擺設了四盌菜肴一壺酒及兩副杯筷，顯然是爲自己及于冰所設。

蘋兒道：「于堂主片刻即至，恕不奉陪。」宛如驚鴻般一閃即杳。

韓仲屏坐了下來，提起酒壺，在面前斟滿了一杯酒，暗嘆一聲道：「堂堂七尺之軀，怎能向婦人女子低頭，韓仲屏呀！你也太無志氣了。」執杯就唇淺飲，腦中却不由自主泛出狄雲鳳那絕代風華，傾國傾城姿容，後又輕嘆一聲道：「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宮粉黛無顏色，在天願爲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韓仲屏人間俗夫，豈能忘懷！」

（未完．十四）

鬼谷天魔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藍田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武家騏來到少林將自己身歷其境打探天魔教經過說出，但各門派在少林奸徒——天魔教奸細普明禪師唆擺下，懷疑他是反間奸細，將其囚禁在戒持洞內，武家騏在洞中發現少林掌門普元禪師也囚禁在洞內，才知道普明真正是天魔教的奸細，在普元禪師的協助下，先練少林大乘禪功掙脫寒鐵枷鎖，遵照普元指示去少室峯「聽泉古洞」找一虛老禪師解救本門和武林之事，來到洞口附近發現二人，一個是天魔教總教練司徒春元，先將司徒春元打傷趕走，另一個是普明潛入洞內將一虛老禪師擊至重傷，自己因一時不察中計，亦受重傷……

遵遺囑行事　謎語止干戈

武家騏道：「啊？……」

如非重傷欲死，武家騏真會一下子跳了起來，當下啊了一聲，嘆道：「那麼師祖……一定……是不知道他……陷害恩師……與私通天魔教……」

一虛禪師毫不稀奇的道：「我……都知道……」

武家騏更為意外的道：「師祖既然……知道……」

一虛禪師又打斷他的話，道：「不要多問，……先把這顆……藥丸服了……下去……」

原來他手中握着一個碧綠的玉瓶，似是早已取在手中之物，掙扎着遞了過來。

武家騏困難的接了過來，打開瓶塞，一股沁人的清香立刻衝入鼻孔之中，然而玉瓶之中却只盛有一顆藥丸。

武家騏怔了一怔，把那顆藥丸托在掌心之中，道：「師祖自己……」

一虛禪師突然沉下臉來道：「老衲早已……服用……過了，還……不……快些服下！」

武家騏略一遲疑，終於掙扎着送入口中，吞了下去。

說也奇怪，那藥丸一經入口，一股清涼之感頓時遍行全身，精神體力都像已經恢復了甚多。

耳鼻間只聽一虛禪師叫道：「現在，不要多……說……什麼，快些引導引藥力，運息行……功……」

武家騏此刻已能移動，聞言不敢多說什麼，果然依言坐了起來，導引着那股藥力週流全身，向四肢散去。

一時只見他額際間熱汗蒸騰，面色由蒼白而轉紅潤，不大工夫，已經血調氣順，內創盡復。

武家騏功行三十六週天，只覺自己確然內創已經盡癒，當下霍然而起，無限興奮的朗聲叫道：「師祖，弟子已經完全好了！……」

但是，他立刻怔住了，原來一虛禪師臉如蠟黃，氣若游絲，似乎已到了彌留時

的狀態。

武家騏又驚又疑，吶吶的道：「師祖，那藥靈如仙丹，您老人家不是早已服下了麼，為何？……」

一虛禪師顫抖着五指困難的伸手指道：「看見那……瓷瓶了麼？……快……把它……拿……來！……」

武家騏循着一虛禪師所指之處看去，只見石室一角有一個石架，上面擺了五六個瓶瓶罐罐，果有一個大約三寸高矮的白色瓷瓶在內。

他不暇多問，急忙奔去取了過來，不待一虛禪師吩咐，立刻旋開瓶塞，只見裏面是半瓶豆粒大的白色藥丸。

武家騏皺眉道：「師祖，這藥不對，不是弟子所服的那一種！……」

一虛禪師露出一絲苦笑，道：「拿出……七……顆！……」

武家騏不敢再多說什麼，只好懷着困惑的心情，依言倒了七顆出來，在一虛禪師示意下，幫助他服了下去。

一虛禪師服下藥丸之後，雙目微瞑，似在運息行功，武家騏不敢驚擾於他，只好耐着性子，焦灼的守在一旁。

大約一盞熱茶之後，方見一虛禪師雙目睜大，喘出一口粗氣，輕輕誦了一聲佛號，道：「方才你與孽徒普明的談話，老衲都已完全聽清，老衲原認為少林一脈，將要從此滅絕，但現在因你之故，却又有了轉機，……」輕輕一嘆，接下去道：「老衲時間無多，應該擇要快說！」

談話之間，精神體力似是都已好了甚多。

武家騏驚疑不定的道：「師祖已經完全康復了麼？」

一虛禪師白眉微鎖，忖思着道：「這事既不能瞞你，倒不如與你說明，老衲被孽徒普明傷及要害，生存無望，所服的七顆為草丹，不過僅能支持盞茶左右，老衲就……」

武家騏忙接道：「弟子亦被普明長老傷及要害，但服下那顆靈丹之後，已經完全復原，為什麼師祖……」

他忽然發覺到一虛禪師神色有異，故而微微一怔，話鋒倏然而止。

一虛禪師沉默了一下，强顏苦笑，說道：「你可知老衲給你所服的是什麼靈藥麼？……」

不待武家騏答覆，顧自有些感慨的接下去道：「那是少林先代祖師傳留下來的鎮山三寶之一的『萬靈大還丹』，不但任何嚴重的傷病能夠藥到病除，就算是已死之人，也能使他活轉過來，此丹只此一顆，是由第三世祖師留傳下來，已經歷代相傳了二十七世。……」

武家騏大為震動的道：「這樣萬金難求的寶物，師祖為何輕易賜予弟子？何況，您老人家，……唉！弟子縱然因此得以活命，也將內疚神明，終生不安。」

一虛禪師平靜的一笑道：「不要如此激動，須知世間萬事萬物，冥冥中皆是前定，何況，老衲乃是甘願死於孽徒普明之手……」

武家騏心中一動，忍不住接道：「師祖明知普明長老心懷叵測，叛逆師門，為何您老人家還要甘心受他的暗算？……」

一虛禪師嘆口氣道：「因果！……老衲與你師父之所以甘願引頸就死，無非想以我師徒兩人之死，消弭了少林一派歷代所種下的惡因！……」

武家騏大驚，道：「我師父，他老人家……」

一虛禪師平靜的道：「普明孽徒回寺之後，你想能放得過他麼？」

武家騏神色慘變，頓足道：「是我害了他老人家，我……還有何顏立於天地之間！」

一虛禪師鄭重的道：「你不必自責，須知普元雖難免一死，但他却交給了你一副沉重的担子，那就是規復少林，整頓少林！……」

武家騏咬牙無語，沉忖良久，方道：「歷代以來，少林俠譽滿天下，不知又怎會種下什麼惡因，要遭此刦？」

一虛禪師苦笑道：「歷代以來，少林雖負俠譽，但干戈殺伐，豈是佛門弟子所當為，日積月累，煞氣過重，自會有不測變故發生！……」

目注武家騏，宣聲佛號又道：「普元能在垂死之前收下你為少林俗家弟子，肩負起他日整頓少林的重任，也算不幸中之大幸了！」

武家騏皺眉蹙額的道：「普明長老把持少林大權，暗通天魔教，謊言詐騙各大門派與武林羣雄，眼見就有一場空前大變，亘古血刦，弟子只怕獨力難挽狂瀾，枉負了師祖與恩師的殷切厚望！……」

一虛禪師坦然道：「凡事盡其在我，但求無愧此心足矣，至於成敗利鈍，大可不必計較，同時，更要分別輕重緩急，徐徐圖之……」

微微一頓，又道：「倘若天魔教果爾入侵少林，血屠天下，老衲倒有一個暫時遏阻的辦法。」

武家騏忙道：「請師祖指示。」

一虛禪師忽而伸手一指道：「那石桌之下有一個布包，把它取了過來！」

武家騏連忙奔向石架之前，只見果有一個油布小包，在石架之下的一角之上，當下連忙取了過來，雙手捧了上去。

一虛禪師搖搖手，說道：「這是老衲早經備就之物，其中有一套衣物面具，在必要時可以穿着起來，去見天魔教主翁旋坤！……」

武家騏頗為驚異的道：「師祖對天魔教似乎知道很多，莫非……」

一虛禪師搖頭道：「老衲原本一無所知，對翁旋坤之名也還是半年之前方才聽說！……」

話聲微微一頓，徐徐接下去道：「老衲隱於此地雖然時日已久，但與武林中仍有一二老友聲息相通，這布包就是半年前來過訪的一位老友所遺，對天魔教崛起江湖之事與奪命神卜翁旋坤之名，也是那時方才聽說。」

武家騏疑慮盡失，但却忖思着道：「弟子穿了這包中的衣服，改裝易容，去見天魔教主，該與他說些什麼，才能阻遏他的行動呢？」

一虛禪師道：「對答之詞，都記在包中的一張柬帖之上，移時你自己去看就是了！……」

說話之間，忽然他雙肩抖顫，面色大變。

武家騏見狀愕然一驚，忙道：「師祖，您老人家的傷勢！……」

說着就欲去拿那仍有半瓶藥丸的白色瓷瓶。

一虛禪師搖搖手道：「沒有用了，老衲心脈只能連合一次，服任何藥物，也無法使已斷的心脈二次連合了！」

武家騏大驚道：「師祖莫非被普明長老震斷心脈了麼？」

一虛禪師點點頭道：「那孽徒如不能確定老衲已死，如何肯離去！……」

扯轉話鋒，又道：「待至這一着奏效之後，然後你應立刻趕去咸陽正東十五里找住於伏星嶺、沉星洞中的天星老人，把經過情形告訴於他，……」

武家騏怔了一怔，道：「也是要找天星老人？」

一虛禪師誦聲佛號，道：「難道你聽說過麼？」

武家騏不敢隱瞞，連忙把遇到鐵胆僧之事簡略的說了一遍。

一虛禪師白眉微鎖，說道：「老衲倒不曾聽說過有此人，既是如此說法，想必是天星老人與奪命神卜翁旋坤俱皆有些淵源！……」

伸手一指那油布小包，道：「這就是天星老人半年前來此時所留之物。」

武家騏還想再問下去，但一虛禪師已經萎頓不堪，喘吁不止，只好住口不語。

一虛禪師目光轉動，忽然掙扎着由袍袖中摸出一方雕着佛像的玉牌，遞到武家騏手上道：「這是老衲在掌門任內常佩之物，可以做爲號令少林弟子的信物，……老衲……大限已……到……後面……有……圓缸……」

武家騏趕忙把那玉牌雙手接過，一虛禪師一語未畢，已是迅速的萎頓了下來，雙目一閉，魂歸西天去了。

一代少林掌門，活到一百二十歲的高齡，結果却竟被他的弟子所弑！

武家騏俯地大悲，哀泣不止。

良久之後，方才收淚而起。

他記得一虛禪師彌留之中曾說過：「後面有圓缸……」可惜一語未畢，即刻仙逝，一時竟猜不透那話中的含義。

茫然忖思之中，向石室之後走去。

原來那石室後面尙有一道虛掩的暗門，武家騏伸手推了開來，只見裏面除了幾件日常需用的物件之外，果有兩隻簇新的瓷缸。

武家騏豁然大悟，連忙把那圓缸搬了出來，先在一虛禪師遺骸前跪拜誦唸了一番，方才把他的遺骸輕輕抱了起來，置於缸內，保持着趺坐的姿勢，然後再把另一隻圓缸蓋了上去。

武家騏二度跪拜默禱了一番，把那油布衣包打了開來，只見除開一套新衣面具之外，果然另有一張柬帖，上面寫着密密麻麻的一片字跡。

他細細看了一遍，然後迅快的束於腰間，略一躊躇，向聽泉古洞之外走去。

由於洞外就是奔騰澎湃的瀑布，必須疾躍而出，方始不致被濺濕衣履，武家騏心事重重，恨不得立刻重入少林寺，故而在將到洞口之際，雙足加勁，疾若閃電流星，向洞外的山澗射去。

武家騏心急如火，拜別師祖遺骸，由洞口急射而出。

此刻約當二更之後，陰霾密佈，濃霧瀰漫，洞外一片黑沉。

就當他射入山澗之中，身形尙未站穩之際，忽聽一聲嬌脆的叫聲道：「老友記，到底又找到你了！」

眼前黃影閃動，一個肩插長劍的苗條人影已到眼前，武家騏雙眉深鎖，不由自心底之中泛起一股涼意。

原來來者竟是斷魂羅刹戚沉香。

武家騏也冷冷哼了一聲，道：「久違了！……」

戚沉香眸光有如利箭一般，上下打量着武家騏，笑道：「不錯嘛，數月未見，你是改行殺豬了，還是自己變成豬了？」

武家騏勃然的道：「士可殺不可辱，妳……」

斷魂羅刹雙手連搖道：「好吧好吧！還是先談談咱們的交易吧！你的事情辦得怎麼樣了？」

武家騏咬牙道：「舍妹現在何處？」

斷魂羅刹一笑道：「洞庭之濱，你總該還記得這個地點才對！」

武家騏道：「妳把她的『迷心蝕魂』解去了麼？」

斷魂羅刹神秘的一笑道：「很抱歉，這一點請恕我暫時不能說明！……」

眸光森然一轉，接下去道：「不過，只要你把神龍碧玉寶玦弄到手，我保證還給你一個完好如初的妹妹就是了！」

武家騏恨恨的道：「那東西不是如此容易弄到手的。」

斷魂羅刹噗哧一笑，說道：「說難亦難，說易亦易，只看你是否誠心全力以赴了！……」

聲調一沉，接下去道：「你已放棄了一個最好的機會，你知道麼？」

武家騏自然知道，她所說的是他拒絕天魔教主的重用，不在太行別宮進行盜取碧玉神龍寶玦，却偷偷溜了出來。

當下苦笑道：「在下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

斷魂羅刹冷哼道：「什麼苦衷？」

武家騏皺眉，道：「大丈夫立身於天地之間，頭可斷，血可流，志不可屈，武某寧死百次，也不能在那老魔之前屈膝俯首！」

斷魂羅刹格格大笑道：「說得好，你是頂天立地的奇男子，轟轟烈烈的大丈夫，可是你知不知道就因爲你這死心眼的牛脾氣，已經差一點害死了你的妹妹麼？」

武家騏咬牙道：「妳……」

斷魂羅刹面色一板，道：「我得知那椿消息後，幾乎想立刻殺了你那寶貝妹妹，通知你囘去收屍，但後來，……」

陰陰一笑，接下去道：「好不容易，我才忍下了怒火，再留給你一個最後的機會！……」

武家騏咬牙根格格做響，他眞恨不得立刻殺了這個陰險可惡的妖婦，無奈妹妹的性命操在她的手中，使他發作不得，只好強忍怒氣道：「如妳敢對舍妹有什麼不利的行動，妳也休想活在世上」

斷魂羅刹冷笑道：「你不用拿大話來唬我，現在，你仍然有機會可以進入天魔敎，只要你同天魔教主低個頭，賠個禮，仍然可得重用，那麼，盜取碧玉神龍寶玦，仍然是輕而易舉之事，否則，兩條性命可就要毀在你的手上了！」

武家騏訝然一驚道：「妳說什麼？兩條性命……」

斷魂羅刹一笑道：「對啦，我倒忘記告訴你了，因爲令妹一人太孤單了一些，沒有合適的人照顧，所以，我把令堂也請去了！」

「啊？……」

武家騏差點沒昏了過去，咬牙切齒的道：「妳把我母親也擄去了？」

斷魂羅刹皺眉道：「別說得那麼難聽好麼，爲了令妹孤單寂寞，請令堂去陪她做個伴兒，也有什麼不對麼？」

武家騏面色鐵青，罵道：「好卑鄙的手段！……」

大步逼到斷魂羅刹面前，一字一頓的道：「快說，妳把她們弄在洞庭湖的什麼地方？」

他雙目圓睜，毛髮倒豎，雙拳握得骨節格格作響，形勢十分駭人。

斷魂羅刹不由步步後退，但仍冷笑道：「你認爲我會告訴你麼？」

武家騏咬牙道：「不怕妳不說……」

右臂一振，五指箕張，向斷魂羅刹肩頭就抓！

斷魂羅刹怒道：「你自信能強得過我麼？」

但她被武家騏神色所懾，也自不敢大意，驀地退後半步，長劍鏘然出鞘，閃電般向他的右腕削去！

她的原意本是要把武家騏的招式逼了回去，殊料武家騏盛怒之下，反腕一撩，竟向她削到的劍鋒抓去！

這一着大出斷魂羅刹意料之外，但聽一陣乒乓脆響，那閃亮的青鋼劍鋒竟被他攔腰揑斷，鋼片紛紛飛散了一地。

斷魂羅刹目瞪口呆，手中握着一柄斷劍，踉蹌倒躍數步，訝然叫道：「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你……你這是……」

武家騏大步進逼，喝道：「快說，妳把我母親妹妹弄去了那裏？」

斷魂羅刹連連後退，大叫道：「就算你武功當眞已經比我高强，殺了我我也不會告訴你！」

武家騏冷哼一聲，一掌拍了出去。

這一掌他並非拍向斷魂羅刹，而是向她身旁不遠之處的一方巨石之上拍去！

但聽轟的一聲暴響，一方丈餘大小的萬千巨石，竟被他一掌擊得碎石如雨，漫天紛飛！

斷魂羅刹容色大變，雙腿一軟，竟然一下子坐了下去。

武家騏雙目圓睜，幾乎要噴出火來一般，咬牙叫道：「妳還不肯說麼？」

斷魂羅刹咬牙道：「你殺了我吧！」

雙目一閉，果是一副從容待斃之態。

武家騏頹然一嘆，無力的垂下手來，道：「好吧，我不殺你，也不迫你的口供，我將盡最大可能把那碧玉神龍寶玦弄來給妳！……」

聲調一沉，道：「不過，妳要記住，家母與舍妹若有一點差錯，妳將要受到十倍以上的報復，現在……告訴我下次與妳怎樣聯繫？」

斷魂羅刹甜甜的一笑道：「你儘管放心，對令堂令妹我保證待以上賓之禮，至於連絡之法，還是由我找你好了！……」

武家騏哼道：「倘若我要找妳呢？」

斷魂羅刹略一忖思，說道：「圓圈爲記。」

武家騏輕吁一聲，說道：「妳可以走了！」

斷魂羅刹頷首一笑，道：「祝你早日成功，天倫團聚。」

嬌軀晃動，疾馳而去。

武家騏仰天悠悠一嘆，回望了瀑布垂掛後的聽泉古洞一眼，迅快的鑽入了一簇枝葉茂密的矮樹叢中，解下腰間的油布衣包，打了開來。

不久，他又撥枝分葉，輕輕走了出來，但此刻的他，却已完全變了模樣！

× × ×

少林寺中。

無數的火把照耀，無數的人聲吶喊。

平靜安詳的少林寺突然之間變成了血腥的屠場！

就在深夜三更時分，忽然强敵大至，天魔敎在敎主親自率領之下，不知究竟到了多少人馬，不但把少林寺包圍得水洩不通，而且難以數計的高手步步進逼，把少林寺中的僧侶，與所有與會而來的各派羣雄俱皆迫入了大雄寶殿所在的一層殿院之內。

這變故來得太突然了，少林寺方圓十里之內本來都派有密密麻麻的明樁暗卡，但天魔敎却像自天而降，由地底而出，事前並無半點警訊，及至發覺時，大批的天魔敎高手早已進入了少林寺內。

於是，少林寺中屍體橫陳，一場搏殺之後，已有六七十名少林僧侶與各派羣豪死於非命。

但戰況漸漸沉寂了下來。

因爲天魔敎主將少林僧侶與各派羣雄迫入大雄寶殿所在的院落之後，停止了攻擊行動，下令招降。

被困之人包括了少林掌門的達摩院首席長老普明，與其他七位長老，四大護法尊者，各殿殿主，以及大部份少林寺僧，數約四五百人。

另外，則有鐵面神行客戴宗行、鐵面神君申公明、九大門派、三會七帮的首腦人物，總數亦不下二百餘人。

這些人物，都是武林中的知名之士，而且幾乎包羅了大半個武林的精英，然而，現在却俱被天魔敎所困，進退失據，惶惶無主！

他們原是爲清剿天魔敎聚會而來的，沒有想到却在措手不及之下，俱被困於少林寺中。

幸而大雄寶殿所在的殿院寬廣巍峨，雖是有六七百人聚集其內，却毫無擁擠狹小之感。

大多數的首腦人物俱都聚集在大雄寶殿之內，緊急會商。

然而，眼前的情勢是紊亂吵雜，七嘴八舌，莫衷一是。

鐵面神行客內創已癒，只見他顯得特

別暴躁衝動，憤憤的大叫道：「俠義道銳氣大挫，已經丟光了面皮，我們要聽聽普明代掌門的解釋之詞，爲何事前毫無警訊，難道天魔教徒個個會騰雲駕霧不成？」

點蒼掌門程公放附和的道：「這話問的是，少林一派被武林同道倚爲泰山北斗，難道禪師派出的樁卡都是廢物麼？」

羣雄俱皆十分激憤，七嘴八舌，相率責難。

普明長老面色恬然，朗誦一聲佛號，道：「老衲亦感到事態過於離奇，不過，對諸位的責難，老衲亦難於接受，諸位若眞的要聽解釋之詞，只有天魔教主能解釋得出來。」

此言一出，羣情大嘩，秩序隨之更加大亂。

忽然——

只聽到一串震天狂笑之聲起處，一條人影疾逾鷹隼，驀然凌空撲落大雄寶殿之前。

擁立在殿門附近之人愕然一驚，不由自主的分向四面散去。

只見那人一身青衣，貌約中年，昂然而立，冷冷長笑。

鐵面神行客首先衝了過去，大喝道：「你是什麼人？」

那人聲調冰冷的道：「找你們能夠做主的爲首之人說話？」

鐵面神行客大怒道：「對誰說也是一樣！」

那人冷冷笑道：「也好，在下是天魔教教主駕前常侍皇甫重，奉教主之命特來通知爾等，限在半個時辰之前一律投降，否則……」

陰陰一笑，接下去道：「玉石俱焚，鷄犬不留！」

鐵面神行客大怒道：「好狂妄的强徒，以堂堂俠義羣雄，豈能受你們這般妖徒的威迫！」

皇甫重大笑道：「那樣也好，爾等不妨準備一戰……告辭了！」

鐵面神行客怒喝道：「站住！」

皇甫重冷笑道：「閣下想要怎樣？」

鐵面神行客喝道：「在天下羣雄之前，豈容你要來便來，要去便去？」

皇甫重喋喋大笑道：「難道爾等能留得下我麼？」

鐵面神行客大喝道：「那就要試試看了！」

兜胸一拳，搗了過去！

皇甫重放聲大笑，視如不見，對鐵面神行客那勁力呼嘯的一拳，竟而不理不睬，既未閃避，也未格擊。

說也奇怪，鐵面神行客一拳明明已經搗實，但皇甫重若無所覺，而鐵面神行客却像擊到了銅牆鐵壁之上，但聽悶吭一聲，一下子反彈而回，摔出了丈餘之外，一口鮮血隨之噴了出來。

以鐵面神行客在江湖武林中的聲望地位，一招之下，那人不避不格，竟將他彈射出丈餘之外，震得口噴鮮血，這實在是不可思議之事。

皇甫重仰天大笑道：「還有那位要把在下留住？」

羣雄雖多，但却一個個噤若寒蟬，沒有一絲回音。

皇甫重狂笑不絕，淡淡的道：「既然無人敢於再行出手，在下就要失陪了！」

但見雙肩一晃，人影已杳。

幾乎有半盞熱茶之久，羣雄面面相覷，啞口無言。

皇甫重不過是天魔教主的駕前常侍，單憑顯露的這幾手神功絕學，就已使在場羣雄個個瞠乎其後，看來眼下情勢委實已是凶多吉少。

鐵面神行客內創甫癒，又受重傷，但見他雙目緊閉，面色鐵青，在數名少林僧人照料下，默默趺坐一旁，運息療傷，不聲不響。

另外，喧嘩嘈雜的人聲却都已靜止了下來，個個神色沉重，不聲不響。

時光在沉默中暗暗逝去，大約已將近半個時辰。

不久——

只聽皇甫重的聲音在院門外大喝道：「時間已到，還不快些大開院門，向教主納降麼？」

殿中羣雄寂無聲息。

少林代理掌門普明長老忽然宣聲佛號，打破沉悶道：「諸位同道……」

所有目光俱皆凝注了在他的臉上，但却無人應聲。

普明長老微微俯首，又道：「眼下情勢，諸位必已洞悉，如不答允訂定城下之盟，勢必將有一場空前血刦發生在今夜之中……」

目光緩緩一掠四週，又道：「老衲一再思維，仍以保存武林元氣爲重，一時屈辱，他日仍有消雪之時；否則，只怕抱恨終天，永無彌補之術……」

場中悄寂無聲，誰也不肯多言。

因爲這實在是一件委決不下之事，一言之出，擧足輕重，如果主降，則不但一生名節盡付東流，而且勢必成爲武林中的罪人，遺臭萬年，如果主戰，則無異以卵擊石，驅人送死……

就在沉寂得令人感到窒息之中，忽聽皇甫重的喋喋大笑之聲又傳了過來，道：「在下奉教主之命，二度告誡諸位，或降或戰，早做決定，現在，在下由一數起到十爲止，如爾等仍無答復，即行揮師而入，盡誅不赦……」

話聲一落，大叫道：「一！」

聲如雷鳴，令人心頭發顫！

「二……三……四……五……」

羣雄雖是神色緊張到了極點，但却仍然無人應聲。

普明長老再也忍不住，大聲道：「情勢危如纍卵，諸位……」

「六……七……八……九……」

普明長老驀然大叫道：「開門！」

守在院門的四名僧人更不怠慢，聞得吩咐，立即把大門打了開來！

但見一羣黑影相率擁入，爲首之人身着玄色長衫，肩插玉骨摺扇，但頭臉却俱都蒙在青布黑紗之內，無限瀟洒的走了進來。

在他身後跟着的正是皇甫重，可以想像得到的是此人，正是魔教教主奪命神卜翁旋坤。

在場羣雄俱皆沉肅無言，一個個都像掉入了冰窖之中。

只見皇甫重忽然緊走兩步，趕在天魔教主之前，側身一站，大叫道：「本教教主已然駕到，爾等還不快些接駕！」

天魔教主已經率衆收住脚步，果似在等着羣雄晉見。

只見普明長老連忙趨前合什一禮，道：「老衲少林普明，參見教主……」

但他的聲音却戛然而止，因爲他立刻發覺，除他而外，並沒有第二個人趨前參謁，不由面色一紅，進退維谷。

皇甫重沉聲喝道：「爾等既已開門降服，爲何還要這等倨傲？」

但見天魔教主淡淡一笑道：「不必强行謁見之禮了……」

乾咳一聲，强顏作笑說道：「諸位均是本座素所敬重的豪俠之士，今日實逼處此，致與諸位干戈相見，實則本座甚感遺憾……」

羣雄俱如啞口葫蘆，默無一聲。

天魔教主微微頓了頓，又說道：「識時務者爲俊傑，本座對諸位並無惡意，相反的更可助各位振頹起衰，皆成强大的門派……」

轉頭向皇甫重道：「把本座之意宣示清楚！」

皇甫重連忙應道：「下座遵命……」

立即向羣雄一笑道：「當今之世，不論聲望武功，奇技絕學，尙沒有能與本教主相比之人，何況，本教教主心存匡世濟時之志，扶危拯弱之德，不論從任何一方面來說，均足以領袖羣倫……」

目光向少林代掌門普明長老一轉，道：「老禪師身爲一代少林掌門之尊，不知認爲如何？」

普明長老吶吶的說道：「事實確然如此……我等……應該尊教主爲天下武林盟主……」

「武林盟主……」

羣雄頗爲悚動，有了竊竊私議之聲，但却無人表示意見。

皇甫重一笑，說道：「既是各位尊崇本教教主，就煩普明禪師着人籌備，在此大排香案，歃血爲盟，以正武林盟主之大位……」

「啊……」

羣雄中又是一片輕輕驚呼之聲，但却仍然無人敢於明白表示意見。

皇甫重繼續又道：「其次，九大門派掌門，三會七帮之主以及獨霸一方的豪雄，均應於每年定期晉見盟主一次，執弟子之禮，獻納財寶若干……」

羣雄又起了騷動！

「執弟子之禮……」

「獻納財寶若干……」

「……」

皇甫重忽然重重哼了一聲道：「諸位如有高見，不妨當場提出來，否則……」

忽然——

就在皇甫重一言未畢之際，只聽一個低沉的聲音大喝道：「且慢討價還價，老朽來也……」

緊接着，一條白色人影忽然巧妙無比的凌空落了下來。

這一個突然的變化，不但俠義羣雄愕然一怔，就連天魔教主等人也大大的吃了一驚！

以正邪雙方在場的能人之多，居然沒有一個人能發覺到那人是如何來的，由何處來的？

天魔教主全身包裹青布黑紗之內，看不到神色表情的變化，但由他顫動的雙肩看來，顯然這人之來，使他大感意外。

所有在場之人，此刻俱都看到了來人的面貌，只見他年約六旬，一身白衣，吊客眉，紅眼圈，闊嘴塌鼻，一張臉則與雪白的衣服一樣顏色，更糟的是他的駝背，陪襯起來，實在難看得很。

那模樣七分不像人，三分倒像妖怪，令人一見之下，忍不住直皺眉頭。

「見他旁若無人的四顧一週，大笑道：「這裏滿熱鬧的嘛……」

普明長老湊上前去，試探的道：「施主高姓大名，到此……」

不待他問完，那白衣怪人乾巴巴的道：「老朽見這裏人多，想來找一個熟人！至於老朽的姓名……」

十分滑稽的嘻嘻一笑道：「不瞞各位說，老朽自幼是一名棄兒，蒙家主人收養，根本沒有名字，只有跟家主人偕姓一個白字，家主人呼喚老朽爲老白，他人則叫我白氏老駝……」

「啊……」

旁邊傳出一聲驚呼！

衆人循聲看去，意外的發覺那驚呼聲竟是出自天魔教主之口！

只見他哼了一聲，道：「你這人不是早死了麼？」

白衣怪人一跳之間，已到天魔教主面前數尺之處，哈哈一笑道：「我死了……是誰說的？」

天魔教主徐徐的道：「據說你與你的主人已在崑崙山遭天雷殛死了……」

白衣怪人一連跳了幾跳，道：「胡說，江湖傳聞，豈可盡信？」

天魔教主並未計較他的辱罵頂撞，却和顏悅色的道：「你要找之人是誰？」

白衣怪人毫不遲疑的叫着道：「翁一帖！」

「啊……」天魔教主不禁又驚呼了一聲！

所有在場之人，一時俱都落入五里玄霧之中，不知所云。

良久！「

方聽天魔教主忽然放聲朗吟道：「大漠吹來一團風……」

那白衣怪人立刻接道：「刮走江湖少郎中……」

天魔教主又接着道：「借問風波何處定……」

白衣怪人又應聲道：「霧山雲宮白花紅。」

天魔教主頓時像洩了氣的皮球一般，吶吶的道：「令主人還健在麼？」

白衣怪人大笑道：「家主人無病無災，難道眞的會被天雷殛死了不成！」

天魔教主道：「令主人說過什麼？」

白衣怪人道：「家主人要我帶信給那翁一帖，限他在得到訊息之後，立刻動身去見家主人，一刻也不能耽擱！」

天魔教主輕嘆一聲，道：「快說，如何去找令主人？」

白衣怪人嘻嘻笑道：「找起來痲煩得

很，你要記牢……」

天魔教主急忙催促的道：「你儘管說吧！」

白衣怪人側頭忖思了一陣，慢吞吞的道：「由嵩山西行五百五十里，找一處叫做『楓江渡』的小村……」

天魔教主道：「令主人就住在那村裏麼？」

白衣怪人嘻嘻笑道：「才不呢……找到『楓江渡』之後，打聽一個名叫張三嫂的老太婆，這老太婆雙目已瞎，只有一子一女，記住，不能找錯……」

天魔教主不耐的道：「快說下去！」

白衣怪人道：「那張三嫂雙目雖瞎，耳朵却靈，只要向她唸出『大漠吹來一團風』的那一首隱詩暗語，她就會帶你去到一座古廟之內……」

天魔教主道：「想必令主人是在那古廟中了？」

白衣怪人雙手連搖道：「家主人是何等身份地位之人，豈能住在一座破廟之中，這眞是天大的笑話……到了那廟中之時，就在那裏住了下來，夜間三更時分，你要不停的長吁短嘆，自責自怪，罵自己沒有良心，對不起以前的主人栽培之恩，然後，你僞裝拔劍自戕，那時，自會有人出頭勸阻於你……」

嘻嘻一笑，又道：「你只要向那勸阻你的人跪地苦求，他就會帶你去見家主人了！」

這番話說得音調鏗鏘，衆人俱皆聽得字字入耳，不禁倘恍如夢，如墜入五里玄霧之中。

以天魔教主的身份地位，與此時跋扈囂張的氣燄，按說必會把那白衣怪人活劈了才對。

殊料事實却大大出人意料之外。

只見天魔教主沉吟半晌，忽然輕嘆一聲道：「今日之事，暫且緩議……」

轉向皇甫重擬重的道：「由你帶回本教所有來人，不待本座令諭，不准有任何舉動，否則，一律按教規嚴懲……」

皇甫重吶吶的道：「教主是……要……要……」

天魔教主沉聲道：「本座要去處理一椿大事，快則十日，慢則半月必回……」

話聲一落，突然長身而起，疾如飛羽騰空，一晃而去。

一時正邪雙方，無不爲之呆了起來。

終於，皇甫重向普明長老尷尬的一笑，說道：「本教教主之言已不需在下覆述了……」

轉身大喝道：「教主有諭，撤出嵩山少林！」

但聽轟雷一聲暴喏，數以百計的黑衣人頓時向後退去，包括皇甫重在內，眨眼之間，消失無踪。

羣雄仍然呆立無言，目光俱皆驚異的的落在白衣怪人身上。

那白衣怪人躊躇一下，忽然一笑道：「諸位之中可有點蒼一派的程掌門人在內麼？」

程公放連忙向前走了幾步，抱拳道：「老俠士有何指教？」

白衣怪人目光一轉道：「可否借一步講話？」

程公放連忙陪笑道：「自然……就請禪堂落坐，借用少林之內一談如何？」

白衣怪人搖頭一笑，說道：「不妥不妥……」

程公放困惑萬端的道：「那麼，依老俠士之意是……」

白衣怪人一笑道：「咱們山門之外去談吧！」

程公放忙道：「就依老俠士，老朽當先帶路了！」

說話之間，當先側身走去。

白衣怪人雙手連拱，在羣雄如送神明一般的情形下，踏出了少林寺的山門，到達了寺前的空場之中。

程公放收住脚步，道：「老俠士看此地……」

一語未完，却見那白衣怪人忽然深深一揖，改聲道：「老前輩不認得晚輩武家麒了麼？」

程公放大爲訝異的道：「啊……是你……原來果然是寃枉了你……但你……」

一時之間，他有無數的疑問謎團，但却又不知從何說起問起。

武家麒於是把自己被囚入戒持洞中之後的一切經過，一一詳細的說了一遍，最後悄聲道：「晚輩因不便揭破身分，以免洩露消息，或是被普明叛徒向天魔教主暗通聲息，弄巧成拙，此地善後之局，就請老前輩偏勞了！」

程公放激動得老淚滾滾的道：「那是自然，武少俠儘管放心前去，老朽自忖尚能把此地的局面處理妥當，不過……江湖風浪險惡，武少俠還要特別小心在意……」

武家麒連忙說道：「老前輩不用爲晚輩操心，晚輩急於趕赴咸陽去見天星老人，不能問候戴大俠的傷勢和向他解釋前情了！」

程公放忙道：「這些，老朽都會替你轉達……」

武家麒並不多待，深深一揖，轉身而行，在晨風料峭，天色欲曙之際，飛步疾奔，又向咸陽趕去。

武家麒迎着新出的朝陽，邁着輕快的步履，逕奔咸陽而行。

他已換下了那套令人發噱的衣飾，仍舊愼重的包好，束在腰間，一面猜測着這其中的奧秘，一面向前進發。

無論他如何思維、判斷，也是想不出原因何在，天魔教主奪命神卜翁旋坤，可以算得是一個翻手爲雲覆手爲雨的混世魔王，少林之役，已將九大門派四路羣雄迫處於一殿之內，單以他的一名駕前常侍，就鎮住了在場羣雄，幾乎迫訂城下之盟，但他爲何要懼怕白氏老駝的主人？

他這主人是個什麼樣的人物，與天魔教主有什麼關係？

白氏老駝與他的主人是已經死了，還是仍然活着？天魔教主曾說他們主僕已在崑崙山上爲天雷殛斃，這消息是眞是假？

他默默重複着與天魔教主相對的那幾句話：

「大漠吹來一團風
刮走江湖少郎中
借問風波何處定
霧山雲宮白花紅」

單從這幾句話中，也無法看出是什麼

緣故道理，最後一句的霧山雲宮，好像指的是一個地方，但白花紅却又不知說的什麼。

他越想越覺得糊塗，越想越無法理解，最後索性把這惱人的問題拋開，且等見到天星老人之後再尋求解答。當下專心趕路，曉行夜宿，一路西行。

由嵩山西去咸陽，迢迢數千里之遙，雖然武家麒馬不停蹄，但也足足走了十日之久，方才到達古都咸陽。

一路之上竟然出奇的平靜，沒有遇到一點意外的變故，也不曾再聽到一點天魔教的消息。

到達咸陽時，已是燈火闌珊的黃昏之後。

武家麒暗暗尋思，那天星老人雖然不知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但他與一虛禪師爲友，自然是一位老一輩的奇人，自己風塵僕僕，形狀狼狽，這樣去見他，未免有些不敬，最好等明天修飾一下，再去見他老人家。

同時，一路奔波，也使他實在勞乏了，正好休歇一晚，當下找了一處客棧，匆匆飯罷，立刻倒頭而睡。

不知過了多久，他忽然被一陣異聲所驚醒。

他自經恩師普元禪師授以大乘禪功之後，已到三花聚頂，五氣朝元之境，雖在熟睡之中，也仍然可以查知十丈方圓之內的風吹葉落之聲。

傾耳聽去，整個客棧之中俱已闃寂無聲，但却分明有人到了他的窗外，估計時間，約當二更之後。

武家麒寂然不動，暗暗蓄勢聚力，靜以待變。

不久——

只聽窗外響起了一縷輕笑，一個低沉的聲音叫道：「武少俠睡了麼？」

武家麒默然不答，聽那聲音陌生得很，不知他究是什麼人，爲何發覺了自己行踪，而要深夜之間找來？

忖思之間，只聽那人又是一聲輕笑，忽道：「老夫到訪，怎不燃燭迓客？」

隨即，只見一點豆大的螢火忽然透窗而入，竟然冉冉的飛向燭蕊之上，蠟炬立燃，登時滿室通明。

武家麒訝然一驚，迴身寒毛森豎，心想，莫非自己遇到鬼了？

心中雖在忖思，手下却不怠慢，拂指一點，一縷指風過處，已將燃起的蠟燭震得燃而復熄。

同時，他悄無聲息的挺身而起，輕推後窗，有如幽靈鬼魅一般飄出屋外，疾如電掣翻向門前。

但當他甫行越過房脊，却聽又是一聲輕笑，一縷黑影鶻起，向客店外射去，兩個起落之間，已出去二十餘丈。

武家麒沉聲喝道：「那裏走！」默運大乘禪功，展開雲絮身法，有如流星趕月一般追了上去。

兩條黑影一先一後，星風電掣，眨眼間已離開咸陽古城，馳出了二十餘里，到了一片山嶺之中。

武家麒心中暗暗吃驚，看來這人輕功並不較自己爲弱，腦際間靈光一閃，不由收步停了下來。

原來他忽然想到，自己此來目的是要見天星老人，謀求破除天魔之策，挽救江湖大刦，何必爲了一個毫不相干的人挑逗，而冒險窮追，倘若因而出了差錯，豈非太不划算。

心動念轉，即刻就欲轉回客店，不再理會此人。

殊料就當他返身欲行之際，却聽一聲冷笑，那低沉陰鷙的聲音叫道：「武少俠，不追了麼？」

原來那人見武家麒停步不追，竟又一返身折了回來。

武家麒冷哼一聲，道：「除非你先報出姓名，說出引誘在下來此的原因目的，否則，請恕在下沒有時間奉陪。」

旋身看時，那人已來到了身後丈餘之外。

只見那人一身紫衣，外罩大紅披風，這種衣服穿在一個年屆五旬左右之人的身上，已經不大雅觀，加上他面色青綠，眼泛藍光，看上去更是刺眼，在深夜荒郊之中，武家麒眞疑心自己是遇上了鬼怪。

只聽那人呵呵一笑道：「老夫歐司冥，現爲鬼宮之主，一來想請武少俠一遊敝宮，瞻仰一下武少俠的丰采，二來想引見一位朋友！」

武家麒並未聽說過江湖之上還有一個鬼宮，更沒聽說過鬼宮之主是個什麼樣的人物，當下冷冷一笑道：「貴友是誰，尊駕怎會知道在下姓武？」

鬼宮之主呵呵大笑，道：「請恕老夫賣個關子，對敝友的名號，暫時無法奉告，不過，老夫可以說的是對武少俠關係重大，倘若錯過這一機會，只怕你會後悔無窮！」

武家麒怔了一怔道：「在下不慣這種鬼鬼祟祟的玩藝，再見了！」

旋身一轉，就欲離去。

鬼宮之主歐司冥冷笑一聲，叫道：「慢走！」

武家麒收步道：「尊駕還有什麼話要說？」

鬼宮之主冷笑道：「既然少俠不敢應老夫之邀，老夫亦不便相强……」

武家麒厲聲接道：「在下生平尚不知有個怕字，談得到什麼敢不敢？」

「那麼武少俠爲何不敢應老夫之邀去鬼宮一晤敝友？」

「尊駕既不肯說出貴友的大名，在下與尊駕又素昧平生，且在下尚有要事在身，值不得爲此浪費時間！」

鬼宮之主呵呵大笑道：「可容老夫指出一個事實？」

武家麒冷哼道：「請講！」

鬼宮之主道：「武少俠既是值不得爲此浪費時間，何以要與老夫追逐二十餘里，及至聽得老夫報出鬼宮之主的名號後，又返身而去？」

「武某只是要查出你因何躡踪到旅店之中……」

「老夫不是已說過要爲你引見一位朋友！」

「在下不感興趣！」

鬼宮之主大笑道：「好厲害的一張嘴，不敢就是不敢，何必諱言怕字？」

武家麒面色鐵青的道：「這樣看來，

在下勢必要一訪尊駕的鬼宮了！」

鬼宮之主陰陰地笑了一笑，反手指道：「敝宮就在北部十四坡，翻過這道山嶺就是。」

話聲一落，縱身而馳。

武家騏被激得怒氣勃發，跟踪而起，追了上去。

轉過一道山嶺，觸目所及，盡是纍纍荒塚，大大小小，佈滿在高高低低的山坡之上，夜風悽厲，新月如鈎，別有一種陰森況味。

鬼宮之主頭也不回，逕向一片松柏森森的高坡之上射去。

武家騏相繼而到，只見鬼宮之主已在林邊收住脚步，側身一讓，道：「武少俠請！」

武家騏近前看時，只見林中有一座巨墳般的石砌拱門，認眞說來，那拱門却有些像一具矗立的骷髏，兩盞綠燈高懸其上，正好是在兩眼的位置，洞開的大門則正像一張巨口。

武家騏雙眉深鎖，但却毫不遲疑，舉步向那巨口般的門內走去。

大門內是一條傾斜而下的地道，顯然這鬼宮是在地層之下的一片建築。

武家騏雖感驚異，但却故示平淡，暗中蓄勢戒備，大踏步拾級而下。

地道中兩壁各有一列火把般的壁燈，綠焰閃灼，森冷逼人。

傾斜而下的石級約有五丈左右，已是地道盡頭，武家騏忽覺冷風撲面，只聽一串咯吱咯吱之聲傳處，四具死人骨架竟然一搖一擺走了過來。

武家騏在玄天禪寺中也曾見過能動能叫的屍體，但此刻仍然不免感到一陣毛骨悚然，心中涼氣直冒。

那四具死人骨架肩頭各自披着一方紅巾，手中俱皆握着一柄寒光耀目的長劍，併排一站，攔住去路。

武家騏冷冷一哼，收住脚步。

他雖然表面上表現得從容無懼，但內心中却十分忐忑不安，同時深悔自己不該意氣用事，冒然而來。

由鬼宮之主歐司冥從旅店中引誘自己來，一路所表現的那分超凡絕俗的輕功，與他的驅屍役鬼之能，只怕今夜所面臨的是一個頗難應付的危局。

忖思之間，只見鬼宮之主向前趕上一步笑道：「這是敝門的守門四大金剛，休看他們只是一副朽骨，却也膂力驚人，各具絕技，較之江湖道上的一流高手略無遜色。」

接着向四副骨架沉聲喝道：「武少俠是本座親自邀來的佳賓，爾等還不快些退下！」

四副骨架像通曉人言一般，一搖一擺，分向兩旁退去。

鬼宮之主又復側身肅客，微微笑道：「敝宮因係開鑿地下興建，湫隘狹小，武少俠莫笑。」

武家騏放眼看去，只見迎面兩丈之外，是三間廳堂般的建築，四面則爲飄忽的黑霧所瀰漫，看不出範圍究有多大。

當下一笑道：「在下雖不解土木建築之學，但挖洞掘穴，在地下大興土木，諒來不是一件簡單之事，不過……」

目光一轉，又說道：「像貴宮的守門四大金剛之流，俱是塚中枯骨，啾啾鬼物，在光天化日之下，大約也是無法存在之物！」

這些本是挖苦之言，但鬼宮之主却不以爲忤，有些近乎傲然的道：「若不如此，本宮也就稱不起一個鬼字了！」

武家騏冷笑一聲，大步向居中的一間殿堂走去。

那殿堂雖不算如何巍峨壯觀，但既是興建地面之下，也可算是一處十分可觀的浩大工程。

正中的一間內，早已擺下了一副桌椅，十餘具骨架正在穿梭奔走，像奴僕一般的斟酒佈菜。

鬼宮之主呵呵大笑道：「武少俠休小看了這些枯骨，若干年前，她們也都是人間尤物，其中有教坊艷妓，有名門黠婢，紅粉白骨，白首紅顏，不過是無情的時光改變了他們而已！哈……」

武家騏冷然不語，却暗中仔細打量着廳中情形，顧自在上首椅子上坐了下來。

鬼宮之主相繼就坐，擎起面前酒杯，笑道：「武少俠不失豪爽風度，請……」

武家騏並不去碰面前的酒杯，冷冷的道：「尊駕專程邀約在下來此，就是爲了這一席酒麼？」

鬼宮之主怔了一怔，旋即大笑道：「且待老夫敬你三杯，即刻就引見那位你急欲要見的朋友！」

武家騏淡淡的道：「一來在下不善飲酒，二來，在下對你這酒不感興趣！」

鬼宮之主面色微變，道：「是懷疑這酒中有毒麼？」

武家騏冷笑，道：「在下並未如此說過。」

鬼宮之主沉着臉道：「但這三杯却是非喝不可！」

武家騏却毫不在意的笑道：「在下也有個倔強脾氣，這三杯酒說不喝就硬是不喝。」

鬼宮之主突然離席而起，陰陰的喝道：「既然你已踏入了鬼宮之門，一切就要聽命老夫！」

武家騏冷笑道：「只怕未必……」

聲調一沉道：「如果引見朋友之說只是你的藉口，請恕在下就要告辭了！」

「你要走？」

「難道你想留下武某？」

說話之間，挺身而起，就欲走去。

鬼宮之主有些氣餒的頹然叫道：「好吧，三杯酒不喝也罷，本座即刻去叫那位關心你的朋友出來！」

抖手一揚，只見一顆豆大的螢光綠火，冉冉的破窗而出，向後飛去。

不久——

首先傳來的是一串粗豪狂放的大笑之聲，緊跟着一個長髯垂胸，神態威猛，身穿葛布長袍的老者大步而入，向武家騏獰笑一聲，道：「娃娃，咱們多久時間不見了？」

武家騏愕然一怔，來人確然使他有些意外之感，原來他不是別人，竟是海天碧影孫長天。

武家騏離於開天魔教內三堂總舵時，曾被他狹路相候，所求不遂，意欲殺死自

己，也是自那時起，自己方才認清了他的奸險心胸，猙獰面目，幸而匿身天魔教屈充司閽舵主的少林普光大師相助，使自己從容擺脫了他的糾纏，料不到却又在此相見。

同時，也更使他後悔今日冒然追來此地，當下微微一怔，哼道：「在下原認爲只怕難得再見老丈之面了？」

海天碧影鬍子一翹，喝問道：「爲什麼？」

武家騏從容一笑道：「想必那位天魔教中的舵主手下留了情分！」

海天碧影悟出了武家騏言中之意，勃然大怒道：「你是說那普光賊禿……老夫雖然吃了他一點小虧……」

毫不掩飾的一拉衣襟，只見他左肋之上有一道半尺多長的傷痕，結痂未褪，分明是與普光大師交手時所傷。

武家騏冷冷笑道：「看來老丈是命大的了！」

海天碧影呵呵一笑，雙手連搖，說道：「老夫不是沒有涵養之人，現在暫且拋開這些不談，再談談碧玉神龍寶玦之事如何？」

武家騏冷笑道：「在天魔教內三堂總舵之外，好像談得已經夠透徹了！」

海天碧影不以爲然的道：「眼下時地不同，重提舊話，也許有些兩樣……」

轉向鬼宮之主笑道：「老友，該給他看看，咱們捉來之人了吧！」

武家騏聞言不由一驚，心想，原來他倆抓到了什麼人爲質？只聽鬼宮之主呵呵一笑，站起身來道：「這個容易！」

登時雙手連擊三掌。

掌聲一落，只聽一陣軋軋車輪之聲過處，一輛鐵檻囚車推了過來。

武家騏定目一看，却幾乎忍不住要笑了出來，原來那關在囚車之中的人竟是斷魂羅刹戚沉香。

戚沉香鬢髮散亂，衣履不整，在那站不直，躺不下的囚車之中，不住聲的破口大罵着。

那推動囚車的霍然又是四個死人骨架，在這鬼宮之內，彷彿除了鬼宮之主而外，再也沒有一個活人。

鬼宮之主綠臉泛光，擧手一揮，道：「武少俠既已看清此人是誰，快些推了下去！」

四副骨架發出一串啾啾怪叫，又復軋軋連響，推起鐵檻囚車，退了回去，斷魂羅刹的叫罵之聲也越去越遠，終於寂然無聞。

海天碧影得意的一笑道：「戚沉香在太岳山的那座小山神廟中曾經蓄意要毒死老夫，老夫恨之入骨，誓要把這賤人置於死地……」

雙手向鬼宮之主一拱，接道：「幸而我這老友相助，終於把這潑婦囚入了鐵籠之中，如今生之殺之，就完全要憑老夫之意了。」

武家騏笑道：「老丈要殺要放，與武某何干？」

「與你何干……」

海天碧影突然仰天狂笑道：「老弟台眞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斷魂羅刹戚沉香雖然不是你喜歡的人物，但她與你的關係却是極深……」

鬼宮之主一旁笑接道：「至少，有兩條人命握在她的手上！」

武家騏恍如夢醒，不由悚然一驚！事實確然如此，自己的母親妹妹俱皆被她所擄，究竟把她們擄在什麼地方，却是除了斷魂羅刹本人而外，確是無法查出之事。

倘若海天碧影眞的把斷魂羅刹殺掉，那豈不……

忖思至此，不由啞口無言。

海天碧影含笑道：「怎樣，眼下情形是否已經有些不同了！」

武家騏鋼牙咬得格崩做響，恨恨的道：「你劃出道兒來吧！」

海天碧影笑道：「問題簡單得很，只要你弄來碧玉神龍寶玦，老夫就將斷魂羅刹與你交換，除此而外，一切免談！」

武家騏心中忐忑不安，一時母親與妹妹的安危使他懸心難釋，縱然他眞的弄來碧玉寶玦，換得斷魂羅刹，又怎能迫她說出母親妹妹的下落，在聽泉古洞之前的一幕依稀在目，這女人並不是一個易於降服的人物。

何況，碧玉神龍寶玦又豈是如此易到手之物。

退一萬步，即使自己弄來碧玉神龍寶玦，換出了斷魂羅刹，而斷魂羅刹也說出了母親妹妹的下落，這其間需要多少日子的時光，母親與妹妹目前究竟是處在什麼情況之下，她們能夠等待了這麼久麼？

忖思之間，不由咬牙無語。

海天碧影孫長天忽然一口氣灌下了三杯老酒，打個哈哈笑道：「老夫的道兒已經劃出來了，老弟台是走不走呢？」

武家騏沉思着哼道：「在下也有一個條件，要看老丈的意見如何？」

海天碧影道：「老弟台請講！」

武家騏道：「先請老丈向斷魂羅刹問出家母與舍妹的藏匿之處，在下方才能去設法弄來碧玉神龍寶玦！」

海天碧影冷哼一聲，道：「你把老夫當做三歲孩童了麼？」

武家騏冷聲道：「在下也與老丈一樣堅持，除此而外，一切免談！」

海天碧影冷笑道：「這樣看來，咱們這樁交易是談不成了……」

轉向鬼宮之主道：「斷魂羅刹留之無益，早些把她解決了吧！」

鬼宮之主頷首一笑道：「可惜你我白費一番心機……不知老友願意怎樣處決了她？」

海天碧影一笑道：「小弟所見的殺人方法不勝枚擧，只有貴宮萬鬼攫魂之術尚沒見過，如今倒想一開眼界！」

鬼宮之主呵呵一笑道：「這個容易……武少俠也請屈駕一觀如何！」

說着霍然而起，當先向廳堂後門走過去。

海天碧影孫長天相繼而起，冷冷的道：「老弟台既是沒有商談的餘地，請恕老夫就要把斷魂羅刹殺死，以報太岳山神廟中酒中佈毒，謀害老夫之仇了！」

不待　家騏答話，也疾步隨鬼宮之主向後門外走去。

武家騏心中紛亂不安，一時倒不知該



如何是好。

為難之間，也信步向外走去。

只見後門之外就是一片空場，約有五十丈方圓，場中霧氣氤氳，鬼氣森森，一片啁啾之聲，刺耳驚心。

隱隱約約之中，可見四週白骨幢幢，正不知有多少鬼怪散佈四外。

場中有一列長案，三張座椅，似是早先佈就之物，鬼宮之主昂然就坐，嘬口發出一聲令人毛骨森竪的長嘯。

隨着長嘯之聲，啁啾之聲大起，緊接着是咯登咯登的白骨踩地之聲，無數的死人骨架踩着有節奏的步伐，向前慢慢圍攏了過來。

武家騏暗暗看去，那些死人骨架，少說也有兩三百具。

鬼宮之主轉首一笑道：「有形的朽骨共是三百六十具，合周天三百六十之數，無形的鬼魂，至少却在三千以上，單是這些鬼魂所迫出的陰寒之氣，就足以使十丈之內的生人活活致死……武少俠內功深厚，大約不致受到任何影响吧！」

武家騏知道他這是故意挖苦之言，事實上他確然感覺到陰寒透體，如非運出大乘禪功相抗，怕不牙齒磕碰，遍身觳觫。

鬼宮之主並不等武家騏答覆，嘿嘿一笑，又嘬口發出一聲怪嘯。

但聽軋軋鐵輪之聲起處，那囚禁斷魂羅剎的鐵檻囚車又由四個死人骨架緩緩推了出來。

斷魂羅剎早已看到了武家騏，一面不停叫罵，一面却暗將右手拇指圈成了一個圓圈。

武家騏初則愕然，繼則恍然。

他知道斷魂羅剎命意所在，那圓圈原是與武家騏約定的聯絡暗號，此刻當着海天碧影，斷魂羅剎之面，自然不便相互交談，但那圓圈的用意，却是在與武家騏聯手拚命一搏。

武家騏心中有數，此刻除了接受海天碧影的條件之外，就只有放手一搏，以圖險中求勝。

海天碧影掃了武家騏一眼，冷笑道：「這是你最後的機會了，只要你肯答應老夫之請，仍可饒了這賤婦一命，給你留下一條覓母尋妹的綫索。」

武家騏微微一笑道：「在下的條件既然不能為你接受，只好拋開不談，不過，在下却想請問你一事，你對在下究竟知道有多少？」

「知道多少？」

海天碧影怔了一怔，道：「過去你我不是合作得很好麼，老夫對你雖不十分清楚，但也十知其九，不知你還有什麼值得炫耀之處？」

「在下曾在近日之中與少林發生了一段淵源，不知尊駕知是不知！」

海天碧影大笑道：「原來你是指的這段丟人之事，不說也罷！」

武家騏長吁一聲道：「這樣說來，你是並不重視了！」

海天碧影聲調一沉，喝道：「娃娃，老夫只有一句話問你，對老夫的條件是答應還是拒絕？不要儘是藉故與老夫拖延時間！」

武家騏突然放聲長笑道：「那眞是好極了，你可知『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這句話麼？」

話聲一落，反手一掌，拍了過去。

海天碧影又驚又怒的道：「好大胆的孽畜，想用老夫所授你的寂滅神掌三絕式來對付老夫麼？」

武家騏一言不發，大乘禪功已經運到九成以上，但聽蓬的一聲大震，海天碧影一掌接實之下，方才覺出有些不對，登時身形踉蹌而退，跌出丈許開外。

鬼宮之主訝然一驚，一面雙掌同出，一面怪嘯連聲。

武家騏一掌逼退了海天碧影，翻手一掌，跟着向鬼宮之主橫掃了過去，正好與鬼宮之主拍來的兩掌迎個正着。

但聽又是蓬然一聲暴響，鬼宮之主應聲而退，踉踉蹌蹌也跌出去了丈餘遠近。

耳際間只聽斷魂羅剎大叫道：「快些救我出來，以你的功力而論，弄斷這些鐵檻，大約不會是什麼難事吧！」

但聽啁啾怪叫之聲大起，無法數計的骨架幽靈，密密重重向內圍了過來，乍然看去，幾乎有幾千幾萬，一個個俱皆伸着光利的十根手指，向前亂抓。

同時，海天碧影與鬼宮之主雖然俱皆一招即被挫退，但身形一穩，立刻又全力撲了上來。

鬼宮之主雙掌二度暴揚，又是怒濤潰堤般的兩掌拍了過來！

這一次他並非全以掌力對敵，只見掌心之中兩股溟濛黑氣激射而出，向武家騏摟頭蓋頂罩了下來！

斷魂羅剎大叫道：「武少俠，小心那屍毒……」

武家騏悚然一震，大乘禪功三折併用的威力，只見鬼宮之主與海天碧影兩人俱皆倒摔出兩丈餘遠，胸前血漬斑斑，分明已經受傷。

那由四面擁到的幽靈遭遇更慘，至少有十餘具已被擊得支離破碎，零亂的白骨散了一地。

海天碧影掙扎叫道：「姓武的，你……你這算什麼功夫？」

武家騏雙掌交揮，又一連劈出了二十餘掌，把四面圍聚的幽靈鬼怪擊得東倒西歪，一片凌亂，方才冷冷一笑道：「在下已說過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

海天碧影掙扎着坐了起來，凝注着武家騏的神色道：「老夫從出道以來，尚沒見識過這種神功絕技，倘若你不說出此一神功出處，老夫雖死不能瞑目！」

武家騏怔了一怔，道：「告訴你也沒有什麼不可，在下的神功名為大乘禪功，為少林一脈鎮山之學，傳自達摩祖師！」

「啊……」

海天碧影失聲叫道：「老夫對少林知之甚稔，也並未聽說過此種絕學！」

武家騏朗聲笑道：「少林一脈歷代皆有一位道行深湛的高僧傳繼絕學，由於佛門弟子旨在清修，故而歷代高僧雖處危難之中，亦不肯輕用此學，自然不會被一般江湖之人所悉，若以世俗眼光衡量少林，未免就是管中窺豹了！」

海天碧影喘息一下，道：「老弟台，老夫曾救你出困，傳你武功，總不致於算是你的仇人吧！」

（未完・十五）

